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经济展望

全球制造业低迷，贸易壁垒增加

2019年10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经济展望

全球制造业低迷，贸易壁垒增加

2019年10月



©2019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封面与设计：IMF CSF Creative Solutions Division

制作：AGS, An RR Donnelley Company

Cataloging-in-Publication Data

Joint Bank-Fund Library

Name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Title: World economic outlook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Other titles: WEO | Occasional paper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World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urveys.

Description: Washington, DC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1980- | Semiannual | Some issues also have thematic titles. | Began with issue for May 1980. | 1981-1984: Occasional paper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0251-6365 | 1986-: World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urveys, 0256-6877.

Identifiers: ISSN 0256-6877 (print) | ISSN 1564-5215 (online)

Subjects: LCSH: Economic development—Periodicals. |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Periodicals. | Debts, External—Periodicals. | Balance of payments—Periodicals. | International finance—Periodicals. | Economic forecasting—Periodicals.

Classification: LCC HC10.W79

HC10.80

ISBN 978-1-51352-042-1 (中文印刷版)

《世界经济展望》（WEO）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撰写的概览，每年发布两次，分别在春季和秋季。《世界经济展望》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撰写，并吸取了执行董事在2019年10月3日讨论报告后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该出版物仅代表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观点，不一定代表基金组织执行董事或其国家当局的观点。

建议的引用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全球制造业低迷，贸易壁垒增加》（华盛顿，2019年10月）。

可通过网络、传真和来函方式订购出版物，联络信息：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Publication Services

P.O. Box 92780, Washington, DC 20090, USA

电话：(202) 623-7430 传真：(202) 623-7201

电子邮件：publications@imf.org

www.imfbookstore.org

www.elibrary.imf.org

目 录

假设和惯例	ix
更多信息	xi
数据	xii
前言	xiii
序言	xiv
概要	xvi
第一章 全球前景及政策	1
增长势头疲软、贸易和工业生产形势低迷	1
经济增长减弱	2
通货膨胀温和	3
市场情绪波动不定，货币政策趋于宽松	5
全球增长前景：在重重困境中温和回升	7
发达经济体的增长预测	12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预测	13
通货膨胀前景	16
对外部门前景	16
风险：偏向下行	19
政策重点	22
情景专栏1.1. 部分生产迁回发达经济体的影响	29
情景专栏1.2. 贸易紧张局势：更新的情景	31
专栏1.1. 全球汽车行业：近期发展情况和对全球增长前景的影响	34
专栏1.2. 2018年世界外商直接投资下滑	38
专栏1.3. 全球经济增长预测：关于政策、金融条件和大宗商品价格的假设	41
专栏1.4. 商业周期的摆动理论	43
专题：大宗商品市场发展和预测	45
专栏1.SF.1. 全球碳排放目前情况如何？	56
参考文献	63
在线附件	
专题在线附件	
第二章 相互靠拢还是渐行渐远？发达经济体国内地区差距及调整	65
引言	65
地区发展和调整：基础知识	70

发达经济体的地区差距模式	71
发达经济体的地区劳动力市场调整	73
地区劳动力流动性和要素分配：个人和企业层面的证据	76
总结及政策意义	78
专栏2.1. 衡量国内地区经济活动和福利	80
专栏2.2. 气候变化与国内地区差距	82
专栏2.3. 当地冲击的持久影响：汽车制造工厂倒闭案例	84
专栏2.4. 地方性政策：重新思考各项财政政策以解决国内不平等	86
参考文献	88
在线附件	
附件2.1. 变量、数据来源和样本覆盖	
附件2.2. 收入不平等的计算和分解	
附件2.3. 地区劳动力生产率的偏离份额分析	
附件2.4. 落后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劳动力生产率变化的反事实分析	
附件2.5. 本地劳动力需求冲击对地区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贸易和技术冲击	
附件2.6. 资本分配效率的企业层面分析	
第三章 重振低收入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结构性改革发挥什么作用？	93
引言	93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结构性政策和改革模式	97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改革的宏观经济影响	101
考虑各国之间的差异	106
总结及政策启示	110
专栏3.1. 结构性改革的政治影响	113
专栏3.2. 结构性改革对危机的影响	115
参考文献	117
在线附件	
附件3.1. 数据来源和样本	
附件3.2. 实证分析——方法细节和稳健性检验	
附件3.3. 模型分析	
统计附录	121
假设	121
最近更新	122
数据和惯例	122
国家说明	123
国家分类	124
《世界经济展望》国家分类中各组的一般特征和组成	124
表A. 《世界经济展望》的分组及各组在GDP、货物和服务出口及人口总量中的比重，2018年	126
表B. 发达经济体的细分	127
表C. 欧盟	127
表D.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按地区和出口收入主要来源划分	128
表E.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按地区、净外部头寸、重债穷国和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划分	129
表F. 具有特殊报告期的经济体	131

表G. 重要数据的记录	132
专栏A1. 对若干经济体进行预测时的经济政策假设	142
表目录	
产出（表A1–A4）	147
通货膨胀（表A5–A7）	154
财政政策（表A8）	159
对外贸易（表A9）	160
经常账户交易（表A10–A12）	162
国际收支与外部融资（表A13）	169
资金流动（表A14）	173
中期基线情景（表A15）	176
《世界经济展望》的部分论题	177
基金组织执董会关于世界经济前景的讨论，2019年10月	187
表	
表1.1 《世界经济展望》预测概览	10
表1.SF.1 官方黄金储备	50
表1.SF.2 贵金属生产，2016-2018年	50
表1.SF.3 相对稀缺性	52
表1.SF.4 世界平均通胀 β	54
表1.SF.5 贵金属1个月回报的决定因素	54
表1.SF.6 与标准普尔500指数最大单日变化相关的资产回报	55
附表1.1.1 欧洲经济体：实际GDP、消费者价格、经常账户差额和失业	57
附表1.1.2 亚太经济体：实际GDP、消费者价格、经常账户差额和失业	58
附表1.1.3 西半球经济体：实际GDP、消费者价格、经常账户差额和失业	59
附表1.1.4 中东和中亚经济体：实际GDP、消费者价格、经常账户差额和失业	60
附表1.1.5 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体：实际GDP、消费者价格、经常账户差额和失业	61
附表1.1.6 世界实际人均产出概况	62
表2.4.1 地方性政策实例	86
在线表格——统计附录	
表B1. 发达经济体：失业、就业和实际人均GDP	
表B2.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实际GDP	
表B3. 发达经济体：制造业的小时工资、生产效率和单位劳动成本	
表B4.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消费者价格	
表B5. 财政和金融指标概况	
表B6. 发达经济体：广义和中央政府的净贷款/借款以及社会保障计划除外	
表B7. 发达经济体：广义政府结构性差额	
表B8.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广义政府的净贷款/借款和总体财政余额	
表B9.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广义政府的净贷款/借款	
表B10. 发达经济体：汇率	
表B11.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广义货币总量	
表B12. 发达经济体：出口额、进口额以及货物和服务的贸易条件	
表B13. 按地区划分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货物贸易总额	
表B14. 按出口收入来源划分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货物贸易总额	
表B15. 经常账户交易概况	

表B16. 对外债务和债务清偿概况

表B17. 按地区划分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按期限划分的对外债务和债权人类型

表B18. 按分析标准划分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按期限划分的对外债务和债权人类型

表B19.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外债占GDP的比例

表B20.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债务清偿比例

表B21.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中期基线情景：部分经济指标

图

图1. GDP增长：世界和四方集团	xvii
图1.1. 全球经济活动指标	2
图1.2. 对全球进口的贡献	2
图1.3. 全球投资和贸易	3
图1.4. 耐用品支出	3
图1.5. 全球采购经理人指数与消费信心	4
图1.6. 全球通胀	4
图1.7. 工资、单位劳动力成本和劳动收入占比	5
图1.8. 大宗商品价格	5
图1.9. 发达经济体：货币和金融市场状况	6
图1.10. 新兴市场经济体利率和利差	7
图1.11. 新兴市场经济体：股票市场和信贷	8
图1.12. 新兴市场经济体：资本流动	8
图1.13. 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化，2019年3月至2019年9月	9
图1.14. 全球增长	12
图1.15.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人均GDP增长	15
图1.16. 撒哈拉以南非洲：2018年人口以及2019-2024年人均GDP增长率预测	16
图1.17. 全球经常账户差额	17
图1.18. 相对于经济基本面的经常账户差额	18
图1.19. 净国际投资头寸	18
图1.20. 技术硬件供应链	20
图1.21. 政策不确定性和贸易紧张局势	21
图1.22. 地缘政治风险指数	21
图1.23. 一年后全球增长速度低于2.5%的概率	22
情景图1.1.1. 发达经济体的生产回流	29
情景图1.2.1. 实际GDP	32
图1.1.1. 全球汽车业：在总额中所占比例，2018年	34
图1.1.2. 全球汽车业：生产结构，2014年	35
图1.1.3. 全球汽车生产	36
图1.1.4. 世界客运车辆的销售和使用	36
图1.2.1. 发达经济体：资金流动	38
图1.2.2. 外国直接投资流量	39
图1.2.3. 新兴市场：资金流动	40
图1.3.1. 预测假设：财政指标	42
图1.3.2. 大宗商品价格假设以及贸易条件的意外收益和损失	42

图1.4.1. 对摆动理论的说明	43
图1.4.2. 发达经济体的失业动态	44
图1.SF.1. 大宗商品市场发展	46
图1.SF.2. 黄金和银的价格	49
图1.SF.3. 贵金属的宏观相关性	51
图1.SF.4. 需求总额的比例	52
图1.SF.5. 相关性：贵金属、铜和石油	53
图1.SF.6. 贵金属与消费者价格指数通胀	53
图1.SF.1.1. 对世界排放的贡献，按地点划分	56
图1.SF.1.2. 对世界排放的贡献，按来源划分	56
图2.1. 国内地区差距和趋同随时间推移的变化情况	66
图2.2. 发达经济体国内地区差距的分布情况	66
图2.3. 1999-2016年发达经济体国内地区的失业率与经济活动	67
图2.4. 发达经济体的人口结构、医疗卫生、人力资本和劳动力市场结果： 落后地区与其他地区的比较	68
图2.5. 发达经济体家庭可支配收入不平等的状况	70
图2.6. 国内地区的实际人均GDP差距	72
图2.7. 2003-2014年按国家分列的份额转移差异分解	72
图2.8. 部门劳动生产率和就业比例：落后地区与其他地区的比较	73
图2.9. 劳动力生产率：落后地区与其他地区的比较	74
图2.10. 进口竞争冲击的地区效应	75
图2.11. 自动化冲击的地区效应	76
图2.12. 贸易和技术冲击在不同国家政策条件下产生的地区效应	77
图2.13. 国内地区移民和劳动力的流动性	78
图2.14. 国家结构性政策对国内地区资本分配效率离散程度的影响	78
图2.1.1. 国内地区差距：地区价格调整前后	80
图2.2.1. 1°C的升温对部门劳动生产率产生的边际效应	82
图2.2.2. 2005-2100年落后地区与其他地区因预计升温导致的劳动生产率变化	83
图2.3.1. 汽车制造工厂倒闭与失业率之间的关联	84
图2.4.1. 传统的和有空间针对性的家计调查转移支付的财政再分配效应比较	87
图3.1. 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的趋同速度	94
图3.2. 部分经济体的改革力度和人均收入趋同速度	94
图3.3. 总体改革趋势	98
图3.4. 改革趋势：按领域划分	99
图3.5. 不同地理区域之间的总体改革趋势	100
图3.6. 监管指数：按国家收入组别划分	100
图3.7. 监管指数：按地理区域划分	101
图3.8. 改革的平均成效	102
图3.9. 国内金融和外部金融改革对行业层面产出的影响	104
图3.10. 重大历史改革带来的产出增长：基于模型的估计对比实证估计	106
图3.11. 改革的成效：宏观经济形势的作用	107
图3.12. 改革对产出的影响：非正规性的作用	108

图3.13. 模型显示的改革成效：非正规性的作用	109
图3.14. 改革对非正规性的影响	109
图3.15. 改革对产出的影响：治理的作用	110
图3.16. 国内金融和劳动力市场一揽子改革的成效	111
图3.1.1. 改革对部门结果的影响	114
图3.1.2. 改革对得票率的影响：经济形势的作用	114
图3.2.1. 危机对结构性改革的影响	116

假设和惯例

《世界经济展望》提出的预测使用了若干假设。这些假设是：实际有效汇率保持在2019年7月26日至8月23日的平均水平上，参加欧洲汇率机制II（ERM II）的货币除外（对于这些货币，假设它们对欧元的名义汇率保持不变）；各国当局继续执行既定政策（部分经济体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具体假设见统计附录专栏A1）；石油的平均价格2019年为每桶61.78美元，2020年为每桶57.94美元，而且在中期内实际价格将保持不变；美元存款的六个月期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LIBOR）2019年平均为2.3%，2020年为2.0%；欧元存款的三个月期利率2019年平均为-0.4%，2020年为-0.6%；日元存款的六个月期利率2019年为0.0%，2020年为-0.1%。当然，这些都是研究假设，不是预测，而且与这些假设有关的不确定性不可避免会扩大预测的误差范围。本报告的估计和预测是根据2019年9月30日所掌握的统计信息。

《世界经济展望》使用了如下惯例表示法：

... 表示没有数据或数据不适用；

– 在年份或月份之间（例如2018-2019年或1-6月），用以表示覆盖的年份或月份，含起止年月；

/ 在年份或月份之间（如2018/2019），用以表示财政或财务年度；

“十亿”表示1,000个百万；“万亿”表示1,000个十亿。

“基点”指一个百分点的1/100（例如，25个基点相当于一个百分点的¼）。

数据使用日历年，但一些国家的数据使用财年。请参见统计附录中的表F，该表列出了采用特殊报告期国民账户和政府财政数据的每个经济体。

一些国家2018年及之前的数据是基于估计值而非实际值。请参见统计附录中的表G，该表列出了每个国家的国民账户、价格、政府财政和国际收支指标的最新实际结果。

本期新增内容：

- 毛里塔尼亚2018年1月调整了货币面值，以1个新的毛里塔尼亚乌吉亚（MRU）取代10个旧的毛里塔尼亚乌吉亚（MRU）。从2019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开始，毛里塔尼亚的本币数据以新币表示。
-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2018年1月调整了货币面值，以1个新的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多布拉（STN）取代1,000个旧的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多布拉（STD）。从2019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开始，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本币数据以新币表示。
- 从2019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开始，停止使用独联体（CIS）地区组别。独联体经济体中的四个（白俄罗斯、摩尔多瓦、俄罗斯和乌克兰）被加入“欧洲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地区组别。构成“高加索和中亚”（CCA）地区次组别的其余八个经济体（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与“中东、北非、阿富汗和巴基斯坦”（MENAP）合并，形成新的地区组别“中东和中亚”（MECA）。

表格和图适用以下惯例：

- 如果表格和图中没有注明资料来源，则数据来自《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 如果国家未按字母顺序列示，则它们按经济规模排序。
- 各个数字的合计与总数之间的微小差异是由四舍五入造成的。

本报告使用的“国家”和“经济体”一词并非总是指国际法和惯例中被认为是国家的领土实体。这里使用的“国家”一词还指一些单独和独立列示统计数据的非国家领土实体。

报告提供了各组国家的合成数据，分组依据的是经济特点或地区分布。除非另有说明，国家组合成数据的计算是基于组别数据的90%或90%以上的权重。

地图中所示边界、颜色、称谓和其他信息不代表基金组织对任何领土法律地位的判断，亦不代表基金组织对上述边界等信息的支持或认可。

更多信息

更正与修订

《世界经济展望》中的数据和分析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在出版时编写的。工作人员尽力确保出版物得以及时、准确、完整地出版。如有错误，我们将在数字版中进行更正与修订。本报告的数字版可从基金组织网页和基金组织电子图书馆获取（见下文）。在线目录列出所有实质性变动。

印刷版和电子版

印刷版

本期《世界经济展望》印刷版可以从基金组织书店订购，网址是imfbk.st/28248。

电子版

《世界经济展望》的多种数字版本，包括ePub、增强型PDF和HTML，可访问基金组织电子图书馆获取，网址是www.elibrary.imf.org/OCT19WEO。

从基金组织网站（www.imf.org/publications/weo）免费下载PDF版报告和其中每个图的数据集，或通过扫描下面的二维码直接访问《世界经济展望》网页：



版权和引用

有关引用本出版物内容的条款和条件信息，请浏览：www.imf.org/external/terms.htm。

本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可以从基金组织的电子图书馆（www.elibrary.imf.org）和基金组织网站（www.imf.org）获取。网站还提供《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的更多数据，这些数据比报告本身包括的数据丰富，包括含有读者通常最需要的时间序列数据的文件。这些文件可以下载，用于多种软件包。

《世界经济展望》中的数据由基金组织工作人员在撰写报告时编纂。历史数据和预测是基于基金组织国别主管工作人员在访问成员国时收集的数据以及对成员国发展情况的不断持续分析。随着获得更多信息，持续对历史数据进行更新，而且经常要使用拼接和其他技术对数据中的结构性间断进行调整，以得出平滑的数据系列。当无法获得完整信息时，仍旧使用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估算作为历史序列的替代。因此，《世界经济展望》的数据可能不同于其他官方数据来源，包括基金组织的《国际金融统计》。

《世界经济展望》在“不经处理”和“目前可获得”基础上提供数据和数据诠释。我们尽力确保数据的及时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但这无法得到保证。当发现错误时，我们通过共同的努力在适当和可行的情况下纠正错误。出版之后做出的任何更改和修订均纳入电子版。电子版可从基金组织的电子图书馆（www.elibrary.imf.org）和基金组织网站（www.imf.org）获取。所有重大修正详见网上目录。

有关《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的使用条款和条件的详细信息，参阅基金组织版权政策网站：www.imf.org/external/terms.htm。

有关《世界经济展望》内容和数据库的询问，可通过信件、电子邮件或传真的方式发送（不受理电话咨询），联系方式如下：

World Economic Studies Division
Research Department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700 19th Street, NW
Washington, DC 20431, USA
传真：(202) 623-6343
在线论坛：www.imf.org/weoforum

前言

《世界经济展望》的分析和预测是基金组织对其成员国的经济发展和各项政策、对国际金融市场发展以及对全球经济体系的监督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前景和政策概览是基金组织各部门对世界经济发展综合分析的结果，主要依据是基金组织工作人员通过与成员国磋商获得的信息。这些磋商具体由基金组织地区部门（非洲部、亚洲及太平洋部、欧洲部、中东和中亚部以及西半球部）负责，其他参加部门有战略、政策与检查部，货币与资本市场部，以及财政事务部。

本报告中的分析是在经济顾问兼研究部主任Gita Gopinath的总体指导下由研究部协调完成。主持该项目的是研究部副主任Gian Maria Milesi-Ferretti和研究部处长Oya Celasun。

本报告的主要撰稿人是John Bluedorn、Christian Bogmans、Gabriele Ciminelli、Romain Duval、Davide Furceri、Guzman Gonzales-Torres Fernandez、Joao Jalles、Zsóka Kóczán、Toh Kuan、Weicheng Lian、Akito Matsumoto、Giovanni Melina、Malhar Nabar、Natalija Novta、Andrea Pescatori、Cian Ruane和Yannick Timmer。

其他撰稿人包括Zidong An、Hites Ahir、Gavin Asdorian、Srijoni Banerjee、Carlos Caceres、Luisa Calixto、Benjamin Carton、Diego Cerdeiro、Luisa Charry、Allan Dizioli、Angela Espiritu、William Gbohoui、Jun Ge、Mandy Hemmati、Ava Yeabin Hong、Youyou Huang、Benjamin Hunt、Sarma Jayanthi、Yi Ji、Christopher Johns、Lama Kiyasseh、W. Raphael Lam、Jungjin Lee、Claire Mengyi Li、Victor Lledo、Rui Mano、Susana Mursula、Savannah Newman、Cynthia Nyanchama Nyakeri、Emory Oakes、Rafael Portillo、Evgenia Pugacheva、Aneta Radzikowski、Grey Ramos、Adrian Robles Villamil、Damiano Sandri、Susie Xiaohui Sun、Ariana Tayebi、Nicholas Tong、Julia Xueliang Wang、Shan Wang、Yarou Xu、Yuan Zeng、Qiaoqiao Zhang、Huiyuan Zhao和Jillian Zirnhelt。

信息交流部的Joseph Procopio领导本报告的编辑小组，Christine Ebrahimzadeh提供了出版和编辑支持，James Unwin、Lucy Scott Morales和Vector Talent Resources公司提供了编辑协助。

本报告的分析得益于基金组织其他部门工作人员的评论和建议，以及执行董事在2019年10月3日讨论该报告后提供的意见和建议。然而，预测和政策评价均出自基金组织工作人员，不代表执行董事或其所在国当局的意见。

全

球经济目前陷入了同步放缓的境地，2019年经济增长率再次被下调——降至3%，这也是自全球经济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这是自2017年全球同步回升时期经济增长率达到3.8%以来的一次严重倒退。经济增长乏力的原因在于：贸易壁垒不断增加，贸易和地缘政治相关不确定性升高，一些特殊因素在若干新兴市场经济体造成了宏观经济压力以及发达经济体生产率增长缓慢和人口老龄化等结构因素。

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率预计将小幅上升至3.4%，相较4月的预测值下调了0.2%。然而，与同步放缓不同的是，这一复苏不够广泛且很不稳定。发达经济体2019年和2020年的经济增长率预计将下降至1.7%，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则有望出现回升——从2019年的3.9%升至2020年的4.6%。促成回升的大约一半原因在于土耳其、阿根廷和伊朗等承压新兴市场的复苏或衰退程度较浅；其余原因在于巴西、墨西哥、印度、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等2019年经济增长较2018年大幅放缓的国家的复苏。

2019年经济增长低迷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制造业和全球贸易在全球范围内大幅放缓。这一特征背后有几个驱动因素。关税的增加以及贸易政策相关不确定性的长期存在导致对大量交易的资本货物的投资和需求双双下降。汽车行业同样因为一些特殊冲击而呈现收缩之态，这些冲击包括欧元区和中国出台的新排放标准造成的干扰，它们产生了持久影响。因此，2019年上半年贸易量增长率为1%，是自201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与疲软的制造业和贸易相比，全球大部分地方的服务业部门都保持着良好状态；发达经济体的劳动力市场因此依然活跃，工资增长也持续健

康。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差异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时期，这难免令人担心制造业的薄弱是否以及何时会对服务业部门产生溢出效应。一些先行指标（例如，新的服务业订单）在美国、德国和日本已经走弱，而在中国仍然保持稳健。

必须牢记，世界经济3%的缓慢增速是在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几乎同步大幅放松货币政策的情况下出现的。由于缺乏通胀压力，各主要中央银行采取了先发制人的行动，以减少经济增长面临的下行风险并防范通胀预期“脱锚”，从而支撑了活跃的金融环境。根据我们的评估，如果少了这种货币刺激，2019年和2020年的全球经济增长率均将下降0.5个百分点。因此，这种刺激帮助抵消了美中贸易紧张局势的负面影响，这种影响估计2020年将导致全球GDP水平累计下降0.8%。由于各中央银行不得不动用有限的储备来弥补政策失误，因此当经济陷入更艰难的处境时，其储备可能已经所剩无几。中国和美国的财政刺激也帮助抵消了关税的不利影响。

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继续放缓至其长期的潜在水平。在美国，与贸易有关的不确定性已经对投资产生了负面效应，但是就业和消费在政策刺激的支持下，依然势头强劲。欧元区由于出口减弱，经济增长已经下调，同时，英国脱欧的相关不确定性继续使英国经济增长减弱。经济增长率下调幅度最大的是亚洲发达经济体（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韩国和新加坡），一个共同因素是它们受到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和美中贸易紧张局势溢出效应的影响。

所有大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2019年的经济增长率均已下调，部分原因在于贸易和国内政策的不确定性。在中国，经济增速下调不仅反映了关税不断增加，而且反映了在采取必要措

施控制债务后，国内需求放缓。由于某些特殊原因，少数几个主要经济体（包括印度、巴西、墨西哥、俄罗斯和南非）2019年的经济增长率远远低于2018年，但是它们2020年的经济增长率有望回升。

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依然强劲，不过，其经济增长表现在同组别国家中具有较大的差异性。非大宗商品出口国（例如，越南和孟加拉国）有望出现经济强劲增长，而大宗商品出口国（例如，尼日利亚）的表现预计仍将乏善可陈。

经济前景面临的下行风险居高不下。贸易壁垒和加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包括英国脱欧的相关风险，可能会进一步扰乱供应链并阻碍信心、投资和经济增长。这种紧张局势以及其他国内政策不确定性可能会对新兴市场经济体和欧元区经济增长的预期回升产生不利影响。这些风险成为现实的话，可能会导致风险情绪突然转变，并使得低利率多年累积的金融脆弱性暴露出来。发达经济体的低通胀可能会变得根深蒂固，并且可能会进一步限制未来的货币政策空间，从而制约其有效性。气候变化引发的风险目前正在逐步显现，如不立即加以解决，未来将急剧升级。

随着政策优先事项的推进，通过长期协议消除已有贸易壁垒以及控制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成为了首要任务。此类行动可以极大地增强信心、重振投资、制止贸易和制造业的下滑，以及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否则，为了防范经济增长面临的其他风险并提高潜在产出，应当以一种更加均衡的方式支持经济活动。货币政策不应是唯一的政策手段，在仍有财政空间并且财政政策不具有过度扩张性的国家，应当同时提供财政支持。德国等国应当利用负借款利率投资于社会和基础设施资本，即便是从纯粹的成本效益角度看也应如此。如果经济增长状况进一步恶化，可能需要针

对国家的具体情况采取国际协调一致的财政应对措施。

虽然放松货币的做法支持了经济增长，但是必须确保金融风险不会累积。正如2019年10月《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所讨论的，由于利率预计将“长期走低”，金融脆弱性极有可能不断增加，因此，有效的宏观审慎监管势在必行。

各国应当同时开展结构性改革，以提高生产率、经济韧性和公平性。本期《世界经济展望》第二章显示，增加人力资本以及提高劳动力和产品市场灵活度的改革措施能够帮助扭转发达经济体内部地区差距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日益扩大的趋势。这一证据表明，一般发达经济体中各地区劳动力市场表现差异化的原因是自动化而非贸易冲击，这就要求通过开展适当的技能培训来帮助劳动力队伍为未来做好准备。

第三章提出了充分理由证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以及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应当继续推进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的步伐自21世纪头十年起已经放缓。本章表明，适当安排改革的次序和时间很重要，因为在形势良好时以及善治到位的情况下，改革能够产生更大的成果。

由于同步放缓以及复苏的不确定性，全球前景仍然不稳定。在经济增长率为3%的形势下，不容出现政策失误，并且迫切要求政策制定者开展合作，缓解贸易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此类行动除了支持经济增长以外，还能帮助促进必要的合作解决方案，以完善全球贸易制度。此外，各国必须继续携手努力，共同解决气候变化（2019年10月《财政监测报告》提供了具体的解决方案）、国际税收、腐败和网络安全等重大问题。

吉塔·戈皮纳特
经济顾问

全球经济活动步伐继2018年最后三个季度大幅放缓之后仍然疲软。尤其是制造业活动势头严重减弱，已降至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不断加剧的贸易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增加了未来全球贸易制度以及更广泛的未来国际合作的不确定性，给商业信心、投资决策和全球贸易造成了不利影响。各央行通过行动和沟通，明显转向实施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经缓解了上述紧张局势对金融市场情绪和活动的影 响，同时总体上具有韧性的服务部门为就业增长提供了支持。尽管如此，前景依然不稳定。

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率预计为3.0%，是2008至200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相比2019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的预测下调了0.3个百分点。2020年经济增长率有望回升至3.4%（相比4月的预测下调了0.2个百分点），这主要反映了拉丁美洲一些新兴市场、中东以及面临宏观经济压力的欧洲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表现预计将有所改善。然而，由于上述若干国家前景存在不确定性、中国和美国经济增长预期将会放缓以及一系列突出的下行风险显现，全球活动的步伐很有可能进一步大幅放缓。为了预先阻止这种结果的发生，应当果断制定各项政策以缓解贸易紧张局势、重振多边合作，并及时为经济活动提供必要的支持。为了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政策制定者应当消除对中期经济增长造成风险的种种金融脆弱性。提升经济增长的包容性对于确保为所有人实现更美好的全球经济前景至关重要，应当始终将其作为一项总体目标。

全球经济增长继2018年最后三个季度大幅放缓之后，在2019年上半年稳定在一个疲软的水平。今年早些时候，贸易紧张局势曾一度有所缓解，不过眼下已再次大大加剧，导致了美国和中国之间关税大幅提高，同时挫伤了全球范围的商

业情绪和信心。虽然金融市场情绪已经因这些事态发展而受到破坏，但是美国以及许多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转向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经成为一种平衡力量。因此，金融条件总体上仍然保持宽松，而发达经济体目前的宽松程度比春季更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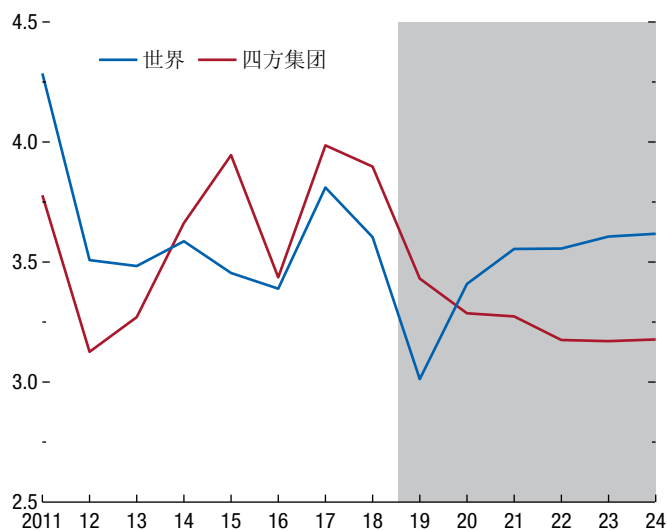
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率预计为3.0%——远远低于2017年至2018年新兴市场和 发展中经济体以及发达经济体的增长水平；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率有望回升至3.4%。2021年至2024年经济增长率预计还会略有提高。这一全球经济增长形势反映了一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重大衰退和预期复苏。与此相比，一组系统性经济体（包括美国、欧元区、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增长率预计将小幅下降直到2020年及以后，这些经济体GDP的总和接近全球GDP的一半（图1）。

新兴市场经济体是2019年经济增长率预期下降的部分原因，同时又是2020年经济增长率预期回升的主要原因，其中包括面临严重压力或者表现达不到过去平均水平的经济体。尤其是，阿根廷、伊朗、土耳其、委内瑞拉和受冲突影响的较小国家（比如，利比亚和也门）曾经遭遇或者仍然身处非常严重的宏观经济困境。巴西、墨西哥、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等其他大型新兴市场经济体2019年的经济增长率预计为1%左右或低于1%，远低于其历史平均水平。印度2019年经济增长减弱，其原因是企业和环境监管的不确定性以及人们对非银行金融部门稳健性的担忧对需求造成了不利影响。印度以及上述两个组在2020年及之后年度经济增长势头的增强（某些国家可能持续紧缩，但速度不会那么快）是全球预期最终回暖的驱动因素。

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已放缓。控制债务的必要监管工作和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所造成的宏观经济

图1 GDP增长：世界和四方集团
(百分比)

全球经济增长形势反映了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重大衰退和预期复苏。与此形成对照，一些系统性经济体的增长将减缓，这种趋势将持续到2020年及之后若干年。



来源：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估计。

注释：四方集团=中国、欧元区、日本、美国。

后果已经对总需求产生了负面影响。未来几年，经济增长预计将继续逐步减缓，反映了适龄劳动者增长率的下降以及人均收入的逐步趋同。

在发达经济体中，欧元区、北美以及亚洲小型发达经济体2019年的经济增长率预计将远远低于2017年至2018年的水平。经济增长率的这一下降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外部需求（包括中国的需求）减弱导致了工业产出普遍放缓，贸易紧张局势的全球影响不断扩大而信心和投资的不确定性增加，以及全球汽车生产显著放缓——这对德国的意义特别重大。发达经济体组2020年的经济增长率预计将大致稳定在1.75%的水平，其中，欧元区的小幅回升将抵消美国经济增长率的逐步下降。在中期内，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预计将持续低迷，反映了生产率增长缓慢以及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增长缓慢。

这一基线前景面临的风险巨大。正如本章所述，如果目前经济表现不佳或承受严重压力的若干重要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面临的压力没有

消退，那么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无法达到基线水平。贸易紧张局势的进一步升级以及相关的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可能会削弱经济增长（相对于基线预测而言）。金融市场情绪可能会恶化，从而引发普遍的避险行为，这又将意味着金融条件收紧（尤其是脆弱经济体）。可能引发这种行为的因素包括：贸易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不断加剧、英国以“无协议脱欧”方式退出欧洲联盟，以及经济数据持续走弱表明全球经济增长将长期放缓。在中期内，贸易壁垒的增加以及贸易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可能会通过中断供应链等方式对生产率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而金融脆弱性的累积可能会放大下一轮经济下滑。最后，气候变化若不减缓，可能会导致前景黯淡，尤其是脆弱国家。

在多边层面上，各国必须合作解决贸易分歧，并取消最近实施的具有扭曲作用的壁垒。遏制温室气体的排放以及控制全球气温上升和灾难性气候事件的相关后果，是全球面临的当务之急。正如《财政监测报告》第二章所称，提高碳定价应当成为这项工作的核心，同时辅以促进低碳能源的供应以及绿色技术的开发和采用。在国家层面，宏观经济政策应当寻求稳定经济活动以及巩固经济复苏或持续增长的基础。宽松的货币政策仍然能够适当地支持需求和就业，并防范通货膨胀预期下降。由此形成的更加宽松的金融条件可能也会促使金融脆弱性进一步累积，因此，加强宏观审慎政策和采用积极主动的监督办法对于确保资产负债表的稳健性和限制系统风险而言至关重要。

考虑到前景不稳定而且下行风险巨大，财政政策可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在放松货币政策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在经济活动已经减弱或者可能大幅减速的国家，如果仍有财政空间并且财政政策不具有过度扩张性，则可提供财政刺激。在必须开展财政整顿的国家，如果市场状况允许，则可调整相关整顿的步伐，以免经济长期低迷和出现消胀动态。许多国家的低政策利率以及长期利率下降至历史低点甚至负利率水平的做法，在这些状况持续存在的情况下降低了偿债成

本。如果债务可持续性没有问题，那么释放的资源就可用于支持开展必要的活动和采取措施以提高潜在产出，例如，开展基础设施投资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

所有经济体都必须采取行动促进潜在产出增长、提高包容性和增强经济韧性。正如第二章和

第三章中的分析所示，促进提高市场开放度和灵活度的结构性政策以及治理方面的种种改进能够为应对冲击进行调整提供便利，并且能够提高中期产出，从而帮助减小国内差异和鼓励各国更快趋同。

增长势头疲软、贸易和工业生产形势低迷

过去一年，全球经济增长大幅下滑。发达经济体的表现普遍不佳，主要发达经济体（包括美国，尤其是欧元区）和亚洲一些规模较小的发达经济体均出现增长乏力的态势。在许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包括巴西、中国、印度、墨西哥和俄罗斯，以及一些宏观经济和金融遭遇困境的经济体，经济活动放缓步伐更为明显。

观察过去12个月增长势头减弱的现象，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在以下多种相关因素的作用之下，全球各地的工业产出普遍显著下降（图1.1，小图1）：

- 汽车产销量大幅下滑，2018年全球汽车购买量下降3%（专栏1.1）。汽车行业出现衰退的原因包括供给干扰因素和需求的影响——中国的汽车需求在税收优惠措施取消后下滑；欧元区（特别是德国）和中国的汽车厂商为遵守新执行的排放标准而调整生产线；很多国家执行的技术和排放标准变化快，并且，汽车出行和共享方式不断变化，在此背景下，消费者采取观望态度，消费偏好可能正在发生变化。
- 中美贸易和科技方面的紧张形势持续升温，企业信心不足。自2018年1月以来，随着美国加征关税和贸易伙伴报复措施的范围不断扩大，一些中间投入的成本增加，未来贸易关系的走向变得更加难以捉摸。制造业企业对长期支出变得更加谨慎，不敢贸然采购设备和机械。在东亚一些贸易型、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经济体，这种趋势最为明显。在德国和日本，最近的工业生产低于一年前的水平，而在中国和英国，工业生产的增长大幅放缓，另外美国的增幅也略有减小（图1.1，小图2）。在资本货物

生产方面，工业生产的疲软态势表现得尤为明显。¹

- 在中国，为控制债务而采取的必要监管举措导致需求放缓，而贸易紧张形势升温对宏观经济造成的影响更加剧了这一趋势。

随着工业生产的放缓，贸易增长已接近停滞。2019年上半年，全球贸易额与上一年相比仅增加了1%，为2012年以来六个月期增长速度最低。从地理位置来看，对全球进口疲软起到主要作用的经济体是中国和东亚（包括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以及其他陷入困境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图1.2）。全球贸易下滑与投资支出减少有关，例如在2015-2016年期间出现的情况。贸易量庞大的中间产品和资本货物是投资密集的领域。伴随着进口增长的放缓，全球投资确实呈现出下滑的趋势（图1.3），反映出一些周期性因素的作用、陷入困境经济体投资的急剧下滑以及贸易紧张形势加剧对制造业企业信心的影响。全球贸易下滑的另一个原因是汽车的产销量下滑，这反映在耐用消费品购买量增长放缓（图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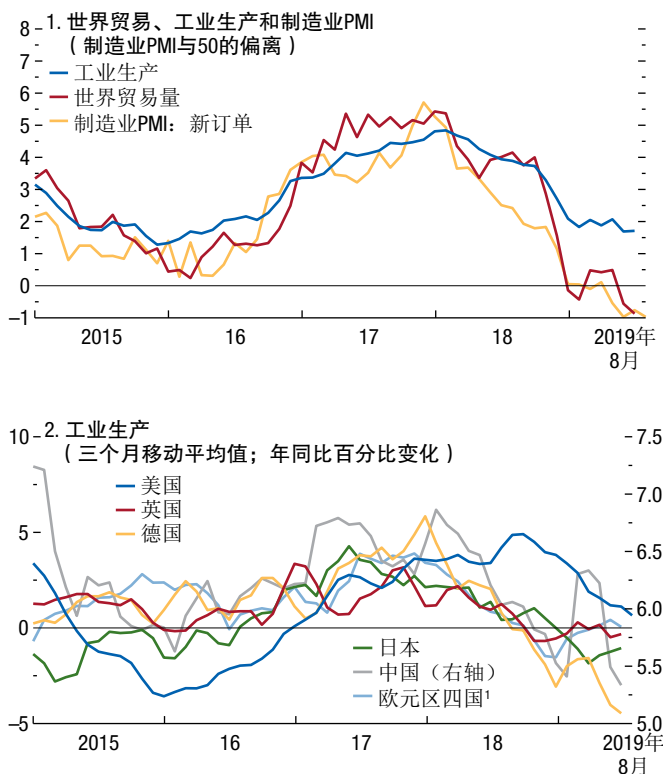
中国是世界上投资支出最多的国家，2019年投资放缓比进口放缓的幅度要小得多，与2015-2016年的情况类似。导致进口疲软的因素（除了国内资本支出）包括出口增长放缓（出口是进口密集的领域）以及汽车（专栏1.1）和智能手机等科技产品需求下降。出口在2018年后期加征关税之前猛增的现象也可能通过推动进口零部件需求发挥了作用。

¹2018年全球半导体销量下滑，部分原因是智能手机市场似乎已经饱和，更广泛的原因是新型科技产品发布数量减少（欧洲中央银行，2019年）。

图1.1 全球经济活动指标

(三个月移动平均值；年同比百分比变化，除非另有说明)

过去12个月，工业生产出现了地域广泛的显著减缓。



来源：荷兰经济政策分析局；Haver Analytics；Markit Economics；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PMI=采购经理人指数。

¹欧元区四国包括法国、意大利、荷兰和西班牙。

在制造业丧失动力的同时，服务业（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更大）基本上保持稳定（图1.5，小图1）。服务业能够保持自身活力不减，意味着创造的就业总量保持稳定，这提振了消费者的信心（图1.5，小图2），进而支撑了住户的服务支出。服务业产出、就业和消费者信心之间的这种良性反馈循环，支撑了一些发达经济体的国内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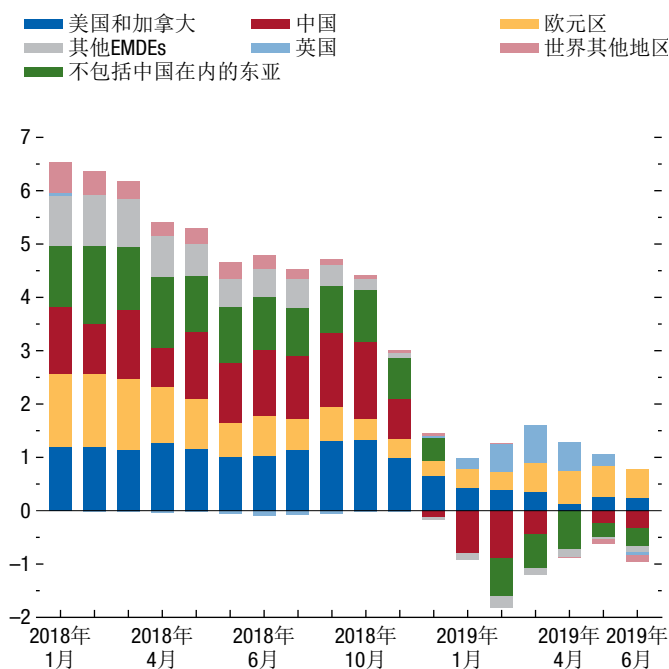
经济增长减弱

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在2018年下半年大幅下滑后，在2019年上半年趋于稳定。过去几个季度，美国经济增速随着2018年早期减税政策的提

图1.2 对全球进口的贡献

(百分点，三个月移动平均值)

2019年上半年，全球贸易量仅比一年前高出1%，是2012年以来任何六个月期间的最慢增速。



来源：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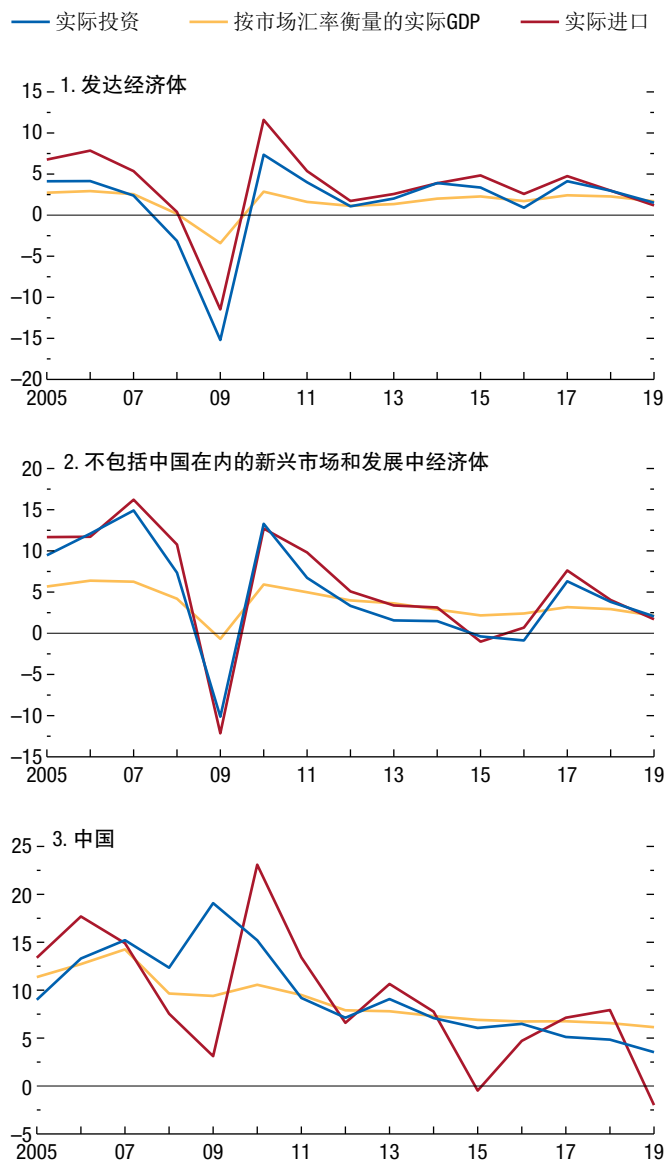
注释：EMDEs=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振作用逐渐消退而有所放缓（年化的增长率约为2%）。英国经济受脱欧相关不确定性抑制投资的影响，增速也出现下滑。今年上半年，欧元区经济增速高于2018年下半年的水平，但由于工业活动减少，德国经济第二季度出现收缩。总体而言，自2018年早期以来，尽管欧元区迄今为止内需依然稳定，但经济活动一直受到出口不振的拖累。今年上半年，日本经济在旺盛的私人 and 公共消费推动下实现了强劲增长。

初步数据显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2019年上半年的增速略有加快，但远低于2017年和2018年早期的水平。财政刺激和2018年下半年启动的强化金融监管步伐有所放缓，提振了中国经济增长。印度经济在汽车和房地产行业疲软、非银行金融机构健康状况疑云不散的情况下，第

图1.3 全球投资和贸易
(百分比变化)

2019年全球投资减缓，与进口增长下降相一致。



来源：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估计。

第二季度的增速进一步放缓。在墨西哥，由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预算执行不力和一些暂时性因素，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大幅放缓。另一方面，巴西经济在第一季度部分因为一起矿难事故而萎缩之后，第二季度恢复增长。同样，在电力供应

图1.4 耐用品支出
(相比一年前的百分比变化)

机器、设备和耐用消费品支出减弱是导致全球贸易减缓的一个重要因素。



来源：Haver Analytics; Markit Economics; 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¹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智利、中国、欧元区、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墨西哥、俄罗斯、南非、土耳其、英国、美国。

²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智利、中国、欧元区、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墨西哥、南非、土耳其、英国、美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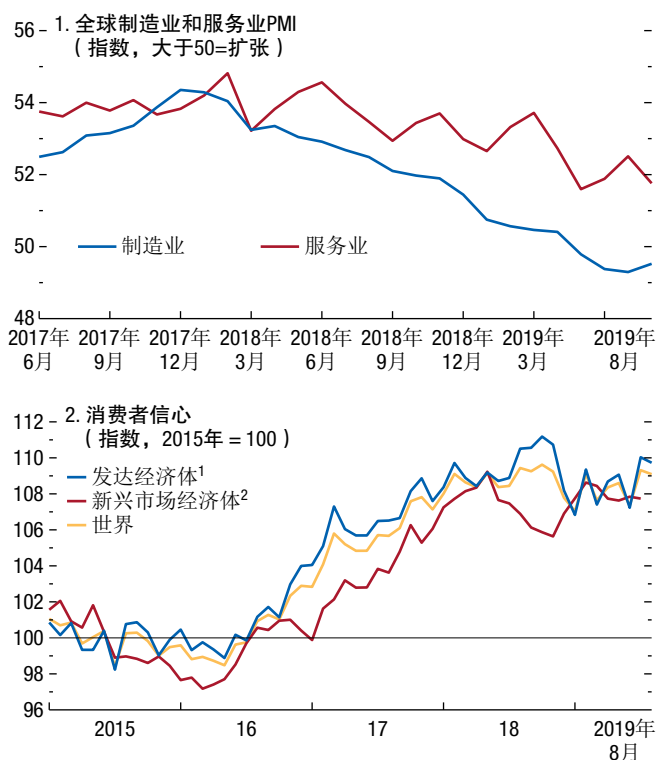
改善的帮助下，南非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也稍有起色。土耳其经济继2018年下半年大幅萎缩后，得益于更加有利的全球金融环境和财政及信贷支持，今年上半年恢复增长。相比之下，阿根廷经济今年上半年仍持续收缩，只是收缩幅度有所收窄，而且由于市场状况的急剧恶化，未来的风险显然偏于下行。

通货膨胀温和

从2016年年中到2018年年中，全球经济的普遍同步扩张帮助缩小了产出缺口，尤其是在发达经济体，但并未促使核心消费价格通胀持续上升。随着全球经济扩张力度减弱，核心通货膨胀

图1.5 全球采购经理人指数与消费信心

尽管制造业增长失去动力，但服务业基本保持坚实增长。



来源：Haver Analytics；Markit Economics；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¹澳大利亚、捷克共和国、丹麦、欧元区、香港特区、以色列、日本、韩国、挪威、瑞典、瑞士、中国台湾省、英国、美国。
²阿根廷、巴西、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匈牙利、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墨西哥、菲律宾、波兰、俄罗斯、南非、泰国、土耳其、乌克兰。

不出所料进一步下降，在众多发达经济体中均低于目标水平，在许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也低于历史均值（图1.6）。极少数经济体基本商品严重短缺（如委内瑞拉）或因为货币大幅贬值导致国内价格压力增大（如阿根廷），只属于这种通胀普遍温和现象的例外情况。

尽管一些国家提高了进口关税，但成本压力总体上仍然不大。由于失业率进一步下降（例如，在美国和英国接近历史最低水平），工资增长略有起色（图1.7，小图1）。自2014年左右以来，日本、英国和美国的劳动力收入占比一直呈温和和上升趋势，而自2018年早期以来，欧元区的

图1.6 全球通胀

(三个月移动平均值；折年百分比变化，除非另有注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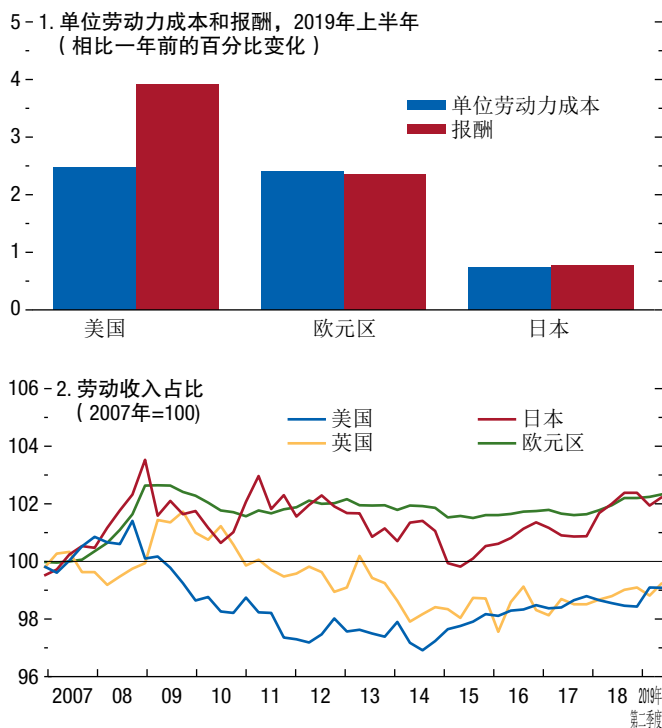
2018年年中以来，发达经济体的核心通胀在目标水平以下进一步下滑，许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核心通胀低于历史平均水平。



来源：Consensus Economics；Haver Analytics；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国家清单使用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国家代码。
¹发达经济体是AUT、BEL、CAN、CHE、CZE、DEU、DNK、ESP、EST、FIN、FRA、GBR、GRC、HKG、IRL、ISR、ITA、JPN、KOR、LTU、LUX、LVA、NLD、NOR、PRT、SGP、SVK、SVN、SWE、TWN、USA。
²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是BGR、BRA、CHL、CHN、COL、HUN、IDN、IND、MEX、MYS、PER、PHL、POL、ROU、RUS、THA、TUR、ZAF。
³样本包括16个发达经济体：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荷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英国和美国。

图1.7 工资、单位劳动力成本和劳动收入占比

在一些发达经济体，工资增长和劳动收入占比最近有所上升。



来源：Haver Analytics；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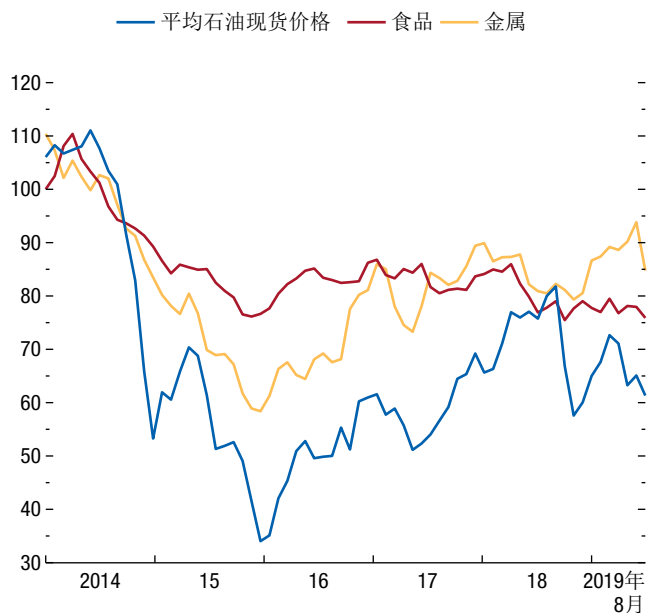
也有所上升（图1.7，小图2）。然而，这些发展变化似乎并没有传导到核心消费价格通胀，这也表明企业的利润率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挤压。在新兴和发展中欧洲地区，劳动力短缺推动了许多经济体工资的强劲增长。不过，正如《欧洲地区经济展望》第二章所讨论的那样，工资增长并未通过传导作用促使整个地区最终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土耳其相对较高的通胀可以归因于其他因素，包括过去的货币贬值）。

由于美国原油产量达到创纪录的高位，加上需求疲软，两者的综合作用超过了因为美国制裁伊朗导致供应量减少、石油输出国组织削弱产能以及委内瑞拉和利比亚冲突的影响，在2019年4月和本期《世界经济展望》各自参考期之间，能源价格跌幅达13%（图1.8）。9月14日发生的沙特阿拉伯

图1.8 大宗商品价格

(使用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进行缩减；指数，2014年=100)

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自春季以来普遍趋软。



来源：基金组织大宗商品价格系统；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主要炼油设施遇袭事件由于有可能造成严重的供应冲击，导致原油价格在事件之后立即飙升了10%以上。随后，由于报告的损失小于最初担心的规模，价格有所回落。煤炭和天然气价格由于需求前景暗淡，在两个参考期之间也有所下降。金属价格基本持平，铜和铝价格下跌抵消了镍和铁矿石价格在两个参考期之间的上涨（见大宗商品专题）。

总体而言，由于核心通货膨胀水平较低，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总体通货膨胀的刺激作用有限，所以市场对预期通胀的定价下调，特别是在美国和欧元区。

市场情绪波动不定，货币政策趋于宽松

自4月以来，市场情绪受多种因素作用一直波动不定，其中包括美国对中国进口产品进一步加征关税和中国的报复措施、对技术供应链中断

的担忧、英国脱欧旷日持久的不确定性、地缘政治压力、政策利率降低以及多家中央银行的鸽派言论。这些作用力产生的净效应是，与2019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发布时的情况相比，发达经济体目前的金融环境普遍较为宽松，但大多数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金融环境基本没有变化（见2019年10月《全球金融稳定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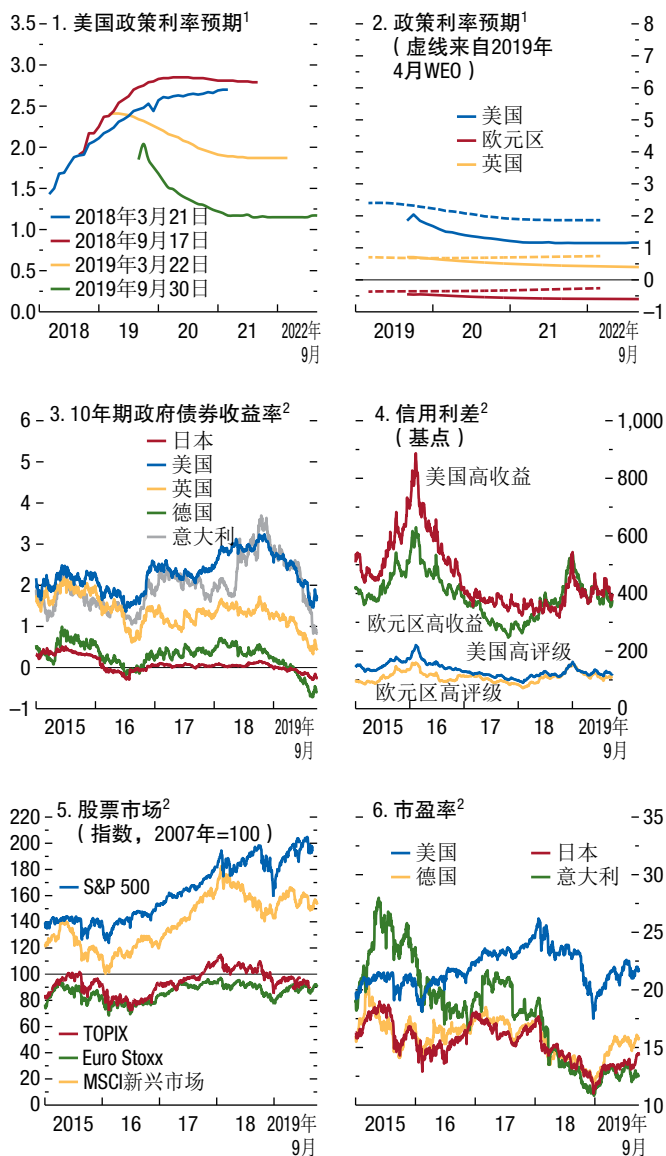
在发达经济体中，主要几家中央银行已转向更具通融性的货币政策，今年早些时候在言论上趋于温和，随后在夏季开始采取一些宽松举措。美国联邦储备体系在7月和9月下调联邦基金利率，并结束资产负债表的缩减操作。9月，欧洲中央银行下调存款利率，并宣布重启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些政策的转变，加上市场对增长势头放缓的担忧加剧，导致主权债券收益率大幅下降——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跌至负值（图1.9）。例如，从3月至9月底，10年期美国国库券、英国国债、德国国债和法国证券的收益率下降了60至100个基点，而意大利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因新政府组建下降了175个基点。风险较高证券的价格一直波动不定。自4月份以来，美国和欧元区高收益公司债券的信用利差略有增大，不过仍低于2018年后期的水平。美国和欧洲的股票市场自4月以来有所下跌，但仍远高于2018年末抛售潮期间的低点。

在某些情况下，发达经济体的汇率变动引人注目。按实际有效汇率计算，在3月至9月下旬期间随着市场波动加剧，日元升值逾5%，瑞士法郎升幅达3%。相比之下，受“无协议脱欧”担忧加剧的影响，英镑贬值了4%。美元升幅约2.5%，而欧元则贬值了约1.5%。流入和流出发达经济体的资金量总体上保持在低位，特别是自2018年早期以来。出现这些发展变化的原因之一是受美国税收改革的影响，跨国公司的财务操作导致外国直接投资流量显著下滑（专栏1.2）。

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中，一些国家（如巴西、智利、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秘鲁、菲律宾、俄罗斯、南非、泰国和土耳其）

图1.9 发达经济体：货币和金融市场状况
(百分比，除非另有注明)

主权债券收益率近几个月显著下降，在一些国家，降到很低的负值。



来源：Bloomberg Finance L.P.; Haver Analytics; Thomson Reuters Datastream; 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MSCI=摩根士丹利国际资本指数；S&P=标准普尔指数；TOPIX=东京股票价格指数；WEO=《世界经济展望》。
¹美国的预期是基于联邦基金利率期货；英国的预期是基于英镑的银行隔夜平均利率；欧元区的预期是基于欧元的银行间拆借远期利率。数据更新至2019年9月30日。
²数据截至2019年9月27日。

的中央银行自4月份以来均已经下调过政策利率。除了少数例外情况（图1.10），主权债券利差在此期间大致稳定。由于对期待已久的养老金改革将会实施的乐观情绪日益高涨，巴西的利差收窄。墨西哥的主权债券利差在6月份信用评级遭下调后一度有所扩大。与此同时，阿根廷8月份的初选引发阿根廷资产遭到更大范围的抛售，政府债券收益率因此大幅上升。土耳其的利差在6月份市政选举后大幅收窄，但仍高于4月份的水平。新兴市场经济体股指普遍处于4月份的水平，国内和外部货币政策支持力度加大以及贸易紧张形势加剧对收益前景的影响基本相互抵消（图1.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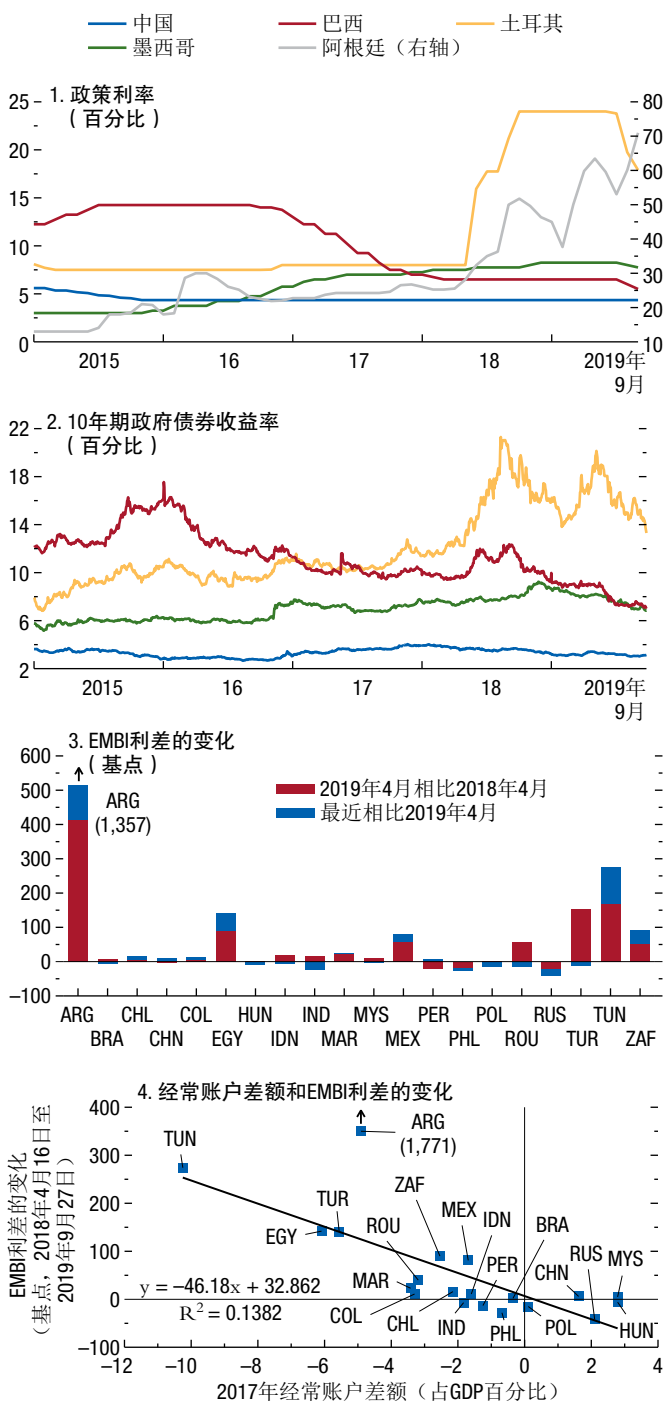
流入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资本量反映了自4月份以来风险情绪更为广泛的变化，即投资者减少对股票的敞口，转而投资硬通货债券（图1.12）。流入新兴市场资产类别的证券投资流量总体上仍比2018年后紧缩期间的强劲；投资者继续根据经济和政治基本面区别对待各个经济体。受美国联邦储备体系发表的鸽派言论及开始采取的更具通融性的货币政策推动，多数货币在3月至7月期间升值。但由于风险情绪恶化，一些货币在8月份币值下跌，特别是阿根廷比索。人民币自3月以来贬值幅度达3.5%（图1.13）。

全球增长前景：在重重困境中温和回升

2019年的预期增长率为3.0%，是200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除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外，预计有一半以上国家的人均增长率将低于过去25年期间的中位数。这种明显的减速反映了2018年下半年全面疲软的经济表现的延续效应，2019年上半年增长温和回升，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回升还得到了更具通融性的货币政策的支持（比如中国，在某种程度上还有美国）。由于2018年下半年和今年上半年的增长估计值都有所下调，所以2019年的增长预测比2019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中的预测低了0.3个百分点。

图1.10 新兴市场经济体利率和利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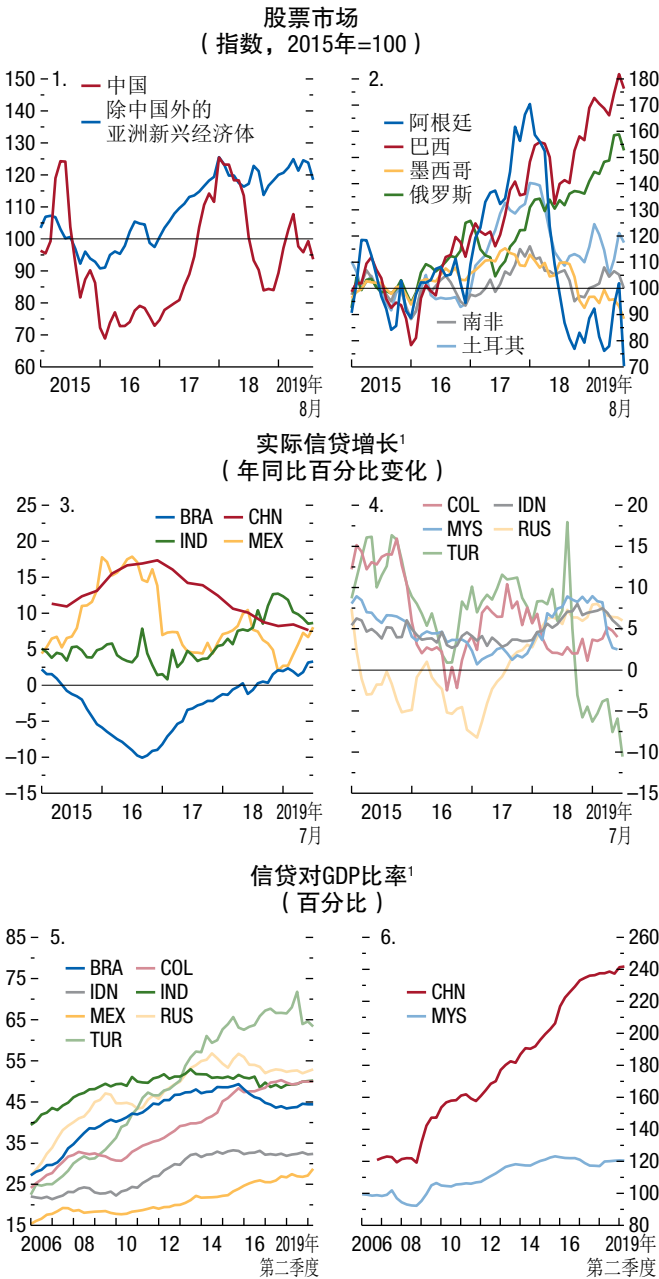
除少数情况外，新兴市场主权利差自4月以来基本稳定。



来源：Haver Analytics；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Thomson Reuters Datastream；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EMBI=J.P.摩根新兴市场债券指数。所有金融市场数据截至2019年9月27日。数据标识使用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国家代码。

图1.11 新兴市场经济体：股票市场和信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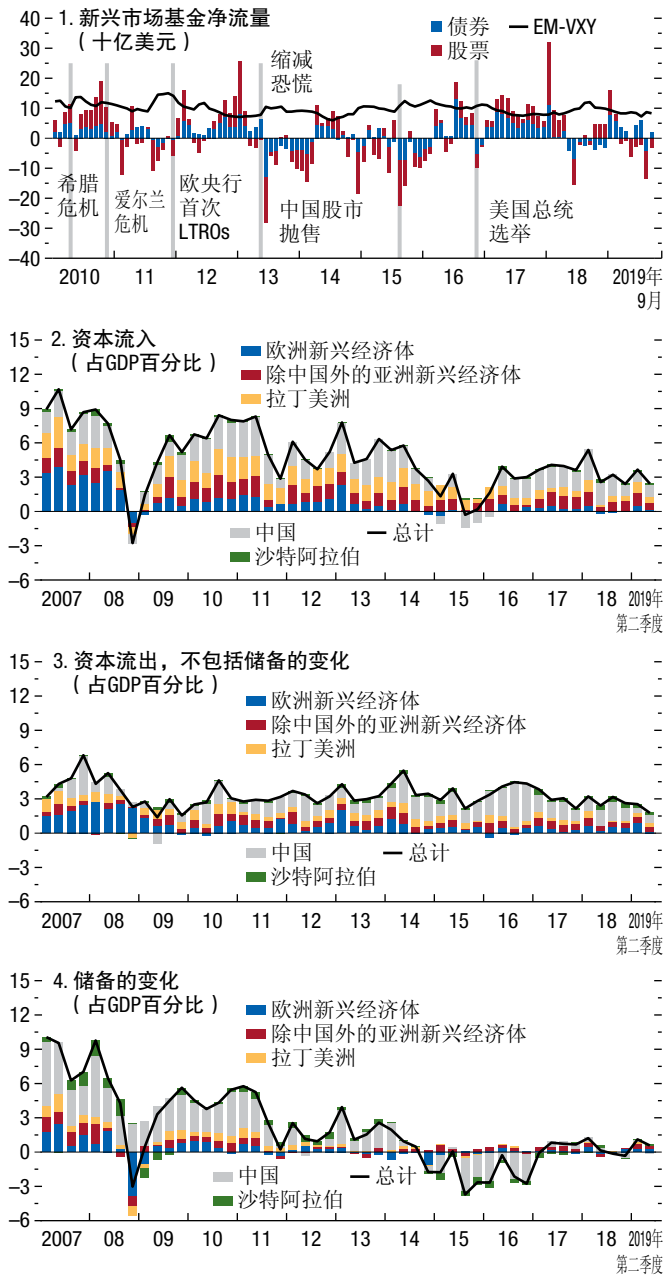
新兴市场股票指数的交易价格基本与4月持平，反映了以下两方面相互抵消的作用：国内和国外货币政策支持增强对收益前景的影响，以及贸易紧张局势加剧的影响。



来源：Bloomberg Finance L.P.; Haver Analytics; 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Thomas Reuters Datastream；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数据标识使用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国家代码。
 1'信贷是指其他存款性公司对私人部门的债权（来自《国际金融统计》），但巴西和中国不在此列。巴西私人部门信贷数据来自巴西中央银行发布的《货币政策和金融系统信贷业务》。中国的信贷是指社会融资总量，按地方政府债务置换数据作了调整。

图1.12 新兴市场经济体：资本流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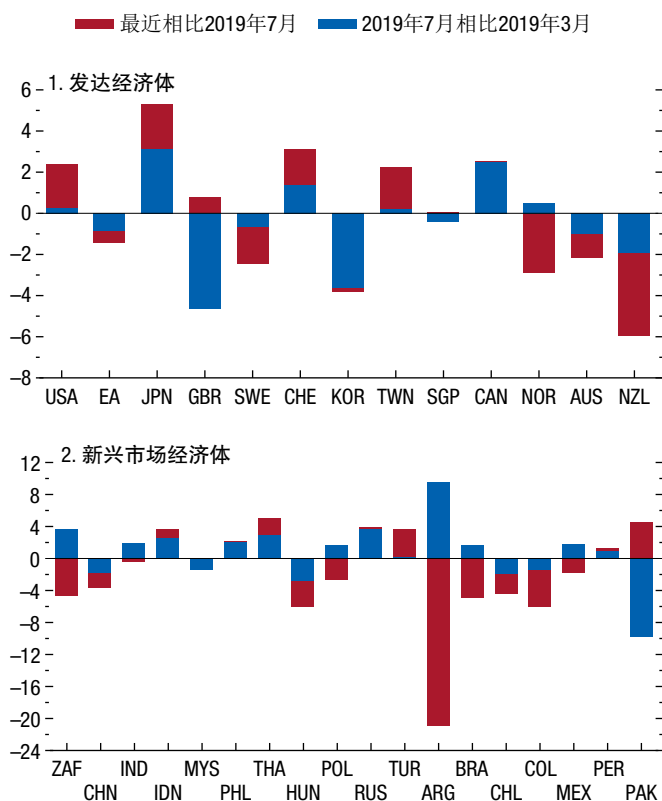
流向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资本反映了4月以来风险情绪的更广泛变化，即投资者减少对股票的风险敞口，转向硬通货债券。



来源：EPFR Global; Haver Analytics; 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Thomson Reuters Datastream；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资本流入是指非居民净购买国内资产。资本流出是指国内居民净购买国外资产。除中国外的亚洲新兴经济体包括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欧洲新兴经济体包括波兰、罗马尼亚、俄罗斯和土耳其；拉丁美洲包括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和秘鲁。ECB = 欧洲中央银行；EM-VXY = J.P.摩根新兴市场波动性指数；LTROs = 长期再融资操作。

图1.13 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化，2019年3月至2019年9月
(百分比)

在美联储鸽派言论和转向更宽松政策态势的影响下，多数新兴市场货币在3月至7月间升值。但随着风险情绪恶化，一些货币在8月开始贬值。



来源：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EA=欧元区。数据标识使用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国家代码。现有最新数据是2019年9月27日的数据。

2018-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背后的影响力量除了陷入困境经济体非常疲软的增长甚至经济收缩的直接影响外，还包括美国经济回归到更正常的扩张速度；欧洲（尤其是德国）推出汽车排放的新标准，导致外部需求减弱和供应受到干扰；巴西、墨西哥和俄罗斯等一批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主要因为自身特有因素而出现更为疲弱的宏观经济状况；由于必要的加强金融监管举措以及与美国的贸易紧张关系的拖累作用，中国的经济增长放缓；中国需求减少和更广泛的全球贸

易政策的不确定性给东亚经济体带来压力；印度国内需求放缓；以及英国无协议脱欧的可能性给英国以及整个欧洲联盟所投下的阴影。

主要经济体继续提供宏观经济政策支持，一些陷入困境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预计将趋于稳定，这两项因素预计将在2019年剩余时间和2020年温和地提振全球增长，使2020年全球预期增长率达到3.4%（表1.1）。与2019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的预测值相比，2020年的预测值下调了0.2个百分点，这在很大程度上所反映的事实是关税已经增加，并正在消耗全球经济：在2019年5月和8月宣布加征关税之后，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的平均关税将在2019年12月升至略高于24%的水平（相比之下，2019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假定的平均关税仅约为12.25%），而中国对美国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平均将升至约26%（相对于2019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假定的16.5%的平均关税）。情景专栏1.2模拟了基线情景中所包含关税对全球经济活动的直接作用力以及它们可能对金融市场情绪、商业信心和生产率产生的影响。正如情景专栏1.2所示，对一些经济体系而言，贸易转向的溢出效应虽然正面却并不长久，而且影响可能小于商业信心和金融市场情绪所产生的效应。专栏1.3更具体阐述了全球经济增长预测背后的主要政策和商品价格假设。

图1.14显示了那些增长波动影响自2017年达到高点以来世界经济增长变化的国家和地区。世界经济增速从2017年的3.8%下降到2019年的3.0%，这其中约有一半的降幅来自于2017年至2019年期间一小部分陷入严重困境的经济体（特别是阿根廷、伊朗、土耳其和委内瑞拉）急剧恶化的宏观经济状况。同样是这些经济体，加上巴西、墨西哥和俄罗斯这三个在2019年经济增长率预计都在1%或以下的国家，对2020年经济增长回升的贡献超过70%。阿根廷的经济预计在2020年再次收缩，但收缩幅度不会超过今年的水平；而在委内瑞拉，持续多年的产出下滑预计仍将持续，只是下滑的速度预计将低于2019年的水平。

表1.1. 《世界经济展望》预测概览
(百分比变化，除非另有注明)

	2018	预测值		与2019年7月WEO的差异 ¹		与2019年4月WEO的差异 ¹	
		2019	2020	2019	2020	2019	2020
世界产出	3.6	3.0	3.4	-0.2	-0.1	-0.3	-0.2
发达经济体	2.3	1.7	1.7	-0.2	0.0	-0.1	0.0
美国	2.9	2.4	2.1	-0.2	0.2	0.1	0.2
欧元区	1.9	1.2	1.4	-0.1	-0.2	-0.1	-0.1
德国 ²	1.5	0.5	1.2	-0.2	-0.5	-0.3	-0.2
法国	1.7	1.2	1.3	-0.1	-0.1	-0.1	-0.1
意大利	0.9	0.0	0.5	-0.1	-0.3	-0.1	-0.4
西班牙	2.6	2.2	1.8	-0.1	-0.1	0.1	-0.1
日本	0.8	0.9	0.5	0.0	0.1	-0.1	0.0
英国	1.4	1.2	1.4	-0.1	0.0	0.0	0.0
加拿大	1.9	1.5	1.8	0.0	-0.1	0.0	-0.1
其他发达经济体 ³	2.6	1.6	2.0	-0.5	-0.4	-0.6	-0.5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4.5	3.9	4.6	-0.2	-0.1	-0.5	-0.2
亚洲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6.4	5.9	6.0	-0.3	-0.2	-0.4	-0.3
中国	6.6	6.1	5.8	-0.1	-0.2	-0.2	-0.3
印度 ⁴	6.8	6.1	7.0	-0.9	-0.2	-1.2	-0.5
东盟五国 ⁵	5.2	4.8	4.9	-0.2	-0.2	-0.3	-0.3
欧洲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3.1	1.8	2.5	0.6	0.4	0.6	0.2
俄罗斯	2.3	1.1	1.9	-0.1	0.0	-0.5	0.2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1.0	0.2	1.8	-0.4	-0.5	-1.2	-0.6
巴西	1.1	0.9	2.0	0.1	-0.4	-1.2	-0.5
墨西哥	2.0	0.4	1.3	-0.5	-0.6	-1.2	-0.6
中东和中亚	1.9	0.9	2.9	-0.5	-0.3	-0.9	-0.4
沙特阿拉伯	2.4	0.2	2.2	-1.7	-0.8	-1.6	0.1
撒哈拉以南非洲	3.2	3.2	3.6	-0.2	0.0	-0.3	-0.1
尼日利亚	1.9	2.3	2.5	0.0	-0.1	0.2	0.0
南非	0.8	0.7	1.1	0.0	0.0	-0.5	-0.4
备忘项							
欧盟	2.2	1.5	1.6	-0.1	-0.2	-0.1	-0.1
低收入发展中国家	5.0	5.0	5.1	0.1	0.0	0.0	0.0
中东和北非	1.1	0.1	2.7	-0.6	-0.4	-1.2	-0.5
按市场汇率计算的世界经济增长	3.1	2.5	2.7	-0.2	-0.2	-0.2	-0.2
世界贸易量（货物和服务）	3.6	1.1	3.2	-1.4	-0.5	-2.3	-0.7
进口							
发达经济体	3.0	1.2	2.7	-1.0	-0.6	-1.8	-0.5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5.1	0.7	4.3	-2.2	-0.8	-3.9	-1.0
出口							
发达经济体	3.1	0.9	2.5	-1.3	-0.4	-1.8	-0.6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3.9	1.9	4.1	-1.0	-0.5	-2.1	-0.7
大宗商品价格（美元）							
石油 ⁶	29.4	-9.6	-6.2	-5.5	-3.7	3.8	-6.0
非燃料商品（根据世界大宗商品出口权重计算的平均值）	1.6	0.9	1.7	1.5	1.2	1.1	0.6
消费者价格							
发达经济体	2.0	1.5	1.8	-0.1	-0.2	-0.1	-0.3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⁷	4.8	4.7	4.8	-0.1	0.1	-0.2	0.1
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百分比）							
美元存款（6个月）	2.5	2.3	2.0	-0.1	-0.3	-0.9	-1.8
欧元存款（3个月）	-0.3	-0.4	-0.6	-0.1	-0.3	-0.1	-0.4
日元存款（6个月）	0.0	0.0	-0.1	0.0	-0.1	0.0	-0.1

注释：假设实际有效汇率保持在2019年7月26日至8月23日的水平不变。经济体按照其经济规模进行排序。加总季度数据经过季节调整。WEO=《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从2019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开始，停止使用独联体（CIS）地区组别。独联体经济体中的四个（白俄罗斯、摩尔多瓦、俄罗斯和乌克兰）被加入“欧洲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地区组别。构成“高加索和中亚”（CCA）地区次组别的其余八个经济体（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与“中东、北非、阿富汗和巴基斯坦”（MENAP）合并，形成新的地区组别“中东和中亚”（MECA）。

¹差异是基于当前（2019年7月）《世界经济展望最新预测》和2019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预测的四舍五入后的数据以及修订后的新组别。

²对于德国，GDP的定义从按工作日调整（直至2019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转变为不作调整（从2019年7月《世界经济展望最新预测》开始）。定义的变化意味着2020年（闰年）GDP水平上升。

³不包括七国集团（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美国）和欧元区国家。

表1.1. (续)

	年同比				第四季度同比 ⁸			
	2017	2018	预测值		2017	2018	预测值	
			2019	2020			2019	2020
世界产出	3.8	3.6	3.0	3.4	4.1	3.2	3.2	3.4
发达经济体	2.5	2.3	1.7	1.7	2.8	1.8	1.6	1.8
美国	2.4	2.9	2.4	2.1	2.8	2.5	2.4	2.0
欧元区	2.5	1.9	1.2	1.4	3.0	1.2	1.0	1.8
德国 ²	2.5	1.5	0.5	1.2	3.4	0.6	0.4	1.3
法国	2.3	1.7	1.2	1.3	3.0	1.2	1.0	1.3
意大利	1.7	0.9	0.0	0.5	1.7	0.0	0.2	1.0
西班牙	3.0	2.6	2.2	1.8	3.1	2.3	2.0	1.8
日本	1.9	0.8	0.9	0.5	2.4	0.3	0.3	1.2
英国	1.8	1.4	1.2	1.4	1.6	1.4	1.0	1.6
加拿大	3.0	1.9	1.5	1.8	2.9	1.6	1.8	1.7
其他发达经济体 ³	2.9	2.6	1.6	2.0	3.0	2.2	1.7	2.1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4.8	4.5	3.9	4.6	5.2	4.5	4.5	4.7
亚洲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6.6	6.4	5.9	6.0	6.8	6.0	6.0	5.9
中国	6.8	6.6	6.1	5.8	6.7	6.4	6.0	5.7
印度 ⁴	7.2	6.8	6.1	7.0	8.1	5.8	6.7	7.2
东盟五国 ⁵	5.3	5.2	4.8	4.9	5.4	5.2	4.8	4.9
亚洲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3.9	3.1	1.8	2.5
俄罗斯	1.6	2.3	1.1	1.9	0.5	2.9	1.8	1.2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1.2	1.0	0.2	1.8	1.3	0.3	0.4	1.8
巴西	1.1	1.1	0.9	2.0	2.2	1.1	1.2	2.3
墨西哥	2.1	2.0	0.4	1.3	1.5	1.6	1.0	0.7
中东和中亚	2.3	1.9	0.9	2.9
沙特阿拉伯	-0.7	2.4	0.2	2.2	-1.3	4.3	-0.9	3.0
撒哈拉以南非洲	3.0	3.2	3.2	3.6
尼日利亚	0.8	1.9	2.3	2.5
南非	1.4	0.8	0.7	1.1	2.2	0.2	0.8	0.6
备忘项								
欧洲联盟	2.8	2.2	1.5	1.6	3.0	1.7	1.3	1.8
低收入发展中国家	4.7	5.0	5.0	5.1
中东和北非	1.8	1.1	0.1	2.7
按市场汇率计算的世界经济增长	3.2	3.1	2.5	2.7	3.5	2.6	2.5	2.8
世界贸易量 (货物和服务)	5.7	3.6	1.1	3.2
进口								
进口发达经济体	4.7	3.0	1.2	2.7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7.5	5.1	0.7	4.3
出口								
出口发达经济体	4.7	3.1	0.9	2.5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7.3	3.9	1.9	4.1
大宗商品价格 (美元)								
石油 ⁶	23.3	29.4	-9.6	-6.2	19.6	9.5	-3.8	-8.8
非燃料商品 (根据世界商品出口权重计算的平均值)	6.4	1.6	0.9	1.7	3.5	-1.8	4.9	-1.0
消费者价格								
发达经济体	1.7	2.0	1.5	1.8	1.7	1.9	1.7	1.6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⁷	4.3	4.8	4.7	4.8	3.7	4.2	4.1	4.0
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 (百分比)								
美元存款 (6个月)	1.5	2.5	2.3	2.0
欧元存款 (3个月)	-0.3	-0.3	-0.4	-0.6
日元存款 (6个月)	0.0	0.0	0.0	-0.1

⁴对于印度,数据和预测是按财政年度列示,2011年及以后年份的GDP基于按市场价计算的GDP,2011/2012财年作为基年。

⁵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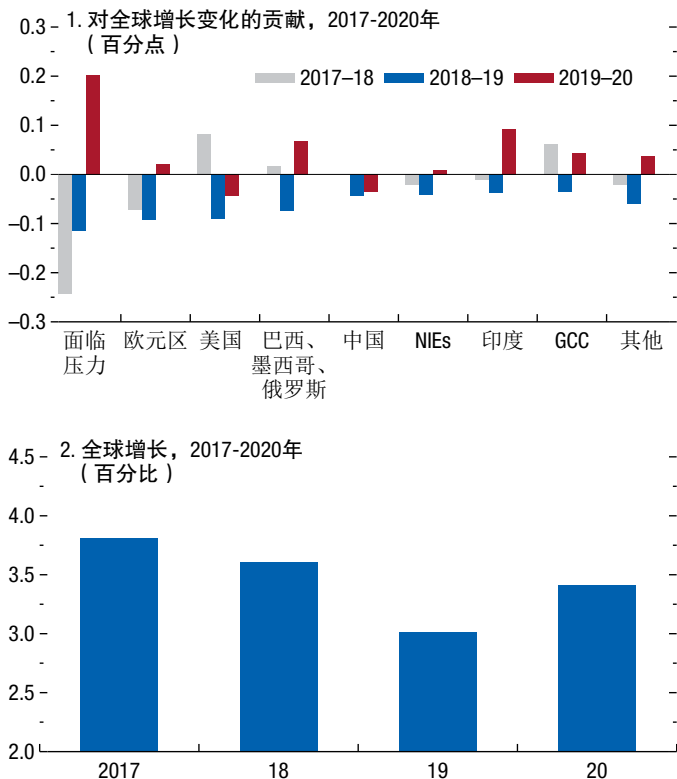
⁶英国布伦特、迪拜法塔赫和西得克萨斯中质原油价格的简单平均2018年以美元计算的石油平均价格为68.33美元/桶;根据期货市场情况,假设2019年和2020年石油价格分别为61.78美元/桶和57.94美元/桶。

⁷不包括委内瑞拉。对委内瑞拉数据的具体说明,见统计附录中的“国家说明”部分。

⁸对于世界产出,季度估算和预测涵盖按购买力平价权重计算的世界年产出的90%左右。对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季度估算和预测涵盖按购买力平价权重计算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年产出的80%左右。

图1.14 全球增长

全球增长2017年以来在减缓，预计2020年将回升，这反映了面临严重压力的一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重大经济下滑和预期复苏。



来源：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估计。

注释：NIEs=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香港特区、韩国、澳门特区、新加坡、中国台湾省）；面临压力的经济体=阿根廷、伊朗、利比亚、苏丹、土耳其、委内瑞拉；GCC=海湾合作理事会（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数据标识使用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国家代码。

伊朗经济在经历衰退之后预计将恢复温和增长。巴西、墨西哥、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的经济活动应该能够有所起色。全球经济增长预期的回升，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金融市场情绪维持支撑作用以及一些暂时的拖累因素能够持续消退，尤其是在欧元区，长期疲软的工业产出预计将逐步改善。而这些因素本身依赖于有利的全球政策背景，以确保各中央银行的鸽派倾向和中国的政策刺激力度不会因贸易紧张形势升级或英国无序脱欧而减弱。

世界经济在预测期间内面临重重困境。尽管最近长期利率的下调创造出更多财政空间，但纵观全球环境，各经济体可用于对抗经济衰退和贸易流量减小的宏观经济政策空间相对有限。贸易流量减小的部分原因是贸易壁垒增多，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预计将长期存在（与2019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的预测相比，全球出口和进口量预测值在预测期间内累计下调幅度约为3.5%。受人口老龄化和生产率增长缓慢的拖累，发达经济体预计将回归至温和的潜在扩张速度。此外，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预计将逐渐放缓至更可持续的水平。

在此背景下，2020年后全球经济增长率预计约为3.6%。这一预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目前处于宏观经济困境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能够实现持久的正常化以及增长相对较快的新兴市场和经济发展体的持续健康表现。如能实现以上预期，则全球经济中的权重将向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和经济发展体转移，有助于支撑起预期稳定的中期增长形态，相比较于保持各国权重固定在2018年水平上的全球增长预测，到预测期末全球增长将提高0.25个百分点。

发达经济体的增长预测

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2019年和2020年的增长预计将放缓至1.7%。对2019年的预测比2019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的数值低0.1个百分点。

- 在美国，今年上半年的经济保持了增长势头。尽管投资依然疲软，但就业和消费水平却处于高位。2019年的增长率预计为2.4%，2020年将放缓至2.1%。预测的增长放缓中包含一项假设，即到2020年，随着最近通过的两年期预算协议带来的刺激作用抵消2017年《减税与就业法案》日渐减弱的影响，财政态势将从2019年的扩张转为大致中性。总体而言，增长预测在2019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的基础上有所上调（2019年上调0.1个百分点，2020年上调0.2个百分点）。对过去GDP数据的修正意味着对2019年的延续效应减弱，而贸易相关的政策

不确定性将带来进一步的负面影响，但在两年期预算协议和联邦储备体系政策利率下调的正面影响作用之下，最终得出的净效应是向上修正。

- 在欧元区，自2018年年中以来的外国需求增长放缓和库存减少（反映出疲软的工业生产）一直限制着增长。在外部需求能像预计的那样恢复一定的增长势头而且一些暂时性因素（包括冲击德国汽车生产的新排放标准）的作用继续减弱的情况下，预计在今年剩余时间内以及到2020年经济活动预计只会温和回升。2019年的经济增长率预计为1.2%（比4月份的预测低0.1个百分点），2020年为1.4%。对法国和德国2019年的预测增长率略有下调（由于今年上半年的外部需求低于预期）。由于私人消费疲软、财政刺激力度减弱和外部环境不佳，意大利2019年和2020年的增长率预测都有所下调。西班牙的前景也略显暗淡，预计其增长率将从2018年的2.6%逐渐放缓至2019年的2.2%和2020年的1.8%（比4月份的预测低0.1个百分点）。
- 英国经济将在2019年增长1.2%，2020年增长1.4%。对于这两年的预测与2019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的预测相同，反映了两方面的综合作用，一方面是全球增长疲软及目前英国脱欧不确定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一方面是最近公布的《开支审查报告》所宣布的更高的公共支出水平。英国经济在第二季度出现收缩，而且最近的指标显示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疲软。以上预测假定英国能够有序脱欧并在之后能够逐步向新的安排过渡。然而截至9月初，英国脱欧的最终形式仍高度不确定。
- 日本经济预计在2019年增长0.9%（比2019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的预期低0.1个百分点）。2019年上半年，强劲的私人消费和公共支出的作用力超过持续疲软的对外部门的影响。由于在2019年10月消费税提高后，临时财政措施有望部分缓解私人消费预期下降的影响，所以预

计2020年的经济增长率为0.5%（与2019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的预测持平）。

2020年以后，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预计将稳定在1.6%左右，与2019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的预测相似。预计生产率将小幅上升，并可抵消劳动力增长随着人口老龄化而放缓对潜在产出增长的拖累作用。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预测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率预计将在2019年触及3.9%的底部，并在2020年上升至4.6%。对2019年和2020年的预测分别比4月份预测的低0.5和0.2个百分点，反映了除新兴和发展中欧洲地区以外的所有主要地区的增长预期均有下调。²

- 新兴和发展中亚洲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主要引擎，但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性的放缓，其增速正在逐渐减慢。预计该地区的产出今年将增长5.9%，2020年将增长6.0%（分别比2019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的预测低0.4和0.3个百分点）。在中国，为控制债务积累而采取的加强监管必要措施已导致增长放缓，关税持续提高和外部需求不断走软的影响令形势更加严峻。由于面临不利的外部冲击，政策刺激措施预计将继续支持经济活动，因此2019年的经济增长率预计为6.1%，2020年为5.8%，比2019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的预测低0.2和0.3个百分点。印度经济将在2019年增长6.1%，到2020年上升至7%。与2019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的预测相

²从2019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开始，地区组别中的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将停止使用。独联体中的4个经济体（白俄罗斯、摩尔多瓦、俄罗斯和乌克兰）将被纳入新兴和发展中欧洲地区这一组别。剩下的8个经济体（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之前构成高加索和中亚地区这一次组别）将与中东、北非、阿富汗和巴基斯坦（MENAP）合并，形成新的中东和中亚地区组别（MECA）。

比，2019年和2020年的预期增长率下调幅度分别为1.2和0.5个百分点，反映出不及预期的国内需求前景。货币政策放松的滞后效应、企业所得税税率下调、近期应对企业和环境监管不确定性的措施以及政府支持农村消费的各项计划将会支撑经济增长。

- 新兴和发展中欧洲2019年的经济增长乏力，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俄罗斯经济放缓以及土耳其经济活动陷入停滞。预计该地区在2019年的经济增长率为1.8%，2020年为2.5%。相对于2019年4月的预测，2019年的增长率有向上修正，反映了在财政支持的作用下，土耳其今年上半年的经济下滑幅度低于预期。相比之下，俄罗斯今年的经济增长弱于4月份的预测，但预计明年将会复苏，这是该地区2020年经济增长预测上调的原因之一。包括匈牙利和波兰在内的几个中欧和东欧国家在强劲的国内需求和不断上涨的工资的支撑下，经济正在稳健增长。
- 今年年初，拉丁美洲规模较大经济体的经济活动明显放缓，这主要反映出一些特有的因素。目前预计该地区今年的经济增长率为0.2%，比2019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的预测低1.2个百分点。2019年预期增长率的大幅下调反映了巴西（采矿业供应方面的干扰因素对经济活动造成伤害）和墨西哥（由于政策的不确定性、信心不足以及较高的借贷成本，投资持续低迷且私人消费放缓）评级遭下调的影响。由于信心减弱和外部融资条件收紧，阿根廷经济预计将在2019年进一步收缩。由于年初的经济表现弱于预期，智利的经济增长预测值被下调。委内瑞拉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和经济内爆继续产生破坏性影响，预计其经济将在2019年收缩约三分之一。就整个地区而言，预计到2020年增长将稳定上升至1.8%（比4月份的预测低0.6个百分点）。预期的经济走强反映了巴西（在通融性的货币政策的支持下）和墨西哥（随着不确定性逐渐消退）的经济预期复苏，以及阿根廷

和委内瑞拉的经济与今年的情况相比，2020年有所减小的收缩幅度。

- 中东和中亚地区经济增长率预计在2019年为0.9%，并在2020年升至2.9%。与2019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的预测相比，预测值分别下降了0.9和0.4个百分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伊朗（由于美国加强制裁的影响）和沙特阿拉伯的预测值有所下调。尽管由于政府支出增加和信心增强，非石油行业的增长预计将在2019年有所走强，但在欧佩克+协议延长和全球石油市场普遍疲软的背景下，沙特阿拉伯的石油GDP预计将下降。沙特阿拉伯石油设施最近遭袭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目前难以衡量，但这将令近期前景更加不确定。预计经济增长会随着石油GDP企稳和非石油行业的持续强劲增长而在2020年有所加快。包括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等其他一些经济体的内乱给该地区的前景带来了压力。
-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2019年和2020年的增长率预计分别为3.2%和3.6%，略低于2019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的预测结果。今年早些时候，油价虽有升高却显得波动不定，尼日利亚和该地区其他一些石油出口国因此前景暗淡，而且由于石油产量减少，安哥拉的经济今年预计会有收缩，明年也只能温和复苏。南非经济尽管在第二季度温和反弹，但由于采矿业的罢工和能源供应问题造成的影响大于预期，加上农业生产疲软，第一季度的表现非常疲软，因而2019年的增长率预计会低于2019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的预测。虽然该地区的三大经济体预计将维持不温不火的表现，但许多其他经济体（通常是更为多样化的经济体）正在稳健增长。据估计，该地区约20个经济体（约占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的45%、占该地区GDP的34%（占全球GDP的1%））今年的增长率会大于5%，而且加上该地区的其他一些国家，其人均增长率高于发达经济体的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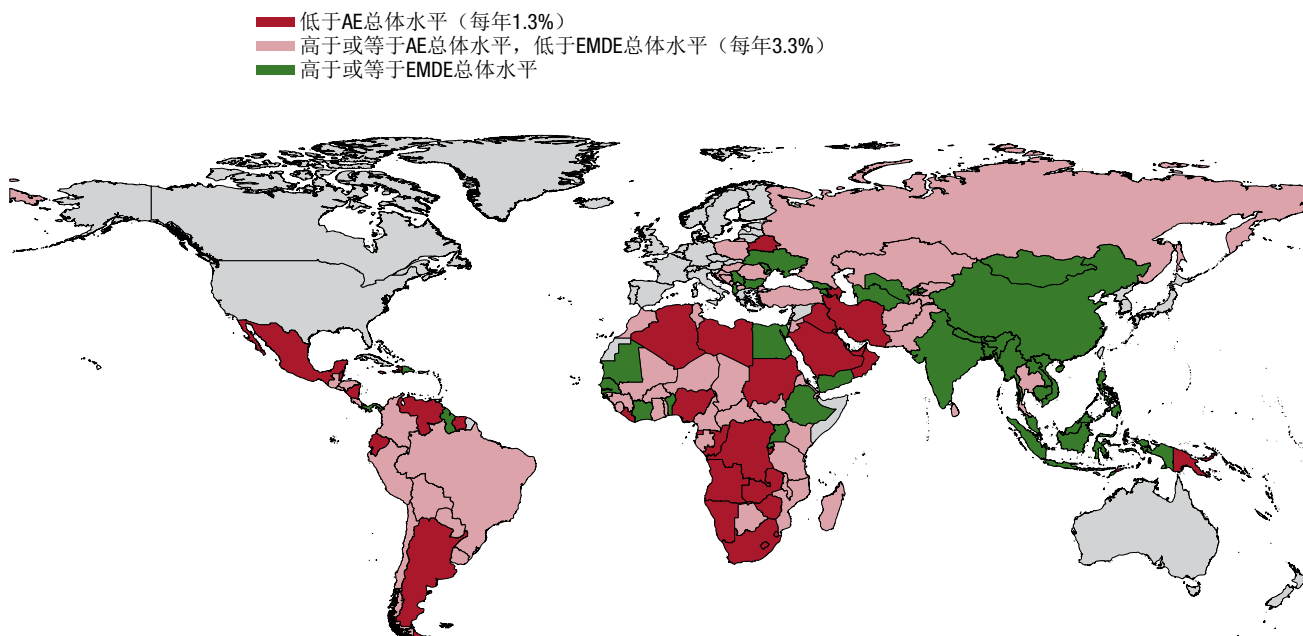
从中期来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率预计将稳定在4.8%左右，但各地区之间存在重大差异。在新兴和发展中亚，增长率在整个预测期内将保持在6%左右。这种平稳增长态势的基础是中国到2024年的经济增速逐渐放缓到5.5%，而印度经济在持续实施结构性改革的基础上，在中期实现约7.3%的稳固且稳定的增长。在拉丁美洲，预计2020年的增长率为1.8%，之后的经济增长率将高于这一水平，但因为结构僵化、贸易条件不佳和财政失衡（尤其是巴西）给经济前景带来压力，增长率在中期仍将低于3%。在新兴和发展中欧洲，目前的经济活动水平处于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低位，预计未来将会有所升高，中期内该地区预计将保持2.5%的增长率。整个撒

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前景各不相同，但该地区的整体增长率预计将从2020年的3.6%上升到2024年的4.2%（尽管对近五分之一的经济体而言，中期平均增长率预计将超过5%）。中东和中亚地区的中期展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燃料价格前景、纠正某些经济体宏观经济失衡所需的调整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预计有40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的人均增长率将超过该组别3.3%的加权平均值，这比发达经济体的平均值高出2个多百分点（图1.15）。对于这些经济体（包括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而言，面临的挑战在于确保实现这些增长率和广泛分享增长惠益。不过，对于一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而

图1.15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人均GDP增长
(2019-2024年平均)

预计四十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人均增长将高于本组经济体3.3%的平均水平，而这一平均水平比发达经济体平均水平高出2个百分点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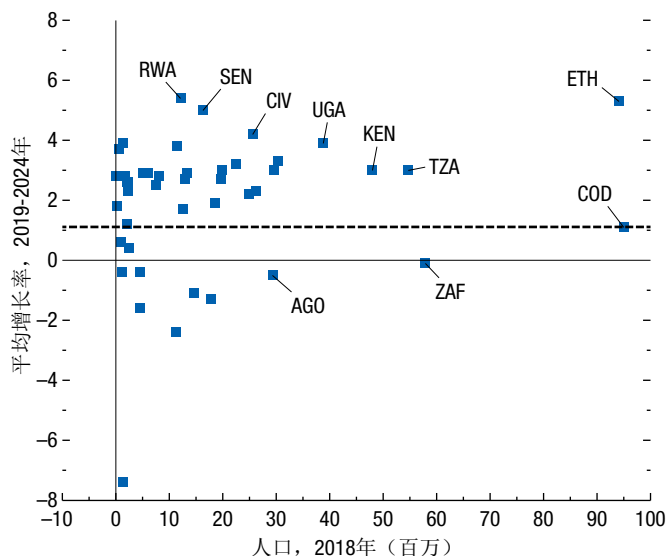


来源：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估计。

注释：AE（EMDE）人均增长率是指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组别的人均实际GDP增长率，计算方法是，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实际GDP总和除以本组总人口。另见附件表1.1.6。AE=发达经济体；EMDE=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本地图显示的国家边界不代表基金组织的官方认可和接受。

图1.16 撒哈拉以南非洲：2018年人口以及2019-2024年人均GDP增长率预测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多数国家的增长率预计将大大高于本地区加权平均水平。



来源：各国统计机构；联合国；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估计。
 注释：虚线显示撒哈拉以南非洲2019-2024年的加权平均人均增长率。尼日利亚未显示在图中，因为其人口（据联合国估计，2018年约为1.96亿）在x轴范围之外。其2019-2024年预计平均人均增长率约为零。数据标识使用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国家代码。

言，趋同前景暗淡。在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以及中东和中亚地区，47个经济体的人均增长速度预计将低于发达经济体的水平。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这些经济体占全球GDP的10%左右，其人口接近10亿。这意味这些经济体的收入水平在未来五年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差距将进一步拉大。图1.16表明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参差不齐的人均增长率，其中大多数国家的增长率预计将远高于该地区的加权平均数。

通货膨胀前景

受能源价格下滑和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发达经济体今年的消费者价格通货膨胀预计平均值为1.5%，低于2018年的2.0%。由于美国经济运行在

潜在产出水平之上，预计美国2020-2021年的核心消费者价格通货膨胀将在2.6%左右，高于2.2%这一中期水平（与个人消费支出通货膨胀2.0%的目标相一致）。由于10月份的消费税税率上调，日本的核心通货膨胀率（不包括生鲜食品和能源）预计将在2019-2020年上升到1%左右，并将在中期进一步上升至1.2%。欧元区的总体通货膨胀预计将逐步上升，将从2019年的1.2%上升至2020年的1.4%。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不包括委内瑞拉）今年的通货膨胀预计将小幅降至4.7%。几个例外情况包括阿根廷，其通货膨胀由于比索贬值而升高；俄罗斯今年早期提高了增值税税率，导致通货膨胀加剧；另外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中国，其通货膨胀加重的部分原因是猪肉价格上涨。随着一些经济体的通胀预期开始更紧密地围绕着目标水平变化，且以往货币贬值造成的传递效应进一步减弱，新兴市场经济体组别的通胀在中期内将趋于缓和，保持在4.4%左右的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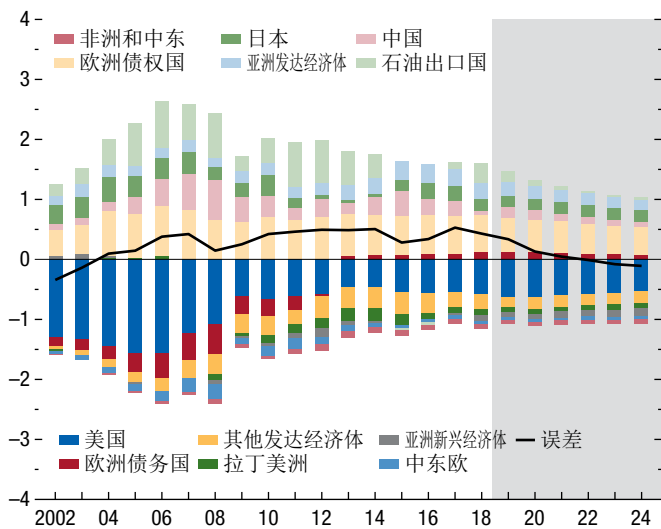
对外部门前景

贸易增长

全球贸易增长在2017年见顶之后，在2018年和2019年上半年明显放缓，2019年的增长预计为1.25%。贸易增长的放缓反映了一系列因素的综合作用，包括投资放缓、贸易紧张局势加剧对资本货物（是交易量庞大的领域）支出的影响、技术周期以及汽车和汽车零部件贸易的大幅下滑。全球贸易增长预计将在2020年恢复到3.2%，在随后几年恢复到3.75%。一些临时因素的作用减弱，加上2020年全球经济活动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投资需求逐步增加的支撑下有所复苏，这两项因素应能够支持贸易增长率的升高，抵消发达经济体在2020年及以后预计会出现的资本支出放缓的影响。然而，价值链的未来结构和技术相关紧张局势的影响方面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这些可能会影响贸易增长。

图1.17 全球经常账户差额
(占世界GDP的百分比)

全球经常账户逆差和顺差在2019年及之后年份预计将逐渐下降。



来源：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估计。

注释：亚洲发达经济体包括香港特区、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省；非洲和中东包括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及、埃塞俄比亚、加纳、约旦、肯尼亚、黎巴嫩、摩洛哥、南非、苏丹、坦桑尼亚、突尼斯；中东欧包括白俄罗斯、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共和国、土耳其、乌克兰；亚洲新兴经济体包括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越南；欧洲债权国包括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德国、卢森堡、荷兰、挪威、瑞典、瑞士；欧洲债务国包括塞浦路斯、希腊、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斯洛文尼亚；拉丁美洲包括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秘鲁、乌拉圭；石油出口国包括阿尔及利亚、阿塞拜疆、伊朗、哈萨克斯坦、科威特、尼日利亚、阿曼、卡塔尔、俄罗斯、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委内瑞拉；其他发达经济体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冰岛、新西兰、英国。

经常账户头寸

全球经常账户顺差和逆差在2018年因为油价上涨而小幅扩大后，预计将在2019年及随后几年逐渐收窄（图1.17）。在顺差国家中，石油出口国、欧洲发达经济体债权国和亚洲发达经济体的经常账户余额预计将在2019年和中期逐步下降。随着再平衡进程的继续，预计2019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的小幅扩大将在随后几年出现逆转。中东欧国家的经常账户逆差2019年预计会因为土耳其的经常账户在国内需求大幅减少后趋于平衡而有所收窄。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美元走强的推动下，美国经常账户逆差在2019-2020年期间不断扩

大，预计在中期内会随着国内需求增长率下降而收缩。³近期美国采取的贸易措施及其贸易伙伴的报复性行动预计对于对外不平衡状况的作用有限（关于贸易成本与对外不平衡状况之间的关系，见基金组织2018年《对外部门报告》和2019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第四章中的讨论）。

正如2019年《对外部门报告》所强调的那样，从基本面和有利政策所确定的各国特定的正常水平看，很多国家2018年的经常账户失衡幅度太大。如图1.18的小图1所示，2019年的超额经常账户余额预计将小幅下降，而中期预测显示，平均而言余额将朝着同一方向进一步移动（图1.18，小图2）。⁴与此同时，鉴于相对于2018年的宏观经济基本面变化不仅会影响经常账户余额，还会影响它们的均衡价值，因此在分析时无法准确推断出未来过度失衡的变化路径。⁵

国际投资头寸

国际投资头寸的变化可同时反映净金融流量以及因为汇率和资产价格波动而产生的计价变化。考虑到《世界经济展望》的预测假定实际有效汇率总体保持稳定且资产价格变化有限，因此国际投资头寸的变化受外部借款和贷款净额预测值（与经常账户余额相一致）的驱动，而该净额相对于国内和世界GDP的比率受各国以及整个世界预测增长率的影响。^{6,7}

如图1.19的小图1所示，预计今年债权人和债

³国际收支数据显示，近年来全球经常账户出现明显的正差值。由于预计全球经常账户顺差的收缩幅度比全球经常账户逆差的更大，故假定该差异会在预测期内逐渐缩小。

⁴据估计，2019年期间经常账户余额的变化平均将抵消2018年经常账户缺口的约五分之一，而2018至2024年期间的变化将抵消2018年缺口的不及一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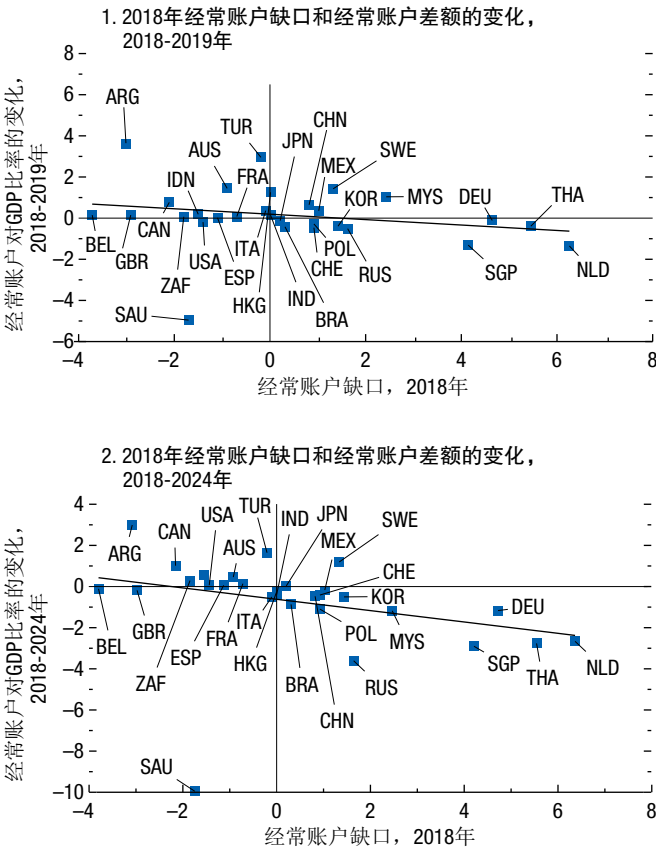
⁵例如，贸易条件的改善常常会带来更大的均衡汇率升值幅度。

⁶《世界经济展望》预测包括10年期政府债券收益率的预测值，因为它们会影响债券价格，但国际投资头寸预测中一般不包括这些债券价格变化对于对外资产和负债计价的影响。

⁷除了汇率的变化，2018年后期全球股价下跌（相对于2017年年末的水平）意味着到2018年年末，那些净持有大量境外股票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家的国际投资头寸会恶化，而股票头寸净额为负值的国家的国际投资头寸会有相应的改善。

图1.18 相对于经济基本面的经常账户差额

2019年的过度经常账户差额预计将小幅下降，中期预测显示，平均而言，经常账户将朝着同样的方向进一步变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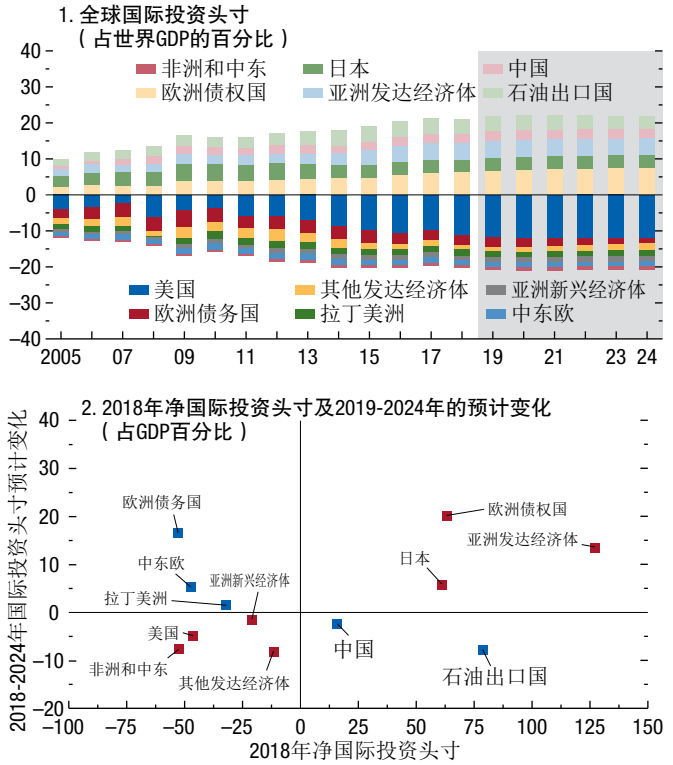


来源：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数据标识使用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国家代码。

务人头寸在世界GDP中的占比将略有增加，然后在预测期间内将趋于稳定。在债权国方面，欧洲发达经济体和亚洲发达经济体（在较小程度上）不断增加的债权人头寸被中国和石油出口国略有下降的债权人头寸所部分抵消。在债务国方面，美国的净债务头寸最初有所增加，而后随着财政刺激措施的退出，预计经常账户逆差将缩小，净债务头寸将趋于稳定，同时欧元区债务国的地位将进一步改善。

图1.19 净国际投资头寸

债权国和债务国的头寸与世界GDP的比率预计今年将略有扩大，随后在预测期内将稳定下来。



来源：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估计。
注释：亚洲发达经济体包括香港特区、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省；非洲和中东包括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及、埃塞俄比亚、加纳、约旦、肯尼亚、黎巴嫩、摩洛哥、南非、苏丹、坦桑尼亚、突尼斯；中东欧包括白俄罗斯、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共和国、土耳其、乌克兰；亚洲新兴经济体包括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越南；欧洲债权国包括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德国、卢森堡、荷兰、挪威、瑞典、瑞士；欧洲债务国包括塞浦路斯、希腊、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斯洛文尼亚；拉丁美洲包括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秘鲁、乌拉圭；石油出口国包括阿尔及利亚、阿塞拜疆、伊朗、哈萨克斯坦、科威特、尼日利亚、阿曼、卡塔尔、俄罗斯、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委内瑞拉；其他发达经济体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冰岛、新西兰、英国。

图1.19的小图2突显出类似的趋势，它显示了2018年至2024年期间国际投资净头寸预测变化相对于各国和地区国内GDP的百分比，其中2024年是本期《世界经济展望》预测期间的最后一年。欧洲发达经济体的净债权额预计将超过GDP的80%，日本的超过65%，亚洲规模较小的发达

经济体超过GDP的140%，而中国的净债权额将下降到12%左右。美国的债务人头寸预计将升至GDP的50%左右，比2018年的估计约高5个百分点，而包括意大利和西班牙在内的一组欧元区债务国的国际投资头寸净额相对于其合并GDP改善的幅度超过16个百分点。

失衡带来的影响

在世界核心经济体，过度对外失衡长期存在且政策行动可能使这种状况加剧，这给全球稳定带来了风险。美国正在实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预计将增加2019-2020年期间的经常账户逆差，而这可能加剧贸易紧张局势。中期来看，核心经济体债务人头寸不断扩大可能制约全球增长，并导致货币和资产价格出现急剧、破坏性的调整（另见2019年《对外部门报告》）。

正如“政策优先事项”一节所讨论的那样，目前超出充分就业水平的美国经济应实施中期计划，逆转公共债务比率上升的趋势，同时采取财政措施逐步提升国内供应潜力。这将有助于确保更具可持续性的增长动态并控制对外失衡。部分债权国应更加依赖于国内需求来促进增长，尤其是像德国这样具有提供政策支持的空间并面临需求减弱挑战的经济体，将有助于促进国内和全球再平衡，同时维持中期全球增长。

风险：偏向下行

围绕基线预测的风险仍偏向下行。尽管最近许多国家放松货币政策的举措可能会比预期更大程度地提振需求，特别是在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得到缓解、英国无协议脱欧得以避免的情况下，但下行风险似乎主导了经济前景。正如“全球增长前景”一节所述，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的回升中，约70%来自一小部分处于严重困境或相对于过去平均水平表现不佳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贡献。此外，全球经济能否实现预测的增长，还依赖于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持续稳定的增长，寄望于它们即使在美国和中国的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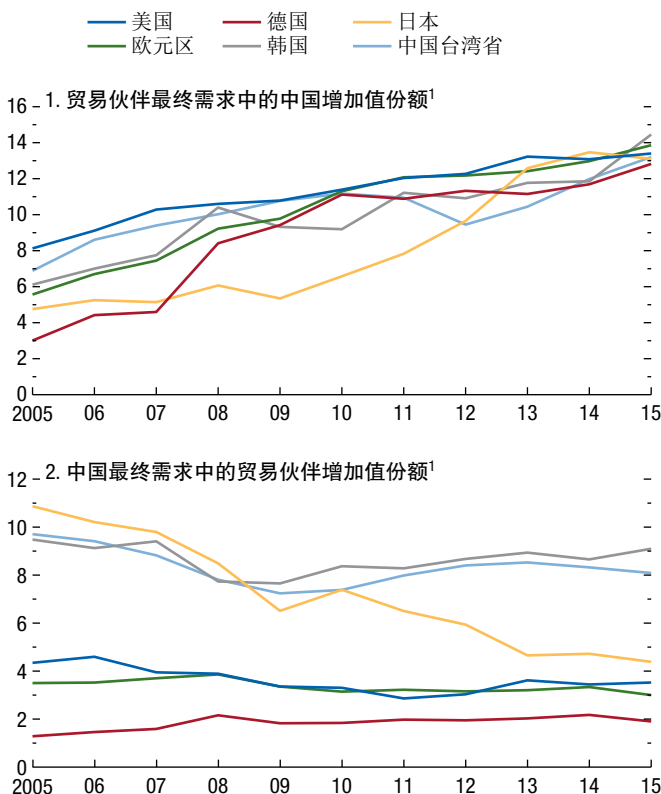
长预计均将放缓的情况下仍能保持相对健康的表现。如果目前陷入困境及表现不佳的经济体中存在的压力因素未能消散，或者预期将维持健康扩张速度的经济体的经济活动令人失望，那么全球增长将达不到预期的基线水平。

贸易和供应链受到进一步破坏：近几个月来，贸易和技术各个联系环节中的紧张状态继续加剧。今年春季以来，金融市场遭受了一连串打击，包括美国宣布扩大加征关税范围，对所有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美国限制与中国科技公司的业务往来；以及市场认知的英国无协议脱欧风险增大（关于英国不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而直接脱离欧盟会产生的宏观经济影响，见2019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的情景专栏1的讨论）。这些发展动态之前，美国和中国之间自2018年早期以来相继采取了一系列加征关税的措施和威胁手段，导致商业信心和投资全面下滑，全球贸易显著放缓，有些情况下迫使财政和政策制定者动用财政空间来减轻信心和需求受到的拖累。这些领域紧张局势的加剧会加深投资受到的伤害，可能导致全球供应链错位并减少技术溢出效应，损害中期的生产率 and 产出增长（关于发达经济体企业针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持续升高的形势而将产能向国内转移将产生的影响，见情景专栏1.1的分析）。有关投入产出关系的最新数据表明技术的相互关联愈发密切，包括美国科技行业越来越依赖从中国生产商进口的附加值（图1.20）。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和贸易壁垒在更大范围内扩大，其中包括日本和韩国加强管制对于彼此的出口。尽管迄今为止这些管制措施的影响有限，但紧张局势升级可能对两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并通过技术部门供应链对整个地区产生影响。

正如上文的讨论，在全球经济中，特别是在发达经济体中，仍然保持强劲的服务业活动是一个相对的亮点。由于全球制造业长期疲软，物流、金融、法律和批发贸易等面向企业的服务容易受到需求疲软的影响。取决于形势的严峻程度，这些服务行业中的企业可能会减少招聘，削弱就业增长、

图1.20 技术硬件供应链
(百分比)

投入产出联系显示技术的相互联系程度进一步增强，其中包括，美国技术部门越来越依赖从中国生产商的增加值进口。



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增加值贸易数据库。
¹计算机、电子产品和电气设备。

消费者信心和消费者支出之间的反馈循环。因此再导致零售和酒店等面向消费者的服务需求下降，将打击这些行业的商业信心，并加大对劳动力市场的反馈。

风险偏好突然下降：在许多经济体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支持性金融条件的环境下，金融市场容易受到情绪突然低落的影响。近几个月来，美国和中国围绕贸易和科技公司的紧张关系加剧，导致全球风险偏好迅速下降，投资者纷纷转向安全资产。情景专栏1.2更新了2018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首次提出的情景，在其中纳入最近的一些加征关税措施，并突显出贸易紧张形势通过恶

化金融市场情绪和降低生产率而可能对全球增长造成的巨大影响。趋避风险事件的潜在诱因仍然很多。其中包括贸易紧张局势的进一步加剧；一些高负债国家旷日持久的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和不断恶化的债务动态；目前正在经历艰难的宏观经济调整过程的大型新兴市场的压力加剧；英国无协议脱欧；中国正在力图化解贸易紧张形势和必要的国内监管强化措施对经济增长造成的多重拖累，其经济增速放缓的幅度可能大于预期。突发的趋避风险事件一旦出现，重债借款国将难以续借债务，资本流量将从新兴市场 and 前沿经济体撤回，多年的低利率和低迷的全球经济增长所积累的金融脆弱性因素将可能暴露无遗（关于金融脆弱性因素的更多讨论，见2019年10月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

金融脆弱性因素持续积聚：温和的通胀压力使各国中央银行得以放松政策，以应对经济增长面临的越来越大的下行风险。这些行动加上市场对于未来政策走向预期的转变，帮助放松了金融环境（也许超出了中央银行发表的言论所支持的宽松度，特别是根据市场情况所推定的联邦基金利率路径仍低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的“点阵图”预测）。虽然较宽松的金融环境支撑了需求和就业，但也可能导致某些金融市场领域的风险被低估。在这种情况下，监管和监督部门对风险定价过低的反应不足，可能放纵金融脆弱性进一步加剧并有可能放大下一次经济下滑的影响。

网络攻击威胁：对金融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可能严重破坏跨境支付系统及货物和服务的流动，进而对经济前景构成威胁。

消胀压力：在2016年中期至2018年中期的周期性上升期间，对消胀螺旋的担忧有所缓解。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核心通货膨胀走软，重新引发了这种风险。较低的通胀水平和根深蒂固的较低通胀预期可能增加借款人的实际偿债成本，并对企业投资支出构成压力。通过将名义利率保持在较低水平，通胀走软还将限制各国中央银行应对经济下滑的货币

政策空间，这意味着在任何不利冲击下，经济增长都可能持续走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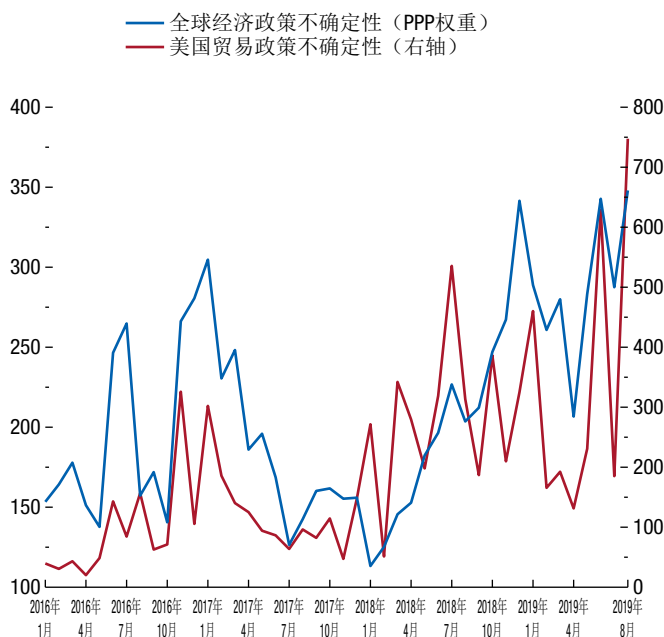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国内政治不确定性和冲突：一些国家政策方向变动的迹象和改革方面的不确定性上升一直在拖累投资和增长。同时，前面几期《世界经济展望》讨论过的一些地缘政治风险因素变得更加突出——特别是沙特阿拉伯主要炼油设施遭袭后波斯湾日益紧张的局势，令更大范围内的中东冲突再添变数，另外东亚紧张局势依然存在（图1.21和1.22）。这些因素单独作用之下，可能不会对直接受影响国家以外的经济增长产生太大影响，但这些因素的积累再加上贸易紧张形势和全球金融环境收紧的作用，便可能

在更大范围内对市场情绪造成巨大的影响。与此同时，许多国家持续的内乱增加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风险：可怕的人道主义代价、邻国的移民压力以及伴随地缘政治紧张加剧而出现的大宗商品市场更加剧烈波动。

气候变化：缓解气候变化对许多国家的公共卫生和生计构成的严重威胁，需要迅速向雄心勃勃的低碳经济转型（《财政监测报告》第二章）。然而，一些国家的国内减排政策战略未能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而拒绝参与的排放大国又削弱了国际合作的力量（更多有关排放的讨论，见大宗商品专题专栏1.SF.1）。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2018年10月警告称，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到2030年至2052年全球温度可能会比工业化前的水平高出1.5°C，并伴有极端气温、降水

图1.21 政策不确定性和贸易紧张局势
(指数)

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依然很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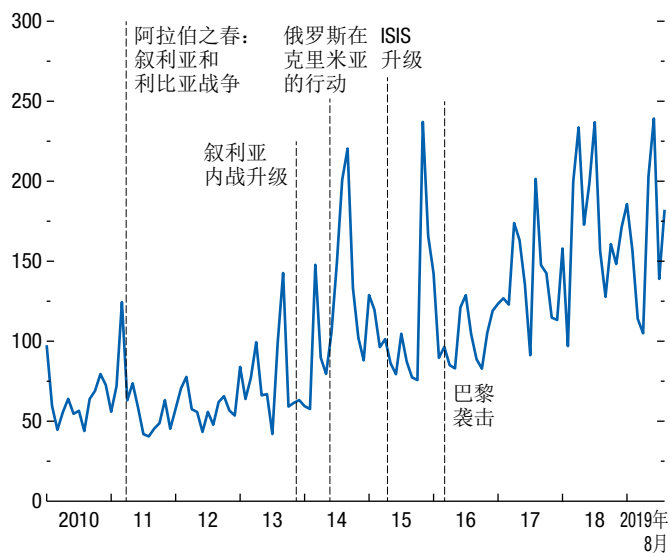


来源：Baker、Bloom和Davis（2016年）。

注释：Baker-Bloom-Davis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GEPU）是20个国家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GDP加权平均值。这20个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智利、中国、法国、德国、希腊、印度、爱尔兰、意大利、日本、韩国、墨西哥、荷兰、俄罗斯、西班牙、瑞典、英国和美国。1997年至2015年的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均值=100；1985-2010年的美国贸易不确定性指数均值=100。PPP=购买力平价。

图1.22 地缘政治风险指数
(指数)

在一些地区，地缘政治风险高加大了严重的人道主义代价的风险，加剧了经济压力。



来源：Caldara和Iacoviello（2018年）。

注释：Caldara和Iacoviello地缘政治风险指数反映了11份国家和国际报纸电子档案的自动本文搜索结果。该指数的计算方法是，对每个月每份报纸与地缘政治风险有关的文章进行计数（占新闻文章总数的百分比），并标准化到2000-2009年十年期间平均值为100。ISIS=伊斯兰国。

和干旱。考虑到诸多不确定因素，气候可能会更快变暖，产生更多灾难性后果。这些后果将产生毁灭性的人道主义影响，并在许多经济体造成严重、持续的产出损失。气候变化也可能加剧国内部的不平等，甚至在发达经济体也是如此，尽管这些国家应该具有更强的适应能力（见第二章专栏2.2）。

《世界经济展望》预测中使用全球一致的风险评估方法：《世界经济展望》使用基金组织的全球模型通用系统中的二十国集团模型得到预测值的置信带。⁸大多数地区的《世界经济展望》预测的置信带并不对称并偏向低于基线的增长率。这既反映出过去较多的负面增长意外情况，也反映出在多数发达经济体利率处于或接近其有效下限之际，可用来抵消负面增长冲击的有限货币政策空间。⁹由此得出的风险评估结果也可以用来计算全球经济下滑的可能性。自今年春季以来，估计的全球经济增长低于2.5%（过去25年全球经济增长率的第10百分位数）的可能性有所增加，目前接近9%（图1.23）。

政策重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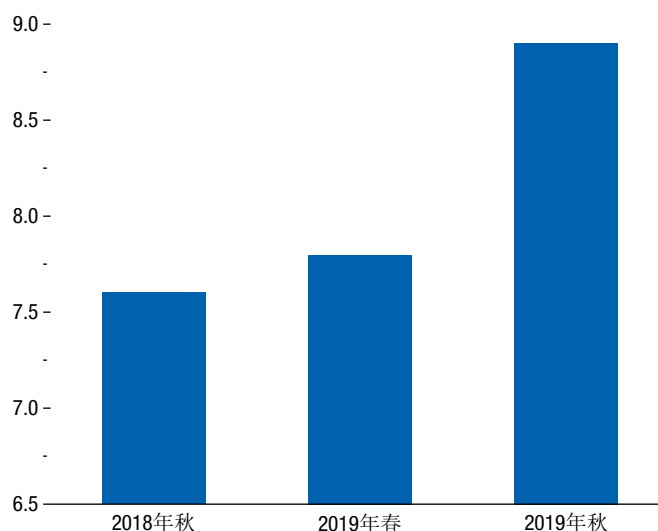
全球经济仍处于一个微妙的关口。即使上一节所讨论的各项威胁如基线所假设的那样得到消除，中期而言除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外，大多数地区组别的人均增长率预计仍将低于过去的正常水平。此外，对于一些需要大幅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的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形势非常严峻。

⁸二十国集团模型是关于世界经济的全球结构化模型，捕捉国际溢出效应和住户、公司和政府部门之间关键的经济关系，包括货币政策。

⁹利用该模型对预测结果进行风险评估分两步进行。首先，利用该模型求得在过去推动世界经济的经济冲击因素。从历史上看，推动产出、通胀和利率周期性变化的关键因素是国内需求和油价冲击。之后，使用估算得出的冲击因素，通过对其经验联合分布函数得出的五年期历史数据进行采样，为世界经济生成大量反事实情景。由此得出的一组丰富的经济变量的联合预测分布在内部和全球范围内均一致，适合在全球和单一国家层面进行风险评估。

图1.23 一年后全球增长速度低于2.5%的概率（百分比）

一年后全球增长速度低于2.5%（过去25年全球增长结果的第10百分位数）的估计概率自春季以来已经上升。



来源：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估计。

注释：概率是用基金组织“全球模型灵活系统”的G20MOD模块计算的。G20MOD是世界经济的全球结构性模型，反映国际溢出效应以及住户、公司和政府部门之间的主要关系，包括货币政策。

正如“全球增长前景”一节所讨论的那样，世界经济正面临着诸多不利因素。这些不利因素对各国的影响不尽相同，加上一些特有因素和不同的周期性地位，意味着各国的政策目标和优先事项差别很大。在许多情况下，一个共同的思路和首要任务是消除政策导致的不确定性或对增长的威胁。在这个关键时刻出现的政策失误，如英国无协议脱欧或贸易争端的进一步激化，可能会严重损害市场情绪、经济增长和就业创造，并可能由于可避免的原因而耗尽政策空间。

多边政策

为解决一些威胁全球可持续包容增长的短期和长期问题，多边合作不可或缺。目前在贸易和技术领域最迫切需要加强合作。同样，在国际税收、全球金融监管改革、气候变化和腐败方面加

强多边合作，将有助于化解脆弱性因素并扩大经济一体化的成果。

贸易和技术：政策制定者应共同努力，减轻已经削弱了全球经济活动并损害了信心的贸易紧张状态。政策制定者还应迅速消除一些长期贸易安排（包括英国和欧洲联盟之间以及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安排）变动方面的不确定性。各国不应利用关税来达到双边贸易的平衡。更根本的问题是，贸易冲突表明了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的缺陷愈发强烈的失望情绪。政策制定者应合作解决对制度不满情绪背后的根本问题并改善贸易治理。这就需要解决世界贸易组织（WTO）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机构的僵局，以确保继续执行现有的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促使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现代化，使之包括电子商务、补贴和技术转让等领域；推进数字贸易等新领域的谈判。对于“每个国家都需要参与所有谈判”的观点可重新进行探讨，这可能允许有意愿的国家加快步伐，同时确保所有新协定处于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并向所有成员国开放。至少，停止贸易壁垒的进一步升高可以避免给放缓的全球经济注入更多的不稳定因素。政策制定者还应更密切地合作，以遏制针对国家安全和商业实体的跨境网络攻击，并限制采取扭曲的做法，例如要求企业交出知识产权以换取市场准入。如果在这些领域没有明确的进展，技术紧张局势可能会加剧，阻碍各类创意在各国之间的自由流动，并可能阻碍长期的生产率增长。

国际税收：随着跨国企业的崛起，国际税收竞争增加了政府打击偷税漏税、通过征税获取预算所需资金的难度。各国应加强努力，尽量不让跨境偷税漏税有机可乘，例如通过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倡议（见2019年4月《财政监测报告》专栏1.3）。正如基金组织（2019年）所讨论的那样，虽然这一倡议在国际税收合作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仍存在一些漏洞。“正常交易关系”原则存在的一些局限（根据该原则进行的关联方之间交易可被视为独立实

体之间的交易进行定价）以及以纳税人实体存在的概念作为征收所得税的法律依据，均会导致明显利润丰厚的企业几乎不用交税。虽然有些改进可以单方面或在地区内实现，但更根本的解决办法仍需要更强有力的全球合作机构。

金融监管改革与全球金融安全网：全球金融危机后启动的改革议程仍未完成。一些取得进展的领域——例如对具有全球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加强监管力度和更有效的处置机制——正面临着推进的阻力甚至正在开倒车。政策制定者应确保完成改革议程，包括通过加强的国际处置框架和对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进一步改进（某些领域可能包含一些复杂规则的简化，有关讨论见Adrian和Obstfeld，2017年）。应对金融体系中新出现的网络安全风险以及打击洗钱和为恐怖主义融资的行为也需要协调一致的集体行动。此外政策制定者应采取一些配套措施，具体包括应确保全球金融安全网具备充足的资源，在当前世界经济债务负担超重的情况下帮助抵挡破坏性的投资组合调整，减少各国针对外部冲击采取自我保护措施的需要。

气候变化和移民：目前全球性的紧急任务是遏制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全球气温上升和灾难性气候事件的相关后果。¹⁰在这方面，许多经济体中持续存在的政治两极分化和不和谐，对及时就国内和国际战略达成协议、将气候变化控制在可控范围内而言并不是个好兆头。目前迫切需要加倍努力，而这将需要所采取的费用和利益分配方式能够赢得足够的国内和国际政治支持。气候相关事件还增加了移民流量，加上逃离冲突地区的难民潮，令本已复杂的局势更加棘手。随着许多发达经济体面临与人口老龄化相关的问题，国际移民也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国际合作将促进移民融合，因此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增加移民给目的国

¹⁰关于天气冲击的宏观经济影响，见2017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的第三章；关于实施气候变化缓释和适应战略的财政政策选项，见基金组织（2019年）以及2019年10月《财政监测报告》第二章中的讨论。

带来的劳动力供应和生产率效益，并支持可减轻移民来源国负担的汇款流。

腐败与治理：需要全球共同努力来控制腐败，因为腐败正在很多国家减弱人们对于政府和制度的信心（见2019年4月《财政监测报告》）。普遍存在的腐败行为如果得不到制止，可能导致政策扭曲、收入减少、公共服务质量下降和基础设施恶化。

国家层面的政策

为了应对持续的疲软和下行风险，许多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已经变得更具支持性。展望未来，大多数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设法稳定经济活动，巩固复苏或持续增长的基础。在仍有财政空间可用、经济增长大幅减速的情况下，可能需要采取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包括加大对劳动力技能和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以提高增长潜力。为了保障所有人能够拥有更好的经济前景，提高增长的包容性，避免对最弱势群体造成严重影响的长期衰退，均是至关重要的任务。强化经济的恢复能力以避免金融市场情绪的不利变化，同时减轻结构性因素对潜在产出的约束作用，仍是事关全局的任务。

发达经济体

对发达经济体而言，由于最终需求的增长普遍乏力、通胀压力不足、根据市场定价所推定的通胀预期衡量指标近几个月有所软化，故仍适宜采取通融性的货币政策，以防止经济活动的进一步减速和通胀预期的继续下降。在通胀持续低于目标、产出已经或可能低于潜在水平的经济体中，这一点尤为重要。正如专栏1.4所讨论的那样，通胀的疲软表现说明潜在产出仍有提高的空间，且产出缺口可在目前估计值的基础上进一步向负值方向扩大。然而，鉴于持续的宽松货币政策可能导致金融脆弱性因素累积，所以也要特别注意实施更为得力的宏观审慎政策和采取积极主

动的监管方法。正如2019年10月《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所讨论的那样，金融部门的政策应通过部署流动性缓冲、反周期资本缓冲或有针对性的部门资本缓冲等工具；必要时开发能够缓释债务脆弱性因素的基于借款人的工具；加强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宏观审慎监管等举措，以保障资产负债表的强健并限制系统性风险。在一些国家，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需要进一步修复，以降低主权-银行债务形成反馈回路的风险。在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债务居高不下的背景下，避免危机后监管改革的倒退至关重要。

考虑到不稳定的前景和巨大的下行风险，财政政策可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在放松货币政策的空间有限的情况下。许多国家的低政策利率水平，以及长期利率降至历史极低或负值的水平，虽然降低了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的可能效果，但只要这些情况持续存在，就会扩大财政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在经济活动已经减弱或可能大幅减速的国家，如果存在财政空间，且财政政策尚未过度扩张，就可以提供财政刺激。在需求疲软但有必要实施财政整顿的国家，如果市场条件允许，可放缓整顿的步伐，以避免经济疲软和消胀的形势长期得不到改观。政策制定者需要提前准备好能够应急的财政政策应对措施，以便能够迅速采取行动，另外还需要提前规划出适当的财政宽松政策组合。基础设施支出或投资激励（包括针对清洁能源）将是理想的选择，因为它们能同时在短期和中期内提高产出，有助于提高债务的可持续性。更一般而言，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中期潜在产出并不高，这就需要审慎地调整财政支出和税收的构成，意在通过增加对劳动力技能、有形基础设施和研发的公共投资来提高劳动力参与率和促进生产率增长。

在发达经济体中，国家层面鼓励市场更加开放和灵活的结构政策不仅可以提高经济恢复能力和潜在产出，而且有助于减少国家内部在经济表现上的差异，改善各国内部落后地区劳动力市场对各类冲击的调整能力（见第二章）。减少碳

排放以避免气候变化相关的严重经济和社会风险也迫在眉睫。因此，确有必要转向低碳型生产结构，包括征收碳税、推动低碳基础设施建设、鼓励绿色技术创新（见2019年10月《财政监测报告》第二章）。除了提高潜在产出的财政措施外，在发达经济体中，如有少数大企业占据越来越大的市场份额，则仍有必要确保竞争政策便利新企业进入市场、遏制在位企业滥用市场力量，以此来保护市场机会及活力（2019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第二章）。

在失业率处于历史低位、通胀接近目标的美国，宽松的货币政策、高度警惕的金融监管和监督以及循序渐进的财政整顿路径将有助于维持经济扩张并限制下行风险。由于工资上涨和通货膨胀的压力不大（过去一年的平均通胀率略低于目标水平，近期的通胀预期有所弱化），美国联邦储备体系得以下调联邦基金利率，以防范来自全球经济体系的下行风险。政策利率未来的走势应取决于未来数据所表明的经济前景和风险。支持性的金融环境之下，需要保持当前以风险为基础的监管、监督和处置方法（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则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以限制企业杠杆比率上升和新型网络安全威胁带来的脆弱性因素。仍呈明显上升走势的公共债务需要整顿。有必要通过征收基础广泛的碳税、联邦消费税和更高的联邦燃油税来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这样做可创造出更多财政空间，让政府能够向中低收入家庭提供更好的支持（包括减少育儿费用和消除社会福利方面现有的“断崖”现象），实施一些可以提高潜在增长水平的政策，包括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包括旨在促进绿色能源供应的投资）、支持终身学习和提升工作技能、并采取措施提高劳动力参与率。要抵消预期的老龄化相关支出增长，需要将社会保障福利与链式通胀挂钩并提高退休年龄。

在英国，短期内所需的政策设置将取决于英国最终脱离欧洲联盟的形式。政府计划增加的公共支出应有助于减轻英国脱欧的经济代价，但同

时仍需继续努力降低债务比率，留出足够缓冲空间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冲击。如果英国无序脱欧，同时与欧盟之间的货物和服务贸易壁垒大幅扩大，则在政策的应对上将需要考虑金融市场不利反应的程度以及它可能对宏观经济稳定造成的冲击。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应放在改善基础设施质量、提高劳动力技能上，同时确保将那些受到英国脱欧不利影响的工人顺利转移到扩张的行业。

在欧元区，针对持续疲软的核心通货膨胀及2018年中期以来经济动力的显著减弱，货币政策已做出适当调整，变得更为宽松。财政态势方面，尽管最好能够比经济放缓前所设想的更具支持性，但也需要根据各国可用财政空间的大小而有所变化。德国有放松财政政策的空间且经济增长一直疲软，增加对实物和人力资本的公共投资，或减少劳动力税收楔子，将可提振需求，有助于减少过大的经常账户顺差并增加潜在产出。在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债务水平高的国家，应在保护投资的同时逐步重建财政缓冲。在债务和总融资需求巨大的意大利，可信地承诺在中期内促进债务下滑将尤其关键。如果经济增长显著放缓，拥有财政空间的国家将需要更积极地利用财政空间，补充货币宽松政策，以防范滞胀的发展和旷日持久的疲软增长。与此同时，在财政空间并不宽裕的国家，只要融资条件仍然允许且债务可持续性不会受到损害，就可以暂时调整财政整顿的路径。同步化的财政应对措施，尽管各成员国可视情况作适当调整，将能够扩大对于整个区域而言的成效。对于一些经济体而言，完善银行业联盟并继续清理银行资产负债表，仍是提高恢复能力并强化信贷中介功能的关键。在长期的宽松货币政策和不同的周期地位的条件下，监管机构需要精心调整宏观审慎工具，以应对任何突发的金融稳定风险。许多经济体迫切需要以改革来提高生产率和竞争力。进一步深化服务业统一市场将能够提高整个欧盟的效率。欧盟层面的工具可以用来促进国家层面的改革努力。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消除进入产品市场的障碍、提

升公司破产制度的功能以及削减行政负担，这些都是贯穿多个领域的任务。

在日本，继10月份上调消费税的税率之后，预计需求将较近期的强劲增长有所放缓，而政府采取的缓解措施将能够减缓需求的下滑。通货膨胀率仍远低于中央银行的目标。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仍需要持续执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持久地提升通胀预期。在人口迅速老龄化和人口规模缩减的条件下，财政政策应着眼于长期财政可持续性，同时保护需求和通货再膨胀的努力。要在长期内避免财政风险，仍需要进一步提高消费税，并进行改革以控制养老金、医疗和长期医疗支出。随着旨在改善工作环境的“工作方式改革”的实施，针对具备专业和技术技能的外国劳工明确新的居留地位，以及与欧盟和构成《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经济体提升贸易一体化水平，在诸多结构性改革领域已取得一些进展。需要在劳动力市场改革方面付出更多努力，包括提高工人的技能和为非常规工人提供职业机会、减少二元性、提高流动性，另外还需要开展产品市场和企业改革，以提高生产率和投资。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各不相同。由于政治纷争或跨境冲突，一些经济体正面临极其严峻的挑战；其他一些国家由于宏观经济失衡和必要的政策调整，目前面临着紧张的外部融资条件。在一些状况相对稳定的国家，近期通胀走软让各中央银行得以放松货币政策以支持经济活动。面对动荡的外部环境和可能出现的市场情绪逆转，确保金融抗风险能力是许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一项关键目标。监管和监督工作应确保建立充足的资本和流动性缓冲，以防范全球投资组合的破坏性调整以及增长和信贷质量可能出现的恶化。为维护金融稳定，加强监控和尽量减少资产负债表上的货币和期限不匹配也至关重要，而且这也有助于让汇率更好发挥减缓

冲击的功能。在许多公共债务高企的经济体，财政政策的总体目标应该是开展整合，以控制借贷成本，为应对未来的经济下滑和发展需求创造空间，同时需注意调整步伐和时机，以避免经济长期疲软。改进补贴的针对性、优化经常性支出、扩大收入基础的举措可帮助保留必要投资以促进潜在增长，并提高教育、卫生保健和网络安全政策方面的社会支出。对于需要向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迈进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而言，税收动员尤其重要。

除了正确组合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外，许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还可以通过结构性改革加强其制度、治理和政策框架，以增强增长前景和抗风险能力。事实上，第三章的主要结论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重新推动结构性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理由。本章的分析表明，对于这些国家特别是低收入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内部和外部融资、贸易、劳动力和产品市场监管以及治理方面进一步推行改革仍大有可为。本章也发现对于一个典型的经济体而言，在上述领域同步推行重大改革举措可在5至10年内使经济增长提高1个百分点，大致会使趋同速度翻倍。

在中国，事关全局的政策目标是提高增长的可持续性和质量，同时应对贸易紧张局势和全球需求减弱带来的不利影响。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采取短期行动来支持经济，同时继续推进转型进程，将增长的根本动力从信贷推动的投资转向私人消费，并改善经济体系中的资源配置和效率。除了在一定程度上放松货币政策外，财政支持（主要由预算提供资金）还防止了贸易紧张局势对信心和经济活动造成严重拖累。未来如再采取刺激措施，都应强调有针对性地向低收入住户进行转移支付，而不是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支出。为了支持向可持续增长过渡，抑制影子银行业务活动的监管努力帮助减轻了对债务的依赖，但企业杠杆率仍处于高位，且住户债务正在迅速增长。为在控制债务方面取得进一步进展，必须继

续缩减普遍存在的隐性担保，并加强宏观审慎工具。与此同时，继续简化国有企业的角色，减少电信和银行等行业的进入障碍，将有助于提高生产率，同时改善劳动力的流动性。制定可提高累进性的税收法律，增加卫生保健、教育和社会转移方面的支出，将有助于降低预防性储蓄并支持消费。

在印度，应利用货币政策和基础广泛的结构改革来消除周期性疲软的影响并增强信心。印度需要一条可信的财政整顿路径以在中期内降低处于高位的公共债务水平。同时应辅以优化补贴支出和巩固税基的措施。公立银行的治理及其信贷配置效率需要加强，另外公共部门在金融体系中的作用需要弱化。改革雇用和解雇方面的法规将有助于刺激就业，并吸收巨大的人口红利。还应加强土地改革，以鼓励和加速基础设施建设。

在巴西，养老金改革是确保社会保障体系得以维持和公共债务具有可持续性的重要一步。为避免在未来几年超出宪法规定的支出上限，也将需要继续逐步推进财政整顿。只要通胀预期保持稳定，货币政策就应保持宽松以支持经济增长。为了提升潜在增长，政府将需要实施一项雄心勃勃的改革议程，包括税收改革、贸易开放和基础设施投资。

在墨西哥，遵循政府的中期财政整顿计划对保持市场信心和稳定公共债务至关重要。更具雄心的中期财政目标将创造更大的缓冲空间，以应对负面冲击，并更好地化解人口趋势带来的长期支出压力。如果通胀继续朝着目标下行且通胀预期得到控制，则在未来几个月内可开始推行更宽松的货币政策。应该保持汇率弹性，除非出现混乱的市场状况，否则就不应干预外汇市场。

在俄罗斯，当局应在税收和公共支出方面采取更有利于增长的结构，同时避免将国家福利基金用于准财政活动。如果通货膨胀的压力继续减轻，货币政策可逐步放松至中立的态势。为了提高信贷中介的效率，当局应继续整合银行业，同时减少国家扮演的角色。为促进潜在增长需要开

展进一步的结构改革，包括采取措施加强竞争、改善公共采购和改革劳动力市场。

在土耳其，需要一项全面而明确地沟通政策计划来修复私人资产负债表；提高公共资产负债表的透明度；并最终恢复经济制度的信誉、独立性和基于规则的运作。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政策议程应包括(1)保持货币政策利率不变，直到通胀和通胀预期出现持续下行趋势，这也将有助于巩固里拉地位并重建储备；(2)加强中期财政实力的措施；(3)通过全面评估（第三方资产质量评估、严格的压力测试）、可信的银行资本重组计划和控制国有银行信贷，恢复市场对银行的信心；(4)进一步完善破产制度和庭外重组框架，以推动有意义的重组解决方案，并释放向健康和有生产力的企业提供贷款的能力；(5)注重结构改革，以支持更可持续的、以全要素生产率为导向的增长。

在南非，需要渐进但实质性的、有利增长的财政整顿以稳定公共债务。相关措施应包括减少公共工资支出、缩小和消除公共实体的浪费性支出、扩大税基和加强税收征管。应继续依赖数据制定货币政策，同时密切监控通胀风险。为重新赢得投资者信任、提升增长潜力并促进就业机会的创造，需要推进多项结构改革。重点任务包括改革国有企业的经营模式、通过降低进入壁垒和简化行政监管来提高产品市场的竞争力以及增加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

低收入国家的许多政策重点与新兴市场经济体组别的一致，特别是两者均需要加强自身抵抗能力以应对多变的外部环境。过去一年，一些“前沿”低收入国家的外部融资条件大幅波动。加强货币和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同时保持汇率灵活性，将有助于它们抵御这种环境的冲击。在最近的低利率时期，该经济体组别的公共债务存量迅速增加。当金融环境的宽松度减小时，展期风险可能增加，主权债券利差扩大可能提高企业和住户的借贷成本。财政政策应致力于确保债务可持续性，同时在帮助弱势群体向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迈进方面应避免减少支出。这需要扩

大财政收入基础；改善税收征管；消除浪费性补贴；优先投资于基础设施、卫生保健、教育和减贫。低收入国家还承受着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加剧带来的冲击。降低这些事件的影响将需要实施有效的适应战略，即投资于灾害防备和气候智能型基础设施、纳入适当的技术和土地分区规划法规、并部署目标明确的社会安全网以帮助降低脆弱性和提高各国的应对能力。

出口大宗商品的发展中经济体也有类似的政策重点，但由于大宗商品价格前景黯淡，公共财

政面临着额外压力。除了恢复公共财政的可持续性，该组别中的各经济体还需要促进经济多样化发展，摆脱对资源开采和提炼活动的依赖。虽然各国情况不同，但有助于实现这一广泛目标的政策包括健全的宏观经济管理；提高教育质量和劳动力技能，鼓励更广泛的劳动力参与；推进投资来缩小基础设施缺口；促进金融发展和包容性；加强产权保护、合同执行力度和减少贸易壁垒以鼓励企业和私人投资的进入。

情景专栏1.1. 部分生产迁回发达经济体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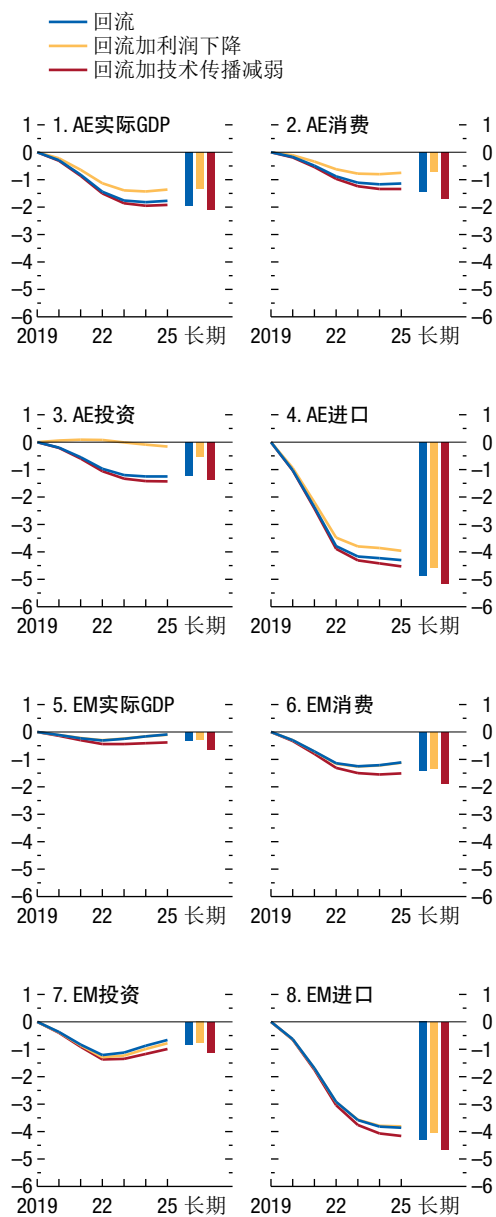
如果将生产迁回发达经济体，而这些经济体无法与被抛弃的国外价值链的效率和劳动力成本相比，那么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活动将受到影响。如果跨国公司允许压缩利润来吸收部分影响，可能会减弱这种影响。然而，可能性更大的结果是开放程度下降的全球经济将限制技术传播，导致经济活动进一步减弱。

在此，我们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全球综合货币和财政模型来研究跨国公司生产迁回发达经济体的影响。生产回迁的激励因素可能是希望使生产更靠近最终消费者，以避免他国局势发展或更靠近本国的政策行动可能导致的供应链中断。本专栏考虑了程式化的实验，其设计旨在说明生产回迁的影响，并强调这种影响发挥作用的可能渠道。

假设未来三年美国、欧元区和日本跨国公司的生产回迁规模足以使其名义进口规模降低10%（情景图1.1.1的蓝线）。考虑到生产的相对成本，生产回迁会导致发达经济体消费和投资商品价格上涨。尽管进口减少，但国内需求和产出水平下降。¹ 在新兴市场经济体，生产和出口减少导致收入下降，家庭和企业削减支出，产出的降幅较发达经济体更加温和。然而，由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贸易条件恶化，发达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家庭受到同等冲击。发达经济体汇率升值，提高了新兴市场经济体进口的实际成本。新兴市场必须出口更多产品来支付其进口产品，这压缩了国内消费。

¹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国内生产扩张的部门，就业可能增加；然而，这里我们展示的是总体净影响，该影响为负。

情景图1.1.1 发达经济体的生产回流
(与对照组的百分比偏离)



来源：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估计。
注释：AE=发达经济体；EM=新兴市场。

情景专栏1.1（续）

跨国公司的一个可能应对措施是不完全转嫁更高的生产成本，因此允许压缩利润空间（黄线）。减缓价格的相应上涨有助于维持家庭消费并支持投资，因为公司需要更多资本来生产额外的商品。公司将在何种程度上压缩利润具有高度不确定性，这里考虑的小幅压缩仅出于说明目的。利润压缩幅度越大，生产迂回对发达经济体的损害越小。然而，降低利润水平几乎无法缓解新兴市场受到的影响。

尽管降低利润水平可能抵消生产迂回的部分负面影响，但全球经济更加封闭可能带来技术传播减少的不利影响。实证研究表明，贸易开放程度是技术传播的关键驱动因素。²若跨国

²见2018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第四章“全球化经济中各国是否共享生产率增长？”

公司通过在靠近最终消费者的发达经济体生产更多商品以缩短供应链，新兴市场获得最新技术发展成果的渠道将显著减少。本专栏考虑了可贸易商品部门（红线）生产率增速的暂时温和下降，是由该国或地区距离生产率前沿的距离以及相对开放程度（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分别为0.1个和0.25个百分点）组成的函数。³技术传播减弱可能显著放大对新兴市场的负面影响，小幅加剧对发达经济体的影响。

³假设生产率增速临时下降。然而，全球经济更加封闭可能对生产率增速造成长期损害。若情况如此，更长期的影响可能比这里估计的更为严重。

情景专栏1.2. 贸易紧张局势：更新的情景

我们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全球综合货币和财政模型，获取当前贸易紧张局势对各经济体预期影响的最新情况。模型模拟的输入项包括：显性关税措施和关于信心效应对投资的可能影响的模型外分析、公司面临的金融条件以及资源在各经济体之间重新分配引发的生产率发展情况。考虑到这些模拟考虑的所有关税措施均已纳入本次《世界经济展望》的基线预测，其对全球GDP的影响应比照不实施关税措施的基线情景来进行解读（如2017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的基线情景）。¹

分析的前三个层面（共六个层面）估计实施和宣布的关税措施对贸易的直接影响。假设所有措施都是永久性措施。第一层面包含了2019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基线情景中的已实施关税措施的影响。这其中包括美国对铝和钢铁征收的关税，对中国出口的500亿美元商品征收25个百分点关税，以及对出口2000亿美元额外商品征收10个百分点关税。美国贸易伙伴的所有报复性措施都包含在这一层面。第二层面加入了2019年5月美国对中国出口的2000亿美元商品上调关税以及中国采取报复性措施的影响。第三层面加入了美国对中国出口的未征收关税的所有商品（约3000亿美元）征收15个百分点关税（2019年9月起生效），以及对出口2500亿美元商品加征5个百分点关税。中国的报复措施也包含在这一层面。

剩下的三个层面基于模型外分析。第四层加入了信心下降对投资的潜在影响。这是与2018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分析中相同的临时效应，该分析着眼于贸易紧张局势通过信心效应对

¹2018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的分析也包含了美国对所有进口汽车和汽车零部件征收关税的这一层面。本分析不包含此层面。

投资产生的影响。²然而，本层面对时机进行了修改，以便更紧密地匹配2018年假设的关税措施实施时机的变化。考虑到关税措施的实施晚于假设，其对经济活动的峰值影响被推迟。第五层加入了贸易紧张局势引发的潜在市场反应对企业债利差的影响。影响规模与2018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使用的一致，但时机经过调整，以匹配关税措施的推迟实施。目前来看，企业债利差扩大的峰值出现在2020年，相比2018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分析的假设推迟了一年。³最后一层加入了经济体内不同部门之间资源重新分配对生产率的潜在影响。这一层是新加入的，2018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分析尚未涵盖。全球综合货币和财政模型中关税措施的影响捕捉了关税引发的宏观经济扭曲，包括生产要素利用率、资本、劳动力以及收入效应。然而，关税还导致了经济体中部门之间要素重新分配的部门扭曲，这是高度总量化模型（如全球综合货币和财政模型）所无法捕捉的。相比之下，可计算一般均衡贸易模型

²该效应规模的校准基于贝克-布鲁姆-戴维斯（BBD）总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及其对于美国投资的估计影响。（关于BBD不确定性指数的细节，见<http://www.policyuncertainty.com>。）BBD不确定性指标每增加一个标准差（约为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发生变化的六分之一），估计会导致美国一年内的投资降低1%。这里，投资降低1%分摊到三年中，效应在2020年达到峰值。然后，对其他国家投资减少的影响因其相对美国的贸易开放程度而缩减——比美国更依赖贸易的国家投资降幅大于美国。注意，自2018年秋季以来，考虑到关税措施已经实施，该影响有一部分已纳入《世界经济展望》预测。

³该收紧的规模基于多个金融市场参与者对中美贸易战最糟糕情景中美国企业利润受到的影响的估计。（在最糟糕情景中，美国对中国出口的所有商品征收25%的关税，中国采取相同措施进行回应。）基于历史关系，估计的利润下降15%进而导致美国企业债利差扩大。而后，美国企业债利差扩大反映在其他国家的企业债利差中，依据是后者相对于美国企业债的信用评级。利差扩大假设于2019年开始，2020年达到峰值，2021年企业债利差将保留峰值时期增幅的一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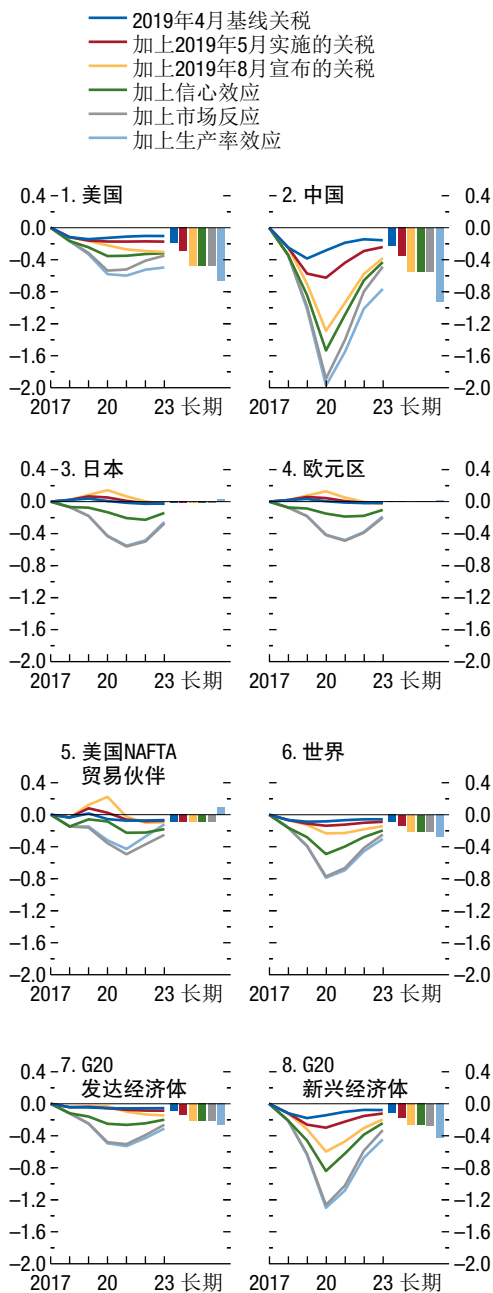
情景专栏1.2（续）

假设总资源利用保持不变，能够捕捉资源跨部门转移对产出的影响。这隐约估计的是潜在生产率不同的多个部门之间要素移动对生产率的影响。为估计生产率所受影响的可能规模，专栏使用 Caliendo 等人（2017年）详细阐述的新全球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运行了前三层面中的关税上调。这对经济活动的相应影响是对中期效应的估计，代表了劳动生产率的隐性变化。最后一层加入了劳动生产率的这一变化，自2020年起五年内逐步调整。

与过去情景相同，考虑到名义利率下限，所有层面均假设欧元区和日本无法进一步放松（传统）货币政策来应对宏观经济发展情况。若实施其他非传统货币政策措施，日本和欧元区近期的GDP降幅会小于这里的估计。在所有其他国家和地区，传统货币政策的响应遵循泰勒反应函数。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是，投资的信心效应和企业债利差收窄的规模和持续时间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这些影响极可能比这里的假设更加温和，也可能更加严重。关于包含企业债利差收窄的层面，分析未涵盖的一个方面是“安全港”资金流动可能缓解德国、日本和美国等国金融条件收紧的影响。

关于经济活动受影响程度的估计（情景图1.2.1）表明，2019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基线情景（深蓝线）包含的关税直接影响估计非常温和：美国和中国受到的影响最大，中国承受的负担最重。对于2019年5月实施（灰线）和2019年8月宣布（黄线）的关税措施，美国和中国受到的直接影响最大的结论也依然成立。然而，影响规模显著得多。这些措施估计将对其他国家产生积极的短期溢出效应，因为部分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北美贸易伙伴）会从贸易转向中受益。然而，这些效益中期内将会消失，溢出效将变为负面，

情景图1.2.1 实际GDP
(与对照组的百分比偏离)



来源：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估计。
注释：G20=二十国集团；NAFTA=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情景专栏1.2（续）

因为中国和美国的家庭和公司能够从国内获取更多此前依靠进口的商品。加入投资的信心效应（绿线）和企业债利差扩大（红线），会导致所有国家遭受负面结果。对于美国和中国，加入生产率所受影响的估计（淡蓝线）会放大对经济的破坏作用，但由于该效应在五年内逐步显现，负面影响将与日俱增，中期和长期来看非常重大。对于其他国家，生产率受到积极的影响，但程度较小。全球需求的变化使这些国家的资源重新配置，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转移到生产率较高的部门。⁴

⁴正如前文所述，生产率受到的影响来自生产率不同的部门之间的资源转移。与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贸易关系最为密切的国家受益程度最大。在贸易模型分析中，资源从

总体而言，中国受到的冲击最大，短期产出下降2%，长期产出下降1%（淡蓝色条形）。美国紧随其后排在第二位，短期和长期产出均下降0.6%。全球经济活动预计2020年进入低谷，产出与基线情景相比约降低0.8个百分点。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活动低谷与美国非常相似，约为-0.5%。与美国不同，长期来看，贸易将对其他发达经济体造成小规模、消极的直接影响，尽管部分国家生产率受到的积极影响将更多地抵消这种消极影响。

农业、采矿业向制造业转移促进了这两个国家总生产率的改善。

专栏1.1. 全球汽车行业：近期发展情况和对全球增长前景的影响

2018年，汽车行业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首次出现萎缩，加剧了去年以来的全球增长放缓。两个主要因素能解释行业的下滑：中国取消税收优惠以及欧洲推出全新碳排放测试。行业的近期前景依旧疲弱，中期来看，减少碳排放的工作将构成根本性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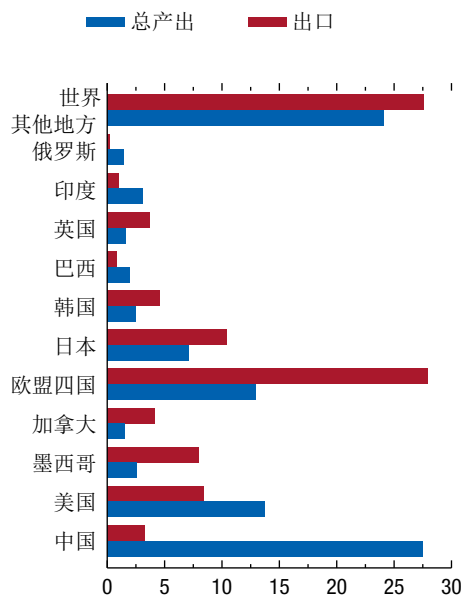
汽车部门是在全球范围内相互联系的行业，对经济有很大的影响。根据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Timmer等人，2015年），部门总产出规模（即增加值和中间消费的总和）约占全球总产出的5.7%。汽车和相关零部件是世界第五大出口产品，2018年占全球商品出口的比重约为8%（图1.1.1）。汽车部门也是大宗商品、其他制成品和服务的重要消费主体；汽车产业是钢铁和铝的第二大消费主体，同时需要大量铜、橡胶、塑料和电子设备（图1.1.2）。

在2018年行业收缩期间（按汽车单位衡量，图1.1.3，小图1），全球汽车生产减少约1.7%，根据单位价值差异进行调整后约减少-2.4%（例如，德国汽车平均比印度汽车更昂贵）。全球汽车销量下降约3%。中国（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产量萎缩了4%，这是二十多年来的首次减少。德国、意大利和英国的汽车产量大幅减少，而美国和大型新兴市场的产量略有扩大（图1.1.3，小图2）。行业下滑延续至2019年，表现为全球轻型汽车销量下降持续到2019年6月（表1.1.4，小图1），原因是中国和欧洲的增长势头持续低迷。与业绩一致的是，最大的14家汽车制造商股价自2018年3月以来平均下跌了28%（相比之下，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世界指数同期上涨了1%左右）。

行业下滑加剧了2018年下半年开始的全球增速放缓。目前，很多国家2018年的国民收入账户

本专栏作者为Luisa Charrya, Aneta Radzikowski为研究提供了支持。

图1.1.1 全球汽车业：在总额中所占比例，2018年（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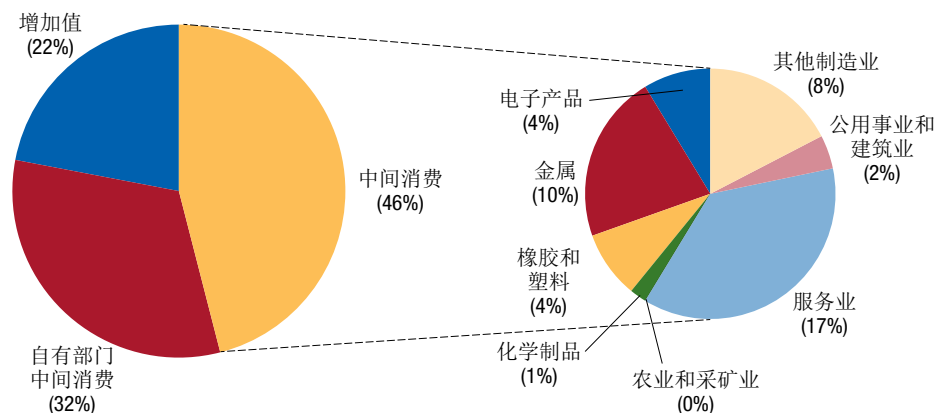
来源：CEIC；Haver Analytics；日本汽车制造商协会；各国统计机构；西班牙汽车和卡车协会（ANFAC）；汽车制造商和交易商协会；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欧盟四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

的部门数据仍不可用。然而，假设增加值成比例下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表明，汽车生产收缩直接导致去年全球产出增长减少了0.04个百分点（2017年为全球产出增长正向贡献0.02个百分点）。考虑到去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了0.2个百分点——从2017年的3.8%降至2018年的3.6%——这些估计表明，汽车生产是全球增长放缓的重要因素。

汽车行业的发展也在全球贸易动态中发挥了作用。2018年，按单位衡量，全球前14大汽车生产国的汽车出口减少了3.1%。控制出口国之间单位价值的差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表明，汽

专栏1.1 (续)

图1.1.2 全球汽车业：生产结构，2014年



来源：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车出口萎缩直接导致2018年全球贸易额减少0.12个百分点（2017年为全球贸易正向贡献0.03个百分点）。此外，汽车部门广泛的价值链联系显示，一旦考虑汽车生产使用的汽车零部件（很多国家的贸易数据还不可用）和其他中间商品贸易受到的冲击，总体影响可能更大。基于Bems、Johnson和Yi（2011年）的全球输入-输出框架表明，一旦考虑这些溢出效应，汽车部门可能导致2018年全球贸易减少0.5个百分点。作为参考，2018年全球商品和服务出口总额增速为3.8%（低于2017年5.4%的增速）。

多个因素有助于解释该部门的业绩：

- 在中国，税负增加和金融条件收紧拖累了汽车需求。中国当局一直使用税收优惠措施来鼓励购买汽车。2015年底，小型和中型汽车购置税从10%降至5%，随后在2017年提高至7.5%，2018年提高至10%（图1.1.4，小图2）。根据行业分析，2016-2017年下调税率使销量增加了200万到700万辆（约占总产量的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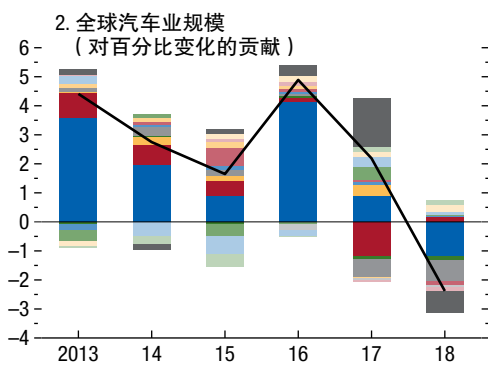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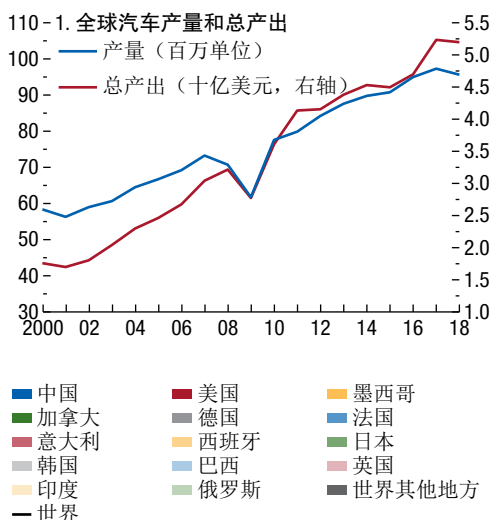
2018-2019年，该措施又导致销量下降。¹点对点贷款监管的收紧也拖累了需求，而对美国汽车进口上调关税以及从他国的汽车进口减少可能促使消费者采取更谨慎的立场。

- 欧洲推出新的排放测试扰乱了汽车生产和贸易。2018年9月，欧元区全新排放测试（被称为世界轻型汽车测试规程）生效。大量车型需要认证导致测试机构出现瓶颈，几家汽车制造商不得不调整生产计划来避免不必要的库存积累。其他拖累经济活动的发展情况包括新兴市场（尤其是土耳其）和英国需求减少，以及从柴油向汽油和替代燃料汽车的转型加快。
- 在美国，2018年汽车需求保持稳定水平，尽管金融条件收紧（且钢铁和铝关税上调）。尽管2017-2018年汽车融资利率上升、贷款标准收紧拖累了需求，《税收减免与就业法案》的汽车折旧条款为需求提供了支撑。此外，尽管上调钢铁和铝关税使美国2018年汽车平均生产成本

¹Mian和Sufi（2012年）记录了2009年“旧车换现金”计划期间美国相似的跨时期重新分配。

专栏1.1（续）

图1.1.3 全球汽车生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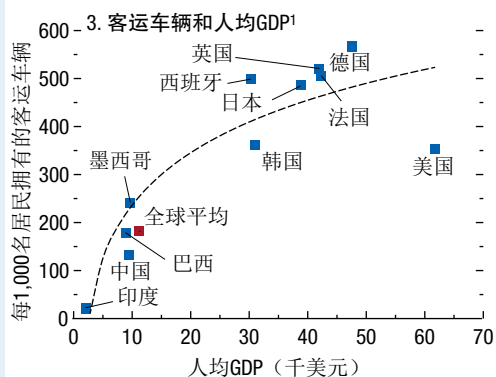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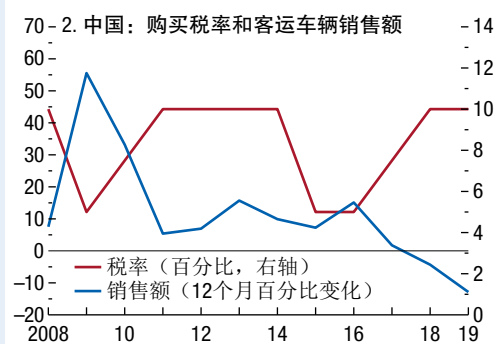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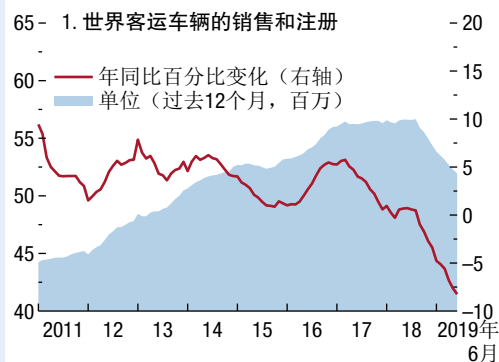


来源：国际汽车制造商协会；各国统计机构；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提高约240美元（Schultz等人，2019年），但有多少成本传导至最终消费者尚不明确。

行业增长的前景仍较为保守。一些分析机构（如IHS Markit）预测2019年轻型汽车产量减少

图1.1.4 世界客运车辆的销售和使用



来源：经济学人智库；Haver Analytics；国际汽车制造商协会；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¹虚线表示对数趋势。

专栏1.1 (续)

4%，2020年接近零增长（0.1%）。在中国，美国轻型汽车进口的关税上调（预计2019年12月生效）、市场饱和度提高（图1.1.4，小图3）、汽车年限较短以及电动汽车购买补贴减少可能继续抑制需求；2019年中期引入的新排放标准也可能导致生产中断。影响欧洲增长前景的因素包括：柴油车需求减少、英国脱欧相关的不确定性持续以及预计于2019年底开展排放测试。在其他地区，更宽松的金融条件应该提供支持，尤其是美国和大型新兴市场，但当前围绕第232款关于美国进口

欧盟和日本商品的关税的讨论可能在近期内拖累经济活动。

更根本上来说，减少碳排放的工作预计将影响中期增长前景。中期来看，电动汽车和替代燃料汽车生产的投资预计将显著增加，尤其是在欧洲。然而，电动汽车的供应链比燃油车短上几个数量级。此外，入门电动车的价格仍高于燃油车，这可能限制需求的增长。因此，汽车制造商正面临挑战，这意味着上述业务模式的调整必须超过技术重组所需的程度。

专栏1.2. 2018年世界外商直接投资下滑

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发达经济体的资金流入和流出均显著减弱（图1.2.1）。具体来说，债务证券投资流动减弱，反映了一系列因素的共同作用：央行购买大量政府债务资产、欧元区债券市场分割加剧、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储备积累大幅减少。继危机前繁荣时期跨境活动剧烈扩张之后，全球银行缩减资产负债表规模，其他投资流动也显著减少。但截至2017年底，外商直接投资相对于危机前阶段事实上小幅增长，占年度GDP的比重超过3%（超过1.8万亿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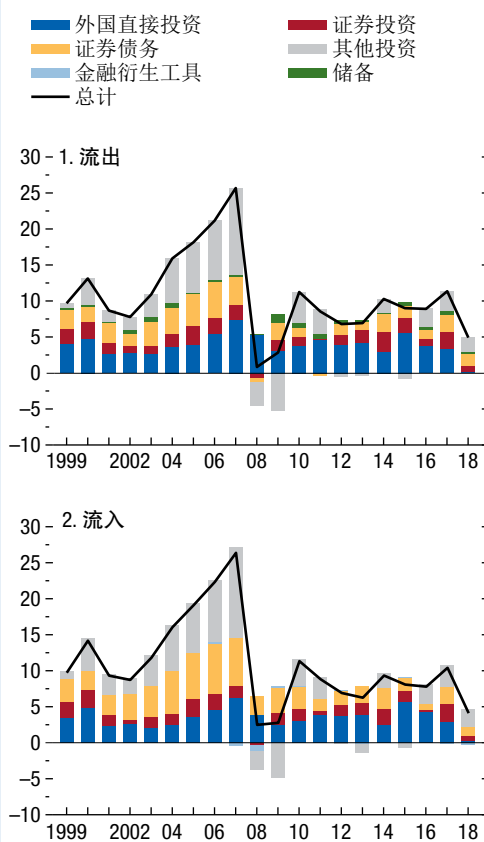
2018年的数据显示出不同的情况：发达经济体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出和流入事实上陷入停滞。本专栏着眼于外商直接投资流动大幅减少背后的因素以及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减少是否说明分割加剧？本专栏认为并非如此，大部分外商直接投资减少单纯反映了大型跨国公司的财务操作，包括应对美国税法变更的财务操作。

具体来看，2018年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重大政策发展情况是2017年《减税与就业法案》，该法普遍取消了针对美国跨国公司汇回利润的税收。¹美国跨国公司响应该法，汇回了此前在海外分支机构积累的利润。在2011-2017年，这些跨国公司以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每年将3000亿美元利润用于海外分支机构再投资（约占海外总利润的三分之二），但2018年它们汇回了2300亿美元利润。换句话说，海外分支机构支付给母公司的股利超出其利润2300亿美元（图1.2.2，小图1，蓝色条形）。这些汇回利润的规模超过了新的外商直

本专栏作者为Gian Maria Milesi-Ferretti。

¹海外分支机构的利润可通过股利或对境外分支机构再投资的形式汇回母公司。这两种利润形式都反映为经常账户的初次收入，且再投资的利润计为新增外商直接投资流出（一项资金流出）。在此前的税收系统下，美国公司通常保留多数境外利润。

图1.2.1 发达经济体：资金流动
(占GDP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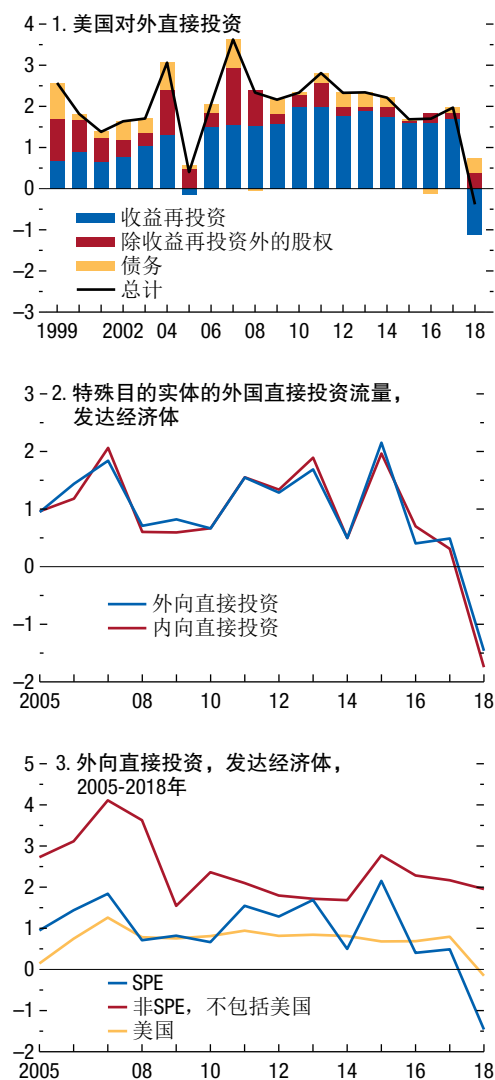


来源：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接投资流出，因此2018年美国公司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出总量为负值（图1.2.2，小图1，黑线）。

利润汇回来自哪里？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记载以及Setser(2019年)所讨论的，它主要来自少数金融中心，百慕大岛、荷兰和爱尔兰的股利支付约占5000亿美元——比美国分支机构报告的在这些地点获得的收入多出近三倍。证据还显示，汇回的资产主要从海外投资于美国金融工具（Smolyansky、Suarez和Tabova，2019年）。因

专栏1.2 (续)

图1.2.2 外国直接投资流量
(占GDP百分比)

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美国经济分析局；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FDI=外国直接投资；SPE=特殊目的实体。

此，考虑到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分支机构是其所在国的居民，利润汇回将减少外商直接投资流出，并相应减少非居民对美国经济的债权（例如，债务证券投资形式的债权）。

然而，2017-2018年发达经济体外商直接投资流出减少了1.5万亿美元，美国外商直接投资流出减少本身仅仅能解释其中的一部分。剩余部分主要来自欧元区，尤其是卢森堡和荷兰，两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出从2017年的3400亿美元降至2018年的-7300亿美元。在这些国家，很大比重的外商直接投资反映了特殊目的实体的财务操作。这些跨国公司分支机构是传导实体，几乎甚至完全不创造就业或增加值，其金融资产负债表主要由跨境资产和负债构成。它们设立的目的是(1)进入资本市场或获取复杂的金融服务；(2)将所有者与财务风险隔离；(3)减轻监管和税收负担；或(4)确保其交易和所有者的保密性。²

经合组织发布的数据表明，发达经济体特殊目的实体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出——主要在卢森堡和荷兰——从2017年的2400亿美元降至2018年的-7400亿美元，因此占外商直接投资流动减少的超过90%。图1.2.2小图2显示了自2005年以来发达经济体中特殊目的实体的变化规律，强调了2018年的大幅萎缩以及资产和负债表现之间的对称性。³特殊目的实体外商直接投资头寸的减少也是解释图1.2.1小图2强调的发达经济体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急剧减少的主要因素。图1.2.2小图3强调了美国 and 特殊目的实体对发达经济体外商直接投资流出减少的贡献度。

²见基金组织（2018年）关于特殊目的实体的性质的讨论以及国际收支中对其活动的记录。

³并非所有国家都单独报告特殊目的实体的外商直接投资交易和持有情况；因此，数字的估计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其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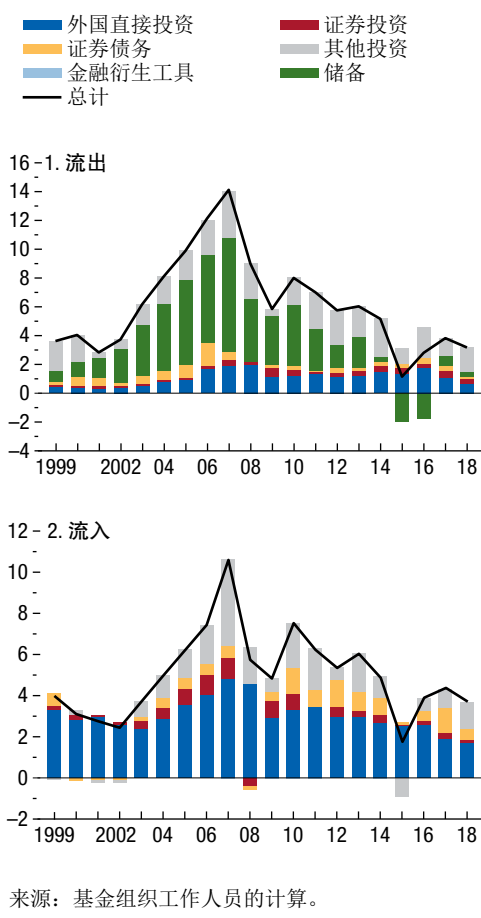
专栏1.2（续）

正如丹麦央行（2019年）和BCL（2019年）指出，这些交易主要反映了设在美国的跨国公司试图通过变卖中间持有来简化国际集团架构的操作，这也与美国2017年的税收改革有关。与之类似，瑞士央行（2019年）指出，美国税收改革导致设在瑞士的外资控股的金融控股公司缩减其资产负债表。在负债端，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为负：非居民母公司从瑞士公司提取了股权资本。其他因素也可能发挥作用，包括正在进行的更广泛的税收改革议程，如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倡议以及欧盟的“反避税指令一”和“反避税指令二”。

图1.2.3描述了最大的新兴市场经济体资本流入和流出的模式。2018年的流入相比2017年有所减弱，但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占GDP的比重仅小幅下降，且该下降可完全归因于匈牙利特殊目的实体外商直接投资头寸的大幅减少。资金流出在2018年也一定程度减少，包括外商直接投资。该减少的最大组成部分也是匈牙利特殊目的实体外商直接投资的减少，加上中国（新兴市场经济体中最大的海外投资者）外商直接投资流出一定程度的减少。从净额来看，新兴市场经济体仍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目的地，其外商直接投资负债规模超过了资产。

总体来看，2018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动的显著减少几乎完全可以解释为跨国公司的财务操作，未对新兴市场经济体产生有意义的总体影响。这些发展进一步强调了国际收支中记录的外商直接投资交易和头寸在何种程度上通常与绿地投资或兼并收购无关，而是反映了大型跨

图1.2.3 新兴市场：资金流动
(占GDP百分比)



国企业应对税收和监管的优化战略（例如，见 Lane和Milesi-Ferretti，2018年以及Damgaard和Elkjaer，2017年）。正在进行的针对特殊目的实体活动加强数据收集的工作应该有助于明确外商直接投资流动和头寸的性质。

专栏1.3. 全球经济增长预测：关于政策、金融条件和大宗商品价格的假设

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取决于以下关于政策、金融条件和大宗商品价格的关键假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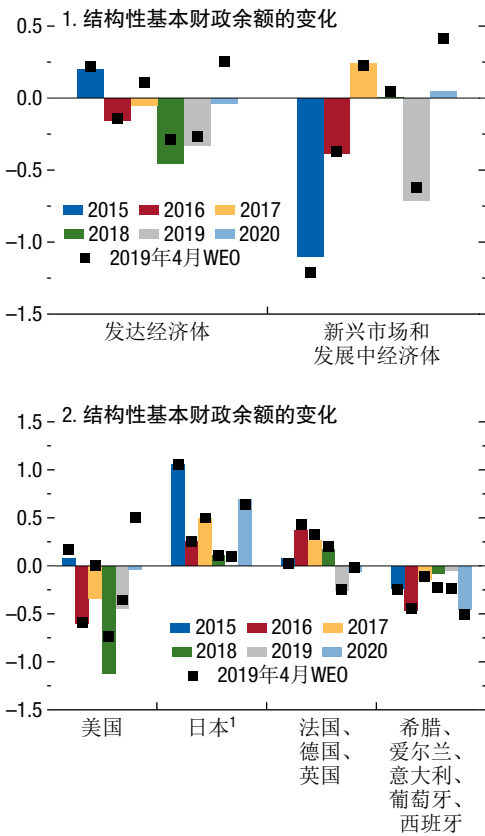
- **关税：**美国截至2019年8月已实施和宣布的关税以及贸易伙伴的报复措施已纳入基线预测。美国的行动（除2018年上半年宣布的对太阳能电池板、洗衣机、铝和钢征收关税以外）包括对中国出口的500亿美元商品征收25%的关税（2018年7月和8月），2019年10月上调至30%；对中国出口的2000亿美元额外商品征收关税（2018年9月至2019年5月税率为10%，2019年5月至9月税率为25%，此后税率为30%）；2019年8月宣布对剩余的3250亿美元中国出口商品进一步征收10%的关税（而后上调至15%，清单一个子集的商品2019年9月开始实施，其余商品2019年12月开始实施）。中国的报复措施包括，对美国出口的500亿美元商品征收25%的关税（2018年7月和8月）；对美国出口的600亿美元商品征收5%-10%的关税（2018年9月）；对美国出口的750亿美元商品额外征收5%-10%的关税（2019年9月和12月生效）。继2019年5月和8月宣布以后，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的平均关税将于2019年12月升至略超过24%（相比之下，2019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的假设为12.25%），而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的平均关税将升至约26%（相比之下，2019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的假设为16.5%）。
- **财政政策：**2019年，预计发达经济体（加拿大、德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韩国、西班牙

和美国）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国、土耳其）的财政政策呈现扩张性。考虑到美国新预算协议的支出增长将抵消并超过税收刺激退出的影响，假设发达经济体2020年实施中性的财政政策——相比之下，2019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的假设为扩张性财政政策。鉴于中国的刺激政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退出，预计新兴市场经济体将实施紧缩性财政政策（图1.3.1）。

- **货币政策：**相比2019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假设主要央行将在预测期内实施更宽松的货币政策。从目前至2023年，预计美联储联邦基金利率将维持在1.75%-2%的区间，2024年上升至2%-2.25%。从目前至2024年，假设欧元区 and 日本的政策利率仍低于0%。
- **大宗商品价格：**基于石油期货合约，预计2019年平均油价为61.8美元，2020年下跌至57.9美元（相比之下，2019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的预测分别为59.16美元和59.02美元）。2023年，预计油价下跌至每桶约55美元（低于2019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预测），与中期需求前景的低迷保持一致（图1.3.2）。金属价格预计2019年同比上涨4.3%，2020年下跌6.2%（相比之下，2019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假设两年分别下跌6%和0.8%）。多数主要农业大宗商品2019年的价格预测出现下调。粮食价格预计2019年同比下跌3.4%，2020年上涨2.8%（相比之下，2019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预计2019年下跌2.6%，2020年上涨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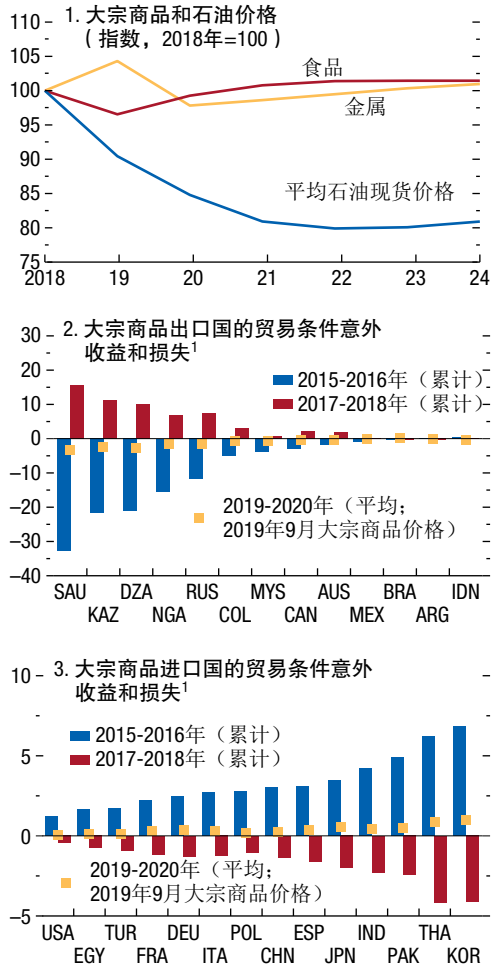
专栏1.3 (续)

图1.3.1 预测假设： 财政指标
(占GDP百分比)



来源：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估计。
注释：WEO=《世界经济展望》。
¹日本的最新数据反映了2016年12月采纳的全面方法修订。

图1.3.2 大宗商品价格假设以及贸易条件的意外收益和损失
(占GDP百分比，除非另有说明)



来源：基金组织大宗商品价格系统；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估计。
注释：数据标识使用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国家代码。
¹2019-2020年的收益（损失）是指2019年和2020年的年度增量收益（损失）的简单平均。意外增加或减少的收入是指大宗商品价格变化导致的可支配收入的估计变化。一国在 $t-1$ 年出口 x 美元的大宗商品 A ，并进口 m 美元的大宗商品 B ，那么该国在 t 年的额外收益定义为： $(\Delta p_t^A x_{t-1} - \Delta p_t^B m_{t-1}) / Y_{t-1}$ ，其中 Δp_t^A 和 Δp_t^B 是 A 和 B 价格在 $t-1$ 年和 t 年之间的百分比变化， Y 是 $t-1$ 年以美元表示的GDP。另见Gruss（2014年）。

专栏1.4. 商业周期的摆动理论

根据传统的商业周期理论，经济围绕特定的潜在产出水平对称地波动。根据这一观点，估计潜在产出的普遍方法是在产出之间拟合平滑的趋势，剔除商业周期的波动。这些方法显示，多个发达经济体目前的经济运行接近或超过潜在水平，面临通胀风险。然而，近年来通胀非常低迷，引发了关于商业周期状态的问题，表明潜在产出水平可能高于目前的估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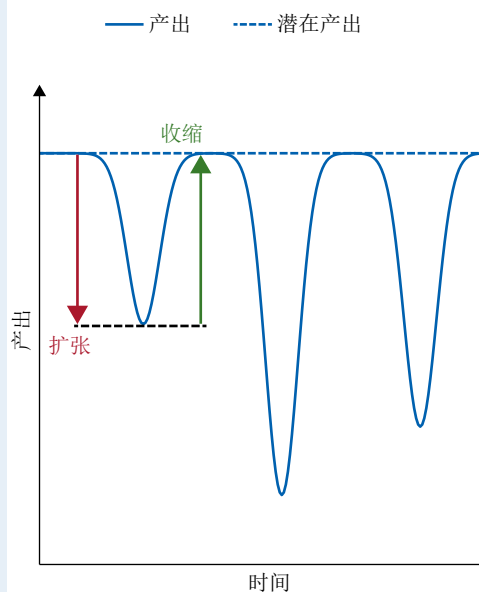
通胀的疲软表现重新激发了人们对商业周期另类解读的兴趣。一个突出的假设是，经济波动的表现形式可能与Friedman（1964年，1993年）最初提出的“摆动理论”一致。根据该观点，经济会偶尔面临收缩，产出降至潜在水平以下，正如图1.4.1所示。用Friedman的话来说，“产出被视为沿着最大可能产出的上限波动，除了偶尔因周期性收缩而向下摆动”。

Dupraz、Nakamura和Steinsson（2019年）表明，符合摆动理论的商业周期动态可能在薪酬水平粘性下行但能够自由向上调整的情况下出现。这种情况下，负面冲击使经济增长摆动至潜在水平以下，而正面冲击则被价格上涨所吸收。相应来说，估计潜在产出不应采用平滑经济波动的方法，而应该对商业周期的历史峰值进行插值。因此，当前的估计方法可能显著低估了潜在产出，过早发出了经济过热风险的警报。

即使工资呈现粘性上行，潜在产出的传统估计可能太过保守，前提是下行的名义刚性更加严重。在此观点基础上，Abbritti和Fahr（2013年）提出了一个模型，其中非对称的工资刚性会导致经济收缩至潜在水平以下，且这种收缩比超出潜在水平的经济扩张更加严重。Aiyar和Voigts（2019年）指出，这在平均情况下会引发负产出缺口，当传统的滤波技术应用于模型生成的数据

本专栏作者为Damiano Sandri。

图1.4.1 对摆动理论的说明



来源：基金组织工作人员。

时，它们会得出以零为中心的产出缺口，从而低估潜在产出。

为测试摆动理论的有效性，可针对商业周期的特定非对称性进行分析。正如图1.4.1所示，若产出因偶然的经济收缩而临时摆动下行，经济下滑的严重性应该能预测后续经济扩张的力度。相比之下，经济扩张的幅度应该与后续收缩的深度无关。

Dupraz、Nakamura和Steinsson（2019年）开展了类似的测试，分析美国失业率的表现。¹与摆动理论一致，研究发现，经济下滑期间失业率上升后，随后往往会出现同等幅度的下降（图

¹方法要求在经季节调整的月度失业率中识别峰值和谷值。若符合如下标准，失业率序列的一点 u_t 是合格的谷值。取失业率在 u_t 以上上升1.5%的第一个月，若截至这个月失业率为从未降至 u_t 以下， u_t 就是失业率谷值。这里使用对称的程序识别失业率峰值。

专栏1.4（续）

1.4.2, 小图1)。然而, 经济扩张期间失业率下降与后续的失业率上升不具有相关性(图1.4.2, 小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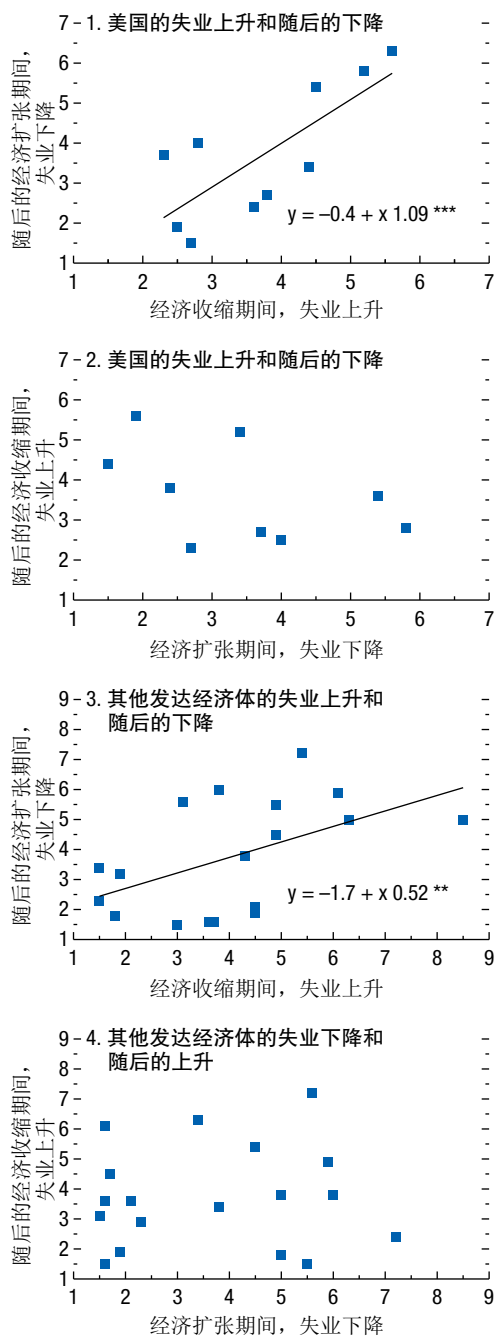
摆动理论在何种程度上适用于其他经济体的数据? 二十国集团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失业率变化动态呈现出类似行为。图1.4.2小图3展示了数据集。²它表明, 经济收缩期间失业率上升后, 后续复苏期内会出现成比例的下降。然而, 这些国家展现的关系比美国略弱, 且回归系数(等于0.52)表明, 在后续的经济扩张中, 失业率上升仅部分回落, 反映了结构性失业加剧的趋势。与摆动理论一致的是, 失业率下降和后续的上升之间没有显著的关系(图1.4.2, 小图4)。

总体来看, 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失业率动态表现出的规律似乎符合导致非对称性商业周期波动的理论; 尽管失业率的上升至少部分回落, 失业率下降不会回升。研究者需要开展更多关于这些非对称性动态的稳健性以及背后机制的研究。

摆动理论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不小。例如, 传统滤波技术会低估潜在产出的见解可用于说明, 各国经结构性调整的财政状况可能比通常评估的结果更加强劲(财政整顿的需要比评估结果更小)。然而, 摆动理论也显示, 各国经济平均运行在潜在水平以下。因此, 妥善评估财政可持续性不应基于符合摆动理论的潜在产出指标, 而应基于更低的预期产出路径。关于货币政策, 摆动理论显示了非线性的菲利普斯曲线, 即经济下滑中价格下跌较慢, 原因是名义刚性下滑。因此, 货币政策可能要更加依赖经济疲弱的指标, 以校准合适的刺激水平, 仅在通胀压力明显出现时才退出宽松政策。

²将其他发达经济体的数据汇集在一起, 尽管这些国家可供分析的观察数据远少于美国。这两点原因。第一, 美国的失业率序列始于20世纪40年代末, 而其他国家的可用数据往往始于20世纪70年代。第二, 美国失业率的波动要规律得多, 而其他国家的趋势变化更加缓慢。

图1.4.2 发达经济体的失业动态
(百分点)



来源: Haver Analytics; 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 *** $p < 0.01$, ** $p < 0.05$ 。

专题：大宗商品市场发展和预测

自2019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发布以来，能源价格、尤其是煤炭和天然气的价格普遍下跌。石油价格在4月份因积极的市场势头和供应的削减而短暂回升，此后，随着美国产量增长创历史新高以及经济增长前景、尤其是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长前景变得黯淡而有所回落。为了应对石油价格持续下跌的状况，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和非欧佩克石油出口国（包括俄罗斯）同意将产量削减延期至2020年3月。虽然供应问题导致了铁矿石和镍价格上涨，但是由于持续的贸易紧张局势和人们对全球经济放缓的担忧，大多数贱金属价格出现下跌。农业价格略有下降，因为疫病爆发导致的肉类价格的上涨不足以抵消其他食品价格的下跌。本专题包含关于贵金属的一项深入分析。

基金组织的初级商品价格指数在2019年2月至2019年8月期间（也就是2019年4月及本期《世界经济展望》的两个参考期之间）下降了5.5%（图1.SF.1，小图1）。能源价格下跌了13.1%，是上述下降背后的驱动因素；食品价格下跌了1.2%；贱金属价格因持续的贸易紧张局势和人们对全球经济放缓的担忧而下跌了0.9%，其中仅有一部分被铁矿石和镍市场上供应推动的价格上涨抵消。在金融市场积极势头、供应削减以及美国原油储备减少的推动下，石油价格于今年年初强劲反弹，并于4月超过了每桶71美元。¹然而此后，由于美国产量增长创历史新高以及全球（尤其是新兴市场）经济增长乏力，石油价格大幅回落。为了应对价格下跌的状况，欧佩克和非欧佩克石油出口国（包括俄罗斯）于7月商定将其

本专题作者为Christian Bogmans、Lama Kiyasseh、Akito Matsumoto、Andrea Pescatori（组长）和Julia Xueliang Wan、Lama Kiyasseh、Claire Mengyi Li和Julia Xueliang Wang提供了研究协助。

¹本文件中的石油价格是指基金组织平均石油现货价格，使用英国布伦特、迪拜法塔赫和西德克萨斯中质石油价格的同等权重计算，除非另行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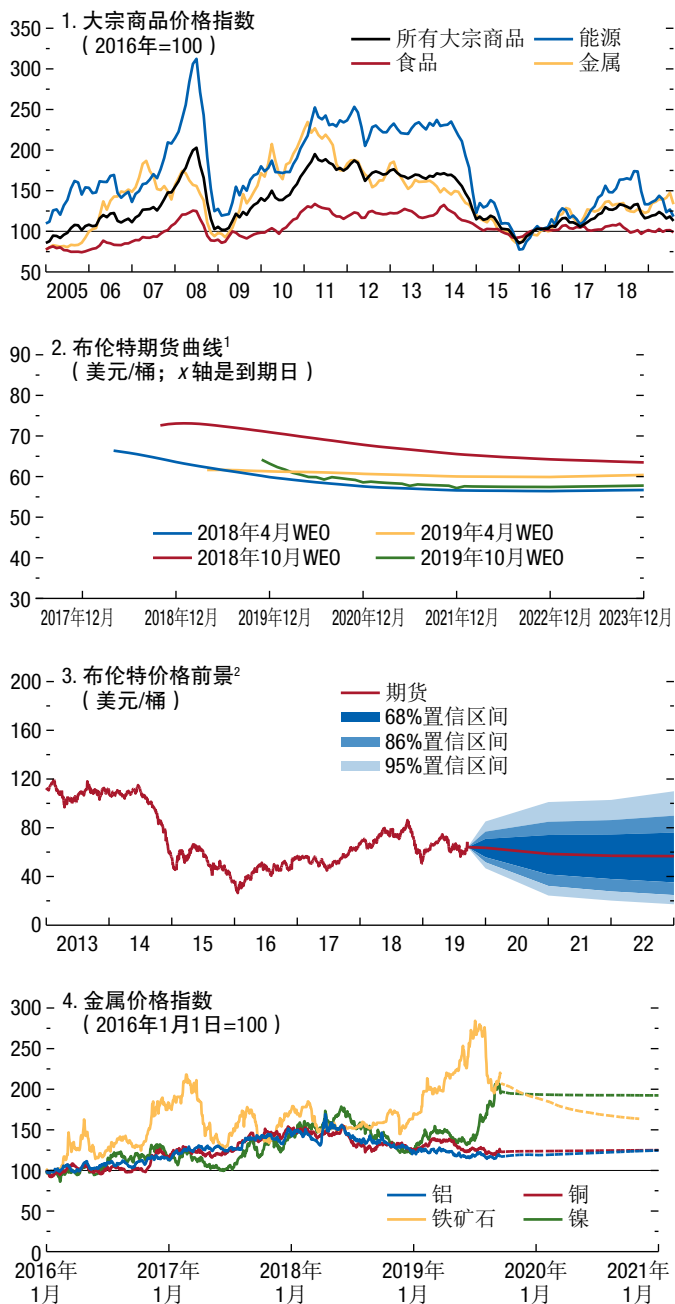
2018年12月的减产延期至2020年第一季度末。随着各地区工业活动和发电量的减少，煤炭和天然气价格下跌。

随着能源价格下跌以及不确定性加剧，石油价格窄幅波动

尽管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加剧，但是今年石油价格一直相对稳定，交易价格波动幅度很小：4月超过71美元，达到2019年最高点；8月跌至55美元，触及近期低点；9月又回升至60美元以上。起初，石油价格上升是由于金融环境复苏以及委内瑞拉停产和美国与伊朗之间局势紧张。但是到了春末，全球经济乏力的状况引起了人们对全球石油需求强度的担忧，这种担忧因美国原油储备的增加而益发严重。

然而，供应中断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掩盖了石油需求疲软的问题，暂时性地支持了油价。在3月电力中断之后，委内瑞拉蒙受了生产损失；由于管道污染，俄罗斯在5月部分停止了石油出口。尽管这些停产都具有暂时性，但是它们帮助平衡了市场，使美国的库存在春初有所下降。除此以外，美国没有在5月延长先前对伊朗原油的八个主要进口国的豁免。而且，由于沙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石油基础设施和油轮几番遭受攻击，中东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加剧；考虑到全球原油贸易中约有20%需要经过这一海峡，人们对该地区爆发冲突的担忧推高了预防性石油需求和保险成本。9月14日，沙特阿拉伯两大重要石油基础设施遭到攻击，导致其每日减产570万桶并持续数日（也可以说是沙特阿拉伯总产量的一半左右，或者全球石油产量的大约5%），这引起了人们对原油现货市场供应中断问题的担忧，并导致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对石油价格提供进一步支持的是欧佩克和非欧佩克石油出口国（包括俄罗斯），它们于2019年7月1日商定延长其原油减产期限，在最初六个月的基础上延

图1.SF.1 大宗商品市场发展



来源：Bloomberg Finance L.P.；基金组织初级商品价格系统；Thomson Reuters Datastream；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估计。

注释：WEO=《世界经济展望》。

¹《世界经济展望》的期货价格是每期《世界经济展望》的基线假设，从期货价格中得出。2019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价格是基于2019年9月17日收盘价格。

²从2019年9月17日的期货期权价格中得出。

长九个月，直至2020年3月，减产幅度分别为80万桶/日和40万桶/日。

在需求一侧，全球经济基本面走弱导致价格下跌。10月，基金组织将其4月对2019年和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分别下调了0.3%和0.2%，降至3.0%和3.4%——表明全球经济活动有所放缓，尤其是缘于新兴市场和欧元区的推动。根据全球经济活动放缓的状况，国际能源署于9月下调了其2月对今年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从140万桶/日降至110万桶/日。

在天然气市场上，随着产量的增加以及全球电力需求下降造成的库存水平上升，现货价格近几个月持续下跌。煤炭价格因发电量的不断下降而下跌。去年美国淘汰燃煤发电产能创下纪录以来，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廉价的燃气电厂取代燃煤电厂是全球趋势的一部分，它降低了煤炭在美国发电领域中的比例。然而，尽管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电力部门正在推动去碳化，但是2018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在全球经济出现强劲增长之后再次上升（见专栏1.SF.1）。

截至2019年9月底，石油期货合约显示，布伦特价格将在未来五年内逐步降至55美元（图1.SF.1，小图2）。同样基于期货价格的基金组织平均石油现货价格基线假设表明，2019年的年平均价格为每桶61.8美元，与2018年的均价相比下跌了9.6%，而2020年的年平均价格为每桶57.9美元。尽管需求前景较为黯淡，但是近期风险偏于上行，而中期风险将会平衡（图1.SF.1，小图3）。短期内价格的上行风险包括中东目前发生的若干地缘政治事件，这些事件中断了石油供应，并导致货油的保险和运输成本不断上升。下行风险包括：新的二叠纪管道开通使美国的产量和出口增加、欧佩克成员国和非欧佩克成员国国家实施不合规行为，以及石油化工需求下降。此外，贸易紧张局势加剧以及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的其他风险可能会减缓全球经济活动的步伐，并在中期内降低石油需求。

金属价格涨跌互现

持续存在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人们对全球经济放缓的担忧——尤其是在中国——仅有一部分被供应推动下铁矿石和镍价格的上涨所抵消，因此，2019年2月至2019年8月期间，贱金属价格略有下降，跌幅为0.9%。贵金属价格则有所上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美国货币宽松化的期望值升高以及贸易紧张局势下弃劣从优的做法。

2019年2月至2019年8月期间，铁矿石价格上涨了6.7%。各种干扰事件（包括巴西的淡水河谷大坝溃堤和澳大利亚的热带气旋“维罗妮卡”）普遍发生，加上中国钢铁产量创历史纪录，推动铁矿石价格在2019年上半年达到了五年以来的新高。然而，此前一度中断的操作的正常化以及美国与中国之间贸易紧张局势的升级引发了8月的大幅修正，部分抵消了其价格自今年年初以来的上涨。镍（不锈钢和电动车辆电池的关键材料）价格在2019年2月至2019年8月期间上涨了24.1%，因为全球最大的镍生产国印度尼西亚出台了、并将于2020年1月正式实施一项关于完全禁止出口镍矿石原料的禁令，这引起了人们对供应问题的担忧。

不过，其他贱金属价格因全球经济疲软而悉数下跌。尽管刚果共和国最近实施了减产、丘基卡马塔（智利）发生了劳资纠纷，以及印度尼西亚的尼格拉斯伯格矿开采成本不断上升，但是铜价格仍然由于全球贸易的不确定性而下跌了9.4%。中国产能过剩以及中国汽车市场需求不断下降的状况导致铝价格下跌了6.6%。2019年2月至8月期间，锌（主要用于电镀钢）价格下跌了16%，原因是钢铁需求前景恶化。钴价格继续呈现下行趋势，下跌了6.1%，这反映了刚果民主共和国产量提升后出现了供过于求的状况。

基金组织年度贱金属价格指数预计2019年上升4.3%（相对于2018年平均值），2020年下降6.2%。价格前景的主要下行风险包括贸易谈判旷日持久以及全球工业活动进一步放缓。上行风险

是供应中断以及主要金属生产国实施更为严格的环保法规。

动物疫病爆发导致肉类价格上涨

基金组织食品和饮料价格指数略有下降，降幅为1.3%，因为谷类、蔬菜、植物油和糖价格的下跌远远超过了肉类指数的大幅上升（13.2%）。

非洲猪瘟在中国（世界最大的猪肉生产国和消费国）和东南亚其他地方迅速蔓延开来之后，猪肉价格跃升了42.8%。关于疫病爆发和扑杀动物的消息增加了关于近期中国猪肉供应的不确定性。非洲猪瘟的爆发还导致欧洲和美国供应收紧、价格升高，因为国内生产商纷纷增加了对中国的出口。这场危机爆发之后，其他一些动物蛋白的价格也大幅上涨，例如，牛肉价格上涨了8.3%。

美国中西部史无前例的暴雨导致5月和6月的玉米和大豆种植延迟，从而在粮食市场上引入了很高的天气溢价。然而，粮食市场上的天气溢价后来在7月末至8月底期间却消失了，因为美国的玉米种植面积和产量均超过了预期。全球生产强劲有力的态势也给玉米价格造成了压力，导致其最终在2月至8月期间下跌了3.6%。大豆价格净下跌5.9%，因为贸易紧张局势和中国爆发的非洲猪瘟继续抑制着动物饲料需求。

由于7、8月间西部非洲天气状况良好，可可价格下跌了2.7%。棕榈油价格下跌了2.6%，原因是库存预计将会增加，而且2019年至2020年全球需求可能会因部分进口国的环保考虑和其他植物油带来的竞争加剧而出现二十年来的首次下降。

2019年食品价格预计将下跌3.4%——主要是因为2018年上半年价格较高，此后，2020年将上涨2.8%。近几个月天气状况异常，额外的天气干扰因素仍然是食品价格预测的上行风险。2019年8月9日，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宣布，去年9月出现的厄尔尼诺气候条件现已正式告一段落。美国（全球最大的食品出口国）与中国之间贸易冲突的解决仍然是食品价格上行风险的最大来源。

贵金属

导致贵金属价格波动的决定因素是什么？它们主要有何用途？黄金和其他贵金属是不是防范货币纪律损失的最终避风港和对冲工具，或者说，它们是不是被高估的价值储存手段？本部分尝试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首先提供了简短的历史概述，然后研究了贵金属的基本特征、包括贵金属生产的地理分布，最后通过一项经济计量分析检验了这些问题的部分可能答案。

铸币、货币和贵金属：简短历史回顾

自古以来，光泽度、延展性、稀有性和显著的化学稳定性使贵金属（即，金和银，以及后来具有相似物理特性的铂和钯）具有很高的价值。²首次将金和银用于装饰品、仪式和彰显社会地位可以追溯至史前时期，这一做法广泛见于各种文化和文明（Green，2007年）。这些独有特征的综合使贵金属成为了上佳的价值储存手段，很可能对促进硬币的采用——货币史上的一项根本性创新，也是文明自身发展的过渡（Mundell，2002年）——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反过来，铸币将贵金属与货币紧密联系在一起长达几个世纪。³

与其他金属（例如，铜）相比，金银硬币由于密度大，因而更为人青睐作为交换媒介，尤其是在（大规模的）国际交易中。因此，信誉可靠

²金和银与铜、锡、铅、铁和汞并列为七种古代金属。如今，已知金属达到了86种。1557年，意大利人文学者Giulio Cesare della Scala在其著作里提到了铂，这是欧洲人首次提及铂。然而，直到18世纪末，铂的贵金属性质才为人所了解。钯是威廉·海德·沃拉斯顿在1802年发现的（以小行星智神星来命名的做法令人好奇）。自1939年起，钯作为一种贵金属被用于珠宝制作，在一种被称为“白金”的合金中替代铂。（钯天然呈现白色，无需镀铑。）除了分析所述以外，其他贵金属包括铂族金属：钌、铑、钐和铱，但它们并不广泛交易。

³铸币的采用至今仍然是个谜，但是第一枚硬币（琥珀金，金和银的混合物）似乎有可能是公元前600年前后在吕底亚铸造的，它迅速传遍了地中海地区。吕底亚琥珀金币价值被高估，从而给其发行者带来了利润或者铸币税收入。这种过高的估值表明，发行国必然拥有足够的实力来垄断铸币，通过严厉的禁令禁止他人涉足（Mundell，2002年）。

的实体铸造的一些金银硬币（例如，中世纪的金佛罗林和杜卡特，以及现代的银比索）获得了广泛的国际认可，从而便利和刺激了各王国和文明之间的贸易（Vilar，1976年）。⁴

复金属本位制是为克服纯金属硬币本位制的某些明显局限性而发生的一种自然演变，在这种本位制下，政府或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可以按照固定价格兑换成金属硬币（Officer，2008年）。金银复本位制（金-银比率由造币厂法定价决定）广泛实行了几个世纪之后，1850年至1875年，在英国带领下，金单本位制在当时的各大经济强国盛行起来，这可能刺激了全球贸易。⁵全球范围停止银币的通用导致银价大幅下跌，尤其是在《1873年铸币法》颁行之后（也被称为“1873年的罪行”；Friedman，1990年）。因此，在经过数千年的相对稳定之后，银-金价格比率开始波动，从19世纪前十年中期的16:1飙升至其后几十年的近100:1（图1.SF.2，小图2）。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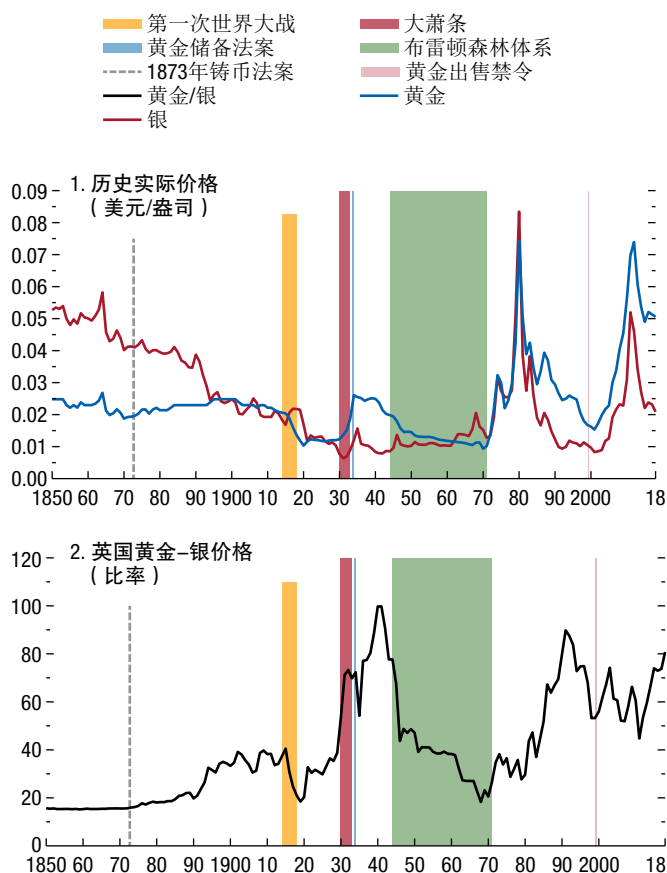
黄金购买力的稳定性相当卓越（除了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时期），直到1971年停止美元-黄金的可兑换性，这导致了两年后体系的崩溃，

⁴到公元前500年，在大流士征服吕底亚之后，波斯人接受了铸币（选择了金银复本位制）并铸造了大量的波斯sigloi（一种银币），它与另外两种安纳托利亚硬币（即，兰普萨卡斯金币和基齐库斯琥珀金币）共同成为了当时的国际货币（Mundell，2002年）。罗马帝国灭亡后，在中世纪，金佛罗伦萨佛罗林和威尼斯杜卡特获得了欧洲的认可，而西班牙王国铸造的银比索（也称为“八里亚尔”）是现代国际货币、美元的前身，也是美国《1857年铸币法》颁行之前的法币（Vilar，1976年）。

⁵一些研究发现，1870年至1913年期间古典金本位制的崛起对1880年至1910年期间全球贸易增长的贡献比例可能达到了20%，这有力地支持了下述观点：大宗商品货币制度协调和货币联盟是19世纪全球化的重要催化剂（Lopez-Cordova和Meissner，2003年）。

⁶英国于1819年率先停止银币的通用，后来在19世纪70年代，德国、法国、斯堪的纳维亚联盟、荷兰、奥地利、俄罗斯和拉丁货币联盟（比利时、意大利和瑞士）停止了银币的通用，美国在颁行《1873年铸币法》之后也停止了银币的通用。到了19世纪70年代末，中国和印度成为了仅存的两个实际上采用银本位制的主要国家。

图1.SF.2 黄金和银的价格



来源：Measuringworth.com；明尼阿波利斯联储；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从而开创了黄金价格波动和无限期切断贵金属与货币之间联系的新纪元（图1.SF.2）。

即便是在全球法定货币大行其道的今天，黄金-货币可兑换性的传统也明显可见：官方持有主要由中央银行和国际机构（如基金组织和国际清算银行）持有的黄金在官方贵金属储备的总存量、有时候甚至是在一国公共债务的总存量中仍然占很大比例（表1.SF.1）。

接下来的部分研究了当前贵金属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着眼于它们的产量和价值（对各国均蔚为可观）以及它们的用途。

有关贵金属的基本事实

贵金属的生产及其地理分布

贵金属、尤其是铂和钯的生产集中在少数几个地方。2018年黄金生产的全球流动量约为3260公吨，相当于约1340亿美元。排名前五的黄金生产国（中国、澳大利亚、俄罗斯、美国、加拿大）产量总和占全球产量的40%以上。黄金生产的价值高于铜生产，也傲视其他各种贵金属。2018年银、钯和铂的全球产量分别为130亿美元、90亿美元和40亿美元。然而，这些金属生产的集中程度高得多；例如，最大的两个银生产国（墨西哥和秘鲁）产量之和接近全球产量的40%。与之类似的是，俄罗斯和南非的钯产量之和占全球产量的四分之三，而仅南非一国的铂产量就占全球产量的三分之二以上（表1.SF.2）。

整个贵金属组的总产量和储备在各国GDP（出口）中所占比例不可忽视（图1.SF.3），尤其是对中等和小型低收入国家（例如，布基纳法索、加纳、马里、苏里南）而言。因此，价格波动可能会在许多不同国家产生收入和财富效应。

贵金属的开采相对缺乏价格弹性，21世纪前十年中期价格高涨时的状况反映了这一点（Erb和Harvey，2013年）。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贵金属生产比率没有明显的变化趋势，而金-银比率也几乎没有受到美国16世纪和17世纪银生产繁荣的影响，令人称奇（表1.SF.3）。⁷除此以外，过去十年中，银-金生产和价格比率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关系，意味着贵金属的相对供应并未成为价格波动的重大来源。

贵金属的用途

贵金属需求可以分为以下几类：工业需求、珠宝业需求以及中央银行和国际组织的投资和净官方购买需求。半数以上新开采的黄金都被用于

⁷有意思的是，虽然贵金属的产量自1500年以来增长了大约500倍，但是全球GDP和人口仅仅分别增长了50倍和15倍（Malanima，2009年）。与此同时，金和银的购买力并没有下降（Erb和Harvey，2013年）。

表1.SF.1. 官方黄金储备

	吨						价值 (十亿美元)	占储备 百分比	占公共债务 百分比
	1970	1980	1990	2000	2010	2019		2019	
美国	9,839	8,221	8,146	8,137	8,133	8,133	332	75	2
德国	3,537	2,960	2,960	3,469	3,407	3,368	137	70	6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3,856	3,217	3,217	3,217	2,934	2,814	115	—	不适用
意大利	2,565	2,074	2,074	2,452	2,452	2,452	100	66	4
法国	3,139	2,546	2,546	3,025	2,435	2,436	99	61	4
俄罗斯联邦	—	—	—	343	710	2,183	88	19	39
中国	—	398	395	395	1,054	1,900	77	2	1
瑞士	2,427	2,590	2,590	2,538	1,040	1,040	42	5	15
日本	473	754	754	754	765	765	31	2	0
印度	216	267	333	358	558	613	25	65	5
荷兰	1,588	1,367	1,367	912	612	612	25	6	1
欧洲中央银行	—	—	—	747	501	505	21	28	不适用
中国台湾省	73	98	421	421	424	424	17	4	8
葡萄牙	802	689	492	607	383	383	16	60	5
哈萨克斯坦	—	—	—	56	67	367	15	56	40
乌兹别克斯坦	—	—	—	—	—	355	14	53	136
沙特阿拉伯	106	142	143	143	323	323	13	3	9
英国	1,198	586	589	563	310	310	13	8	1
土耳其	113	117	127	—	—	296	12	14	5
黎巴嫩	255	287	287	287	287	287	12	23	14

来源：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世界黄金理事会；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2019年价值截至3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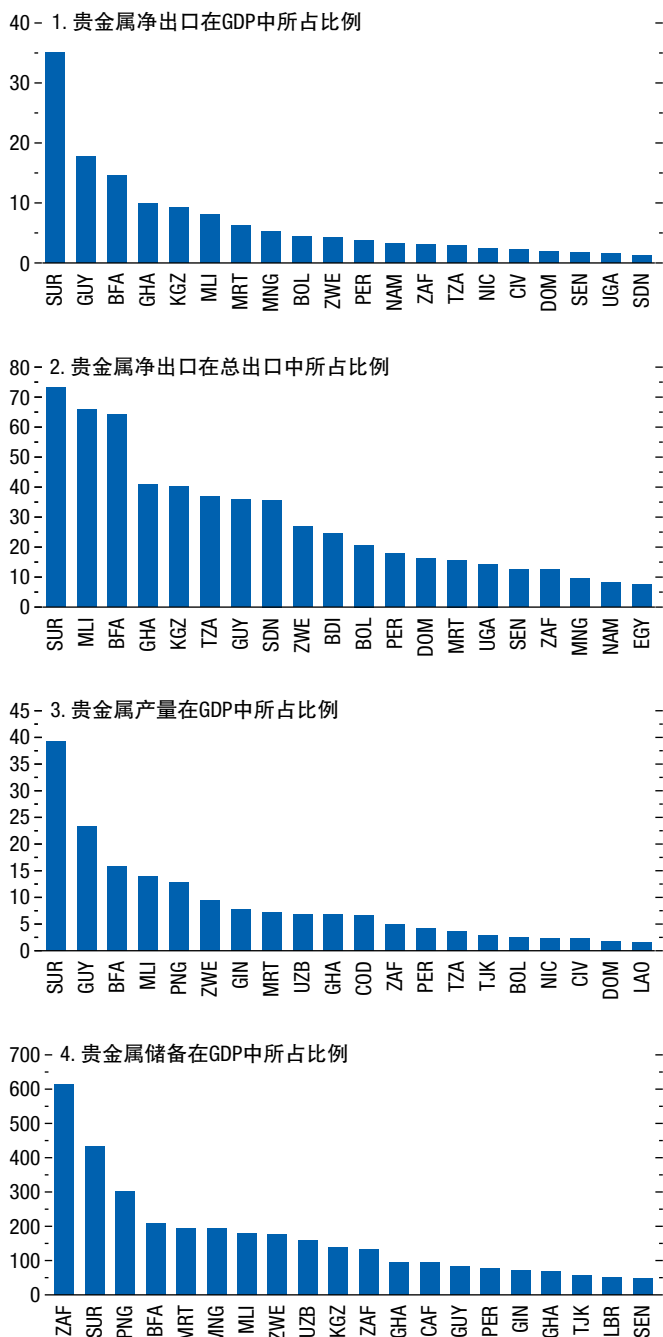
表1.SF.2. 贵金属生产，2016-2018年

黄金	价值 (十亿美元)	累计世界份额 (百分比)	银	价值 (十亿美元)	累计世界份额 (百分比)
中国	13.1	11	墨西哥	3.1	21
澳大利亚	9.3	18	秘鲁	2.3	37
俄罗斯	8.5	26	中国	1.7	48
哈萨克斯坦	8.4	32	智利	0.7	53
美国	7.4	39	俄罗斯	0.7	58
加纳	7.4	45	波兰	0.7	63
秘鲁	6.2	50	澳大利亚	0.7	67
加拿大	6.2	55	玻利维亚	0.7	72
巴西	5.6	59	哈萨克斯坦	0.6	76
巴布亚新几内亚	4.7	63	阿根廷	0.6	80
南非	4.5	67	美国	0.5	84
墨西哥	4.2	71	其他国家	2.4	100
其他国家	35.6	100	世界	14.8	
世界	121.3				
钨	价值 (十亿美元)	累计世界份额 (百分比)	铂	价值 (十亿美元)	累计世界份额 (百分比)
俄罗斯	2.2	39	南非	3.9	70
南非	2.1	75	俄罗斯	0.7	82
加拿大	0.5	83	津巴布韦	0.4	89
美国	0.4	90	加拿大	0.3	95
津巴布韦	0.3	95	美国	0.1	97
其他国家	0.3	100	其他国家	0.2	100
世界	5.8		世界	5.6	

来源：基金组织初级商品价格系统；美国地质调查局；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价格和产量均为三年平均值（2016-2018年）。

图1.SF.3 贵金属的宏观相关性
(百分比)



来源：基金组织初级商品价格系统；S&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Thomson Reuters Datastream；联合国，COMTRADE；美国地质调查局；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数据标识使用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国家代码。

珠宝制作（图1.SF.4）。相反，白银在工业上的应用很广，相关消费量占总量的一半，而用于珠宝制作的白银仅占需求量的25%。金银的投资需求（形式为金银币和金银条，或者持有的在交易所买卖的基金）变化很大，因为这种需求对价格较为敏感。⁸铂和钯（尤其是钯）的工业用途较为重要，它们在汽车工业中被用作催化转化器。

官方部门的黄金持有量很大，约占全球黄金存量的30%。这一部分黄金的出售可能会对市场形成干扰，因此被限制在每年400公吨。⁹然而，最近新兴市场黄金储备的激增在抵消发达经济体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作用的不断下降方面绰绰有余（表1.SF.1）。接下来的部分将从金融投资的角度出发对贵金属进行审视，将其作为一种资产类别加以研究、对其主要价格决定因素进行分析，并对其在市场动荡期间以及防范高通胀方面的安全港和对冲属性给予关注。

贵金属的价格属性

贵金属本身可以视为一种资产类别。它们的收益显示出其自身之间存在一种高度相关性，尤其是金、银和铂，这与其各自在工业用途中的地位相符（图1.SF.5）。按月度频率计，金与银之间的相关性最高，为0.72，而钯与金之间的相关性最低，为0.33。按较低频率计，钯的价格与工业金属（例如，铜）之间的相关性比与金之间的相关性更高，但是与钯相关性最高的仍然是其近似替代物——铂。然而，全球工业生产的发展变动已经对贵金属价格、甚至是钯和铂的价格产生了轻微影响（表1.SF.5）。

纵观历史，贵金属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会随着所建立的货币体系而变化。在历史上的金属

⁸在交易所买卖的基金GLD占世界各地库存总量的20%。贵金属是具有价格敏感性的另一大供应来源，就黄金而言，贵金属占矿产量的将近一半。

⁹1999年9月，中央银行暂停出售黄金，导致金价在一个月以内上涨了25%。此后，在2004年、2009年和2014年又达成了三项协定，对签署国在任何年度可以出售的黄金数量作出了限制。

表1.SF.3. 相对稀缺性
(以数量表示的产量比率)

	美国银生产扩张										
	16世纪初	16世纪	17世纪	18世纪	19世纪	1900-10	1995-99	2000-04	2005-09	2010-14	2015-18
银 (以公吨表示的数量)	47	233	373	570	2,223	5,655	16,260	19,280	21,120	24,920	26,775
银与铂之比							104	102	100	132	144
银与钯之比							119	105	104	126	124
银与黄金之比	8.1	32.7	40.8	30.0	11.9	10.2	7.0	7.6	8.8	9.1	8.5
银与铜之比							0.0014	0.0014	0.0014	0.0015	0.0013
黄金-银价格比率	11.0	11.3	13.5	15.0	19.2	35.7	64.8	64.2	57.9	56.9	7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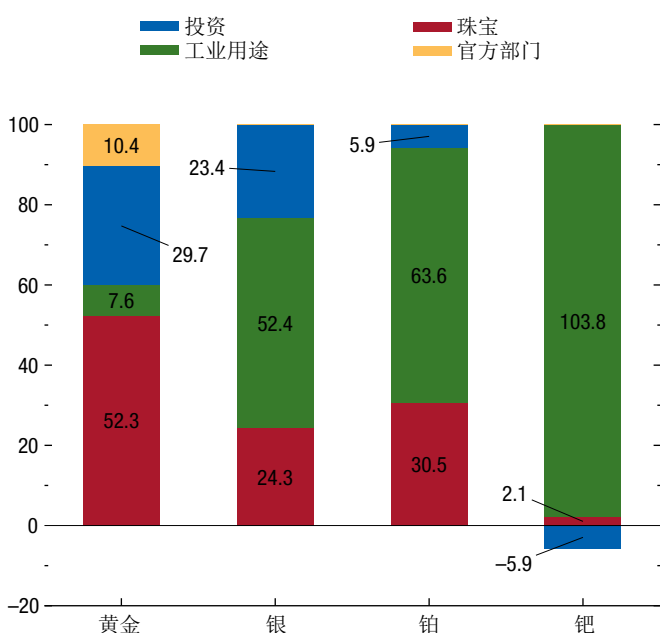
来源：Broadberry和Gupta (2006年)；美国地质调查局；Vilar (1976年)；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历史产量比率是世纪平均值。

本位制（例如，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货币与金属挂钩，价格的上涨与金属实际价格的下跌相关（图1.SF.6）。然而，这一结果在当代的法定货币制度下却发生了逆转。

Bekaert和Wang (2010年) 建议基于通货膨胀对名义收益率进行简单回归，由此来测试一项资产是否为良好的通货膨胀对冲工具，并认为如果回归斜率（通货膨胀贝塔系数）为1，那么该资产即为良好的通货膨胀对冲工具。在1978年至2019

年这一时间跨度内、基于大量国家情况计算得出的贵金属月度平均通货膨胀贝塔系数¹⁰低于1，但是随着期限延长，该系数的值会趋近1，金和银的情况尤其如此（表1.SF.4）。然而，该回归拟合通常是适度的，不同国家的贝塔系数大相径庭（见在线附件表1.SF.1），这表明贵金属（包括金和银）并非可靠而稳健的通货膨胀对冲工具。¹¹ 不过，这一结果并不那么出人意料，因为在布雷顿森林协定终止后，贵金属价格、甚至黄金价格的波动性已大幅提高。然而，它确实表明金价在1980年和2012年达到了峰值，在这两个时期，人们有理由或无理由地担心出现全球范围的高通货膨胀风潮。¹² 这一观测结果要求测试贵金属是否有能力对冲尾部事件，例如，主要法定货币体系

图1.SF.4 需求总额的比例
(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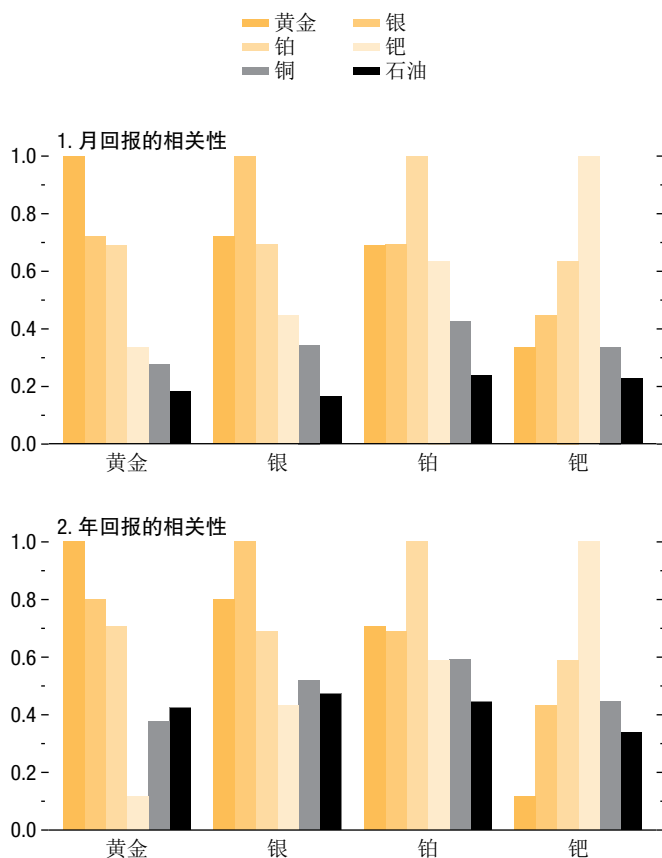
来源：2018年世界银调查；PGM市场报告；以及世界黄金理事会。
注释：投资包括铸币、条以及在交易所交易的基金的库存变化；对于银，珠宝包括银器；对于铂和钯，工业用途包括车用催化剂；2015-2017年平均值。

¹⁰第6102号行政令，1933年签发，禁止在美国大陆囤积金币、金块和金条。美国于1974年废除了对黄金私有的限制，此举促使现货和期货市场于1975年恢复了黄金交易。

¹¹在较长时间期限内对贵金属实际价格中是否存在一个单位根进行的测试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大多数测试都没有结果，表明金属价格并不是明显的通货膨胀对冲工具。事实上，尽管长期实际收益率接近于零，但是贵金属实际价格的波动可能非常持久，尤其是在以本币计算时。

¹²在1980年初，美国消费者价格通货膨胀率接近15%。到2012年，世界各地许多中央银行已经开始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扩大了一倍，而美国的消费者价格通货膨胀率在前一年达到了接近4%的峰值。Bekaert和Wang (2010年) 称，“最近的危机使市场观察人士和经济学家怀疑，未来几年通货膨胀是否会卷土重来。全球的中央银行已经向金融体系注入了大量流动性，而各地的公共债务也纷纷激增。不难想象，一旦经济回升，通货膨胀压力可能会重新浮现。”然而，鉴于随后几年通货膨胀率有所下降（在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中），上述两种情况下的担忧可能都被放大了。

图1.SF.5 相关性：贵金属、铜和石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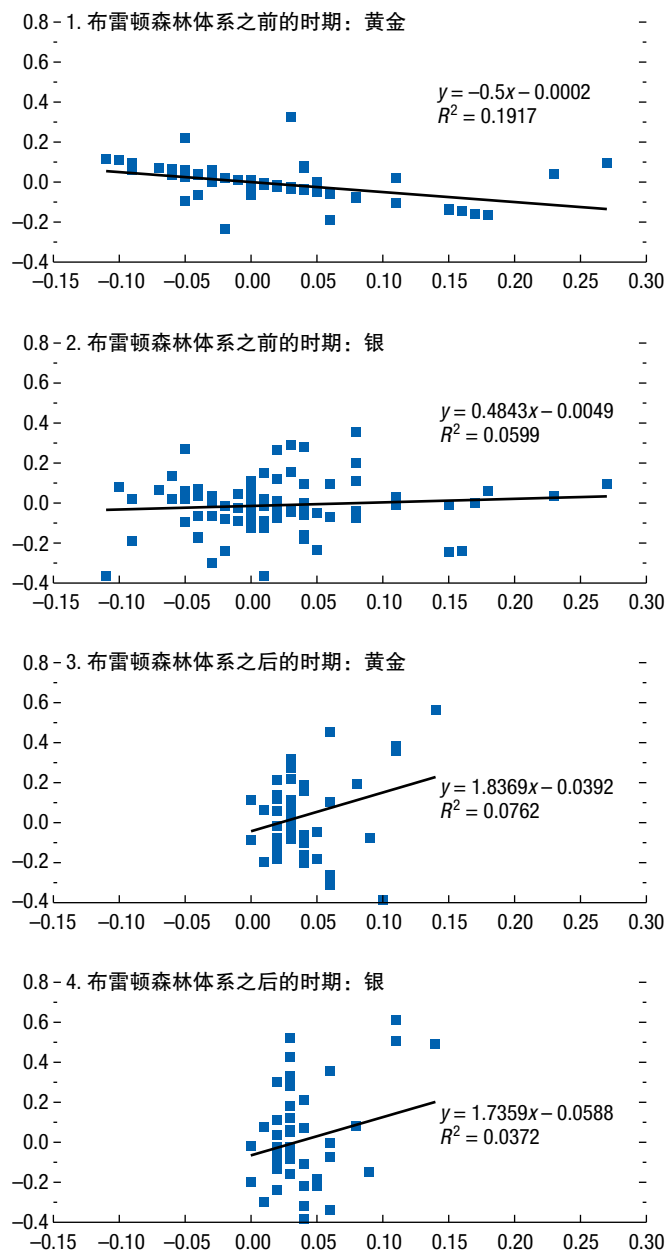


来源：基金组织，大宗商品价格系统；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黄金、银、铜和石油的样本期是1970年1月至2019年5月；铂的样本期从1976年开始；钯的样本期从1987年开始。

的崩溃——这项任务令人望而生畏，因为相关事件从未发生过。

一种更为可行的替代办法是，基于某种通货膨胀风险衡量标准（例如，以往的通货膨胀波动性或者通货膨胀预测离散度）以及一组控制变量对贵金属价格进行回归分析（表1.SF.5）。该分析的结果支持下列观点：贵金属价格会对通货膨胀方面的担忧作出反应。该分析使用了1978年以来的月度数据，并剔除了汇率（在传统上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国债收益率（存储成本的代理变量）、均值回归，以及预期的和意外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增加一个标准差，往往会在一个月内导致金价上涨0.8%、银价上涨1.6%。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减少导致的金价下跌在所观测

图1.SF.6 贵金属与消费者价格指数通胀



来源：Measuringworth.com；明尼阿波利斯联储；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用年度实际黄金（银）价格变化对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通胀进行回归，结果是1973年之前系数为负，之后为正。

到的20世纪90年代的金价下跌中可能占一半，而其导致的价格上涨在2008年之后的价格上涨中可能占三分之一。然而，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铂和钯仅会产生轻微的正向作用，对铜则没有影响。

表1.SF.4. 世界平均通胀 β

期限	黄金	银	铂	钯
1个月	0.42	0.48	0.44	0.40
6个月	0.77	0.81	0.77	0.66
12个月	0.90	0.89	0.82	0.61
5年	1.05	1.05	0.89	0.72

来源：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基金组织，初级商品价格系统；Newey和West（1987年）；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报告的 β 值是所有国家的加权平均值（权重=Newey-West标准差的倒数）。对于每个国家， β 来自1个月、6个月、12个月和5年以本币表示的名义贵金属价格的对数差与相同期限对应的通胀率之间的回归。

有趣的是，由于计价货币是美元，所以美元升值对所有被测试的金属（包括铜）产生了类似的强大负面作用。更令人惊讶的是有一个系数大于1，这表明金属价格对美元过于敏感。¹³

¹³Capie、Mills和Wood（2005年）以及Sjaastad（2008年）研究了黄金在美元变化方面的对冲属性，结果显示美元汇率和金价成反比。关于石油价格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果（Kilian和Zhou，2019年）。

除了货币领域的尾部事件以外，贵金属已经被视为经济和政策不确定性（以股票价格变动表示）急剧变化期间的一种安全资产。表1.SF.6显示，在股票市场大幅波动的时期，黄金和（较低程度上）白银的收益并不相关：平均而言，30大股市繁荣期与金价稳定有关，而30大股市萧条期与金价平均小幅上涨有关（平均反应依然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这种安全港属性突出表现于

表1.SF.5. 贵金属1个月回报的决定因素

	(1) 黄金	(2) 银	(3) 铂	(4) 钯	(5) 铜
工业生产	0.095 (0.26)	-0.018 (-0.03)	0.487 (0.94)	1.049 (1.43)	1.993*** (3.79)
意外通胀	2.583* (2.24)	2.690 (1.32)	3.117* (2.41)	0.407 (0.22)	1.297 (1.06)
通胀预期的对数	0.406 (0.86)	-0.086 (-0.10)	-0.128 (-0.24)	-2.235** (-3.29)	-0.062 (-0.15)
石油价格	-0.001 (-0.74)	0.002 (1.14)	0.002 (1.59)	0.00292* (2.01)	0.00371*** (3.98)
美国国库券	-17.210 (-1.87)	5.885 (0.31)	0.061 (0.01)	60.04* (2.15)	-5.640 (-0.74)
美国国库券对数	12.330 (1.34)	-10.760 (-0.59)	-2.681 (-0.32)	-53.170 (-1.86)	4.101 (0.52)
贵金属实际价格对数	-0.0163** (-3.31)	-0.0341*** (-3.43)	-0.0286** (-3.06)	-0.012 (-1.24)	-0.013 (-1.69)
汇率	-1.219*** (-6.93)	-1.437*** (-4.17)	-1.456*** (-6.19)	-0.561 (-1.68)	-1.365*** (-4.99)
通胀波动性	0.909* (2.34)	2.373** (2.8)	0.821 (1.55)	1.327 (1.62)	0.254 (0.57)
常数	0.0293** (2.62)	-0.0792** (-3.28)	0.0654** (3.22)	0.0456* (2.02)	0.049 (1.85)
样本起始日期	1980m1	1980m1	1980m1	1987m2	1980m1
样本结束日期	2018m12	2018m12	2018m12	2018m12	2018m12
R ²	0.18	0.15	0.21	0.15	0.26

来源：Consensus Economics Forecast；基金组织初级商品价格系统；Thomson Reuters Datastream；密歇根大学，消费者调查；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变量以对数表示。工业产量和石油价格以对数差表示。贵金属实际价格的对数=以美元表示的因变量的实际价格。汇率=构建成与其他自变量正交的汇率，使用名义有效汇率。通胀波动性=36个月通胀的滚动标准差。*t*统计值列在括号中。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表1.SF.6. 与标准普尔500指数最大单日变化相关的资产回报
(百分比变化)

	标准普尔500	黄金	银	铂	钯	美元	10年收益率	金属	比特币
最高30	5.3 (4.3,5.5)	0.0 (-1.1,1)	-0.2 (-2.5,0.9)	0.1 (-1.2,1.6)	0.7 (-1.2,3.7)	-0.3 (-0.8,0.3)	4.9 (-2.9,11.2)	0.5 (-1.7,2.3)	1.2 (-1.2,1.7)
最高50	4.7 (3.8,4.9)	-0.4 (-1.3,0.7)	-0.6 (-2.5,0.6)	0.2 (-0.9,1.7)	0.3 (-1.5,2.2)	-0.2 (-0.6,0.5)	5.3 (-2.5,12.8)	0.4 (-1.4,2.1)	0.9 (-0.8,2.5)
最高100	3.9 (3.1,4.2)	-0.3 (-0.7,0.5)	-0.4 (-1.6,0.7)	0.3 (-0.7,1.5)	0.3 (-0.8,1.4)	-0.1 (-0.6,0.5)	5.6 (-0.9,12.2)	0.6 (-0.4,1.8)	0.0 (-3.9,0.9)
最低30	-6.0 (-6.9,-4.8)	0.6 (-0.8,1.8)	0.2 (-0.4,0.7)	-0.5 (-1.5,0.9)	-0.9 (-2,1.3)	0.3 (-0.2,0.8)	-9.2 (-17.7,-3)	-2.7 (-4,-1.8)	-0.3 (-2.5,4.1)
最低50	-5.2 (-6,-3.9)	0.5 (-0.8,1.8)	0.1 (-0.6,0.6)	-0.4 (-1.6,1.1)	-1.0 (-2.2,0.9)	0.1 (-0.5,0.8)	-9.1 (-14.2,-3.4)	-2.0 (-3.8,-0.4)	-2.6 (-4.3,4.2)
最低100	-4.2 (-4.6,-3.1)	0.3 (-0.6,1.2)	0.0 (-1,1.1)	-0.4 (-1.4,1.1)	-0.9 (-2.1,0.8)	0.1 (-0.5,0.7)	-7.5 (-11.7,-3.6)	-1.5 (-2.7,-0.1)	-1.4 (-4,3.7)

来源：Thomson Reuters Datastream；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数字代表与标准普尔500大幅变化相关的资产回报（百分比变化）。例如，最高30和最低30分别指S&P500的30个最大单日升幅和降幅的平均百分比变化。所有资产回报数据都按S&P500分类。10年收益率是10年期美国债券收益率的每日基点差。对于所有其他指标，数据是日增长率。对于比特币，期间是2011年8月18日至2019年8月19日。金属是基金组织贱金属指数。对于所有其他指标，期间是1998年1月1日至2019年8月19日。比特币数字通过乘以上述期间S&P500变动比率进行调整。括号中的数据是四分位距。

黄金、较低程度表现于白银、并不表现于铂和钯（尤其是钯）；美元和中期国库券（典型的安全港资产）也具备这种属性。而其他贱金属则不具备这种属性。最后，与金银具有一些相似之处的加密货币似乎并不是股票市场暴跌期间安全的避风港。^{14,15}此外，与金银不同之处在于，它们不具有内在价值。

结论

贵金属具有宏观相关性（对一些低收入国家来说更是如此），并且具有相关的工业用途，尤

其是铂和钯——尽管它们的价格只受全球活动的轻微影响。黄金和白银可以作为通货膨胀对冲工具，但是这种属性不可过分夸大，尤其是在通货膨胀率变化不大的情况下。然而，鉴于金银在货币体系和购买力稳定方面的历史作用，它们似乎时常因人们对主要法定货币体系崩溃产生（可能是非理性的）担忧而受到提振。在发生一些（但非全部）重大的经济和政策冲击（以股票市场波动为代表）、从而引发或逆转投资者弃劣从优的行动时，贵金属的安全港属性很可能更加显著，其中，黄金是非常安全的资产，很像美国的中期国库券。迄今看来，加密资产似乎并不具有这种属性。

¹⁴以比特币为代表的加密货币价格是2011年至2019年期间计算得出的。

¹⁵与金银一样，一些加密货币的供应量是有限的。加密货币之所以能够吸引使用者和投资者，还因为它们的去中心化和匿名性。

专栏1.SF.1. 全球碳排放目前情况如何？

为了延缓气候变化，必须减少碳排放。但是，过去十年间，排放量的变化情况如何呢？又有哪些国家在推动这些变化的发生呢？尽管在2014年至2016年期间，全球碳排放量持平，但是在2017年和2018年，它们出现了惊人的反弹（图1.SF.1.1）。

自世纪之交以来，中国一直是排放量增长方面的重要推动力，但是近年来，随着经济改革步伐的加快，中国在这方面的影响有所减弱。而印度和其他新兴市场则部分填补了这一缺口。2018年，除美国以外，七国集团所有经济体的排放量均有所减少；美国排放量增加的原因是该国工业生产复苏以及天气恶劣（见BP，201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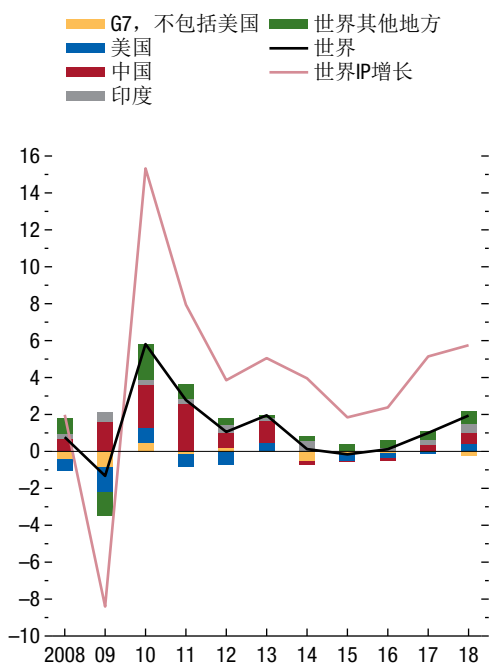
本专栏作者为Christian Bogmans、Akito Matsumoto和Andrea Pescatori。

总排放量 E 也许可以分解为碳强度 c （单位能源的碳排放量）、能源强度 e （单位GDP的能耗）、人均GDP y ，以及人口 P 的产物（Kaya和Yokobori，1997年）：

$$E = \frac{E}{\text{能源}} * \frac{\text{能源}}{GDP} * \frac{GDP}{P} P = c * e * y * 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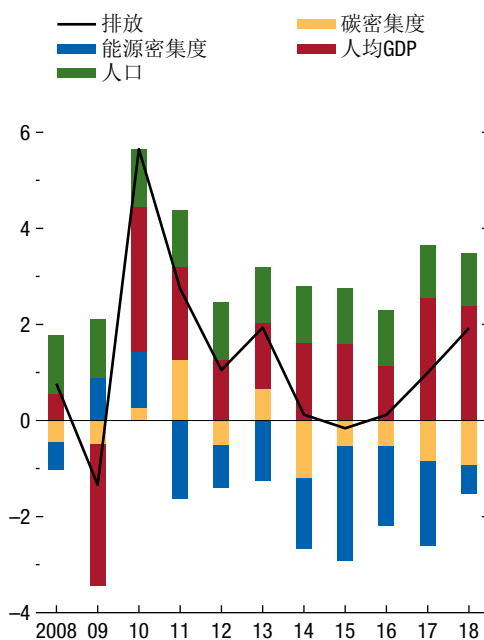
平均而言，收入增长在碳排放量增加方面的贡献比人口增长的贡献更大，前者相比后者也更具有周期性（图1.SF.1.2）。不断下降的能源强度一贯有助于减少排放量的增长，但是其在2018年的贡献较小，这可能是由于全球工业生产的周期性回升。2018年，随着风能、太阳能和天然气逐步取代煤炭成为所有主要排放国电力部门选择的能源来源，去碳化成为了最重要的缓解力量。

图1.SF.1.1 对世界排放的贡献，按地点划分
(百分比变化)



来源：英国石油公司；国际能源机构；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G7=七国集团；IP=工业生产。

图1.SF.1.2 对世界排放的贡献，按来源划分
(百分比变化)



来源：英国石油公司；国际能源机构；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附件表 1.1.1. 欧洲经济体：实际GDP、消费者价格、经常账户差额和失业
(年百分比变化，除非另有注明)

	实际GDP			消费者价格 ¹			经常账户差额 ²			失业 ³		
	2018	预测值		2018	预测值		2018	预测值		2018	预测值	
欧洲	2.3	1.4	1.8	3.3	3.2	2.8	2.5	2.5	2.2
欧洲发达经济体	1.9	1.2	1.5	1.9	1.4	1.5	2.7	2.7	2.6	7.1	6.7	6.6
欧元区 ^{4,5}	1.9	1.2	1.4	1.8	1.2	1.4	2.9	2.8	2.7	8.2	7.7	7.5
德国	1.5	0.5	1.2	1.9	1.5	1.7	7.3	7.0	6.6	3.4	3.2	3.3
法国	1.7	1.2	1.3	2.1	1.2	1.3	-0.6	-0.5	-0.5	9.1	8.6	8.4
意大利	0.9	0.0	0.5	1.2	0.7	1.0	2.5	2.9	2.9	10.6	10.3	10.3
西班牙	2.6	2.2	1.8	1.7	0.7	1.0	0.9	0.9	1.0	15.3	13.9	13.2
荷兰	2.6	1.8	1.6	1.6	2.5	1.6	10.9	9.8	9.5	3.8	3.3	3.3
比利时	1.4	1.2	1.3	2.3	1.5	1.3	-1.3	-1.1	-0.8	6.0	5.5	5.5
奥地利	2.7	1.6	1.7	2.1	1.5	1.9	2.3	1.6	1.8	4.9	5.1	5.0
爱尔兰	8.3	4.3	3.5	0.7	1.2	1.5	10.6	10.8	9.6	5.8	5.5	5.2
葡萄牙	2.4	1.9	1.6	1.2	0.9	1.2	-0.6	-0.6	-0.7	7.0	6.1	5.6
希腊	1.9	2.0	2.2	0.8	0.6	0.9	-3.5	-3.0	-3.3	19.3	17.8	16.8
芬兰	1.7	1.2	1.5	1.2	1.2	1.3	-1.6	-0.7	-0.5	7.4	6.5	6.4
斯洛伐克共和国	4.1	2.6	2.7	2.5	2.6	2.1	-2.5	-2.5	-1.7	6.6	6.0	5.9
立陶宛	3.5	3.4	2.7	2.5	2.3	2.2	1.6	1.1	1.1	6.1	6.1	6.0
斯洛文尼亚	4.1	2.9	2.9	1.7	1.8	1.9	5.7	4.2	4.1	5.1	4.5	4.5
卢森堡	2.6	2.6	2.8	2.0	1.7	1.7	4.7	4.5	4.5	5.0	5.2	5.2
拉脱维亚	4.8	2.8	2.8	2.6	3.0	2.6	-1.0	-1.8	-2.1	7.4	6.5	6.7
爱沙尼亚	4.8	3.2	2.9	3.4	2.5	2.4	1.7	0.7	0.3	5.4	4.7	4.7
塞浦路斯	3.9	3.1	2.9	0.8	0.7	1.6	-7.0	-7.8	-7.5	8.4	7.0	6.0
马耳他	6.8	5.1	4.3	1.7	1.7	1.8	9.8	7.6	6.2	3.7	3.8	4.0
英国	1.4	1.2	1.4	2.5	1.8	1.9	-3.9	-3.5	-3.7	4.1	3.8	3.8
瑞士	2.8	0.8	1.3	0.9	0.6	0.6	10.2	9.6	9.8	2.5	2.8	2.8
瑞典	2.3	0.9	1.5	2.0	1.7	1.5	1.7	2.9	2.7	6.3	6.5	6.7
捷克共和国	3.0	2.5	2.6	2.2	2.6	2.3	0.3	-0.1	-0.2	2.2	2.2	2.3
挪威	1.3	1.9	2.4	2.8	2.3	1.9	8.1	6.9	7.2	3.9	3.6	3.5
丹麦	1.5	1.7	1.9	0.7	1.3	1.5	5.7	5.5	5.2	5.0	5.0	5.0
冰岛	4.8	0.8	1.6	2.7	2.8	2.5	2.8	3.1	1.6	2.7	3.3	3.6
圣马力诺	1.1	0.8	0.7	1.5	1.3	1.5	0.4	0.4	0.2	8.0	8.1	8.1
亚洲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⁶	3.1	1.8	2.5	6.2	6.8	5.6	1.7	1.6	0.6
俄罗斯	2.3	1.1	1.9	2.9	4.7	3.5	6.8	5.7	3.9	4.8	4.6	4.8
土耳其	2.8	0.2	3.0	16.3	15.7	12.6	-3.5	-0.6	-0.9	11.0	13.8	13.7
波兰	5.1	4.0	3.1	1.6	2.4	3.5	-0.6	-0.9	-1.1	3.8	3.8	3.8
罗马尼亚	4.1	4.0	3.5	4.6	4.2	3.3	-4.5	-5.5	-5.2	4.2	4.3	4.6
乌克兰 ⁷	3.3	3.0	3.0	10.9	8.7	5.9	-3.4	-2.8	-3.5	9.0	8.7	8.2
匈牙利	4.9	4.6	3.3	2.8	3.4	3.4	-0.5	-0.9	-0.6	3.7	3.5	3.4
白俄罗斯	3.0	1.5	0.3	4.9	5.4	4.8	-0.4	-0.9	-3.4	0.4	0.5	0.9
保加利亚 ⁵	3.1	3.7	3.2	2.6	2.5	2.3	4.6	3.2	2.5	5.3	4.9	4.8
塞尔维亚	4.3	3.5	4.0	2.0	2.2	1.9	-5.2	-5.8	-5.1	13.3	13.1	12.8
克罗地亚	2.6	3.0	2.7	1.5	1.0	1.2	2.5	1.7	1.0	9.9	9.0	8.0

注释：一些国家的数据是基于财政年度。采用特殊报告期的国家列表，请参见统计附录的表F。

¹消费者价格的变动以年度平均值表示。年底至年底的变化，见统计附录的表A6和A7。

²占GDP的百分比。

³百分比。各国的失业定义可能不同。

⁴就地区内交易的报告误差对经常账户头寸进行了调整。

⁵基于欧盟统计局的调和消费者价格指数，但斯洛文尼亚除外。

⁶包括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科索沃、黑山和北马其顿。

⁷对委内瑞拉数据的具体说明，见统计附录中的“国家说明”部分。

附件表1.1.2. 亚太经济体：实际GDP、消费者价格、经常账户差额和失业
(年百分比变化，除非另有注明)

	实际GDP			消费者价格 ¹			经常账户差额 ²			失业 ³		
	2018	预测值		2018	预测值		2018	预测值		2018	预测值	
		2019	2020		2019	2020		2019	2020		2019	2020
亚洲	5.5	5.0	5.1	2.4	2.4	2.6	1.3	1.5	1.3
亚洲发达经济体	1.8	1.3	1.3	1.3	1.0	1.3	4.0	3.9	3.6	3.2	3.2	3.2
日本	0.8	0.9	0.5	1.0	1.0	1.3	3.5	3.3	3.3	2.4	2.4	2.4
韩国	2.7	2.0	2.2	1.5	0.5	0.9	4.4	3.2	2.9	3.8	4.0	4.2
澳大利亚	2.7	1.7	2.3	2.0	1.6	1.8	-2.1	-0.3	-1.7	5.3	5.1	5.1
中国台湾省	2.6	2.0	1.9	1.5	0.8	1.1	12.2	11.4	10.8	3.7	3.8	3.8
新加坡	3.1	0.5	1.0	0.4	0.7	1.0	17.9	16.5	16.6	2.1	2.2	2.2
香港特区	3.0	0.3	1.5	2.4	3.0	2.6	4.3	5.5	5.1	2.8	2.9	3.0
新西兰	2.8	2.5	2.7	1.6	1.4	1.9	-3.8	-4.1	-4.3	4.3	4.3	4.5
澳门特区	4.7	-1.3	-1.1	3.0	2.4	2.7	35.2	35.7	35.3	1.8	1.8	1.8
亚洲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6.4	5.9	6.0	2.6	2.7	3.0	-0.1	0.4	0.2
中国	6.6	6.1	5.8	2.1	2.3	2.4	0.4	1.0	0.9	3.8	3.8	3.8
印度 ⁴	6.8	6.1	7.0	3.4	3.4	4.1	-2.1	-2.0	-2.3
东盟五国	5.2	4.8	4.9	2.8	2.4	2.6	0.2	0.4	0.1
印度尼西亚	5.2	5.0	5.1	3.2	3.2	3.3	-3.0	-2.9	-2.7	5.3	5.2	5.0
泰国	4.1	2.9	3.0	1.1	0.9	0.9	6.4	6.0	5.4	1.2	1.2	1.2
马来西亚	4.7	4.5	4.4	1.0	1.0	2.1	2.1	3.1	1.9	3.3	3.4	3.4
菲律宾	6.2	5.7	6.2	5.2	2.5	2.3	-2.6	-2.0	-2.3	5.3	5.2	5.1
越南	7.1	6.5	6.5	3.5	3.6	3.7	2.4	2.2	1.9	2.2	2.2	2.2
其他亚洲新兴和 发展中经济体 ⁵	6.3	6.3	6.2	5.0	5.3	5.3	-3.1	-2.8	-2.9
备忘项												
亚洲新兴经济体 ⁶	6.4	5.9	6.0	2.5	2.6	2.9	0.0	0.5	0.3

注释：一些国家的数据是基于财政年度。采用特殊报告期的国家列表，请参见统计附录的表F。

¹消费者价格的变动以年度平均值表示。年底至年底的变化，见统计附录的表A6和A7。

²占GDP的百分比。

³百分比。各国的失业定义可能不同。

⁴见统计附录“国家说明”部分关于印度的说明。

⁵其他亚洲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包括孟加拉国、不丹、文莱达鲁萨兰国、柬埔寨、斐济、基里巴斯、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尔代夫、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蒙古、缅甸、瑙鲁、尼泊尔、帕劳、巴布亚新几内亚、萨摩亚、所罗门群岛、斯里兰卡、东帝汶、汤加、图瓦卢和瓦努阿图。

⁶亚洲新兴经济体包括东盟五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经济体、中国和印度。

附表1.1.3. 西半球经济体：实际GDP、消费者价格、经常账户差额和失业
(年百分比变化，除非另有注明)

	实际GDP			消费者价格 ¹			经常账户差额 ²			失业 ³		
	预测值			预测值			预测值			预测值		
	2018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
北美地区	2.7	2.1	2.0	2.7	2.0	2.3	-2.4	-2.4	-2.4
美国	2.9	2.4	2.1	2.4	1.8	2.3	-2.4	-2.5	-2.5	3.9	3.7	3.5
加拿大	1.9	1.5	1.8	2.2	2.0	2.0	-2.6	-1.9	-1.7	5.8	5.8	6.0
墨西哥	2.0	0.4	1.3	4.9	3.8	3.1	-1.8	-1.2	-1.6	3.3	3.4	3.4
波多黎各 ⁴	-4.9	-1.1	-0.7	1.3	-0.1	1.0	9.2	9.2	9.4
南美地区⁵	0.4	-0.2	1.8	7.1	9.2	8.6	-1.8	-1.6	-1.4
巴西	1.1	0.9	2.0	3.7	3.8	3.5	-0.8	-1.2	-1.0	12.3	11.8	10.8
阿根廷	-2.5	-3.1	-1.3	34.3	54.4	51.0	-5.3	-1.2	0.3	9.2	10.6	10.1
哥伦比亚	2.6	3.4	3.6	3.2	3.6	3.7	-4.0	-4.2	-4.0	9.7	9.7	9.5
智利	4.0	2.5	3.0	2.3	2.2	2.8	-3.1	-3.5	-2.9	7.0	6.9	6.9
秘鲁	4.0	2.6	3.6	1.3	2.2	1.9	-1.6	-1.9	-2.0	6.7	6.7	6.7
委内瑞拉	-18.0	-35.0	-10.0	65,374.1	200,000	500,000	6.4	7.0	1.5	35.0	47.2	50.5
厄瓜多尔	1.4	-0.5	0.5	-0.2	0.4	1.2	-1.4	0.1	0.7	3.7	4.3	4.7
巴拉圭	3.7	1.0	4.0	4.0	3.5	3.7	0.5	-0.1	1.3	5.6	6.1	5.9
玻利维亚	4.2	3.9	3.8	2.3	1.7	3.1	-4.9	-5.0	-4.1	3.5	4.0	4.0
乌拉圭	1.6	0.4	2.3	7.6	7.6	7.2	-0.6	-1.7	-3.0	8.4	8.6	8.1
中美地区⁶	2.6	2.7	3.4	2.6	2.7	3.0	-3.2	-2.7	-2.6
加勒比地区⁷	4.7	3.3	3.7	3.7	2.8	4.4	-1.6	-1.8	-2.2
备忘项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⁸	1.0	0.2	1.8	6.2	7.2	6.7	-1.9	-1.6	-1.5
东加勒比货币联盟 ⁹	4.0	3.6	3.4	1.3	1.5	2.0	-8.4	-7.9	-7.7

注释：一些国家的数据是基于财政年度。采用特殊报告期的国家列表，请参见统计附录的表F。

¹消费者价格的变动以年度平均值表示。加总数据不包括委内瑞拉。年底至年底的变化，见统计附录的表A6和A7。

²占GDP的百分比。

³百分比。各国的失业定义可能不同。

⁴波多黎各是美国的领土，但单独、独立地保持统计数据。

⁵包括圭亚那和苏里南。对阿根廷和委内瑞拉的具体说明，见统计附录中的“国家说明”部分。

⁶中美地区包括伯利兹、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巴拿马。

⁷加勒比地区包括安提瓜和巴布达、阿鲁巴、巴哈马、巴巴多斯、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共和国、格林纳达、海地、牙买加、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⁸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包括墨西哥以及加勒比地区、中美地区和南美地区经济体。对阿根廷和委内瑞拉的具体说明，见统计附录中的“国家说明”部分。

⁹东加勒比货币联盟包括安提瓜和巴布达、多米尼克、格林纳达、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以及安圭拉和蒙特塞拉特（它们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

附件表1.1.4. 中东和中亚经济体：实际GDP、消费者价格、经常账户差额和失业
(年百分比变化，除非另有注明)

	实际GDP			消费者价格 ¹			经常账户差额 ²			失业 ³		
	2018	预测值		2018	预测值		2018	预测值		2018	预测值	
	2018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
中东和中亚	1.9	0.9	2.9	9.9	8.2	9.1	2.7	-0.4	-1.4
石油出口国⁴	0.6	-0.7	2.3	8.5	6.9	8.0	5.9	1.6	0.1
沙特阿拉伯	2.4	0.2	2.2	2.5	-1.1	2.2	9.2	4.4	1.5	6.0
伊朗	-4.8	-9.5	0.0	30.5	35.7	31.0	4.1	-2.7	-3.4	14.5	16.8	17.4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1.7	1.6	2.5	3.1	-1.5	1.2	9.1	9.0	7.1
伊拉克	-0.6	3.4	4.7	0.4	-0.3	1.0	6.9	-3.5	-3.7
阿尔及利亚	1.4	2.6	2.4	4.3	2.0	4.1	-9.6	-12.6	-11.9	11.7	12.5	13.3
哈萨克斯坦	4.1	3.8	3.9	6.0	5.3	5.2	0.0	-1.2	-1.5	4.9	4.9	4.9
卡塔尔	1.5	2.0	2.8	0.2	-0.4	2.2	8.7	6.0	4.1
科威特	1.2	0.6	3.1	0.6	1.5	2.2	14.4	8.2	6.8	1.3	1.3	1.3
阿曼	1.8	0.0	3.7	0.9	0.8	1.8	-5.5	-7.2	-8.0
阿塞拜疆	1.0	2.7	2.1	2.3	2.8	3.0	12.9	9.7	10.0	5.0	5.0	5.0
土库曼斯坦	6.2	6.3	6.0	13.2	13.4	13.0	5.7	-0.6	-3.0
石油进口国⁵	4.4	3.8	3.9	12.7	10.7	11.3	-6.6	-6.0	-5.3
埃及	5.3	5.5	5.9	20.9	13.9	10.0	-2.4	-3.1	-2.8	10.9	8.6	7.9
巴基斯坦	5.5	3.3	2.4	3.9	7.3	13.0	-6.3	-4.6	-2.6	6.1	6.1	6.2
摩洛哥	3.0	2.7	3.7	1.9	0.6	1.1	-5.4	-4.5	-3.8	9.8	9.2	8.9
乌兹别克斯坦	5.1	5.5	6.0	17.5	14.7	14.1	-7.1	-6.5	-5.6
苏丹	-2.2	-2.6	-1.5	63.3	50.4	62.1	-13.6	-7.4	-12.5	19.5	22.1	21.0
突尼斯	2.5	1.5	2.4	7.3	6.6	5.4	-11.1	-10.4	-9.4	15.4
约旦	1.9	2.2	2.4	4.5	2.0	2.5	-7.0	-7.0	-6.2	18.3
黎巴嫩	0.2	0.2	0.9	6.1	3.1	2.6	-25.6	-26.4	-26.3
阿富汗	2.7	3.0	3.5	0.6	2.6	4.5	9.1	2.0	0.2
格鲁吉亚	4.7	4.6	4.8	2.6	4.2	3.8	-7.7	-5.9	-5.8	12.7
塔吉克斯坦	7.3	5.0	4.5	3.8	7.4	7.1	-5.0	-5.8	-5.8
亚美尼亚	5.2	6.0	4.8	2.5	1.7	2.5	-9.4	-7.4	-7.4	18.2	17.7	17.5
吉尔吉斯共和国	3.5	3.8	3.4	1.5	1.3	5.0	-8.7	-10.0	-8.3	6.6	6.6	6.6
备忘项												
高加索和中亚	4.2	4.4	4.4	8.3	7.6	7.6	0.3	-1.3	-1.7
中东、北非、阿富汗和巴基斯坦	1.6	0.5	2.7	10.1	8.3	9.3	2.9	-0.3	-1.4
中东和北非	1.1	0.1	2.7	11.0	8.4	8.9	3.8	0.1	-1.3
以色列 ⁶	3.4	3.1	3.1	0.8	1.0	1.3	2.7	2.4	2.5	4.0	4.0	4.0
马格里布 ⁷	3.0	1.4	2.7	4.3	2.3	3.7	-7.3	-8.6	-9.1
马什拉格 ⁸	4.8	5.0	5.4	18.8	12.5	9.1	-6.7	-6.9	-6.2

注释：一些国家的数据是基于财政年度。采用特殊报告期的国家列表，请参见统计附录的表F。

¹消费者价格的变动以年度平均值表示。年底至年底的变化，见统计附录的表A6和A7。

²占GDP的百分比。

³百分比。各国的失业定义可能不同。

⁴包括巴林、利比亚和也门。

⁵包括吉布提、毛里塔尼亚和索马里。不包括叙利亚，因为其政治形势不确定。

⁶以色列不是该经济地区的成员，出于地理原因列在这里，但不包括在地区加总数据中。

⁷马格里布包括阿尔及利亚、利比亚、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和突尼斯。

⁸马什拉格包括埃及、约旦和黎巴嫩。不包括叙利亚，因为其政治形势不确定。

附件表 1.1.5. 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体：实际GDP、消费者价格、经常账户差额和失业
(年百分比变化，除非另有注明)

	实际GDP			消费者价格 ¹			经常账户差额 ²			失业 ³		
	2018	预测值		2018	预测值		2018	预测值		2018	预测值	
	2018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
撒哈拉以南非洲	3.2	3.2	3.6	8.5	8.4	8.0	-2.7	-3.6	-3.8
石油出口国 ⁴	1.3	2.0	2.4	13.0	11.4	11.4	1.9	-0.1	-0.3
尼日利亚	1.9	2.3	2.5	12.1	11.3	11.7	1.3	-0.2	-0.1	22.6
安哥拉	-1.2	-0.3	1.2	19.6	17.2	15.0	6.1	0.9	-0.7
加蓬	0.8	2.9	3.4	4.8	3.0	3.0	-2.4	0.1	0.9
刚果共和国	1.6	4.0	2.8	1.2	1.5	1.8	6.7	6.8	5.3
乍得	2.4	2.3	5.4	4.0	3.0	3.0	-3.4	-6.4	-6.1
中等收入国家 ⁵	2.8	2.8	2.9	4.6	4.6	5.2	-3.6	-3.6	-3.9
南非	0.8	0.7	1.1	4.6	4.4	5.2	-3.5	-3.1	-3.6	27.1	27.9	28.4
加纳	6.3	7.5	5.6	9.8	9.3	9.2	-3.1	-3.6	-3.8
科特迪瓦	7.4	7.5	7.3	0.4	1.0	2.0	-4.7	-3.8	-3.8
喀麦隆	4.1	4.0	4.2	1.1	2.1	2.2	-3.7	-3.7	-3.5
赞比亚	3.7	2.0	1.7	7.0	9.9	10.0	-2.6	-3.6	-3.4
塞内加尔	6.7	6.0	6.8	0.5	1.0	1.5	-8.8	-8.5	-11.1
低收入国家 ⁶	6.2	5.3	5.9	7.6	9.2	7.4	-7.0	-7.9	-8.0
埃塞俄比亚	7.7	7.4	7.2	13.8	14.6	12.7	-6.5	-6.0	-5.3
肯尼亚	6.3	5.6	6.0	4.7	5.6	5.3	-5.0	-4.7	-4.6
坦桑尼亚	7.0	5.2	5.7	3.5	3.6	4.2	-3.7	-4.1	-3.6
乌干达	6.1	6.2	6.2	2.6	3.2	3.8	-8.9	-11.5	-10.5
刚果民主共和国	5.8	4.3	3.9	29.3	5.5	5.0	-4.6	-3.4	-4.2
马里	4.7	5.0	5.0	1.7	0.2	1.3	-3.8	-5.5	-5.5
马达加斯加	5.2	5.2	5.3	7.3	6.7	6.3	0.8	-1.6	-2.7
备忘项												
不包括南苏丹在内的撒哈拉以南非洲	3.2	3.2	3.6	8.2	8.3	8.0	-2.7	-3.6	-3.8

注释：一些国家的数据是基于财政年度。采用特殊报告期的国家列表，请参见统计附录的表F。

¹消费者价格的变动以年度平均值表示。年底至年底的变化，见统计附录的表A7。

²占GDP的百分比。

³百分比。各国的失业定义可能不同。

⁴包括赤道几内亚和南苏丹。

⁵包括博茨瓦纳、佛得角、斯威士兰、莱索托、毛里求斯、纳米比亚和塞舌尔。

⁶包括贝宁、布基纳法索、布隆迪、中非共和国、科摩罗、厄立特里亚、冈比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利比里亚、马拉维、马里、莫桑比克、尼日尔、卢旺达、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拉利昂、多哥和津巴布韦。

附件表1.1.6. 世界实际人均产出概况
(年百分比变化；以按购买力平价衡量的国际货币表示)

	平均值									预测值		
	2001-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4
世界	2.4	3.0	2.0	2.2	2.3	2.1	2.1	2.5	2.4	1.8	2.3	2.5
发达经济体	1.1	1.2	0.7	0.9	1.6	1.8	1.2	2.0	1.8	1.3	1.3	1.2
美国	0.8	0.8	1.5	1.1	1.8	2.2	0.9	1.7	2.3	1.8	1.5	1.1
欧元区 ¹	0.8	1.3	-1.2	-0.5	1.2	1.8	1.6	2.4	1.8	1.0	1.3	1.2
德国	1.0	3.9	0.2	0.2	1.8	0.9	1.4	2.1	1.2	0.5	1.2	1.3
法国	0.6	1.7	-0.2	0.1	0.4	0.7	0.8	2.0	1.6	1.1	1.0	1.1
意大利	-0.2	0.2	-3.2	-2.3	-0.3	0.9	1.3	1.8	1.0	0.2	0.7	0.9
西班牙	0.8	-1.4	-3.0	-1.3	1.7	3.8	3.2	3.0	2.5	1.7	1.4	1.2
日本	0.6	-0.3	1.7	2.2	0.5	1.3	0.6	2.1	1.0	1.1	0.8	1.0
英国	1.0	0.8	0.8	1.4	2.2	1.5	1.0	1.2	0.8	0.6	0.9	1.1
加拿大	0.8	2.1	0.7	1.3	1.8	-0.1	0.1	1.7	0.5	0.3	0.8	0.8
其他发达经济体 ²	2.7	2.5	1.3	1.7	2.1	1.4	1.6	2.2	1.9	0.9	1.2	1.7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4.6	4.8	3.6	3.6	3.2	2.8	3.1	3.3	3.2	2.5	3.3	3.5
亚洲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7.2	6.7	5.9	5.9	5.8	5.7	5.7	5.6	5.5	5.0	5.1	5.1
中国	9.9	9.0	7.4	7.3	6.7	6.4	6.1	6.2	6.2	5.8	5.5	5.3
印度 ³	5.9	5.2	4.1	5.0	6.0	6.6	6.8	5.8	5.4	4.7	5.6	5.9
东盟五国 ⁴	3.7	3.1	4.7	3.7	3.3	3.6	3.8	4.2	4.1	3.7	3.8	4.2
欧洲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4.4	5.6	2.7	2.7	1.6	0.4	1.6	3.7	2.9	1.6	2.4	2.4
俄罗斯	5.1	5.0	3.5	1.5	-1.1	-2.4	0.1	1.6	2.3	1.1	1.9	2.0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	1.9	3.4	1.7	1.7	0.2	-0.9	-1.8	0.2	0.1	-0.9	1.1	1.9
巴西	2.5	3.1	1.0	2.1	-0.3	-4.4	-4.1	0.3	0.3	0.2	1.4	1.7
墨西哥	0.2	2.4	2.4	0.2	1.7	2.2	1.8	1.1	1.0	-0.6	0.4	1.6
中东和中亚	2.2	3.7	0.9	0.4	0.5	0.4	2.8	-0.2	-0.1	-1.2	1.0	1.4
沙特阿拉伯	0.3	6.8	2.5	-0.1	2.5	1.7	-0.6	-3.3	0.0	-1.8	0.2	0.5
撒哈拉以南非洲	2.9	2.5	1.5	2.4	2.4	0.4	-1.3	0.3	0.6	0.6	0.9	1.5
尼日利亚	6.1	2.1	1.5	2.6	3.5	0.0	-4.2	-1.8	-0.7	-0.3	-0.1	0.1
南非	2.1	1.7	0.7	0.9	0.3	-0.3	-1.1	-0.1	-0.7	-0.9	-0.4	0.2
备忘项												
欧盟	1.2	1.6	-0.6	0.0	1.6	2.1	1.8	2.5	2.0	1.3	1.5	1.4
低收入发展中国家	3.8	3.6	1.7	3.6	3.7	1.9	1.2	2.4	2.8	2.7	2.9	3.2
中东和北非	1.9	6.1	0.3	-0.3	-0.2	0.0	3.1	-1.1	-1.1	-2.1	0.8	0.8

注释：一些国家的数据是基于财政年度。采用特殊报告期的国家列表，请参见统计附录的表F。

¹欧元区各国加总数据。

²不包括七国集团（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美国）和欧元区国家。

³见统计附录“国家说明”部分关于印度的说明。

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

参考文献

- Abbritti, Mirko, and Stephan Fahr. 2013. “Downward Wage Rigidity and Business Cycle Asymmetrie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60: 871–86.
- Adrian, Tobias, and Maurice Obstfeld. 2017. “Why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ooperation Remains Essential.” IMF Blog, March 23.
- Aiyar, Shekhar, and Simon Voigts. 2019. “The Negative Mean Output Gap.” IMF Working Paper 19/183,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 Baker, Scott R., Nicholas Bloom, and Steven J. Davis. 2016. “Measuring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1 (4): 1593–636.
- Banque Centrale du Luxembourg (BCL). 2019. Bulletin 2019 (2).
- Bekaert, Geert, and Xiaozheng Wang. 2010. “Inflation Risk and the Inflation Risk Premium.” *Economic Policy* 25 (64): 755–806.
- Bems, Rudolf, Robert C. Johnson, and Key-Mu Yi. 2011. “Vertical Linkages and the Collapse of Global Trad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101 (3): 308–12.
- British Petroleum (BP). 2019.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https://www.bp.com/content/dam/bp/business-sites/en/global/corporate/pdfs/energy-economics/statistical-review/bp-stats-review-2019-full-report.pdf>.
- Broadberry, Stephen, and Bishnupriya Gupta. 2006. “The Early Modern Great Divergence: Wages, Pric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urope and Asia, 1500–1800.”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59 (1): 2–31.
- Caldara, Dario, and Matteo Iacoviello. 2018. “Measuring Geopolitical Risk.” International Finance Discussion Papers 1222,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 Caliendo, Lorenzo, Robert C. Feenstra, John Romalis, and Alan Taylor. 2017. “Tariff Reductions, Entry, and Welfare: Theory and Evidence for the Last Two Decades.” NBER Working Paper 21768,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 Capie, Forrest, Terence Mills, and Geoffrey Wood. 2005. “Gold as a Hedge against the Dolla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 15 (4): 343–52.
- Damgaard, Jannick, and Thomas Elkjaer. 2017. “The Global FDI Network: Searching for Ultimate Investors.” IMF Working Paper 17/258,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 De Nederlandsche Bank (DNB). 2019. “Statistical News Release: Current Account Surplus Contracts in First Quarter.” <https://www.dnb.nl/en/news/news-and-archive/Statistischnieuws2019/dnb384751.jsp>.
- Dupraz, Stéphane, Emi Nakamura, and Jón Steinsson. 2019. “A Plucking Model of Business Cycle.” mimeo.
- Erb, Claude, and Campbell Harvey. 2013. “The Golden Dilemma.” NBER Working Paper 18706,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 European Central Bank (ECB). 2019. “What the Maturing Tech Cycle Signals for the Global Economy.” ECB Economic Bulletin 3/2019. https://www.ecb.europa.eu/pub/economic-bulletin/focus/2019/html/ecb.ebbox201903_01-4e6e0fce66.en.html.
- Friedman, Milton. 1964. “Monetary Studies of the National Bureau.” In *The National Bureau Enters Its 45th Year*, 44th Annual Report: 7–25. <http://www.nber.org/nberhistory/annualreports.html>.
- . 1990. “Bimetallism Revisited.”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4 (4): 85–104.
- . 1993. “The Plucking Model of Business Fluctuations Revisited.” *Economic Inquiry* 31: 171–77.
- Green, Timothy. 2007. *The Ages of Gold: Mines, Markets, Merchants, and Goldsmiths from Egypt to Troy, Rome to Byzantium, and Venice to the Space Age*. GFMS Limited.
- Gruss, Bertrand. 2014. “After the Boom—Commodity Price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IMF Working Paper 14/154,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2018. “Final Report of the Task Force on Special Purpose Entities.” IMF Committee on Balance of Payments Statistics (BOCPOM), BOPCOM-18/03 (<https://www.imf.org/external/pubs/ft/bop/2018/pdf/18-03.pdf>).
- . 2019. “Fiscal Policies for Paris Climate Strategies—From Principle to Practice.” Policy Paper 19/010.
- Kaya, Yoichi, and Keiichi Yokobori, eds. 1997. *Environment, Energy, and Economy: Strategies for Sustainability*. Tokyo: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 Kilian, Lutz, and Xiaoqing Zhou. 2019. “Oil Prices, Exchange Rates and Interest Rates.” Manuscript,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ichigan.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SAz_WsNhsHJ5OCxi12HcFyhDYfUjzyw6/view.
- Lane, Philip, and Gian Maria Milesi Ferretti. 2018. “The External Wealth of Nations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tegration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MF Economic Review* 66 (1): 189–222.
- Lopez-Cordova, Ernesto, and Christopher Meissner. 2003. “The Globalization of Trade and Democracy, 1870–2000.” NBER Working Paper 11117,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 Malanima, Paolo. 2009. *Pre-Modern European Economy: One Thousand Years (10th–19th Centuries)*. Boston: Brill.
- Mian, Atif, and Amir Sufi. 2012. “The Effects of Fiscal Stimulus: Evidence from the 2009 Cash for Clunkers Progra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7 (3): 1107–142.
- Mundell, Robert A. 2002. “The Birth of Coinage.” Columbia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0102–08, New York, NY.
- Newey, Whitney, and Kenneth West. 1987. “A Simple, Positive Semi-Definite, Heteroskedasticity, and Autocorrelation Consistent Covariance Matrix.” *Econometrica* 55 (3): 703–08.

- Nieuwenhuis, Paul, and Peter Wells, eds. 2015. *The Global Automotive Industry*. John Wiley and Sons.
- Officer, Lawrence. 2008. "Gold Standard." In *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2501–507.
- Schultz, M., K. Dzikczek, Y. Chen, and B. Swiechi. 2019. *US Consumer & Economic Impacts of US Automotive Trade Policies*. Center for Automotive Research, Ann Arbor, Michigan.
- Setser, Brad. 2019. "\$500 Billion in Dividends Out of the Double Irish with a Dutch Twist (with a Bit of Help from Bermuda)." Blog, 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 August 12.
- Sjaastad, Larry H. 2008. "The Price of Gold and the Exchange Rates: Once Again." *Resources Policy* 33: 118–24.
- Smolyansky, Michael, Gustavo Suarez, and Alexandra Tabova. 2019. "US Corporations' Repatriation of Offshore Profits: Evidence from 2018." FEDS Notes,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Washington, DC, August 6. <https://doi.org/10.17016/2380-7172.2396>.
- Swiss National Bank (SNB). 2019. "Swiss Balance of Payments an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osition: Q4 2018 and Review of the Year 2018." https://www.snb.ch/en/mmr/reference/pre_20190325/source/pre_20190325.en.pdf.
- Timmer, Marcel P., Erik Dietzenbacher, Bart Los, Robert Stehrer and Gaaitzen J. de Vries. 2015. "An Illustrated User Guide to the 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 The Case of Global Automotive Produc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3 (3): 575–605.
- Vilar, Pierre. 1976. *A History of Gold and Money: 1450–1920*. Translated by Judith White. London: New Left Books.

近年来，随着社会和政治紧张局势日益加剧，发达经济体国内（一国之内）地区在实际产出、就业和生产率方面的差距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大的关注。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普通发达经济体的地区差距已经显现，反映出一些地区因经济集中获得了收益而另一些地区则相对滞后。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落后地区通常医疗卫生状况恶劣、劳动生产率低下、农业和工业部门就业比例更大。此外，落后地区的调整速度较慢，种种不利冲击会对经济表现产生长期负面影响。尽管已经讨论多时，但是一般而言，贸易冲击、尤其是外部市场进口竞争的加强似乎并没有在落后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劳动力市场绩效之间造成差异。相比之下，技术冲击（以机械设备资本货物相对成本的下降来表示）则提高了更容易受到自动化影响的地区的失业率，尤其是给较易受影响的落后地区造成了损害。旨在减少扭曲并鼓励提高市场灵活度和开放度的国家政策在提供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同时，还能促进各地区作出调整以应对不利冲击，从而抑制失业率的上升。针对落后地区的地方性政策也可以发挥作用，但是必须谨慎校准以确保它们促进而非阻碍有利的调整。

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普通发达经济体国内地区的经济活动差距逐步扩大，一方面部分抵消了此前三十年中这一差距的明显缩小，另一方面反映了许多发达经济体整体收入不平等的趋势

本章作者为John Bluedorn（共同牵头）、Zsóka Kóczán（共同牵头）、Weicheng Lian、Natalija Novta和Yannick Timmer、Christopher Johns、Evgenia Pugacheva、Adrian Robles Villamil和Yuan Zeng为撰写过程提供了支持。本章的撰写还得益于与Philip Engler、Antonio Spilimbergo和Jiaxiong Yao开展的讨论，以及内部研讨会参与者的评论意见。

（图2.1，小图1）。^{1,2} 目前，处于第90百分位数的经济发达地区在实际人均GDP方面比处于第10百分位数的地区平均高70%。这一悬殊的差距意味着在一些发达经济体中，国内各地区之间的经济活动差异比同类国家之间的平均差异更大（图2.2）。而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内地区的平均差距在21世纪前十年初一度扩大之后，自2010年以来呈缩小趋势（图2.1，小图3）。不过平均而言，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此类差距仍然约为发达经济体差距的两倍。此外，就在新兴市场经济体地区趋同的平均速度加快至每年1%以上的同时，发达经济体的这一速度却减缓至每年不足0.5%（图2.1，小图2和4）。

近年来，一些发达经济体地区趋同步伐放缓而地区差距不断扩大，再加上地区劳动力市场和生产率的发展，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其部分原因在于，有证据表明一国之内地区表现不佳会加重不满情绪和政治两极化、侵蚀社会信任并威胁国家凝聚力。³ 更笼统地说，最近的经济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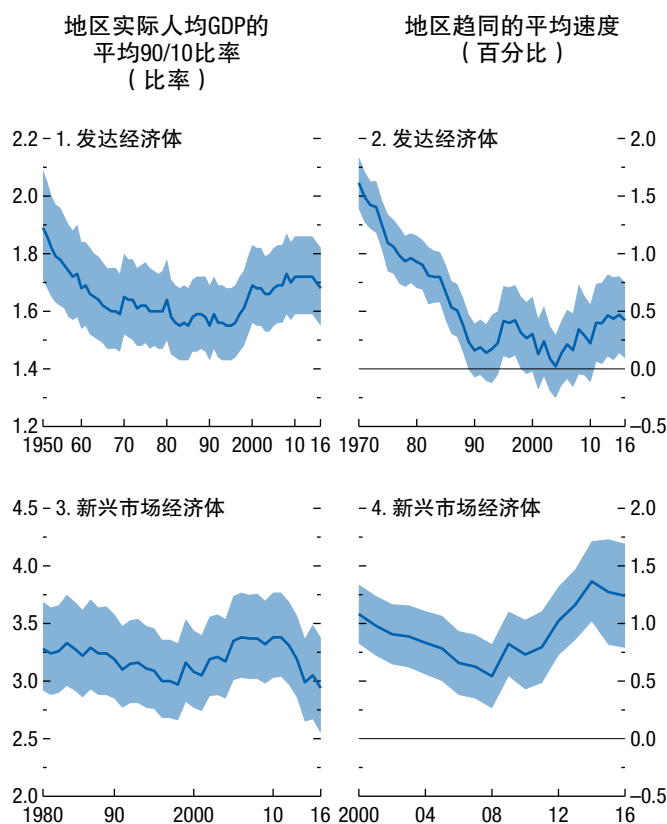
¹关于发达经济体整体收入不平等趋势方面的证据，见Dabla-Norris等人（2015年）；2017年10月《财政监测报告》；以及Nolan、Richiardi和Valenzuela（2019年）等。Immerovoll和Richardson（2011年）认为不断下降的财政再分配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这一不平等。

²按照经合组织（2018年）的定义，次国家级地区属于TL2地区，除非另行说明。它们通常是一国之内的第一级行政单位，大致相当于美国或德国的州。因此，各国之间乃至一国内TL2地区的地理范围并不具有同质性。其他地理聚合体（例如，清晰度更高的地区或都市聚合体或者不同的行政分类）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结论。次国家级地区的实际人均GDP是经调整可用于跨国比较的购买力平价（PPP），这一购买力平价没有经过针对国内地区价格差异的调整。专栏2.1讨论了一些有关衡量地区实际人均GDP及其与福利之间关系的问题。

³见Algan和Cahuc（2014年）以及Guriev（2018年）关于社会信任、地区表现和政治极化加剧问题的描述。针对欧洲，Winkler（2019年）提出证据表明地区收入不平等导致了这些地区政治极化加剧。Rajan（2019年）认为外围地区缺乏关注这一状况正在助长绝望情绪和强烈抵制，破坏了社会稳定。

图2.1 国内地区差距和趋同随时间推移的变化情况

过去三十年，普通发达经济体国内地区差距已经显现，而地区趋同则有所减缓。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内差距虽然通常较大，但是一直在缩小，而国内平均趋同步伐已经加快。



来源：Gennaioli等人（2014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地区数据库；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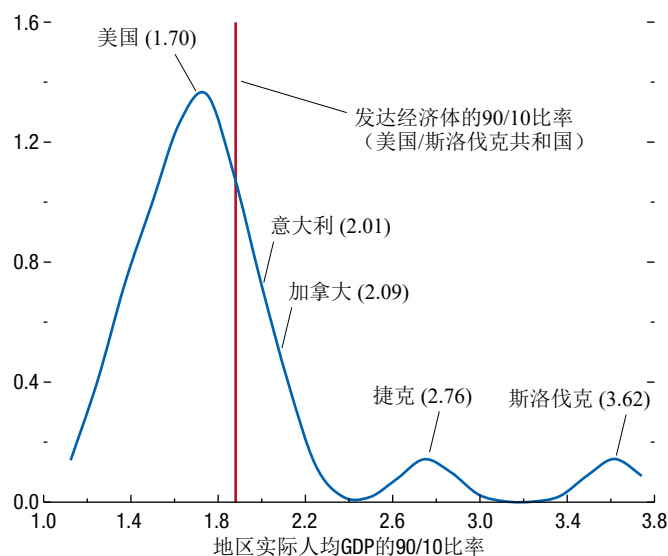
注释：一国的地区90/10比率的定义是，在该国的地区实际人均GDP分布中处于第90百分位数的地区与处于第10百分位数的地区的实际人均GDP之比。小图1和3中的实线表示基于年度固定效应和国家固定效应对指定样本中的地区90/10比率进行回归所得出的年度固定效应，以解释这一时期的进入和退出以及处于90/10地区GDP比率的水平差异。蓝色阴影区域表示相关的90%置信区间。小图2和4显示了以平均实际购买力平价人均GDP增长率对实际人均GDP初始对数进行的跨部门回归得出的实际人均GDP初始对数的系数，其估算基于期限长达20多年的滚动窗口（制图时间为该窗口的最后一年）。该回归包含国家固定效应，因此它体现了国内地区趋同的平均水平。该系数为年度系数，反映的是年均趋同速度。国家样本见在线附件2.1。

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是：本地条件在成就个人机会和社会流动性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换言之，身处何处可能是主要要素。⁴

⁴例如，见Chetty和Hendren（2018年a、2018年b）关于出生地是如何对个人一生的经济机会产生深远而持久的影响这一

图2.2 发达经济体国内地区差距的分布情况（密度，2013年）

许多发达经济体的国内地区差距大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差距。



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地区数据库；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本图描绘了发达经济体国家层面的地区90/10比率（为每个国家计算得出的处于第90百分位数的国内地区与处于第10百分位数的国内地区经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实际人均GDP的比率）的核密度。垂直线表示同一发达经济体组内的国家90/10比率（即处于第90百分位数的国家与处于第10百分位数的国家经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实际人均GDP的比率）。所选国家在该分布中的位置以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中的国家代码以及相应的地区90/10数值（括号内）标示。国家样本见在线附件2.1。

除了具有政治和社会影响以外，地区经济活动差距是否属于宏观经济问题？诚然，国内各地区之间差距扩大也许是经济增长的正常特征。在专业化不断加强、聚集程度日益上升的环境下，经济活动的空间密集度逐步提升，贸易和交换因此变得更加高效；这可能会提高生产率并促使经济活动进一步集中到国内的部分地区，从而导致

问题的描述，其中甚至考虑到了家庭背景和其他因素的影响。Durlauf和Seshadri（2018年）认为因果关系的方向是经济不平等造成了社会流动性低，而不是相反。Chetty、Hendren和Katz（2016年）根据来自美国的证据认为地域流动是实现社会流动——改善终身收入和机会——的重要手段。关于类似的分析和来自加拿大的证据，另见Conolly、Corak和Haecck（2019年）。

这些地区与其他地区拉开距离。⁵尽管如此，核心地区的经济增长最终还是辐射到外围地区，从而形成追赶趋势。⁶

然而，长期存在巨大的地区差距或者地区差距日渐扩大，也可能意味着某些地区没有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正在逐步落后。若不作出调整以应对不利冲击，则将导致地区失业率上升、生产率持续下降；这也许反映了劳动力和资本在向收益率较高的地区和企业流动时面临着种种障碍。确实，发达经济体中表现较差的地区往往长期失业率较高，表明某些长期性的低效问题可能正在产生影响（图2.3）。

一般而言，发达经济体的落后地区在医疗卫生、人力资本和劳动力市场结果等主要福利衡量标准方面往往不如其他地区，这与地区差距会引发社会和政治不满情绪这一观点相符（图2.4）。⁷落后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可能是导致这些地区总体就业率较低的部分原因——与其他地区相比，落后地区壮年（25-54岁）人口比例明显偏低，人口年龄结构明显较为年轻（低于25岁）。但是，这些人口统计特征并非落后地区的全部问题所在，比如，这些地区一般总体失业率较高、青年人口不活跃率（未参与就业、教育或培训的青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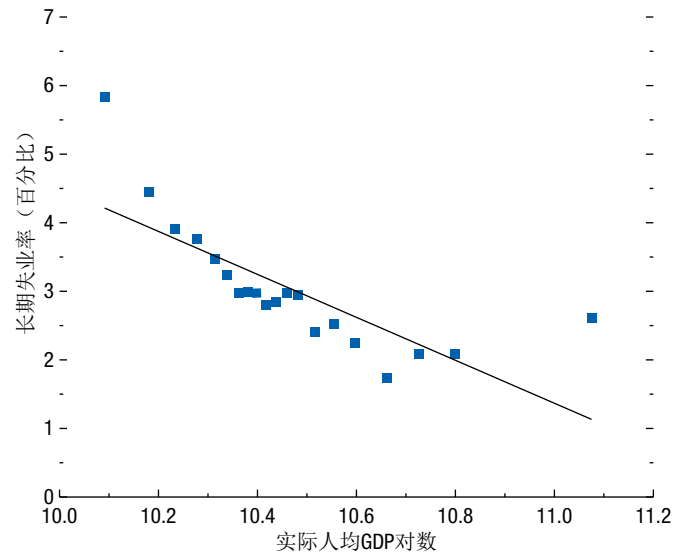
⁵驱动上述动态的潜在因素可能是地理条件简单（获得贸易伙伴和投入的成本较低）、自然资源兴旺或者历史因素产生了持久影响。关于对这些机制和驱动因素的进一步讨论，见Krugman（1991年）、Davis和Weinstein（2002年）、Duranton和Puga（2004年）、Moretti（2011年）以及Nunn（2014年）。

⁶关于这些溢出效应的相关证据，见Coe、Kelly和Yeung（2007年）以及世界银行（2009年）。

⁷确切地说，落后地区的定义是：2000年至2016年的实际人均GDP低于本国的地区中位数而且自2000年以来经济增长率低于本国平均水平的地区。如果采用预先确定的标准对落后地区加以定义（例如，低于初始实际人均GDP中位数和初始服务业部门就业比例），人力资本和劳动力市场结果也会呈现类似形态。Nunn、Parsons和Shambaugh（2018年）发现，美国初始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郡生产多样化程度低、更加依赖制造业，而且医疗卫生状况、收入水平和劳动力市场结果均不佳。必须注意，关于落后地区的这些结论在通常情况下成立，而特定地区的表现可能有别于通常表现。此外，由于已经说明的数据可得性限制，这一分类以2000年至2016年的实际人均GDP数据为基础。更多细节见在线附件2.1。所有附件均可查阅：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

图2.3 1999-2016年发达经济体国内地区的失业率与经济活动

当人均经济活动减少时，地区长期失业率往往会升高，这表明落后地区效率低下的状况更为严重。



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地区数据库；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本图显示了在剔除国家-年度固定效应后，地区长期失业率与地区实际人均GDP对数之间关系的回归斜率。图中的点表示回归的分级基础数据，依据的方法见Chetty、Friedman和Rockoff（2014年）。国家样本见在线附件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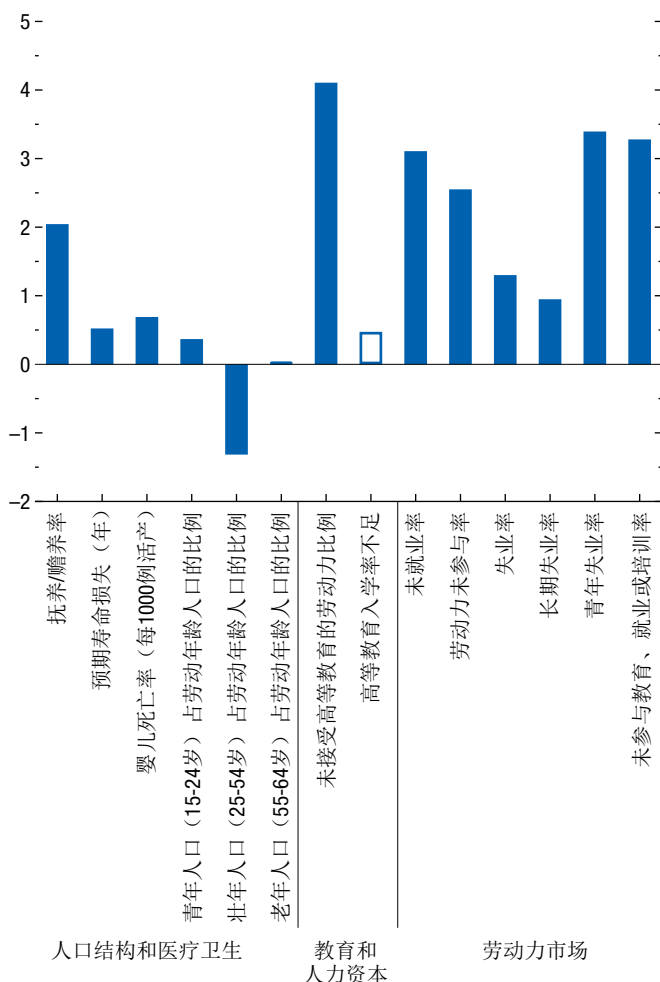
人口比例）较高。就业状况除了会对收入产生影响以外，对生活满意度也具有重要意义，有鉴于此，如果提高了地区劳动力市场绩效，就能够在通过收入再分配实现的福利收益的基础上产生更多福利收益。⁸

基于这些因素，并且考虑到除了数据可得性限制以外，发达经济体近来差距进一步扩大，本章审视了发达经济体的地区差距和劳动力市场调整，并重点关注了落后地区自2000年以来的特征和动态。它还探讨了与劳动力和产品市场运作有关的国家政策差异是否会影响地区差距和调整。具体而言，本章研究的问题如下：

⁸关于在排除收入和就业质量因素的情况下，就业率与幸福程度呈正相关的证据，见Clark和Oswald（1994年）；Grün、Hauser和Rhein（2010）；以及Clark（2018年）等。

图2.4 发达经济体的人口结构、医疗卫生、人力资本和劳动力市场结果：落后地区与其他地区的比较
(百分点差异，除非另有说明)

落后地区在医疗卫生、教育和劳动力市场结果方面往往不如其他地区。



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地区数据库；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柱状图显示了落后地区与其他地区在各个变量上的差异。这些结果的依据是，基于判断某个地区是否为落后地区的指标进行的各变量回归，其中剔除了国家-年度固定效应，并且标准误差集中在国家-年度层面。实心柱状图表示估计的落后指标系数在10%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各变量均已有所定义，因此，估计的系数若为正值，则表示落后地区的表现较差。高等教育入学率不足是其他地区与落后地区在高等教育入学人口百分比方面的差异。未就业率的定义是100减去就业率（百分比）。劳动力未参与率的定义是100减去劳动年龄（15-64岁）人口的劳动力参与率（百分比）。失业率是指失业的劳动年龄劳动力所占比例。长期失业率是指失业一年或一年以上的劳动年龄劳动力所占比例。青年失业率是指失业的青年（15-24岁）劳动力所占比例。未参与教育、就业或培训率是指未参与教育、就业或培训的青年人口百分比。落后地区的定义是：2000年实际人均GDP低于国家中位水平并且2000年至2016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低于国家平均水平的地区。国家样本见在线附件2.1。

- 发达经济体在地区经济活动差距大小方面有什么不同？地区部门生产差异是如何造成国内各地区劳动生产率差异的？落后地区与其他地区相比，在部门就业结构和生产率方面情况如何？落后地区在应对部门劳动力重新配置的趋势方面成效如何？
- 在发达经济体中，当地劳动力需求冲击、尤其是贸易和技术冲击对地区劳动力市场产生了哪些效应？落后地区调整应对这些冲击的做法是否与其他地区不同？
- 发达经济体的国家政策和种种扭曲是否对地区差距和调整产生了作用？

本章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 各个发达经济体的地区差距程度明显不同——在地区实际人均GDP中处于第90百分位数与处于第10百分位数的地区的实际人均GDP之比从1.3左右到3以上不等。这些差距背后的原因是地区部门劳动生产率差异和各部门就业结构，其中，平均而言，落后地区生产率系统性偏低而农业和工业的专职化程度较高。
 - 不同地区的固有部门生产率差异往往造成了国内大部分的地区劳动生产率差异。但是，就业结构对落后地区造成的影响比对其他地区的更甚。
 - 即使剔除了国家之间的趋势差异，落后地区的就业仍然更多地集中在农业（表明部分地区更具农村特色）和工业，而较少集中在服务业。此外，与其他地区相比，落后地区各部门劳动生产率系统性偏低。
 - 从21世纪前十年初至21世纪10年代中期，落后地区与其他地区在总体劳动生产率方面差距有所扩大，其中三分之一似乎体现了落后地区部门劳动力市场调整效率的相对低下，而剩余三分之二则可归因于部门生产率差异的不断增大。
- 不利的贸易和技术冲击均对较易受影响的地区劳动力市场产生了效应，但一般而言，只有技

术冲击往往会产生长期效应，甚至会导致脆弱的落后地区失业率大幅上升。

- 中国生产率增长所带来的外部市场进口竞争加剧的状况没有对地区失业率造成显著影响，不过，劳动力参与率近期有所下降，但很快又有所回升。在经受此类冲击之后，落后地区的状况看起来与其他地区差别不大。
- 与之相比，不同地区受自动化影响程度的差异则转化成了劳动力市场应对资本货物价格方面的显著差异。当机械设备价格下降时，较易受影响地区失业率上升和劳动力参与率下降的持续时间比不易受影响地区更长久。较易受影响的落后地区失业率的上升幅度更大。较易受影响的落后地区向外迁移的人口数量似乎也有所减少，这表明在较易受自动化压力影响的落后地区，通过劳动力流动来调整应对技术冲击的做法可能不太奏效。
- 鼓励提高市场开放度和灵活度的国家结构性政策能够完善旨在应对冲击的地区调整并降低企业资本分配效率的离散程度，而这些与缩小地区差距有关。
 - 如果放宽就业保障法规并收紧失业救济额度，则可减缓贸易和技术冲击所带来的失业效应。
 - 鼓励提高产品市场开放度和灵活度的国家政策能够减少企业资本分配效率方面的差异，从而缩小地区差距。

本章证实了发达经济体的地区差距和调整与国家政策之间的模式和关联。其目的在于为辩论和讨论提供资料，同时对逐一研究各国地区差异的广泛文献作出补充。⁹本章大多数分析重点研

⁹关于研究或利用特定国家的地区经济差异的一系列工作，例如见：Kaufman、Swagel和Dunaway（2003年）以及Breau和Saillant（2016年）——关于加拿大各省的差异；Bande、Fernández和Montuenga（2008年）、基金组织（2018年）以及Liu（2018年）——关于西班牙各区的差异；Felice（2011年）、Giordano等人（2015年）以及Boeri等人（2019年）——关于意大利各地区的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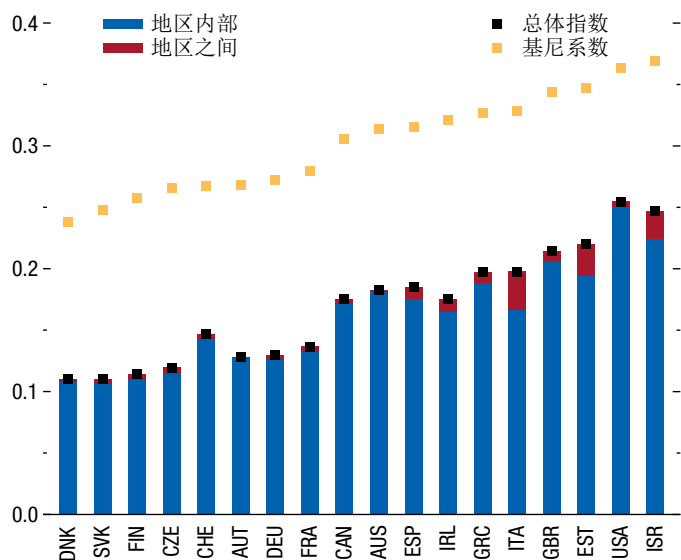
究了自2000年以来的相对较短期限，在这一期限内，可以获取广泛的跨国地区数据，便于思考劳动力市场调整，但无法开展长期地区发展动态研究。此外，本章分析中的地区通常被定义为国家的第一级行政单位，在国内同时具有经济和政治意义，并且可得数据覆盖面广（另见脚注2）。然而，这就意味着规模大小不一的地区（例如，美国的得克萨斯和罗德岛）会被相提并论，尽管其各自调整的地区内部市场的潜在范围大不相同。虽然本章分析试图通过纳入各种控制因素来说明这种多样性，但是如果改变地理聚合层级，则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结论。本章开展了若干稳健性检查，并据以确认了典型事实和分析结果的适用范围不包括资源丰富的资本密集型地区。最后，考虑到国家政策可能会受许多不同变量的影响，因此，它们对地区调整产生的估计效应应当解释为具有相关性而非因果性。

尽管发达经济体中各地区的经济活动和劳动力市场结果差异巨大，但是在国家层面对家庭层面可支配收入总体不平等情况的分析表明，其中的地区构成部分很小（图2.5；关于对地区经济活动和福利衡量标准的讨论，另见专栏2.1）。¹⁰就可以计算出分解结果的部分发达经济体和部分年度（2008年之后）而言，家庭可支配收入不平等中的地区构成部分从不到1%（奥地利）到约为15%（意大利）不等。这意味着，发达经济体即便是进一步减少了各地区在平均可支配收入方面的差异，通常也只会对国家收入不平等产生温和的影响。然而，有一些重要的例外情况。例如，如果意大利消除了平均地区差异，那么该国的收入不平等可以下降到20世纪90年代初

¹⁰见Shorrocks和Wan（2005年）、Novotný（2007年）以及Cowell（2011年），它们采用不同个人收入概念和多种可分解收入不平等指标得出了大致相似的结论。使用税前和转移支付前家庭收入能够得出类似结论。家庭可支配收入与GDP不同，因为它纳入了流向/流出其他地方的要素收入流以及财政再分配的效应。

图2.5 发达经济体家庭可支配收入不平等的状况
(指数)

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中收入不平等的地区构成部分相对较小，在总体国家不平等中平均仅占5%左右。



来源：卢森堡收入研究所；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总体指数是广义熵指数，也被称为泰尔指数，或者不平等的平均对数偏差指数。使用的收入指标是2008年之后数据可得的最接近年度中，按国家分列的均衡家庭可支配收入（扣除税收和转移支付后的家庭收入以说明家庭规模差异）。柱状图的高度反映了收入不平等指数的总体水平，这一总体水平随后被分解为两个构成部分：(1) 可归因于地区之间平均收入差异的不平等（之间构成部分），以及(2) 在根据平均地区收入差异进行调整后，可归因于同一地区内不同家庭之间收入差异的不平等（内部构成部分）。收入不平等基尼系数是人们较为熟悉的衡量指标，可以显示比较（但是不可分解）。数据标签使用了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家代码。

的水平，即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¹¹但是正如上文所讨论的那样，除了当前收入以外，减少地区差距和提高经济活动和就业绩效还会产生其他重要后果。此外，一些证据表明，地区差距较大的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率可能较低（Che和Spilimbergo，2012年）。

本章首先简要讨论了如何思考地区发展和调整。接下来的部分提出证据说明了发达经济体的

¹¹根据Atkinson等人（2017年）提供的意大利基尼系数的历史路径，以及下列假设：如果地区构成部分被消除，那么基尼系数将与平均对数偏差或广义熵指数（泰尔指数；它是一种可分解的收入不平等指标）成比例下降。

地区差距模式，以及落后地区与其他地区有什么不同。然后，本章研究了地区应对由贸易和技术冲击引发的当地劳动力需求冲击的措施，侧重于落后地区有哪些不同之处以及国家劳动力市场政策可以如何影响地区调整。本章接着提出一些证据说明了劳动力的流动性以及国家政策对地区要素再分配有效性的差距产生的影响。最后，本章通过总结和若干结论性思考仔细考虑了对政策、包括地方性政策的潜在影响。

地区发展和调整：基础知识

正如有关各国经济差异之驱动因素的大量文献所述，关于国内地区差距长期存在的原因的辩论十分激烈。¹²然而，与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一国之内的地区通常隶属于相同的总体制度结构（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并遵行共同的国家政策，可以自由进行货物和服务交换，而且国内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不会遇到法律障碍。¹³在完全竞争的产出和投入市场上，并且在没有市场摩擦（例如，地区间要素流动障碍）的情况下，资本和劳动力将通过地区内部和地区之间的流动来

¹²发展核算框架（Caselli，2005年；Hsieh和Klenow，2010年）往往被用于将造成国内地区差异的各种潜在驱动因素组织构建为近似（有形资本、劳动力和人力资本，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和其他的中间和最终决定因素（例如，政策、文化、制度、地理、气候、运气）。根据对全球样本进行的分析，Acemoglu和Dell（2010年）以及Gennaioli等人（2013年、2014年）认为，人力资本对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Lessmann和Seidel（2017年）也指出了流动性和贸易开放对地区发展的重要性。Hsieh和Moretti（2019年）辩称，因地区聚集而产生的经济规模很大，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至21世纪前十年，各地区的分区限制使美国总体产出的增长率降低了三分之一。Rodríguez-Pose和Storper（2019年）反驳了Hsieh和Moretti（2019年）的论点，称各个地区的住房价格差异并不是地区间移民的主要驱动因素。Rodríguez-Pose和Ketterer（即将出版）断言，国内各地区的治理质量差异会导致长期的地区发展和经济表现差异。关于对许多国家长期地区差距的大致模式和驱动因素的进一步分析和相关证据，另见经合组织（2016年b；2018年）。

¹³目前有一些例外情况，它们常常出现在禁止国内自由交换和流动的联邦制国家。例如，加拿大各省和地区对相同货物和服务制定的标准和法规各不相同，这在事实上限制了省际贸易（Alvarez、Krznar和Tombe，2019年）。

实现一国之内资本和劳动力边际收益的均等化，即便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持续存在。例如，工人会迁移到劳动报酬最高、因此工资最高的地区，久而久之就压低了目的地地区的工资水平。与此同时，工资水平相对较低的来源地地区劳动力供应下降，这反过来有助于提高当地的工资率，从而促进了劳动生产率趋同。

尽管如此，如果劳动力按照技能水平进行区分，各地区之间这种高效的要素分配能够与地区实际人均GDP的差异保持一致。¹⁴不过在实践中，市场既不可能是完全竞争市场，又不可能是跨地区无摩擦市场，这导致了效率降低、地区间要素错配，以及应对冲击的调整受阻。劳动力的流动性可能会遭到限制或者只在高技能的工人群体中显现，这导致了旨在应对不利冲击的地区失业的持续时间更久。¹⁵

如果各地区生产成本的差异和技能集中程度足够大的话，那么经济活动的空间聚集（聚集经济）和生产率随技能工人密度加大而上升（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倾向也可能导致差异。¹⁶尽管这些特征可能暗示存在市场失灵状况（即阻碍地区进一步集中的低效障碍），但是它们对最优政策的影响并不明确。¹⁷如果能够帮助落后地区创建发展聚集经济的良性循环，而不是以向先进地区进行人口迁移的方式将落后地区变成无人区，那么

¹⁴例如，如果对劳动力和人力资本进行了区分（比如，高技能/低技能），那么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就可能引起劳动力队伍中人力资本构成的差异，从而影响工人的人均产出。如果地区之间存在技术差异，那么这也可能导致各地区工人人均产出差异，即使要素的边际收益实现了均等化。

¹⁵关于证据和论据，见Kim（2008年）以及Duranton和Venables（2018年）。

¹⁶见Krugman和Venables（1995年）；Fujita、Krugman和Venables（1999年）；以及Gennaioli等人（2013年）关于聚集经济和人力资本外部性收益的不断增长如何体现在空间经济模型中的说明。

¹⁷关于对聚集经济影响不明确问题的进一步讨论，见Austin、Glaeser和Summers（2018年）。正如上文所述，Hsieh和Moretti（2019年）称，住房和分区限制对美国的有益聚集造成了实质性的障碍，从而降低了福利水平，提升了空间工资离散程度。然而，Giannone（2018年）认为，过去40年里美国空间工资离散程度的上升大部分源于偏向技能的技术变革而非聚集。

总体社会福利实际上可能会增长。鉴于存在上述模糊之处，而且普遍存在对高效分配与低效分配在推动地区差距方面的相对重要性进行量化的困难，本章重点关注落后地区及其特征和调整。

发达经济体的地区差距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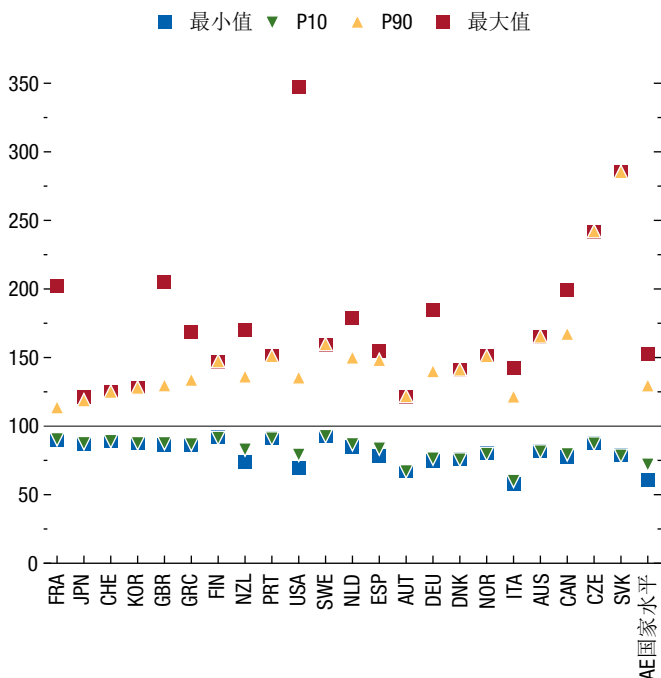
不同发达经济体的地区经济活动差距大相径庭（图2.6）。例如，日本的地区差异相对较小，该国处于第90百分位数的地区实际人均GDP仅比处于第10百分位数的地区高30%左右。法国处于第90百分位数与处于第10百分位数的地区的实际人均GDP之比与之相似，但是该国有一个明显表现较好的离群地区（以首都巴黎为中心），该地区的实际人均GDP几乎是法国的地区中位数的两倍。美国处于第90百分位数与处于第10百分位数的地区的实际人均GDP之比接近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但是该国分布的尾部离散度也较高，其极端地区结果数量甚至高于平均水平（哥伦比亚特区的地区实际人均GDP是美国地区实际人均GDP中位数的三倍以上，而密西西比的地区实际人均GDP则约为该中位数的三分之二）。加拿大和意大利属于发达经济体中地区差异较大者，处于第90百分位数与处于第10百分位数的地区的实际人均GDP之比约为2。

地区劳动生产率（即工人的人均产出）与地区实际人均GDP密切相关。对地区劳动生产率的份额转移分析让人们得以了解部门劳动生产率、部门就业比例和向生产率较高或较低部门进行劳动力配置的差异在造成一国之内地区差距方面的相对重要性（图2.7）。¹⁸对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来说，地区劳动生产率差异似乎大部分源于地区之间的部门劳动生产率差异，而非部门就业的参差不齐——换言之，不同地区的固有部门生产率差异往往最为重要。然而，希腊、意大利、韩国和葡萄牙显然属于例外，它们的总体地区差异源

¹⁸对于份额转移分析的方差分解，另外还有一个第四项，它等于本章描述的三个构成部分的协方差之和。关于这一计算的更多细节，见Esteban（2000年）和在线附件2.3。

图2.6 国内地区的实际人均GDP差距
(与地区中位数之比乘以100, 2013年)

不同发达经济体的地区差距程度大相径庭。



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地区数据库；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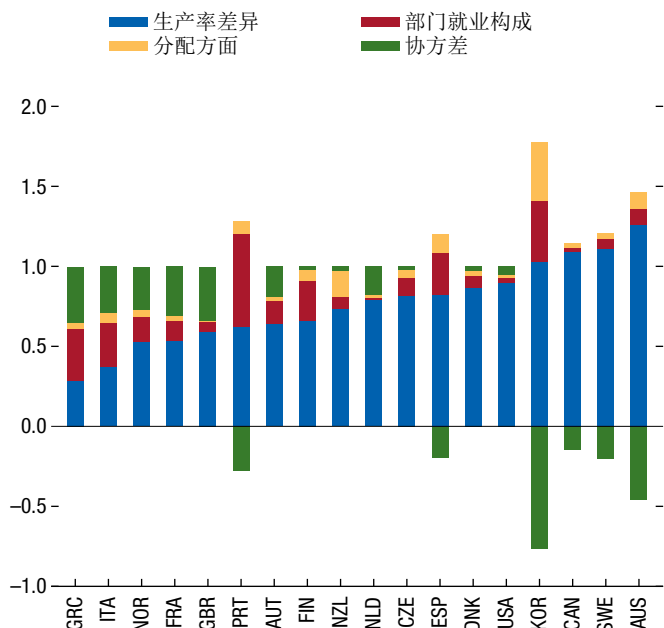
注释：P10（50、90）表示该国地区实际人均GDP（经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分布的第10（50、90）百分位数。国家的排序依据是国内第90百分位数与第10百分位数的地区实际人均GDP之比。按国家分列的地区中位数（P50）均标准化为100，其他百分位数以及最大值和最小值则显示相对于按国家分列的中位数的大小。基础地区是经合组织第2级领土实体。该样本包含22个发达经济体（所有国家均有四个或四个以上地区）。发达经济体国家水平显示了根据发达经济体国家层面样本计算出的对应百分位数。AE=发达经济体。数据标签使用了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家代码。

于其他构成部分。在这些例子中，只需在部门之间进行地区就业的再分配（部门生产率差异保持不变），就可以大幅缩小地区劳动生产率差异。

落后地区占比较大的状况似乎并未系统性涉及推动各国地区差异之因素的不同。发达经济体约有20%的地区被归类为落后地区，但是各国的分布情况并不相同。即便如此，分析表明，与其他地区相比，落后地区部门就业参差不齐的状况在推动地区差异方面影响更大，这与关于落后地

图2.7 2003-2014年按国家分列的份额转移差异分解
(总体平均地区差异的比例)

对大多数发达经济体来说，地区劳动生产率差异多半可归因于地区之间的部门生产率差异。



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地区数据库；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本图显示了Esteban（2000年）按国家分列的地区差异的份额转移分析和差异分解，排序依据是由地区部门生产率差异造成的总体平均地区差异的比例。更多细节见在线附件2.3。该样本包含18个发达经济体（所有国家均有五个或五个以上属于经合组织地区2级的地区），时间跨度为2003年至2014年。所有国家均使用了经合组织地区数据库的国际标准行业分类修订第4版的十部门分类（细节见在线附件2.1）。柱状图总和为1（按国家分列的总体平均地区差异）。数据标签使用了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家代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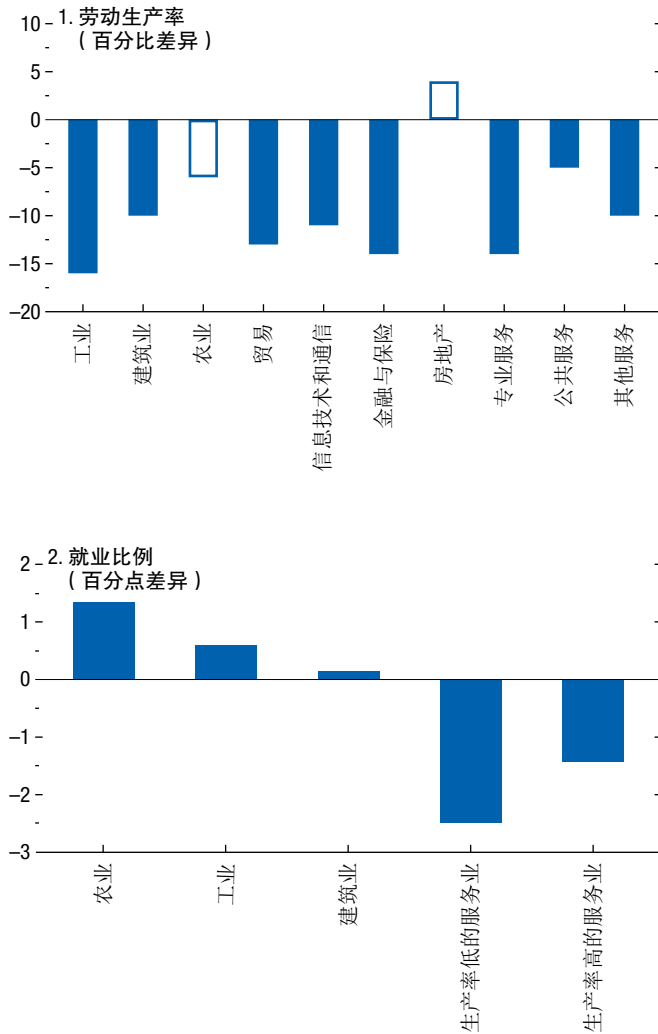
区劳动力市场目前进行的部门间就业再分配的有效性可能低于其他地区的看法一致。¹⁹

落后地区各部门劳动生产率也大大低于其他地区（图2.8，小图1）。公共服务部门的差距最小，约为5%，而工业和金融及专业服务部门的差距最大，约为15%。落后地区生产率较低的状况，可能反映了其除了各项特征指标较差，例如，人力资本水平较低（人力资本水平已被强调对于许多地区发展工作至关重要，例如见Acemoglu和Dell，2010年，以及Gennaioli等人，

¹⁹更多细节见在线附件2.3。

图2.8 部门劳动生产率和就业比例：落后地区与其他地区的比较

落后地区往往各部门劳动生产率均较低，农业和工业部门就业比例较高而服务业就业比例较低。



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地区数据库；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一国落后地区的定义是，2000年实际人均GDP低于国家中位水平并且2000年至2016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低于国家平均水平的地区。小图1反映了落后地区与其他地区在部门劳动生产率方面的估计差异。所有模型均剔除了国家-年度固定效应，并且标准误差集中在国家-年度层面。实心柱状图表示在10%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而空心柱状图则不然。小图2反映了落后地区与其他地区在部门就业比例方面的估计差异。生产率高的服务业部门为金融与保险、信息技术和通信，以及房地产。其他服务业部门均为生产率低的服务业部门。国家样本见在线附件2.1。

2013年、2014年），以及部门间的劳动力配置效率率较为低下。它可能还反映了落后地区与劳动力形成互补的部分质量较低，比如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部分研究已将其确定为发展重点（Allen和Arkolakis，2014年；Donaldson和Hornbeck，2016年）。专栏2.2提出证据表明，当地气候也不无影响，并且气候变化可能会加大发达经济体落后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生产率差异。

落后地区除了生产率较低以外，其就业一般也很可能集中于农业和工业部门、而非服务业部门（包括生产率快速增长的信息技术和通信以及金融等服务业部门）（图2.8，小图2）。换言之，落后地区通常往往更具农村特色，就业也更加倚赖生产率增长潜力较低的部门。²⁰

一种简单的反事实操作证实了下列观点：部门劳动力配置对于地区的相对表现具有重要作用（图2.9）。2002年至2014年，发达经济体落后地区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占其他地区劳动生产率的百分比大约下降了5%，这反映了部门劳动生产率和就业比例的演变。如果仅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发挥作用、而就业比例不变，上述比率仍然会下降，不过下降幅度大约会减小三分之一。换言之，部门劳动力配置转移似乎是加大而非减小了落后地区总体劳动生产率相对下降的幅度。

发达经济体的地区劳动力市场调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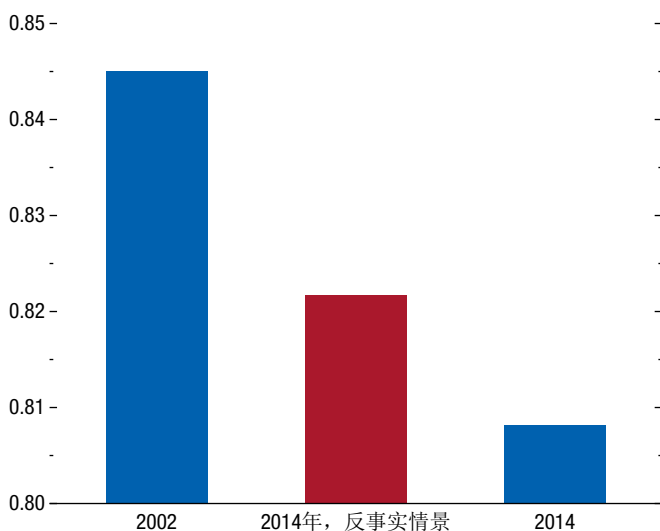
为了更好地理解地区表现差异如何反映冲击和冲击应对措施方面的差异，本章调查了不利的当地劳动力需求冲击对地区失业和移民状况产生的影响。²¹如果一个地区的部门劳动力重新配置

²⁰关于发达经济体的结构性变化和向高生产率服务业部门的转移能力（不足）可能影响不平等状况的问题，见2018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WEO）第三章。

²¹由于受到Blanchard和Katz（1992年）关于美国的地区劳动力市场动态和趋同的早期工作启发，这方面已经开展了大量工作。Decressin和Fatás（1995年）对美国和欧洲的地区动态进行了比较，发现欧洲在应对冲击时，就业构成的共同部分较少，移民也较少。最近，Dao、Furceri和Loungani（2017年）使用经过完善的最新数据，更新了Blanchard和Katz（1992年）关于美国的分析，发现劳动力流动性有所下降。

图2.9 劳动力生产率：落后地区与其他地区的比较
(比率)

落后地区与其他地区在总体劳动生产率方面差距已经扩大，大约三分之一是由于各部门劳动力配置状况不佳，而剩余三分之二则是由于部门生产率差异的不断增大。



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地区数据库；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柱状图显示了2002年和2014年发达经济体落后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定义为每个工人实际总增加值）之比。在反事实情景中，部门就业比例维持2002年的水平不变，而部门生产率则设定为各部门已实现的值。一国落后地区的定义是，2000年实际人均GDP低于国家中位水平并且2000年至2016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低于国家平均水平的地区。国家样本见在线附件2.1，关于计算的更多细节见在线附件2.4。

切实有效，那么地区失业率和参与率在很大程度上应当能够避免不利冲击的影响，而移民流动和地区内的部门就业转移则将吸收这些冲击。有观点认为，在遭遇外部冲击时，各地区在既有的部门就业率参差不齐方面的差异即转化成了地区差异；这一重要见解使地区层面的冲击得以构建。²² 两种特殊类型的当地劳动力需求冲击被纳入了考

²² 基于面临总驱动因素影响的既有区域差异构建貌似合理的外生性地区冲击，这一见解最初是由Bartik（1991年）形成概念和使用，随后，Blanchard和Katz（1992年）和Topalova（2010年）分别在地区发展和调整领域以及贸易领域将其发扬光大。Goldsmith-Pinkham、Sorkin和Swift（2019年）批判性地对这些工具作出了评价。

虑范畴。它们试图反映出一些广为讨论的贸易和技术驱动因素：²³

- 与中国生产率提升相关的外部市场进口竞争加剧所带来的冲击（Autor、Dorn和Hanson，2013年a、2013年b）。²⁴
- 地区易受自动化影响之特性与机械设备资本货物成本之间互动所产生的冲击（依据Autor和Dorn，2013年；2017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第三章；Das和Hilgenstock，2018年；以及Lian等人，2019年）。

总而言之，这些结论指出，发达经济体的地区劳动力市场在应对不利冲击时进行的调整和重新配置动作迟缓。²⁵ 此外，尽管落后地区遭遇这些冲击的频率事实上略低于其他地区（见在线附件2.5），但一些证据（详见下文）表明，落后地区在应对部分冲击时所遭受的损害确实更加严重。

在一个由发达经济体组成的广泛样本中，源于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外部市场进口竞争加剧的种种冲击并没有对地区失业率造成显著的平均效应，不过，它们往往会在一年后降低劳动力的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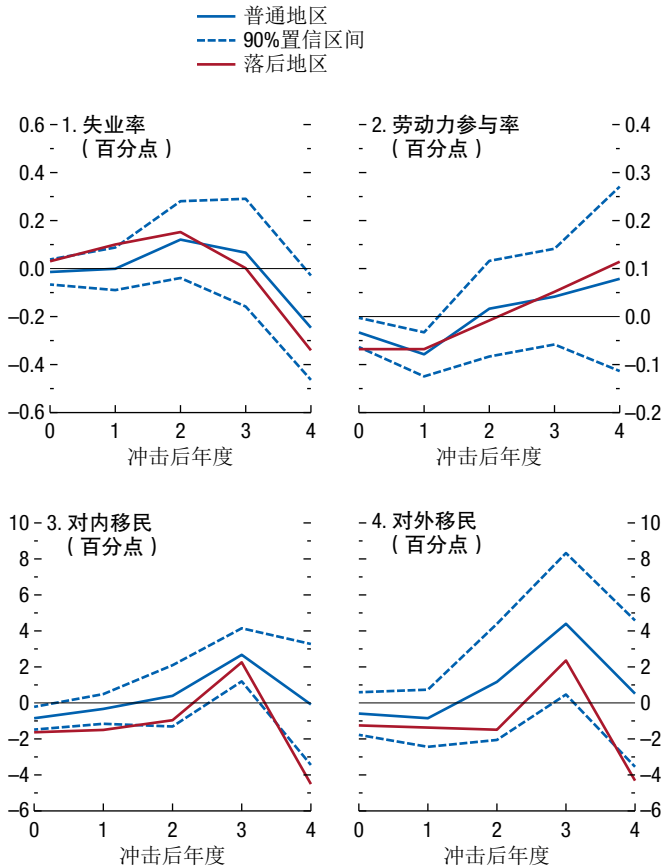
²³ 关于最近有关贸易和技术在推动差距和其他趋势方面所发挥作用的工作，见Jaumotte、Lall和Papageorgiou（2013年）；Karabarbounis和Neiman（2014年）；Dabla-Norris等人（2015年）；Autor、Dorn和Hanson（2015年）；Helpman（2016年）；Abdih和Danninger（2017年）；Dao等人（2017年）；以及2018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第二章等。

²⁴ 尽管与中国生产率不断提升相关的贸易冲击已经得到深入研究，但是这一冲击绝非发达经济体面临的唯一贸易冲击。一般而言，随着新兴市场经济体生产率日益提高以及在国际市场上的参与度日益上升，发达经济体面临的竞争也日益激烈。

²⁵ 关于构建冲击和回归模型设定和估算的更多细节，见在线附件2.5。地区失业率和劳动力参与率以及对内对外移民的动态反应已经使用局部投影法（Jordà，2005年）进行了估算，剔除了落后地区实际人均GDP、落后地区人口密度（帮助反映城市化水平）、落后国家实际人均GDP，以及特定地区的年度固定效应。尽管这一分析通过特定地区的固定效应（反映了各地区不随时间变化的特征，包括地理和联邦成员地位）剔除了许多地区特征和落后地区实际人均GDP（代表着地区发展的诸多方面），但是未观测到的随时间变化的地区变量（例如，跨地区财政再分配的范围）也可能影响调整和再分配。因此，上述结论在虑及不可观测变量的现有分布的前提下展示了样本范围内这些冲击的平均效应。不可观测变量分布的变化可能会导致冲击产生的效应的变化。

图2.10 进口竞争冲击的地区效应

外部市场竞争加剧，往往会导致易受影响地区的近期失业率上升，而落后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几乎没有区别。但是随着各地区相对快速地进行调整，失业率的这一上升将会出现回落。



来源：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估计。

注释：蓝色和红色实线绘制了指定变量对一个标准差的进口竞争冲击的脉冲反应，其定义是经落后地区就业结构加权得出的外部市场上每个工人的中国进口增长。在估计脉冲反应时使用了Jordà（2005年）的局部投影法。期限0是冲击发生的年度。一国落后地区的定义是，2000年实际人均GDP低于国家中位水平并且2000年至2016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低于国家平均水平的地区。国家样本见在线附件2.1，关于冲击定义和计量经济学设定的更多细节见在线附件2.5。

与率，但这种下降很快又会回升（图2.10）。落后地区的应对方式与其他地区的相比似乎没有很大区别。这与近期研究某些国家高度本地化的劳动力市场的文献形成了对比。例如，Autor、Dorn和Hanson（2013年a）发现，一种具有相似定义的冲击对美国的就业率产生了重大且不利的当地效应。Dauth、Findeisen和Suedekum（2014年）

对某个类似时期采用了一种近似的办法，从而估计贸易扩大对德国产生了总体上积极的就业效应。这些研究表明，贸易的地区效应可能会因国家不同而变化。然而，本章展示的结果与这些研究结论并不矛盾，因为它们反映的是发达经济体组国内的平均地区效应，而非特定国家的应对方式。此外，本章的分析是处于较高的地区聚合层面的分析，所针对的是一个较晚的时期（1999年之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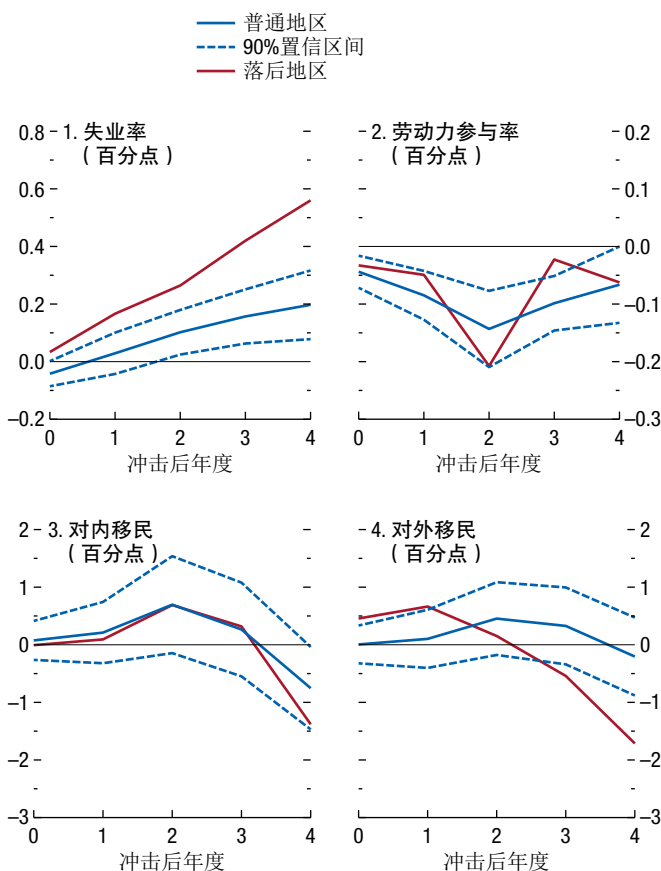
与此相比，技术变革带来的对当地劳动力需求的不利冲击则对劳动力市场造成了明显而持久的影响（图2.11）。尽管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存在影响效应，但是较易受自动化影响地区的失业率在随后四年内稳步上升，这与资本逐步取代劳动力的模式一致。近期移民流动总量没有发生太大变化，这表明在遭受自动化冲击后，地区间的劳动力流动性不高。失业率上升对较易受自动化影响的落后地区的影响比对其他地区的甚至更大，而且在统计上也存在显著差异。此外，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是，较易受影响的落后地区在遭受自动化冲击后，对外移民方面会出现持续且具有统计显著性的下降，表明这些地区的工人可能觉得这些地区迁移难度比其他地区更高。专栏2.3研究了汽车制造工厂倒闭（也许最终可归因于贸易或技术冲击）所产生的地区效应，发现同样持续的失业率上升情况在移民流动总量较小的地区往往较为严重。

国家劳动力市场政策和扭曲是否会抑制地区劳动力市场调整？它们如果加深了地区劳动力市场的僵化程度、从而导致不利冲击对失业率和参与率产生了更加持久的效应，那么就会抑制这种调整。²⁶下列讨论审视了对国家劳动力市场两项政策的校准（就业保障法规的严格性和失业保险计划的慷慨性）是如何影响地区劳动力市场应对当地冲击的方式的。收紧就业保障法规往往能减

²⁶Boeri等人（2019年）展示了一个国家结构性政策改变地区劳动力市场运作的例子，它比较了意大利和德国的国家集体谈判制度所产生的地区效应。

图2.11 自动化冲击的地区效应

机械设备价格下降，往往会导致生产较易受自动化影响的地区失业率上升，易受影响的落后地区受损情况更为严重。较易受影响的落后地区的对外移民会出现停滞或者减少。



来源：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估计。

注释：蓝色和红色实线绘制了指定变量对自动化冲击的脉冲反应，其定义是：地区易受自动化影响程度上升一个标准差，则机械设备资本价格增长率下降一个标准差（Autor和Dorn，2013年；Lian等人，2019年）。期限0是冲击发生的年度。一国落后地区的定义是，2000年实际人均GDP低于国家中位水平并且2000年至2016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低于国家平均水平的地区。国家样本见在线附件2.1，关于冲击定义和计量经济学设定的更多细节见在线附件2.5。

少岗位损失，从而降低解雇的可能性，不过同样会抑制就业创造和降低雇佣率，因为雇主认识到，新雇佣可能会导致应对经济衰退的调整变得迟缓。遭遇不利冲击时失业率是否会上升，这需要取决于这两股力量中何者占上风，而后者在理论上模棱两可（Pissarides，2001年）。失业保险在防范失业带来的收入冲击方面提供了保障，但

是也会影响到个人的求职努力和再就业的岗位质量，从而影响到失业的动态（Chetty，2008年；Tatsiramos和van Ours，2014年；Schmieder、von Wachter和Bender，2016年）。

分析表明，国家政策确实会影响地区劳动力市场调整——它们可能会加剧或减弱不利的失业效应，不过其影响会随着结果和冲击的变化而变化（图2.12）。此外，这些结论应当解释为具有相关性，因为各项国家政策只是逐一、而非共同被审议的。这意味着，与国家就业保障和失业救济政策有关的地区应对方式的变化可能纳入了本分析未涵盖的相互关联的国家政策的影响。

收紧国家就业保障措施会扩大进口竞争和自动化冲击所产生的地区失业效应。自动化冲击还与近期失业率上升有关，此外，近期救济也有所增长，这表明救济增长的激励效应确实会导致失业的持续时间更久，尽管这种差异会在较长时期内消失。与此同时，无论失业救济制度慷慨与否，其应对进口竞争冲击的方式几乎没有差别。由这些结论可以得出一项整体性的真知灼见：鼓励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度的国家政策可以为地区劳动力市场的调整和重新配置提供便利，从而增强其抵御冲击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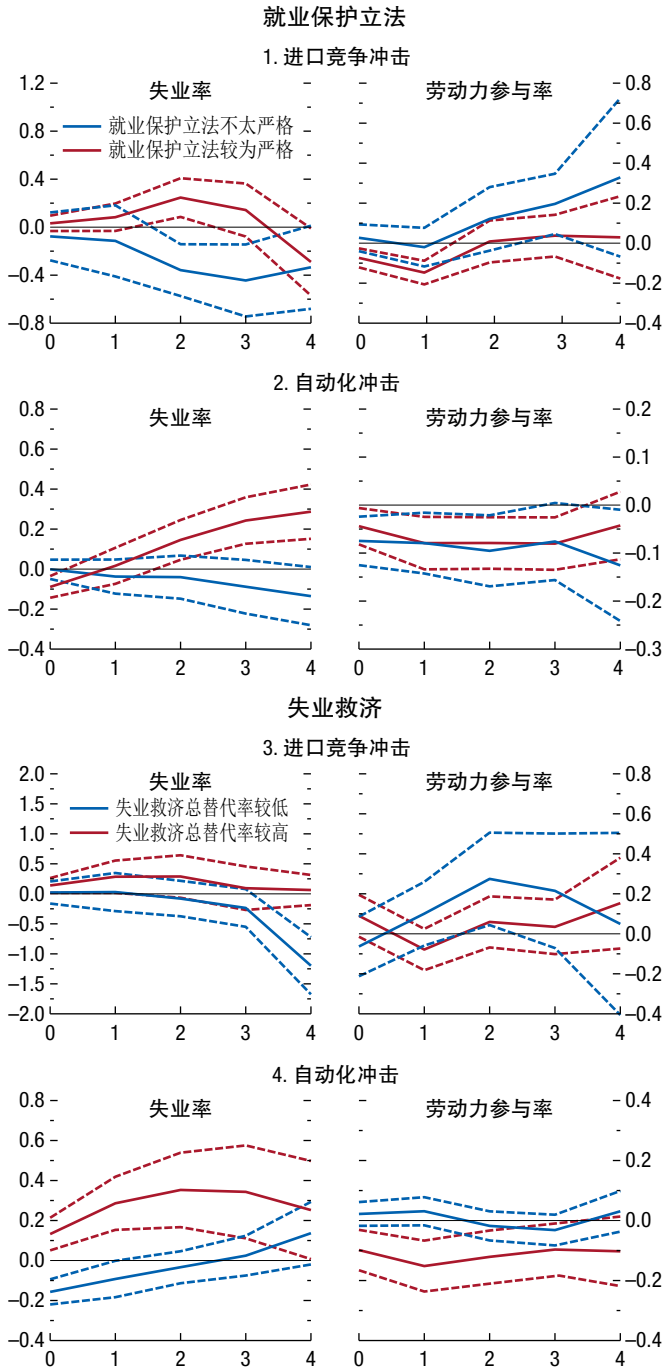
地区劳动力流动性和要素分配：个人和企业层面的证据

正如所指出的那样，针对冲击进行的地区调整取决于要素分配的有效性——资本和劳动力跨部门、跨企业和空间流动以实现最具生产率的能力。如果地区内部和地区之间的要素流动受到阻碍或者再分配无效，那么种种负面冲击可能会产生长期影响，导致一些地区表现继续变差并扩大一国内部的差距。本部分研究了落后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劳动力流动性差异、地区移民的特征以及各地区在企业资本分配效率（企业投资对资本边际收益的敏感性）方面的差异。

平均而言，落后地区移民流动（对内或对外）总量低于其他地区。鉴于与其他地区相比，落

图2.12 贸易和技术冲击在不同国家政策条件下产生的地区效应
(百分点)

国家如果制定了鼓励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度的政策，那么针对不利的贸易和技术冲击开展地区调整的速度往往更快。



来源：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估计。

注释：x轴为产生影响后的年度。不太（较为）严格/低（高）=指定变量的第25(75)百分位数。虚线表示90%置信区间。进口竞争和自动化冲击的定义见图2.10和2.11。进口竞争和自动化冲击的详细定义见在线附件2.5，国家样本见在线附件2.1。

后地区实际上不太可能经历种种冲击，因此上述结论表明落后地区的劳动力重新配置机制不够强大（图2.13，小图1）。²⁷受过良好教育（高中或高等教育）或拥有良好就业岗位的人群在国内迁移的可能性较大（图2.13，小图2和3）。这些因素与落后地区移民限制更多的状况相符，这些落后地区的失业率往往较高而教育和技能水平往往较低。

针对关于一国之内各地区要素分配的另一种观点，本章对国内各地区的企业分配效率差异进行了分析。分配效率是在对诸多地区-部门-国家-年度差异作出说明后，在企业层面上由企业投资（资本增长）对企业每一额外单位资本的边际收益（以资本的边际收益产品表示）的反应来衡量的。这些企业层面的估计结果随后被映射到地区-国家-部门-年度，从而得以按国家、部门和年度构建其在各地区的分布。分析显示，国内地区之间企业分配效率（以标准差与国家-部门-年平均分配效率之比表示）差异的增大与地区经济活动差距的扩大有关。实质上，如果各地区企业对资本边际收益的反应差异较大，那么地区表现的利差也往往会加大。²⁸

与地区调整动态一样，国家层面的结构政策和扭曲可以为效率较高或较低的企业选择提供激励，从而影响一国各地区企业分配效率的变异性。本分析指出，支持提高产品市场灵活度和开放度的国家政策会降低一国各地区企业分配效率的变化性（图2.14）。尤其是，在产品市场监管不那么严格（与对现有公司的保护水平相较而言）、创设企业的行政成本较低、贸易开放度较高的国家，各地区资本分配效率的变化性均不高。这些关联可能反映了更具竞争性的市场对企业的选择效应——推动了各地区的分配效率日趋趋同，并且可能反映了灵活度提高对在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进行再分配的要素的有益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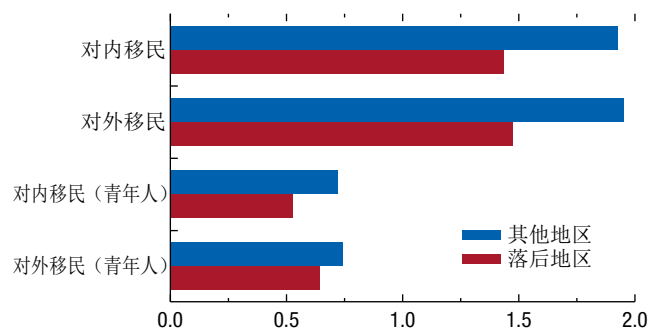
²⁷关于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和自动化冲击对落后地区和其他地区影响的详细信息，见在线附件2.5。

²⁸关于构建这一指标的更多细节，见在线附件2.6。标准差与分布平均值之比也被称为变异系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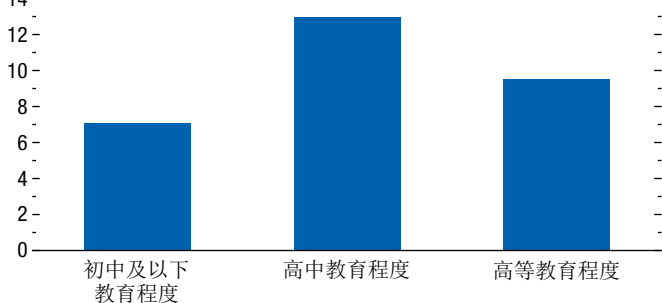
图2.13 国内地区移民和劳动力的流动性

落后地区的移民流动总量往往较小。受过良好教育以及拥有良好就业的人在境内迁移的可能性较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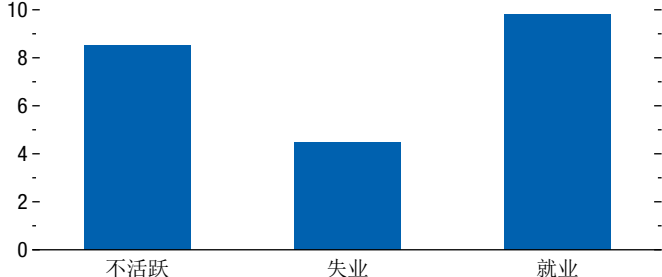
1. 落后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对内和对外移民情况
(人口百分比)



16-2. 按受教育程度分列的国内移民人口比例
(百分比)



12-3. 按上一年度就业状况分列的国内移民人口比例
(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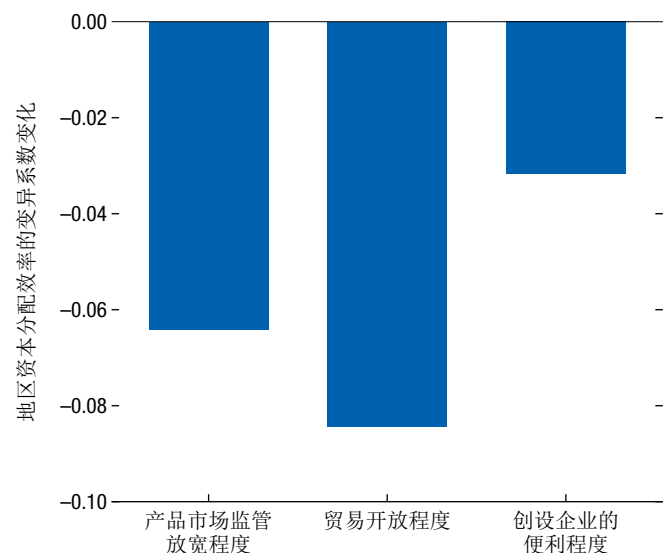


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地区数据库；欧洲联盟（EU）劳动力调查；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小图1显示了2000年至2016年期间落后地区与其他地区对内和对外移民的差异，其定义为移民流入和流出总量除以该地区上一时期的人口量。一国落后地区的定义是，2000年实际人均GDP低于国家中位水平并且2000年至2016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低于国家平均水平的地区。小图2根据2000年至2016年欧盟劳动力调查中的工人个人层面数据，按不同受教育程度绘制了上一年度流动的人口比例。初中教育程度是指受教育期限不足9年，高中教育程度是指受教育期限为9年至12年，高等教育程度是指受教育期限超过12年。小图3根据2000年至2016年欧盟劳动力调查中的工人个人层面数据，按不同就业状况绘制了上一年度流动的人口比例。国家样本见在线附件2.1。

图2.14 国家结构性政策对国内地区资本分配效率离散程度的影响
(对指定政策变量出现一个标准差增长的反应)

在国家政策鼓励提高市场开放度的国家，地区企业分配效率的离散程度（企业投资对资本收益的灵敏性）往往较低。



来源：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柱状图显示了在指定结构性政策变量出现一个标准差变化的情况下，按国家-部门-年度计算的地区资本分配效率变异系数的相关平均变化。显示的所有效应在10%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回归剔除了国家-部门和部门-年度固定效应，并且标准误差集中在国家-年度层面。国家样本见在线附件2.1，关于计量经济学方法的更多细节见在线附件2.6。

总结及政策意义

近年来，经济表现的地区差异方面已经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反映了这样一种认知：随着一些地区和人口被落在后面，发达经济体地区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差异的扩大正在激起社会的不安和不信任。本章表明，虽然这些论点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不同经济体的地区差距规模和范围大相径庭。地区差距与就业的部门构成和部门生产率水平的差异密切相关。一个国家的落后地区更有可能面临各部门劳动生产率水平低下的状况，也更有可能更专注于发展农业和工业部门、而非服务业部门（尤其是生产率增长水平高的服务业部门，例如，信息技术和通信）。此外，与其他地区相比，落后地区拥有的壮年人口往往

较少，这可能会进一步促使其生产率表现变差（Feyrer, 2007年；Adler等人, 2017年）。

面对不利的当地劳动力需求冲击而作出的地区调整通常比较耗费时间，并且会带来失业率的上升，这反映了部门间生产和就业转移中的摩擦以及劳动力的流动性。落后地区遭受这些冲击的可能性看起来并不更大，但是它们在应对部分冲击、尤其是与技术变革带来的差异有关的冲击时，似乎确实会受到更大的损害，这表明落后地区的调整机制受到的阻碍可能比其他地区的更大。

各项政策如何缩小这些差距并促进地区调整的改进？本章及以往文献中的分析建议采取若干可能的行动。正如上文指出的那样，人们一致认为，人力资本在推动地区发展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针对存在差距的地区提升教育和培训的质量并扩大相关机会以及开展更多基础广泛的教育改革，从而扩大学习成果和适应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这些做法将为落后地区带来更多的惠益（另见Coady和Dizioli, 2017年以及世界银行 2018年、2019年a）。与此类似，部署更多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用以创造就业、对下岗人员进行再培训以及为失业人员找到合适的新工作，此举也有助于帮扶落后地区并为调整提供便利。然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制定对其成功至关重要。必须根据地区具体情况精心制定此类政策以解决劳动力市场失灵的问题，并定期开展评估和作出改进（Card、Kluge和Weber, 2018年）。

国家劳动力和产品市场政策和扭曲也影响着地区调整和要素再分配（Dabla-Norris等人, 2015年；Boeri等人, 2019年）。本章提供的证据表明，对就业保障法规和失业保险制度适当进行校准，能够促进地区劳动力市场调整，同时减小不

利冲击带来的失业效应。此外，提高灵活度能够带来更有力的再培训及其他形式的就业援助，以帮助确保下岗工人迅速获得一切必要的技能再培训和再就业（Aiyar等人, 2019年）。²⁹提高产品市场开放度可以减小国内不同地区企业资本分配效率的差异，进而缩小地区差距。国内市场竞争的加强将提升地区内部和地区之间资本再分配的效率。

由于数据限制，具有空间针对性的地方性财政政策和投资并未成为本章的分析焦点，但尽管如此，它们可能也对落后地区有帮助，不过前提是需求具有空间集中性并且个人层面针对性的效果较差（专栏2.4探索了地方性政策并提供了较为深入的讨论）。有证据表明，提高财政分权水平（实际上能够形成更多的空间差异化政策）可能也有助于缩小地区差距（Lessmann, 2009年；Kappeler等人, 2013年；Blöchliger、Bartolini和Stossberg, 2016年）。Austin、Glaeser和Summers（2018年）称，如果一些地区对财政干预措施的敏感度高于其他地区（例如，一个地区由于当地需求不景气而出现了劳动力市场严重萧条的状况），那么明确的空间针对性可能也具有合理性。然而，地方性政策必须加以精心制定，从而确保鼓励、而非抵制有益的调整（Kline和Moretti, 2014年），以及避免影响领先地区不断取得成功（Barca、McCann和Rodríguez-Pose, 2012年；Pike、Rodríguez-Pose和Tomaney, 2017年；Rodríguez-Pose, 2018年）。

²⁹例如，见丹麦的“灵活保障”模式，它在雇用和解雇方面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同时，再培训、就业匹配和失业津贴均须遵循严格的监测和限制（经合组织, 2016年a）。

专栏2.1 衡量国内地区经济活动和福利

尽管实际人均GDP在衡量个人福祉和社会福利方面存在种种缺点，但它仍然是许多经济分析和跨国比较中的检验标准。¹最近的研究表明，它作为一种广泛的跨国比较指标也仍然有用，同时发现它与大量基于人类福利各个方面的指标高度相关（包括主观幸福感、死亡率、不平等和闲暇）。²然而，如果是国内各地区之间的比较，有两个问题可能会导致对实际人均GDP模式的福利解读复杂化，这两个问题是地区价格或生活费用差异以及财政再分配和收入流入/流出其他地方对个人所得的影响。

尽管实际人均GDP一般会根据各国生活费用的平均差异进行修正（经购买力平价调整），但是地区生活费用差异却往往无法充分体现在地区实际人均GDP衡量标准中，主要是因为地区价格指数并非普遍可得。³Gennaioli等人（2014年）使用住房成本差异作为生活费用的代理变量，试图对全球数据集之中一部分国家的这种情况进行修正。研究发现，尽管地区差距有所缩小，但是差距水平仍然很高。Gbohoui、Lam和Lledo（2019年）使用更多近期数据进行了类似的计算。如图2.1.1所示，它也发现，虽然经过修正之后，地区差距（以一国之内处于第75百分位数的地区与处于第25百分位数的地区的实际人均GDP之比表示）有所缩小，但是差距水平仍然很高，平均比率从1.34至1.26不等。因此，地区价格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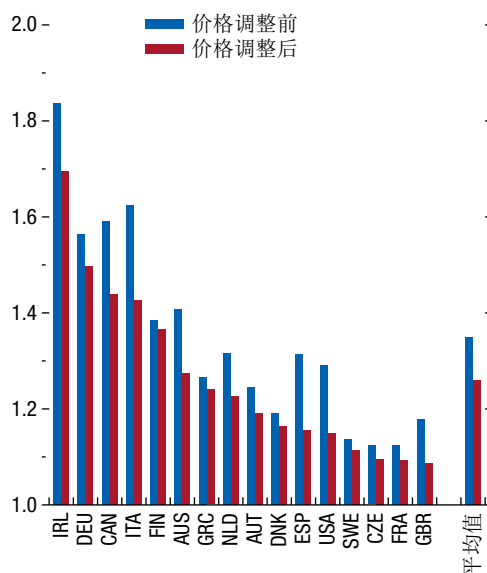
本专栏作者为John Bluedorn, William Gbohoui、W. Raphael Lam和Victor Lledo亦为本专栏供稿。

¹见Fleurbaey（2009年）；Coyle（2015年）；Feldstein（2017年）；以及Stiglitz、Fitoussi和Durand（2018年）等。

²证据见Stevenson和Wolfers（2008年）以及Jones和Klenow（2016年）。

³关于对GDP衡量标准的购买力平价调整的讨论，见Feenstra、Inklaar和Timmer（2015年）；关于经合组织地区数据库中的构建细节，见经合组织（2018年）。

图2.1.1 国内地区差距：地区价格调整前后（2010年至2014年按国家分列的国内地区实际人均GDP的四分位距的比率）



来源：Gbohoui、Lam和Lledo（2019年）。

注释：构建依据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地区数据库、Gennaioli等人（2014年）以及卢森堡收入研究所的数据可得年度的数据。价格调整基础为住房平减指数。数据标签使用了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家代码。

异虽然是整体情况的一部分，但并不是造成全部地区经济活动差距的原因。

实际人均GDP是某个领土在特定时期内实际产出或经济活动的一个衡量标准（联合国，2009年）。它并非个人或家庭可用于消费和投资的收入的衡量标准，后者属于更加直接的福利衡量标准。它更宜使用可支配收入（即纳税和转移支付后的劳动报酬和投资收入之和）来表示。⁴鉴于可支配收入包含来自其他地方的收入流（例如，

⁴关于地区一级可支配收入及其构建和可得性的更多细节，见经合组织（2013年、2018年）。

专栏2.1 (续)

地理位置分散的投资组合产生的资本收益），它能够更好地反映地区间风险分担的状况并缩小地区差距。⁵通过地区内部和地区之间的税收和转移支付进行的财政再分配能够为缩小地区收入差异提供进一步的渠道。⁶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现成可得的国家数量和年度数量有限，它们的地区差异小于按照实际人均GDP差异衡量的结果，但

⁵Asdrubali、Sørensen和Yosha（1996年）利用这一事实，对美国国内地区间风险分担的程度进行了估计。

⁶关于对财政再分配在促进调整方面的作用的讨论，见Obstfeld和Peri（1998年）以及Boadway和Shah（2007年）。

差异程度仍然很大（经合组织，2018年）。例如，美国收入最高地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该国平均水平高50%以上。

地区实际人均GDP由于无论从时间还是国家角度而言均广泛可得，所以仍然是评估地区经济活动差异程度和演变情况的最佳衡量标准。然而，本章的分析认识到其在衡量福利方面的缺点，在有关就业对个人生活满意度发挥着关键作用的大量证据的激励下，本章更侧重于地区劳动力市场结果和调整，与一些最新的研究并行不悖（Austin、Glaeser和Summers，2018年）。

专栏2.2 气候变化与国内地区差距

气候变化可能会在21世纪末之前进一步加剧许多发达经济体的国内地区差距。得出这一结论的依据是两项研究结果。第一，在国内地区层面就气温上升对农业、工业和服务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进行的估计表明，农业和工业可能会受到损害，即便是在发达经济体。第二，落后地区往往专事农业和工业（见图2.9），因此全球变暖对劳动生产率的负面影响在落后地区可能更加明显，导致了这些地区在21世纪末之前落后程度更甚从前。¹

2017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第三章提出的国家层面的分析已经证实，1°C的升温会降低高温作业行业（主要是农业和工业）的劳动生产率，而不会对非高温作业行业（主要是服务业）产生不利影响。²这也表明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很弱，除了在发达经济体。本专栏的分析仅关注发达经济体，而发达经济体已经为增强气候适应性进行了投资，因此，这里揭示的所有不利影响在全球样本中可能都处于估计值的下限。

一般而言，气温会对经济活动产生非线性影响——在极为寒冷的地区，升温可能会带来经济效益。在超过某种“最优”水平之后，升温会损害经济产出和劳动生产率。然而，气温与各部门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如图2.2.1所示。³例如，在本样本中处于中位水平的落

本专栏作者为Natalija Novt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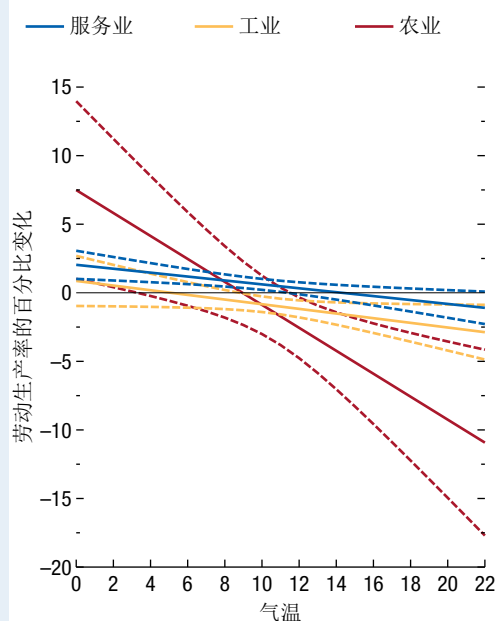
¹关于对旨在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对国内不同地区的影响如何随地区产业结构的变化而变化情况的分析，另见2019年10月《财政监测报告》。

²根据Graff Zivin和Neidell（2014年）的分类，高温作业行业包括：林业、渔猎业、建筑业、矿业、运输业、公用事业以及制造业。

³根据图2.2.1中的估计，对服务业部门而言，最优气温大约为14°C，但对工业和农业部门而言，最优气温分别仅为5°C和9°C。

后地区年均气温为12°C，1°C的升温会降低农业和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但对服务业部门没有影响。相比之下，处于中位水平的非落后地区年

图2.2.1 1°C的升温对部门劳动生产率产生的边际效应



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地区数据库；东安格利亚大学气候研究小组；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本图显示了1°C的升温对部门劳动生产率产生的同期效应。气温产生的影响是非线性影响，因此它的边际效应是按照每个层级的地区年均气温显示的。该基线设定反映了2017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第三章的基线设定，但是在拥有至少25万人口的发达经济体国内地区的样本中重新进行了估计。工业部门包括经合组织分类（国际标准行业分类修订第4版）中的工业、制造业和建筑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定义是：部门总增加值除以该部门的雇员人数。因变量是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它是以年均人口加权气温、气温平方、降水量和降水量平方为基础进行回归的，剔除了所有气候变量为期一年的时滞、因变量的时滞以及国内地区的固定效应。实线表示每个部门的点估计，虚线表示90%置信区间。标准误差集中在国内地区层面。

专栏2.2 (续)

均气温为12°C，因此，1°C的升温将会提高服务业部门的生产率而降低工业部门的生产率，其对农业部门的影响则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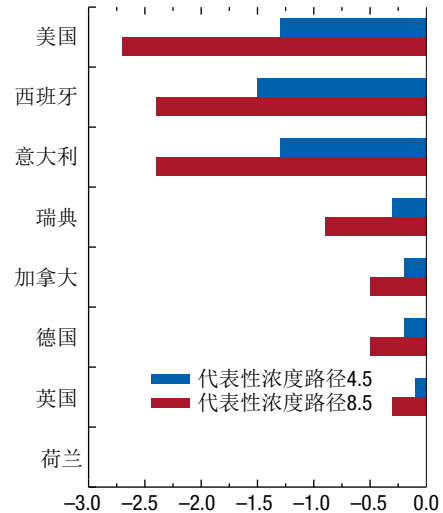
鉴于上述研究结果，落后（较为温暖的）地区在未来几十年里预计可能会进一步落后，这并不意外。21世纪前十年初，落后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平均约为其他地区的85%（图2.9）。在不采取缓解措施的气候变化情景（代表性浓度路径（RCP）8.5）下，⁴到2100年，意大利、西班牙和美国落后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可能会下降约2至3个百分点（图2.2.2）。这与2002年至2014年期间落后地区相对劳动生产率的下降情况（图2.9）类似。在更为温和的情景下，即假设排放量在2050年前后达到峰值（RCP4.5），落后地区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幅度将会减小，大约为1.5个百分点。

历来的天气模式可能已经促成了某些地区的落后。一个地区年均气温每上升1°C，该地区落后的可能性就会在约20%的基线可能性基础上升高大约2个百分点或者大约10%，即便是在剔除国家-年度固定效应之后，情况也是如此。这意味着假设某个地区从一国最凉爽的地区变成最温暖的地区，温差中位数约为5.5°C，那么其落后的可能性将升高大约11个百分点。

最后，必须指出，尽管气候变化进程相对缓慢，但是非常持久，而且产生的负面效应一贯极难消除。因此，这里所展示的即便是看似很小的绝对影响，也应当引起关注，尤其是因为它们出现在适应能力相对较强且气候往往较为温和的发达经济体中。

⁴由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构建。

图2.2.2 2005-2100年落后地区与其他地区因预计升温导致的劳动生产率变化（百分点）



来源：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代表性浓度路径4.5和代表性浓度路径8.5情景下的气温预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地区数据库；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为构建本图采用的步骤如下：首先，针对2005年，以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加权平均值表示落后地区与其他地区劳动生产率的比率；第二，使用代表性浓度路径4.5和代表性浓度路径8.5情景下预计的2005年至2100年平均升温以及估计的部门劳动生产率来预测上述两种代表性浓度路径情景下2100年国内地区层面的部门劳动生产率；最后，计算得出2100年落后地区（相对于其他地区）的预计劳动生产率与2005年落后地区（相对于其他地区）的实际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异。代表性浓度路径（RCP）是温室气体浓度的若干情景，由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14年）构建。代表性浓度路径4.5是一种中间情景，假设排放量于2050年前后达到峰值，自此开始减少。代表性浓度路径8.5是一种未经减缓的情景，假设排放量在整个21世纪都将持续增长。

专栏2.3 当地冲击的持久影响：汽车制造工厂倒闭案例

近年来，制造业就业占总体就业的比例在过去几十年不断下降的情况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因为担心制造业可能成为生产率增长和收入趋同的催化剂并成为低技能工人的高薪工作来源（2018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第三章对这一论点作了深入分析）。随这一趋势而来的是一系列工厂倒闭事件，就业损失有时集中在国内某些特定地区。关于工厂倒闭对当地劳动力市场影响的文献很多，大多数早期研究重点关注的是对煤炭、钢铁和造船等重工业产生影响的倒闭事件。¹最近几年，汽车制造工厂倒闭的影响成为了更多研究的焦点，不过它们多半是研究对单一国家的影响或者某起具体倒闭事件的影响。²

出于这些考虑，本专栏以一个包含六个发达经济体（汽车工厂倒闭事件的相关历史数据可得）的样本为对象，研究了邻近地区以外的力量导致的汽车制造工厂倒闭事件对地区劳动力市场的影响。³本专栏对同一国家内在2000年至2016年发生了汽车工厂倒闭事件的地区与该时期没有遭受此类冲击的地方的失业率进行了比较。如果国内各地区善于进行劳动力和资本的重新配置，那么它们就能吸收冲击（包括永久性冲击），并显

本专栏作者为Zsóka Kóczá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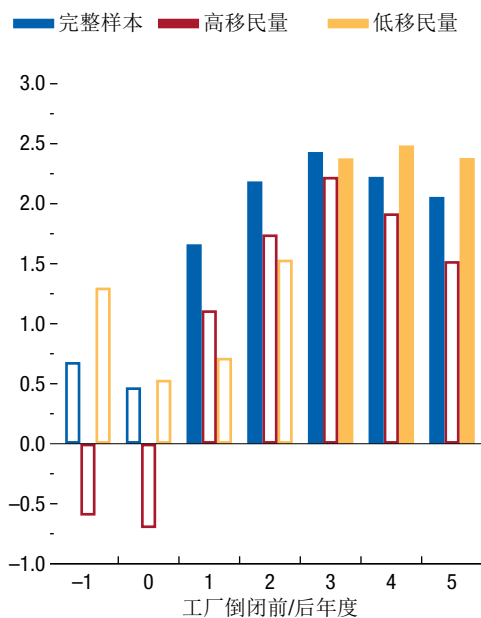
¹见Martin和Rowthorn（1986年）；Pinch和Mason（1991年）；Hinde（1994年）；Kirkham和Watts（1998年）；Tomaney、Pike和Cornford（1999年）；Shutt、Henderson和Kumi-Ampofo（2003年）；以及Henderson和Shutt（2004年）等。

²最近的例子见Chapain和Murie（2008年）、Ryan和Campo（2013年）、Bailey等人（2014年）以及Stanford（2017年）。

³该国家样本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意大利、英国和美国，时间跨度为2000年至2016年。这一期间，上述国家发生了30起有记录的倒闭事件。

图2.3.1 汽车制造工厂倒闭与失业率之间的关联

（失业率的百分点变化）



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地区数据库；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本图显示了基于针对地区是否至少发生了一起工厂倒闭事件而设置的虚拟变量进行的地区失业率回归得出的系数估计值，该回归剔除了初始人均GDP、人口密度、工业就业比例以及抚养/赡养率。实心柱状图表示在10%水平具有统计显著性，而空心柱状图则不然。高移民量和小移民量分别是指移民流动总量高于和低于样本中位数。

示当地活动和就业没有受到持续影响，以及两组地区之间几乎没有差异。

该分析表明，发生了汽车工厂倒闭事件的地区失业率上升幅度通常大于同一国家的对比地区，而且差异具有统计显著性。基于针对地区是否至少发生了一起工厂倒闭事件而设置的虚拟变量进行的地区失业率回归显示，其产生的影响明

专栏2.3 (续)

显而易见，甚至在剔除地区间工业就业比例、初始实际人均GDP、人口密度和抚养率的差异之后也是如此（图2.3.1，全样本）。在发生了汽车工厂倒闭事件的地区，冲击发生后的三年内，失业率将持续上升，因为倒闭事件最初的影响会由于在当地对其他部门产生的溢出效应而放大。⁴

汽车工厂倒闭事件发生之后，如果当地的其他就业选择不足，那么对外移民有望成为一项关键性的调整机制。为了研究移民的作用，本研究分别针对移民流动总量大小不等的地区分别开展

了回归分析。移民流动总量小的地区是推动在失业方面持续产生影响的因素。在移民流动总量大的地区，工厂倒闭产生的负面效应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图2.3.1，高低移民量子样本）。汽车工厂永久性倒闭产生了高度持久的影响，这一状况与部分地区、尤其是流动性低的地区调整陷入困境的情形相符，后者的原因可能在于移民的限制性和选择性更强。⁵当地内生性需求效应和受工厂倒闭打击地区的未来发展预期可能会进一步强化此类当地冲击的影响，加剧国家内部的地区差距。

⁴关于此类效应的形象描述，见 Goldstein（2017年）。

⁵关于对流动劳动力性质的讨论，见Kim（2008年）以及Duranton和Venables（2018年）。

专栏2.4 地方性政策：重新思考各项财政政策以解决国内不平等问题

政策制定者部署了各种工具以减少经济不平等，这些工具包括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进行的财政再分配，以及旨在完善教育、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和负担得起的住房的促进增长政策（2017年10月《财政监测报告》）。大多数国内政策具有空间盲目性，其针对个人并以个人的情况和特征为依据，而不考虑个人的居民地位。此类政策措施包括美国的国家伤残和失业补助以及法国和西班牙的失业救济，它们针对有需要或者失业的个人，而不区分其所在地。然而，一些国家地区经济差距持续存在并日益扩大，这使人们更加关注以地方性或具有空间针对性的财政政策作为解决不平等问题的进一步方法。

地方性政策旨在促进地区公平和包容性增长，以及防范地区特有的冲击（Kim和Dougherty，2018年）。此类政策的实例有：欧洲联盟区域发展基金——旨在为自然条件不利（偏远、落后或受灾）的国内地区提供支持；加拿大的地区发展机构——旨在支持地区经济多元化并

促进社区发展；以及美国的企业园区——通过提供税收抵免来创造新的就业和投资。正如表2.4.1所示，具有空间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可根据其最近的目标、空间范围和财政工具变化而变化。关于采用何种手段的决定将视潜在地区问题的性质而定。

如果(1)低收入家庭或失业者等目标受援群体具有地域集中性，并且(2)传统的全国性家计调查方法覆盖面有限、不够先进或者难以执行，那么地方性政策能够促进现行财政政策成功减少不平等（Coady、Grosh和Hoddinott，2004年；2017年10月《财政监测报告》）。¹ 如果财政干预措施需要对某些地区的弱势群体产生更大的影响，那么地方性政策可能也不乏可取之处，例如，在失业率较高的地区，雇佣方面的激励措施也许能够更有效地创造就业和促进经济增长（Austin、Glaeser和Summers，2018年）。地方性政策应当确保各项干预措施促进趋同和进行部门再分配以

¹覆盖面有限是指在大部分国家，符合获得转移支付标准（例如，经过家计调查后）的家庭中，只有一部分实际获得了转移支付。覆盖面以实际获得转移支付的合格家庭的百分比来表示。

本专栏作者为William Gbohoui、W. Raphael Lam和Victor Lledo。

表2.4.1. 地方性政策实例

目的	工具	国家计划	覆盖范围
企业园区：吸引企业以创造就业和开展投资	投资、创造就业和企业所得税方面的税收鼓励；合理化的监管	美国联邦特许区	地区内的各个区域和社区
集群促进：高技术企业和研究机构集聚	税收鼓励；公共研究和支出；拨款	法国的本地生产体系；德国巴伐利亚州的“高技术攻击”计划	整个地区；地区内的各个社区
迁徙计划：通过提供补偿的方式鼓励人们定居/迁徙至某些地区	个人所得税税收豁免；补助金和转移支付	美国低收入住房税收抵免；西班牙为出于就业目的迁徙的失业人口提供所得税税收抵免；加拿大为北部地区留住青年人而实施的北部经济发展倡议	低收入社区

来源：Neumark和Simpson（2014年）；世界银行（2009年）；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估计。

专栏2.4 (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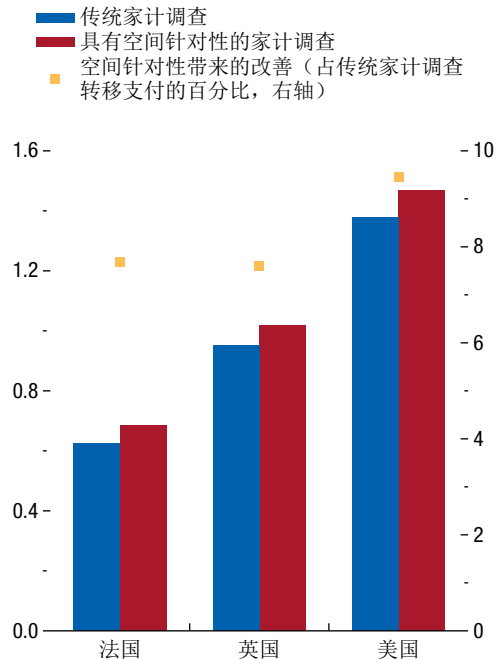
应对冲击，而非创设新的壁垒。但是，政策制定者还应当注意，此类政策可能会引起横向公平问题，因为境况相同而生活地区不同的个人可能会获得不同的待遇。

基于对选定样本国家的个人家庭收入的调查，示意性模拟显示，如果将空间针对性计划与传统的家计调查计划相结合，就能在不增加财政成本的前提下将财政再分配的有效性提高7%至10%，正如收入不平等的下降幅度所示（更多细节见图2.4.1以及Gbohoui、Lam和Lledo，2019年）。例如，由于法国和英国建立了非常先进的社会保障体系，而且有资格获得转移支付的家庭百分比很高，因此，空间针对性的潜在效益相对较低（约为7%至8%）。但是，美国的改善幅度较大（约为10%），该国的贫困家庭更多地集中在落后地区，并且最终没有获得转移支付的合格家庭百分比也较高（即覆盖面小）。

在制定和实施地方性政策时，必须责成适当级别的政府担负起相关责任。这种选择应当能够敏感地适应一国（例如，单一制或联邦制国家）之内的政府间财政安排，以及相关的增加收入能力和政府间转移支付范围。一般性原则是，中央政府应当在总体政策制定和监测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因为它能够说明各个州和省之间的可能外部效应和溢出效应。国内地区政府可以更多地参与实施工作，因为它们能够更好地满足当地需求和偏好。例如，在联邦制或权力高度分散的国家（例如，美国），国内地区政府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可以决定所得税和财产税税率以及教育和医疗卫生支出。

图2.4.1 传统的和有空间针对性的家计调查转移支付的财政再分配效应比较

（以基尼点为单位的下降，除非另有说明）



来源：卢森堡收入研究所；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本图的依据是一项对传统（空间盲目性的）家计调查转移支付和具有空间针对性的家计调查转移支付进行比较的示意性分析。传统家计调查转移支付覆盖面有限，也就是说，一定百分比的合格家庭没有获得转移支付（见2017年10月《财政监测报告》）。具有空间针对性的家计调查能够在维持财政成本不变的情况下扩大覆盖面。财政再分配效应被定义为税收和转移支付前后全国收入不平等程度（基尼系数）的差异，并分别针对传统和具有空间针对性的家计调查转移支付的情形进行了计算。上述改善是通过基尼系数下降幅度之间的差异计算得出的，以占传统家计调查转移支付下财政再分配的百分比表示。

参考文献

- Abdih, Yasser, and Stephan Danninger. 2017. "What Explains the Decline of the US Labor Share of Income? An Analysis of State and Industry Level Data." IMF Working Paper 17/167,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 Acemoglu, Daron, and Melissa Dell. 2010. "Productivity Differences between and within Countries."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2 (1): 169–88.
- Adler, Gustavo, Romain Duval, Davide Furceri, Sinem Kiliç Çelik, and Marcos Poplawski-Ribeiro. 2017. "Gone with the Headwinds: Global Productivity."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17/04,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 Aiyar, Shekhar, John Bluedorn, Romain Duval, Davide Furceri, Daniel Garcia-Macia, Yi Ji, Davide Malacrino, Haonan Qu, Jesse Siminitz, and Aleksandra Zdzienicka. 2019. "Strengthening the Euro Area: The Role of National Structural Reforms in Enhancing Resilience."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19/05,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 Algan, Yann, and Pierre Cahuc. 2014. "Trust, Growth, and Well-Being: New Evidenc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Chapter 2 in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2, edited by Philippe Aghion and Steven N. Durlauf: 49–120. North Holland: Elsevier.
- Allen, Treb, and Costas Arkolakis. 2014. "Trade and the Topography of the Spatial Econom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9 (3): 1085–140.
- Alvarez, Jorge, Ivo Krznar, and Trevor Tombe. 2019. "Internal Trade in Canada: Case for Liberalization." IMF Working Paper 19/158,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 Asdrubali, Pierfederico, Bent E. Sørensen, and Oved Yosha. 1996. "Channels of Interstate Risk Sharing: United States 1963–1990."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1 (4): 1081–110.
- Atkinson, Tony, Joe Hasell, Salvatore Morelli, and Max Roser. 2017. *The Chartbook of Economic Inequality*. 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 Oxford, United Kingdom.
- Austin, Benjamin, Edward Glaeser, and Lawrence H. Summers. 2018. "Jobs for the Heartland: Place-Based Policies in 21st Century America."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Spring: 151–255.
- Autor, David H., and David Dorn. 2013. "The Growth of Low-Skill Service Jobs and the Polarization of the US Labor Marke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 (5): 1553–597.
- Autor, David H., David Dorn, and Gordon H. Hanson. 2013a. "The China Syndrome: Local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Import Compet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 (6): 2121–168.
- . 2013b. "The Geography of Trade and Technology Shocks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 (3): 220–25.
- . 2015. "Untangling Trade and Technology: Evidence from Local Labour Markets." *Economic Journal* 125 (584): 621–46.
- Bailey, David, Gill Bentley, Alex de Ruyter, and Stephen Hall. 2014. "Plant Closures and Taskforce Responses: An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and Policy Response to MG Rover in Birmingham." *Regional Studies, Regional Science* 1 (1): 60–78.
- Bande, Roberto, Melchor Fernández, and Victor Montuenga. 2008. "Regional Unemployment in Spain: Disparities, Business Cycle and Wage Setting." *Labour Economics* 15 (5): 885–914.
- Barca, Fabrizio, Philip McCann, and Andrés Rodríguez-Pose. 2012. "The Case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Intervention: Place-Based versus Place-Neutral Approaches."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52 (1): 134–52.
- Bartik, Timothy J. 1991. "Who Benefits from State and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Policies?" W. E. Upjohn Institute for Employment Research, Kalamazoo, MI.
- Blanchard, Olivier Jean, and Lawrence F. Katz. 1992. "Regional Evolutions."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 1–75.
- Blöchliger, Hansjörg, David Bartolini, and Sibylle Stossberg. 2016. "Does Fiscal Decentralisation Foster Regional Convergence?" OECD Economic Policy Paper 17,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Paris.
- Boadway, Robin, and Anwar Shah, eds. 2007. *Intergovernmental Fiscal Transfers: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Public Sector Governance and Accountability Series. World Bank Group, Washington, DC.
- Boeri, Tito, Andrea Ichino, Enrico Moretti, and Johanna Posch. 2019. "Wage Equalization and Regional Misallocation: Evidence from Italian and German Provinces." NBER Working Paper 25612,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 Breau, Sébastien, and Richard Saillant. 2016. "Regional Income Disparities in Canada: Exploring the Geographical Dimensions of an Old Debate." *Regional Studies, Regional Science* 3 (1): 463–81.
- Card, David, Jochen Kluge, and Andrea Weber. 2018. "What Works? A Meta Analysis of Recent Active Labor Market Program Evaluations."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6 (3): 894–931.
- Caselli, Francesco. 2005. "Accounting for Cross-Country Income Differences." Chapter 9 in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1a, edited by Philippe Aghion and Steven N. Durlauf. Old Holland: Elsevier. 679–741.
- Chapain, Caroline, and Alan Murie. 2008. "The Impact of Factory Closure on Local Communities and Economies: The Case of the MG Rover Longbridge Closure in Birmingham." *Policy Studies* 29 (3): 305–17.
- Che, Natasha X., and Antonio Spilimbergo. 2012. "Structural Reforms and Regional Convergence." IMF Working Paper 12/106,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 Chetty, Raj. 2008. "Moral Hazard versus Liquidity and Optimal Unemployment Insura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6 (2): 173–234.
- Chetty, Raj, John N. Friedman, and Jonah E. Rockoff. 2014. "Measuring the Impacts of Teachers II: Teacher Value-Added

- and Student Outcomes in Adulthoo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4 (9): 2633–79.
- Chetty, Raj, and Nathaniel Hendren. 2018a. “The Impacts of Neighborhoods o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 Childhood Exposure Effect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3 (3): 1107–62.
- . 2018b. “The Impacts of Neighborhoods o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I: County-Level Estimat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3 (3): 1163–228.
- Chetty, Raj, Nathaniel Hendren, and Lawrence F. Katz. 2016. “The Effects of Exposure to Better Neighborhoods on Children: New Evidence from the Moving to Opportunity Experi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6 (4): 855–902.
- Clark, Andrew E. 2018. “Four Decades of the Economics of Happiness: Where Next?”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64 (2): 245–69.
- Clark, Andrew E., and Andrew J. Oswald. 1994. “Unhappiness and Unemployment.” *Economic Journal* 104 (424): 648–59.
- Coady, David, and Allan Dizioli. 2017. “Income Inequality and Education Revisited: Persistence, Endogeneity, and Heterogeneity.” IMF Working Paper 17/126,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 Coady, David, Margaret Grosh, and John Hoddinott. 2004. *Targeting of Transfer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Review of Lessons and Experience*.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Group.
- Coe, Neil M., Philip F. Kelly, and Henry W. C. Yeung. 2007. *Economic Geography: A Contemporary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 Conolly, Marie, Miles Corak, and Catherine Haeck. 2019.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between and within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37 (S2): S595–S641.
- Cowell, Frank. 2011. *Measuring Inequality*. Third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yte, Diane. 2015. *GDP: A Brief but Affectionate History*.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Dabla-Norris, Era, Kalpana Kochhar, Nujin Suphaphiphat, Frantisek Ricka, and Evridiki Tsounta. 2015.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Income Inequality: A Global Perspective.”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15/13,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 Dao, Mai Chi, Mitali Das, Zsóka Kóczán, and Weicheng Lian. 2017. “Why Is Labor Receiving a Smaller Share of Global Income? Theory and Empirical Evidence.” IMF Working Paper 17/169,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 Dao, Mai, Davide Furceri, and Prakash Loungani. 2017. “Regional Labor Market Adju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Trend and Cycl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9 (2): 243–57.
- Das, Mitali, and Benjamin Hilgenstock. 2018. “The Exposure to Routinization: Labor Market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 IMF Working Paper 18/135,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 Dauth, Wolfgang, Sebastian Findeisen, and Jens Suedekum. 2014. “The Rise of the East and the Far East: German Labor Markets and Trade Integration.”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2 (6): 1643–75.
- Davis, Donald R., and David E. Weinstein. 2002. “Bones, Bombs, and Break Points: The Geography of Economic Activ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2 (5): 1269–89.
- Decressin, Jörg, and Antonio Fatás. 1995. “Regional Labor Market Dynamics in Europe.”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39: 1627–55.
- Díez, Federico, Jiayue Fan, and Carolina Villegas-Sánchez. 2018. “Global Declining Competition.” IMF Working Paper 19/82,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 Donaldson, Dave, and Richard Hornbeck. 2016. “Railroads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A ‘Market Access’ Approac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1 (2): 799–858.
- Duranton, Gilles, and Diego Puga. 2004. “Micro-Foundations of Urban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Chapter 48 in *Handbook of Regional and Urban Economics* 4, edited by J. Vernon Henderson and Jacques-François Thisse. North Holland: Elsevier. 2063–3073.
- Duranton, Gilles, and Anthony J. Venables. 2018. “Place-Based Policies for Development.” NBER Working Paper 24562,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 Durlauf, Steven N., and Ananth Seshadri. 2018. “Understanding the Great Gatsby Curve.” Chapter 4 in *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 2017* 32, edited by Martin Eichenbaum and Jonathan A. Parker. Cambridge, M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333–93.
- Esteban, J. 2000. “Regional Convergence in Europe and the Industry Mix: A Shift-Share Analysis.”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30 (3): 353–64.
- Feenstra, Robert C., Robert Inklaar, and Marcel P. Timmer. 2015. “The Next Generation of the Penn World Tabl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5 (10): 3150–82.
- Feldstein, Martin. 2017. “Underestimating the Real Growth of GDP, Personal Income, and Productivit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1 (2): 145–64.
- Felice, Emanuele. 2011. “Regional Value Added in Italy, 1891–2001, and the Foundation of a Long-Term Pictur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64 (3): 929–50.
- Feyrer, James. 2007. “Demographics and Productivit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89 (1): 100–09.
- Fleurbaey, Marc. 2009. “Beyond GDP: The Quest for a Measure of Social Welfar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7 (4): 1029–75.
- Fujita, Masahisa, Paul Krugman, and Anthony J. Venables. 1999. *The Spatial Economy: Cities, 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Gal, Peter. 2013. “Measuring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t the Firm Level Using OECD-ORBIS.” OECD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 1049,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Paris.
- Gandhi, Amit, Salvador Navarro, and David Rivers. 2018. “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Gross Output Production Functions.”

-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 Centre for Human Capital and Productivity Working Papers, London, Ontario, Canada.
- Gbohoui, William, W. Raphael Lam, and Victor Lledo. 2019. “The Great Divide: Regional Inequality and Fiscal Policy.” IMF Working Paper 19/88,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 Gennaioli, Nicola, Rafael La Porta, Florencio Lopez-de-Silanes, and Andrei Schleifer. 2013. “Human Capital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February 128 (1): 105–64.
- . 2014. “Growth in Reg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19 (3): 259–309.
- Giannone, Elisa. 2018. “Skill-Biased Technical Change and Regional Convergence.” 2017 Meeting Papers, 190, Society for Economic Dynamics, Stonybrook, NY.
- Giordano, Raffaella, Sergi Lanau, Pietro Tommasino, and Petia Topalova. 2015. “Does Public Sector Inefficiency Constrain Firm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Italian Provinces.” IMF Working Paper 15/168,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 Goldsmith-Pinkham, Paul, Isaac Sorkin, and Henry Swift. 2019. “Bartik Instruments: What, When, Why, and How.” NBER Working Paper 24408,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 Goldstein, Amy. 2017. *Janesville: An American Stor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Gopinath, Gita, Şebnem Kalemli-Özcan, Loukas Karabarbounis, and Carolina Villegas-Sánchez. 2017. “Capital Allocation and Productivity in South Europ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2 (4): 1915–967.
- Graff Zivin, Joshua, and Matthew Neidell. 2014. “Temperature and the Allocation of Time: Implications for Climate Change.”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32 (1): 1–26.
- Grün, Carola, Wolfgang Hauser, and Thomas Rhein. 2010. “Is Any Job Better than No Job? Life Satisfaction and Re-employment.” *Journal of Labor Research* 31 (3): 285–306.
- Guriev, Sergei. 2018. “Economic Drivers of Populis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108: 200–03.
- Harris, I., Philip D. Jones, Timothy J. Osborn, and David H. Lister. 2014. “Updated High-Resolution Grids of Monthly Climatic Observations—the CRU TS3.10 Datase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imatology* 34 (3): 623–42. Version 3.24.01.
- Helpman, Elhanan. 2016. “Globalization and Wage Inequality.” NBER Working Paper 22944,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 Henderson, Roger, and John Shutt. 2004. “Responding to a Coalfield Closure: Old Issues for a New Regional Development Agency?” *Local Economy* 19 (1): 25–37.
- Hinde, Kevin. 1994. “Labor Market Experiences Following Plant Closures: Sunderland’s Shipyard Workers.” *Regional Studies* 28 (7): 713–24.
- Hsieh, Chang-Tai, and Peter J. Klenow. 2010. “Development Accounting.”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2 (1): 207–23.
- Hsieh, Chang-Tai, and Enrico Moretti. 2019. “Housing Constraints and Spatial Misallocation.”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11 (2): 1–39.
- Immervoll, Herwig, and Linda Richardson. 2011. “Redistribution Policy and Inequality Reduction in OECD Countries: What Has Changed in Two Decades?” OECD Social, Employment and Migration Working Paper 122,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Paris.
-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2014. “Climate Change 2014: Impacts, Adaptation, and Vulnerability. Part A: Global and Sectoral Aspects.” 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 II to the *Fif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and New York.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2018. “Spain: Selected Issues.” IMF Country Report 18/331, Washington, DC.
- Jakubik, Adam, and Victor Stolzenburg. 2018. “The ‘China Shock’ Revisited: Insights from Value Added Trade Flows.” WTO Staff Working Paper ERSD-2018–10.
- Jaumotte, Florence, Subir Lall, and Chris Papageorgiou. 2013. “Rising Income Inequality: Technology, or Trade and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IMF Economic Review* 61 (2): 271–309.
- Jones, Charles I., and Peter J. Klenow. 2016. “Beyond GDP? Welfare across Countries and Tim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6 (9): 2426–57.
- Jordà, Òscar. 2005. “Estimation and Inference of Impulse Responses by Local Projec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5 (1): 161–82.
- Kalemli-Özcan, Şebnem, Bent Sorensen, Carolina Villegas-Sánchez, Vadym Volosovych, and Sevcan Yesiltas. 2015. “How to Construct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Firm Level Data from the ORBIS Global Database.” NBER Working Paper 21558,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 Kappeler, Andreas, Albert Solé-Ollé, Andreas Stephan, and Timo Väilä. 2013. “Does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Foster Regional Investment in Productive Infrastructure?”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31: 15–25.
- Karabarbounis, Loukas, and Brent Neiman. 2014. “The Global Decline of the Labor Shar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9 (1): 61–103.
- Kaufman, Martin, Phillip Swagel, and Steven Dunaway. 2003. “Regional Convergence and the Role of Federal Transfers in Canada.” IMF Working Paper 03/97,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 Kim, Junghun, and Sean Dougherty, eds. 2018. *Fiscal Decentralisation and Inclusive Growth*. OECD Fiscal Federalism Studies, OECD Publishing, Paris/KIPF, Seoul.
- Kim, Sukkoo. 2008. “Spatial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ies, Facts and Policies.” Commission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 16, World Bank Group, Washington, DC.

- Kirkham, Janet D., and Hugh D. Watts. 1998. "Multi-Local Manufacturing Organisations and Plant Closures in Urban Areas." *Urban Studies* 35 (9): 1559–75.
- Klein Goldewijk, Kees, Arthur Beusen, Jonathan Doelman, and Elke Stehfest. 2017. "Anthropogenic Land-Use Estimates for the Holocene – HYDE 3.2." *Earth System Science Data*, 9: 924–53.
- Kline, Patrick, and Enrico Moretti. 2014. "People, Places, and Public Policy: Some Simple Welfare Economics of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grams."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6 (1): 629–62.
- Krugman, Paul. 1991.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9 (3): 483–99.
- Krugman, Paul, and Anthony J. Venables. 1995. "Globalization and the Inequality of Nation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0 (4): 857–80.
- Lessmann, Christian. 2009.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Regional Disparity: Evidence from Cross-Section and Panel Data."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Economy and Space* 41(10): 2455–73.
- Lessmann, Christian, and André Seidel. 2017. "Regional Inequality, Convergence, and its Determinants: A View from Outer Space."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92: 110–32.
- Lian, Weicheng, Natalija Novta, Evgenia Pugacheva, Yannick Timmer, and Petia B. Topalova. 2019. "The Price of Capital Goods: A Driver of Investment under Threat." IMF Working Paper 19/134,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 Liu, Lucy Qian. 2018. "Regional Labor Mobility in Spain." IMF Working Paper 18/282,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 Luxembourg Income Study (LIS) Database. Multiple years. <http://www.lisdatacenter.org> (multiple countries). Luxembourg.
- Martin, Ron, and Bob Rowthorn. 1986. *The Geography of De-Industrialisation*. London: Macmillan.
- Moretti, Enrico. 2011. "Local Labor Markets." Chapter 14 in *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 4b, edited by David Card and Orley Ashenfelter. North Holland: Elsevier. 1237–313.
- Neumark, David, and Helen Simpson. 2015. "Place-Based Policies." Chapter 18 in *Handbook of Regional and Urban Economics* 5, edited by Gilles Duranton, J. Vernon Henderson, and William C. Strange. North Holland: Elsevier. 1197–287.
- Nolan, Brian, Matteo G. Richiardi, and Luis Valenzuela. 2019. "The Drivers of Income Inequality in Rich Countries."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early view: 1–40.
- Novotný, Josef. 2007. "On the Measurement of Regional Inequality: Does Spatial Dimension of Income Inequality Matter?"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 41 (3): 563–80.
- Nunn, Nathan. 2014. "Historical Development." Chapter 7 in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2, edited by Philippe Aghion and Steven N. Durlauf, North Holland: Elsevier. 347–402.
- Nunn, Ryan, Jana Parsons, and Jay Shambaugh. 2018. "The Geography of Prosperity." In *Place-Based Policies for Shared Economic Growth*, edited by Jay Shambaugh and Ryan Nunn. Washington, DC: Hamilton Project, Brookings Institution.
- Obstfeld, Maurice, and Giovanni Peri. 1998. "Regional Non-Adjustment and Fiscal Policy." *Economic Policy* 13 (26): 205–59.
-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2013. *Understanding National Accounts*. Second edition. Paris: OECD Publishing.
- . 2016a. *Back to Work: Denmark: Improving the Re-Employment Prospects of Displaced Workers*. Paris: OECD Publishing.
- . 2016b. *OECD Regional Outlook 2016: Productive Regions for Inclusive Societies*. Paris: OECD Publishing.
- . 2018. *OECD Regions and Cities at a Glance 2018*. Paris: OECD Publishing.
- Pike, Andy, Andrés Rodríguez-Pose, and John Tomanczy. 2017. *Local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 Pinch, Steven, and Colin Mason. 1991. "Redundancy in an Expanding Labour Market: A Case-Study of Displaced Workers from Two Manufacturing Plants in Southampton." *Urban Studies* 28 (5): 735–57.
- Pissarides, Christopher A. 2001. "Employment Protection." *Labour Economics* 8 (2): 131–59.
- Rajan, Raghuram. 2019. *The Third Pillar: How Markets and the State Leave the Community Behind*. New York: Penguin Press.
- Rodríguez-Pose, Andrés. 2018. "The Revenge of the Places that Don't Matter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11 (1): 189–209.
- Rodríguez-Pose, Andrés, and Tobias Ketterer. Forthcom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agging Regions in Europe." *Regional Studies*.
- Rodríguez-Pose, Andrés, and Michael Storper. 2019. "Housing, Urban Growth, and Inequalities: The Limits to Deregulation and Upzoning in Reducing Economic and Spatial Inequality." CEPR Discussion Paper DP 13713,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Washington, DC.
- Ryan, Brent D., and Daniel Campo. 2013. "Autopia's End: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Detroit's Automotive Manufacturing Landscape." *Journal of Planning History* 12 (2): 95–132.
- Schmieder, Johannes F., Till von Wachter, and Stefan Bender. 2016. "The Effect of Unemployment Benefits and Nonemployment Durations on Wag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6 (3): 739–77.
- Shorrocks, Anthony. 1980. "The Class of Additively Decomposable Inequality Measures." *Econometrica* 48 (3): 613–25.
- Shorrocks, Anthony, and Guanghua Wan. 2005. "Spatial Decomposition of Inequality."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5 (1): 59–81.
- Shutt, John, Roger Henderson, and Felix Kumi-Ampofo. 2003. "Responding to a Regional Economic Crisis: An Impact and Regeneration Assessment of the Selby Coalfield Closure on the Yorkshire and Humber Region." Paper delivered to

- the Reg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Pisa, Italy, April 2003.
- Stanford, Jim. 2017. “When an Auto Industry Disappears: Australia’s Experience and Lessons for Canada.” *Canadian Public Policy* 43 (S1): S57–S74.
- Stevenson, Betsey, and Justin Wolfers. 2008. “Economic Growth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Reassessing the Easterlin Paradox.”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y Activity* 2008 (1): 1–102.
- Stiglitz, Joseph E., Jean-Paul Fitoussi, and Martine Durand. 2018. *Beyond GDP: Measuring What Counts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Performance*. Paris: OECD Publishing.
- Tatsiramos, Konstantinos, and Jan C. van Ours. 2014.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Unemployment Insurance Design.”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28 (2): 284–311.
- Timmer, Marcel P., Erik Dietzenbacher, Bart Los, Robert Stehrer, and Gaaitzen J. de Vries. 2015. “An Illustrated User Guide to the 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 The Case of Global Automotive Produc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3 (3): 575–605.
- Tomaney, John, Andy Pike, and James Cornford. 1999. “Plant Closure and the Local Economy: The Case of Swan Hunter on Tyneside.” *Regional Studies* 33 (5): 401–11.
- Topalova, Petia. 2010. “Factor Immobility and Regional Impacts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Evidence on Poverty from India.”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2 (4): 1–41.
- United Nations (UN). 2009.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2008*.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 Winkler, Hernan. 2019. “The Effect of Income Inequality on Political Polarization: Evidence from European Regions, 2002–2014.” *Economics and Politics* 31 (2): 137–62.
- World Bank (WB). 2009.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9: Reshaping Economic Geography*. Washington, DC.
- . 2018.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8: Learning to Realize Education’s Promise*. Washington, DC.
- . 2019a.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9: 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k*. Washington, DC.
- . 2019b. Doing Business Database. Washington, D.C.

20世纪90年代，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结构性改革强力推进，但在21世纪前十年初有所放缓。本章借助新构建的结构性改革数据库发现，推进治理、国内和外部金融、贸易、劳动力和产品市场等领域的改革，中期内能带来可观的产出增长。全面的一揽子重大改革可能使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平均生活水平向发达经济体趋同的速度加快一倍，使部分年度的GDP增速提高约1个百分点。同时，改革见效需要几年时间，部分改革——放宽工作保护条例和实现国内金融自由化——若在形势不佳时实施可能导致更高的短期成本；这些改革最好在经济形势有利以及政府当选施政的早期实施。若治理强劲且信贷容易获取——增长的两个制约因素——且劳动力市场非正规性较强（因为改革有助于降低非正规性），改革的效果也往往更好，这些发现强调了必须根据国情仔细制定改革方案，以确保效益最大化。

引言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中在过去二十年中实现了良好的增长。总体来看，生活水平以较快速度向发达经济体趋同。然而，在很多国家，收入趋同的速度依旧不快。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典型（中位）新兴市场人均收入（经购买力平价

本章作者为Gabriele Ciminelli、Romain Duval（共同牵头）、Davide Furceri（共同牵头）、Guzman Gonzalez-Torres Fernandez、Joao Jalles、Giovanni Melina和Cian Ruan；Zidong An、Hites Ahir、Jun Ge、Yi Ji和Qiaoqiao Zhang为本章供稿；Luisa Calixto、Grey Ramos和Ariana Tayebi为本章提供了支持。感谢英国国际发展部的资金支持。本章表达的观点不一定代表国际发展部的观点。

调整）与美国的缺口每年缩小1.3%，而典型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等效速度为0.7%（图3.1）。按照上述速度，一个典型新兴市场经济体和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将当前生活水平的缺口缩小一半分别需要50年和90年以上。此外，趋同情况存在较强异质性；虽然部分国家的趋同速度较快（主要包括亚洲经济体以及21世纪前十年初的部分大宗商品生产国），但其他国家陷入停滞，或者——在接近1/4的经济体——甚至出现分化。对于后者，灾难（危机、战争、疾病爆发、极端天气事件）在部分国家产生了影响，但更广泛的担忧是人均收入增长的疲弱潜在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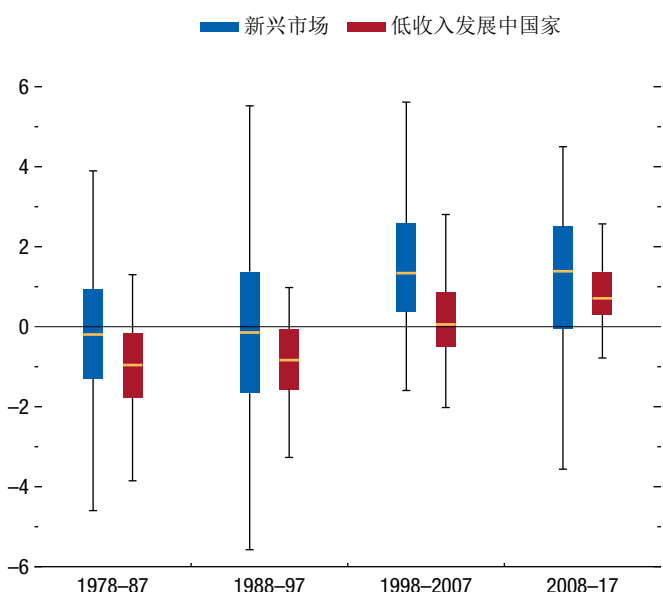
疲弱和不平衡的增长、对于发达经济体政策和增长前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中增长的关键驱动力（2017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的担忧、新一轮大宗商品价格繁荣可能性降低、宏观经济萎缩——主要是财政政策空间（2019年4月《财政监测报告》）——重新激发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政策制定者对结构性改革的兴趣。还有人认为，20世纪90年代经济危机后自由化浪潮兴起，在此之后，改革工作减弱，改进（金融、劳动力、产品）市场运行以及提高其他受政府影响的经济增长驱动力的质量——如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还有较大空间。在部分领域，如劳动力市场，自动化和全球化使现行的就业保护条例（而非工人）承压，这进一步强化了改革的必要性。

同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结构性改革的潜在空间和成效存在广泛的不确定性。个体国家的改革经验各异。¹部分国家在某十年中的改

¹Zettelmeyer(2006年)概述了拉丁美洲的改革经验，全面讨论了关于改革成效为何可能低于预期的现有解释。

图3.1 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的趋同速度(百分比)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生活水平向发达经济体趋同的平均速度非常缓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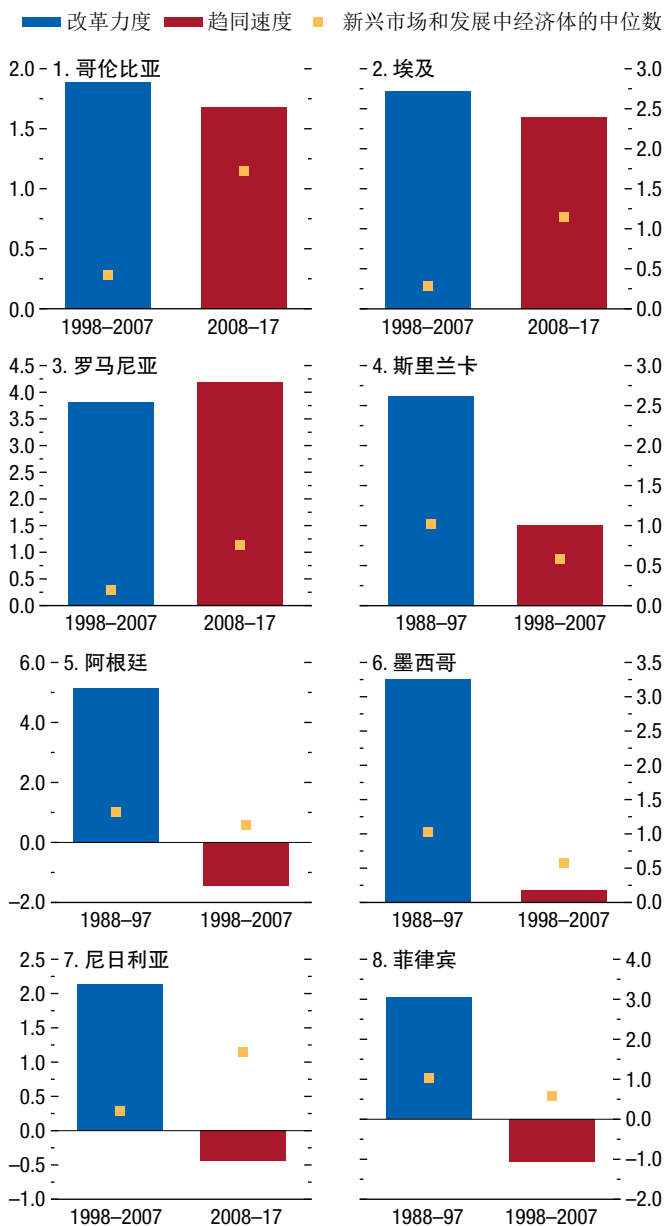


来源：佩恩表；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对于每个国家，每个十年期趋同速度的计算方法是该国相对于美国的实际人均GDP年增速除以十年期起始年每个国家与美国实际人均GDP（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百分比差异。每个方框内的水平线代表中位数；每个方框的上边缘和下边缘显示最高和最低四分位数；最高和最低标记线分别代表最大值和最小值。

革较为突出，如斯里兰卡（1988-1997年）或哥伦比亚、埃及和罗马尼亚（1998-2007年），这些经济体的人均收入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快速向美国（及其他发达经济体）趋同（图3.2）。但实施重大改革国家，如阿根廷、墨西哥，菲律宾（1988-1997年）以及尼日利亚（1998-2007年），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未出现收入趋同。在部分国家，如墨西哥，这可能反映出改革成效令人失望，原因是助长非正规性的微观经济扭曲现象广泛存在（Levy, 2018年）。在其他国家，改革成效可能被负面事件抵消，如宏观经济冲击或方向有误的政策。具体案例包括21世纪前十年初阿根廷的汇

图3.2 部分经济体的改革力度和人均收入趋同速度(百分比)

部分改革排名靠前的国家随后经历了强劲的收入增长和趋同，而其他国家未取得同等效果。



来源：Alesina等人（即将发表）；佩恩表；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对于每个国家，每个十年期趋同速度的计算方法是该国相对于美国的实际人均GDP年增速（以购买力平价计算）除以十年期起始年每个国家与美国实际人均GDP的百分比差异。改革力度的计算方法是平均改革指数每个十年期的平均年度变化（乘以100）。平均改革指数使用捕捉五个领域自由化水平的指标计算算数平均数得出，这些领域是：国内金融、外部金融、贸易、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指数介于0到1之间，数值越高代表自由化水平越高。

率高估和货币局制度的崩毁（这也导致其早期改革倒退），2016年全球油价下跌导致的衰退，尼日利亚政策调整滞后以及石油生产中断，菲律宾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遭受打击、而后快速恢复并在21世纪前十年初实现快速增长。宏观经济冲击可能导致收入持续甚至永久性下降（Cerra和Saxena，2008年），尤其是部分情况下特定宏观经济和结构性脆弱性会放大其影响（例如，公共债务规模较大且以外币计价，或汇率盯住制度不可持续）。这强调了将改革措施以及其他经济增长驱动因素（如宏观经济冲击和政策）的影响进行区分的重要性以及难度。

过去改革的不同经验也反映出，特定改革在各国的效果有所不同，这取决于各国的国情。具体来说，只有建立稳健的核心制度，改革才可能取得成效（Acemoglu、Johnson和Robinson，2005年）。核心制度的关键可能是确保实现强有力的治理的法律和制度；例如，若产权的定义和执行不够完善，或现有的国内公司继续从政府隐性支持中获益，降低边境及境内竞争壁垒可能无法确保新公司大量进入，也无法促进创新和提振生产力。更广泛来说，考虑到多数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市场存在很多不完善现象，仅解决其中一个问题而不纠正其他市场扭曲可能不一定有助于经济（Hausmann、Rodrik和Velasco，2005年）。例如，若国内金融体系不够发达，监管和管理水平不足以安全地调节资本流入，开放资本账户可能导致资本流入反复波动且配置不当，从而削弱资本流动自由化的效益。同样，若劳动力市场制度（如对正规部门工人严格的就业保护立法）削弱了企业的雇佣意愿，通过支持儿童保育或针对歧视加强法律保护来增加女性劳动力供给，可能无法完全转化为正规部门就业增长。这表明有必要揭示在改革影响中导致国别差异的重要因素。

评估结构性改革合理性的更实际的困难在于，缺少近期全面的数据和分析。尽管部分领域（如Kaufmann、Kraay和Mastruzzi（2010年）以及世界银行（2019年）评估了治理或营商成本）以及几个大型新兴市场经济体中更多领域的信息时效性较强，但全面的跨国时间序列信息仍然短缺。近期关于过去改革对增长影响的跨国证据也较为短缺，部分反映了数据的局限性；仅有的证据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于21世纪前十年末期构建的指标开展的早期工作（Christiansen、Schindler和Tressel，2013年；Prati、Onorato和Papageorgiou，2013年）。

为评估结构性改革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本章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的改革数据库，涵盖了很多新兴市场经济体和低收入发展中国家1973-2014年之间五个领域的规章（Alesina等人，即将发表）：贸易（关税），国内金融（信贷和利率控制、准入壁垒、公有制、国内金融体系监管质量），外部金融（资本账户开放程度、涵盖管理国际交易的规章）；劳动力市场规章（就业保护立法的严格程度），以及产品市场规章（规章的严格程度以及两个大型网络行业——电力和通讯——的公有制）。这些新数据得到了世界银行治理质量指标的补充（Kaufmann、Kraay和Mastruzzi，2010年）。²而后，本章通过实证分析，探索了六个领域监管变化对增长的影响，基于模型的分析发挥了辅助作用，为改革的影响提供了替代量化，揭示了改革措施影响经济的渠道，包括非正规性的作用。具体来看，本章解决如下问题：

- 过去几十年中，结构性改革的进程如何演进？

近年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改革节奏

²虽然数据库涵盖世界90个经济体，本章的分析剔除了样本初期划归的发达经济体，因此，数据库包括41个新兴市场经济体，7个前新兴市场经济体和20个低收入发展中国家。

是否放缓？改革还剩多大空间，各监管领域和各国之间存在哪些差异？

- 改革对经济活动有哪些短期到中期影响？这些改革能在何种程度上加快新兴市场经济体和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生活水平向发达经济体的趋同？
- 改革通过哪些渠道影响经济？例如，改革主要影响生产率还是就业？它们如何影响通常与公司生产率疲弱相关的非正规性？
- 改革应该何时实施？形势不佳时，改革的效果更差还是更好？
- 在不同经济体之间，改革的效果是否存在差异，为什么存在差异？是否有特定改革能放大其他改革的成效？更广泛来看，政策制定者应实施一揽子改革，还是关注对增长制约作用最强的因素？若为后者，应关注哪个（哪些）制约因素？

围绕这些问题，本章得出了如下结论：

- 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的重大自由化浪潮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改革在21世纪前十年初出现放缓。尽管这部分反映了进一步放松监管空间的逐步收窄，但继续推进改革仍有充足空间，尤其是在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东和北非以及亚太地区的空间也较为充足。
- 中期来看，改革能带来显著成效，尽管不同类型规章的成效存在差异。对于一般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实证分析表明，若在本章考虑的六个领域同时实施重大改革，产出在未来六年中将提升超过7%。年度GDP增速将会提升超过1个百分点，使当前人均收入向发达经济体趋同的速度加快一倍，从1%增至2%以上。基于模型的分析表明，从长期看，产出增长将增长一倍。

- 降低非正规性有助于提振公司生产率和资本投资，是改革提振产出的一个重要渠道。考虑到改革有助于加强正规性，若其他因素相同，这些改革往往在非正规性较强的国家效果更好。
- 然而，改革见效通常需要时间。通常来看，改革对产出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至少需要三年时间，尽管部分改革——如产品市场放松监管——见效更快。可能反映这种迟滞的是，若政府在施政早期实施改革，其政治成本——从行政机构的选举前景来看——最低。
- 改革的时机非常重要——部分改革在形势良好时实施最佳。正常情况下，本章研究的改革不会带来短期宏观经济成本。然而，若宏观经济形势薄弱，放松就业保护立法或国内金融去监管可能不会见效，甚至短期内可能导致就业率和产出下降，原因可能是当劳动力或信贷需求疲弱时，刺激劳动力或信贷供应未能引发过多反应。
- 制定正确的改革措施和顺序也能发挥重要作用。在治理较为强劲的国家，改革通常能带来更大效益。这意味着强化治理能为经济增长和收入趋同提供支撑，不仅通过直接激励更多正规的生产性公司投资和招聘，也通过间接放大其他领域改革的效果。因此，将贸易、金融、劳动力和产品市场改革与改善治理的实际行动相结合，或在改善治理的行动后实施改革是有好处的。这些实际行动包括简化公共支出和税收征管程序并增强透明度，以及强化财产和合同权利的保护和执法等。在信贷可得性更好、公司得以扩张的情况下，激励正规公司成长的改革——如降低管理负担或简化劳动力规章——也通常能取得更好的效果。这强调了实现国内金融自由化的重要性，并由强有力的监管框架提供支持。从更广泛的层面看，识别增长的制约因素和改革之间具有明确的互补性是关键。

在改革的考量、设计和确定优先事项的过程中，在本分析范畴之外，应关注其他三个重要问题。第一，本章考虑的改革基本上旨在改善（金融、劳动力和产品）市场的运行情况。它忽视了其他试图直接促进生产要素——实体资本、人力资本和劳动力——累积的改革。这些领域的关键改革包括改进教育和医疗体系，公共基础设施支出框架以及阻碍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法律和规章。第二，长期来看，改革带来的效益可能超过本章结论，原因包括(1)改革使经济体更加高效，而且更具创新能力，给经济增长带来更持久的影响，以及(2)加强改革经济体对经济和金融危机的韧性，从而缓解危机情景下产出的永久性损失（Aiyar等人，2019年）。第三，政策制定者应考虑并在前期实施互补性的改革，以缓解改革对收入分配的任何负面影响。若不通过税收-福利体系实施再分配，本章考虑的部分改革可能在所有群体之间带来高度不平均的效益（Fabrizio等人，2017年；Furceri、Loungani和Ostry，即将发表）。应对不平等是一个重要的政策目标，但改革对经济增长的最终影响也非常重要（Ostry、Berg和Kothari，2018年）。贫困群体接受教育和获取金融服务的机会更少，因此从市场改革中获益的可能性更低。更根本上来看，若改革仅仅使社会少数群体受益，改革未来将面临失去支持并停滞，或者倒退的风险（Alesina等人，即将发表）。

下一节研究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过去四十年中的改革模式。它还识别了各地区域和国家之间的剩余改革空间以及现有差异。而后，本章分析了改革对增长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实现的渠道。之后，分析转向长期以来不同国家之间改革效果存在差异的驱动因素。具体来说，本章审视了改革的效果是否取决于商业环境，并探索了改革互补性。最后一节探讨了主要结论和政策启示。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结构性改革和改革模式

本章的研究是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的经济规章数据库，该数据库识别了90个发达、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1973-2014年的结构性改革和改革，涵盖贸易（关税），国内金融（监督和管理），外部金融（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劳动力市场规章（就业保护立法）以及产品市场规章（电力和通讯两个大型网络行业）；其中48个经济体曾是或仍是新兴市场经济体，20个是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关于指标和国家覆盖面的细节，见在线附件3.1）。数据库的编制方式是系统地阅读不同来源记录的政策行动并进行编码，这些来源包括国家法律和规章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报告（更多细节见Alesina等人，即将发表）。虽然指标捕捉了每个领域规章的严格程度，但不意味着这些规章没有必要；实际上，全面放松监管是否理想取决于个体国家的国情以及是否存在满足政府政策目标的可用替代政策工具——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2年）关于资本账户自由化的讨论。一个基于世界银行世界治理指标的治理质量综合指标（政治稳定性、政府有效性、法治力度、腐败控制），为市场规章和改革的相关数据提供了补充。³ 所有指数标准化处理为从0到1的连续值，0表示特定政策领域限制性最强的规章，1代表限制性最弱的规章。对于治理指标，分数较高意味着治理框架较为强劲。

这些指标存在几点局限性。第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数据捕捉的是法律意义的规章。因此，这可能无法完全捕捉预期结果的实际变化——尽管国内金融、外部金融和贸易的指标分数与相关结果（如信贷占GDP比重、金融开放

³本章的分析使用综合治理指数（而非其所有个体组成要素），因为后者存在高度相关性。基于每个单独考虑的指标的实证分析得出了类似的定性发现。

程度以及贸易开放程度）高度相关（见在线附件3.1）。第二，每个个体政策领域中的指标分数在不同时期和国家之间具有可比性，但不同政策领域之间不具有可比性。⁴ 因此，虽然整体改革指标（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五个指标的简单平均构建的）对研究整体改革趋势很有帮助，但对其的解读应该谨慎。第三，世界银行世界治理指标是总结很多参与调查的企业、公民和专家关于一个国家治理质量的观点的认知指数；不同国家和数据源的底层数据质量可能存在差异。⁵ 因此，应避免以这些指标对个体国家进行排名。第四，本章研究的改革范围限于上文提及的六个领域，主要与市场功能相关。然而，几项其他的重要改革能促进资本和劳动力累积，如改进教育和医疗体系，加强公共基础设施支出框架，或修订阻碍妇女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法律和规章。最后，在每个政策领域，对应指标所覆盖的规章范围也较为有限。例如，产品市场规章指标重点关注两个重要的网络行业——电力和通讯——但不涵盖其他领域或者更广义的公司管理负担。同样，国内金融指标反映银行体系的规章，但不涵盖非银行金融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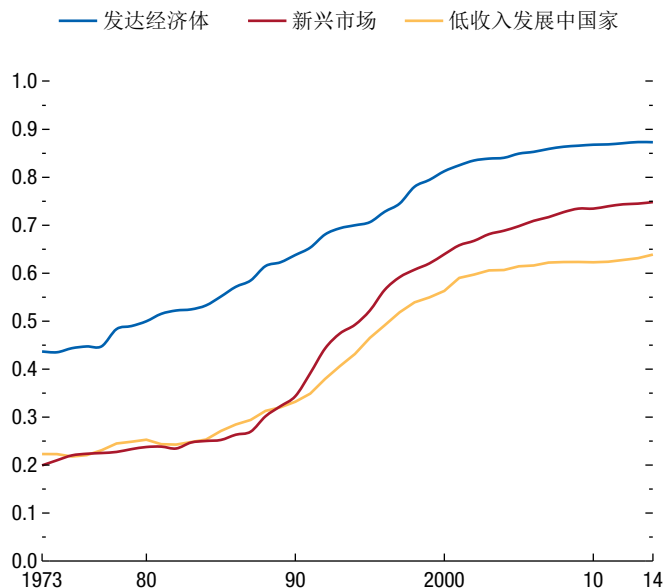
继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及（最重要的）90年代的重大自由化浪潮后，在21世纪前十年末期，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结构性改革放缓，尤其是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图3.3）。这是在过去几十年大规模放松监管后，部分（国内和外部）金融、贸易和产品市场政策趋于稳定的结果。放松监管包括取消银行部门的信贷和利率控制；实现外国资本自由流入和流出；降低对外关税，包括

⁴例如，若某国在国内金融规章领域的得分高于产品市场规章，不能认定该国的金融市场比产品市场更加开放。

⁵世界治理指标不反映世界银行的官方观点，后者不以此作为资源分配的依据。

图3.3 总体改革趋势
(范围：0-1；分数越高意味着自由化水平越高)

在过去十年中，监管趋同已经停滞，尤其是在低收入发展中经济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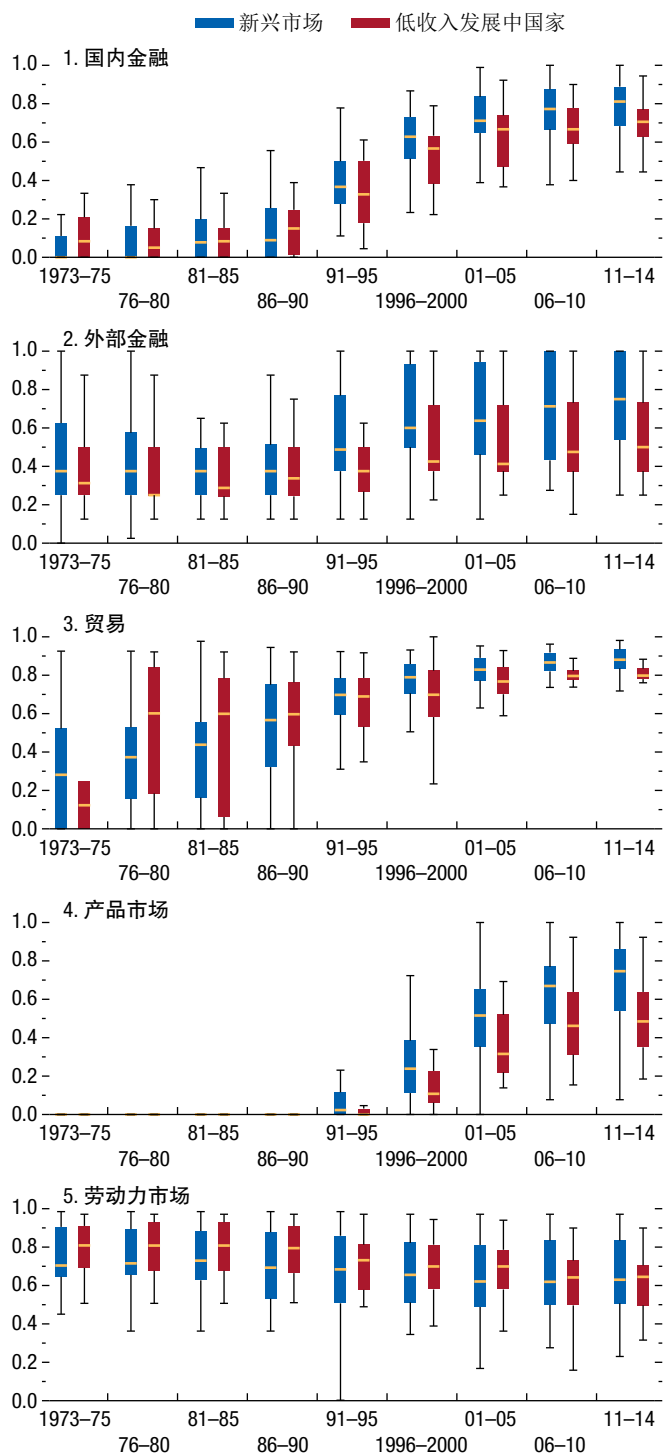


来源：Alesina等人（即将发表）；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平均改革指数使用捕捉五个领域自由化水平的指标计算算数平均数得出，这些领域是：国内金融、外部金融、贸易、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它剔除了治理指标，原因是时间覆盖率较低。指数介于0到1之间，数值越高代表自由化水平越高。

通过多边贸易自由化回合实现；并降低准入壁垒以及网络行业私有化（图3.4）。而21世纪前十年的趋于稳定反映了进一步改革空间的逐步收窄，以及改革工作的减弱，尤其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及中东和北非地区。劳动力市场规章与其他领域不同：它在一般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稳定得多，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未出现任何显著的放松监管——与发达经济体的经验基本一致（2016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第三章）。可能的原因是，劳动力市场规章的重要目标是保护工人免受收入降低的风险——尽管实现该目标的最好方式是将严格的就业保护立法转变为失业保险，

图3.4 改革趋势：按领域划分
(范围：0-1；分数越高意味着自由化水平越高)

各领域的改革趋势存在异质性，而放松监管主要发生在贸易、金融和
产品市场领域。



来源：Alesina等人（即将发表）；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每个方框内的水平线代表中位数；每个方框的上边缘和下边缘显示最高和最低四分位数；最高和最低标记线分别代表最大值和最小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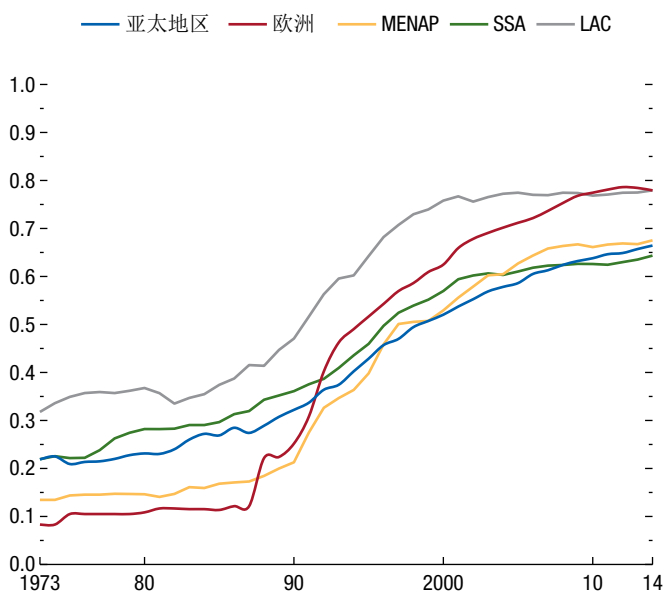
这也是本章考虑的角度（Duval和Loungani，2019年）。最后，过去二十年，一般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治理水平未出现显著改善。⁶

过去几十年，相比于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改革通常影响更加深远。例外包括国际贸易——广泛的国际贸易自由化导致全球关税向较低水平趋同；以及劳动法——没有证据表明劳动力市场出现放松监管趋势，实际上近年来还有所收紧。在产品市场以及国内和外部金融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前，一般新兴市场经济体和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规章都比较严格，而后自由化进程加快，尤其是在新兴市场经济体。然而，这些一般的模式掩盖了较强的异质性。在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发展中国家，部分经济体经历了影响深远的自由化，而其他经济体保留了严格的限制，最令人惊讶的是在国际资本流动领域（外部金融）。例如，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结构性指标得分显著提高，包括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国内金融）；秘鲁和罗马尼亚（外部金融）；智利和哥伦比亚（产品市场）；中国和埃及（劳动力市场）；以及南非和乌拉圭（国际贸易）等。在低收入国家中，同期实施重大改革国家的案例包括马达加斯加和坦桑尼亚（国内金融）；肯尼亚和乌干达（外部金融）；尼加拉瓜和塞内加尔（产品市场）；喀麦隆和科特迪瓦（劳动力市场）；以及玻利维亚和加纳（国际贸易）。几个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治理显著改善（例如阿尔巴尼亚和格鲁吉亚），以及部分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例如喀麦隆和埃塞俄比亚）。

⁶图3.4未报告治理指标的演变情况，因为世界治理指标经过标准化处理以确保世界平均水平长期保持不变，该指标在不同时期不具有可比性。然而，基于底层数据源，似乎没有证据显示治理水平随时间变化出现系统性改善(<https://info.worldbank.org/governance/wgi/#home>)。

图3.5 不同地理区域之间的总体改革趋势
(范围：0-1；分数越高意味着自由化水平越高)

平均而言，欧洲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改革比中东和北非地区、亚太地区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影响更加深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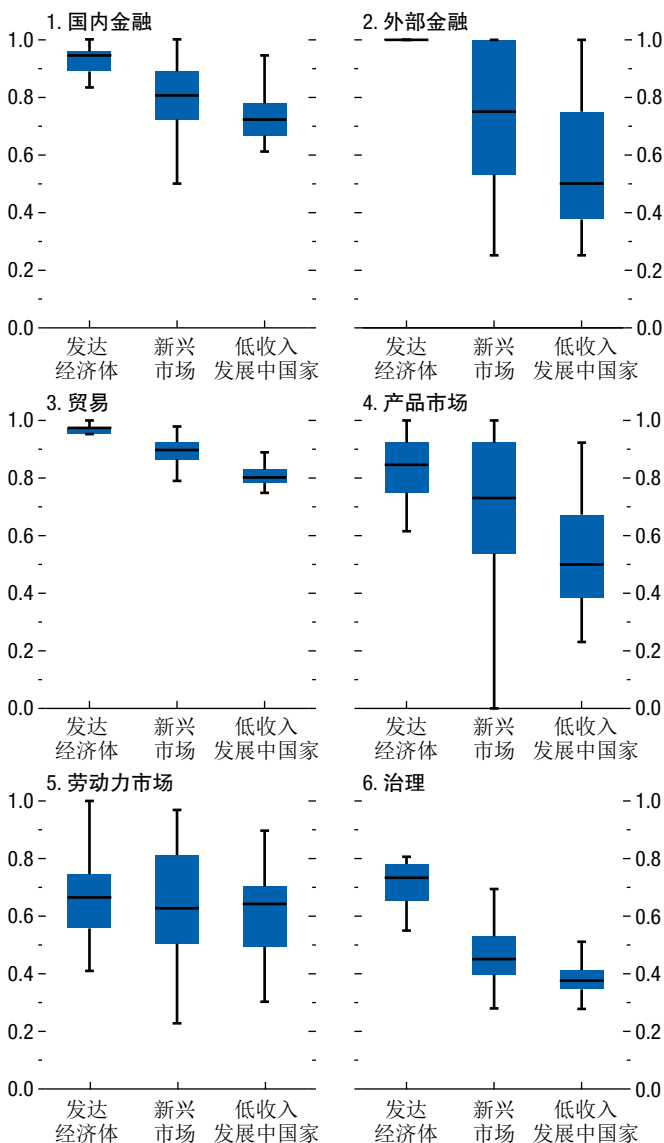


来源：Alesina等人（即将发表）；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每个地区都仅包含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平均改革指数使用捕捉五个领域自由化水平的指标计算算数平均数得出，这些领域是：国内金融、外部金融、贸易、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它剔除了治理指标，原因是时间覆盖率较低。LAC=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MENAP=中东、北非、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地区；SSA=撒哈拉以南非洲。

各地区和地区内部的改革趋势也观测到广泛差异。总体来看，欧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改革工作强于撒哈拉以南非洲，也一定程度强于中东和北非以及亚太地区（图3.5）。苏联解体后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为欧洲发挥了关键作用，而对于拉丁美洲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危机促成了改革。同样，这些改革趋势存在较大的国别差异。在每个广阔的地理区域中，过去几十年在五个市场规章领域实施重大改革的国家包括：中国和菲律宾（亚洲）、保加利亚和匈牙利

图3.6 监管指数：按国家收入组别划分
(范围：0-1；分数越高意味着自由化水平越高)

在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发展中经济体，多数领域仍有充足空间进一步推行改革。



来源：Alesina等人（即将发表）；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条形代表每个指数2014年的数值（治理指数为2013年数值）。每个方框内的水平线代表中位数；每个方框的上边缘和下边缘显示最高和最低四分位数；最高和最低标记线分别代表最大值和最小值。

利（欧洲）、阿根廷和秘鲁（拉丁美洲）、埃及和约旦（中东和北非），以及南非和乌干达（撒哈拉以南非洲）。

过去的改革还未耗尽放松监管的空间，多数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空间仍然很大，尤其是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规章除外——在该领域中，很多发达经济体也能从就业保护立法改革中受益（2016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第三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市场规章比发达经济体更具约束性；且治理方面也比较滞后（图3.6）。关于国际贸易，除削减剩余关税以外，削减非关税贸易壁垒仍有较大空间，这里考虑的参数并未捕捉到这点。⁷总体来看，中东和北非、亚太地区以及（更大程度上）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总体改革空间最大，尽管各地区国家之间存在广泛差异（表3.7）。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改革的宏观经济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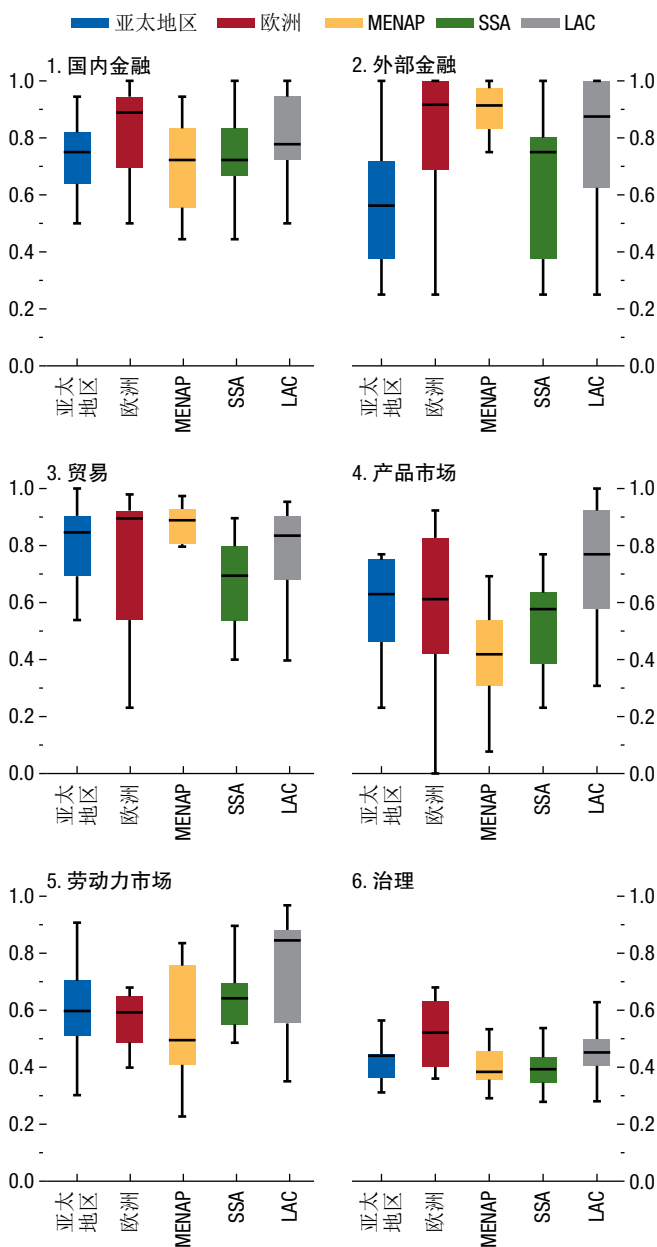
本节量化了改革的宏观经济影响，重点关注改革对一般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影响。研究使用了三种互补的方法。第一，围绕关键的宏观经济结果——主要是产出，也包括投资和就业——对本文考虑的六个领域改革的短期和中期响应，开展国别时间序列实证分析。本章重点控制了产出增长的其他驱动因素，因为它们可能混淆改革的实际影响（遗漏变量偏差），并重点研究预期增长对实施改革决策（反向因果）的影响。⁸第二，以其他视

⁷尽管非关税贸易壁垒可能本质上存在差异，但它们通常在发达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以及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例如，见Ederington和Ruta，2016年）。

⁸统计方法遵循Jordà（2005年）提出的方法。基线设定控制了过去的经济增速和改革，以及国别和时间的固定效应。对于该分析，一个可能关切是结构性改革的概率不仅受过经济增速和衰退的影响，也受当时经济形势和未来增长预期的影响。然而，这可能不是大问题，因为实施

图3.7 监管指数：按地理区域划分
(范围：0-1；分数越高意味着自由化水平越高)

中东和北非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进一步改革的空间最大，尽管每个地理区域之间都存在巨大的跨国异质性。



来源：Alesina等人（即将发表）；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每个地区都仅包含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条形代表每个指数2014年的数值（治理指数为2013年数值）。每个方框内的水平线代表中位数；每个方框的上边缘和下边缘显示最高和最低四分位数；最高和最低标记线分别代表最大值和最小值。LAC=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MENAP=中东、北非、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地区；SSA=撒哈拉以南非洲。

角审视了改革通过哪些渠道影响经济活动，解决了国别时间序列法的一些局限性，并开展了行业层面的实证分析。研究重点分析了改革为部分行业带来的效益——例如，就业保护改革降低了公司雇用和解雇员工的难度，预计通常须维持较高工作周转率的行业将从中获得更大效益。采纳的第三种方法分析改革影响并揭示传导渠道——尤其是非正规性的作用，使用模型捕捉“典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关键规章和其他特征。

国家层面的结果

中期来看，历史上的重大改革总体上对产出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图3.8）。⁹正常情况下，本章研究的改革似乎不会产生短期宏观经济成本。然而，这些改革需要时间——通常至少三年——才能产生具有经济和统计显著性的成效，尽管也有一些例外，如见效极快的产品市场放松监管。此外，点估计两侧的置信区间较宽表明，过去改革的效果存在显著的国别差异。下一节分析了这种异质性的一些重要方面。

历史上重大改革的定量效果存在差异：¹⁰

- 对于国内金融（图3.8，小图1）来说，重大自由化事件——例如与1992年埃及类似规模的改革——在改革实施后平均六年中使产出出现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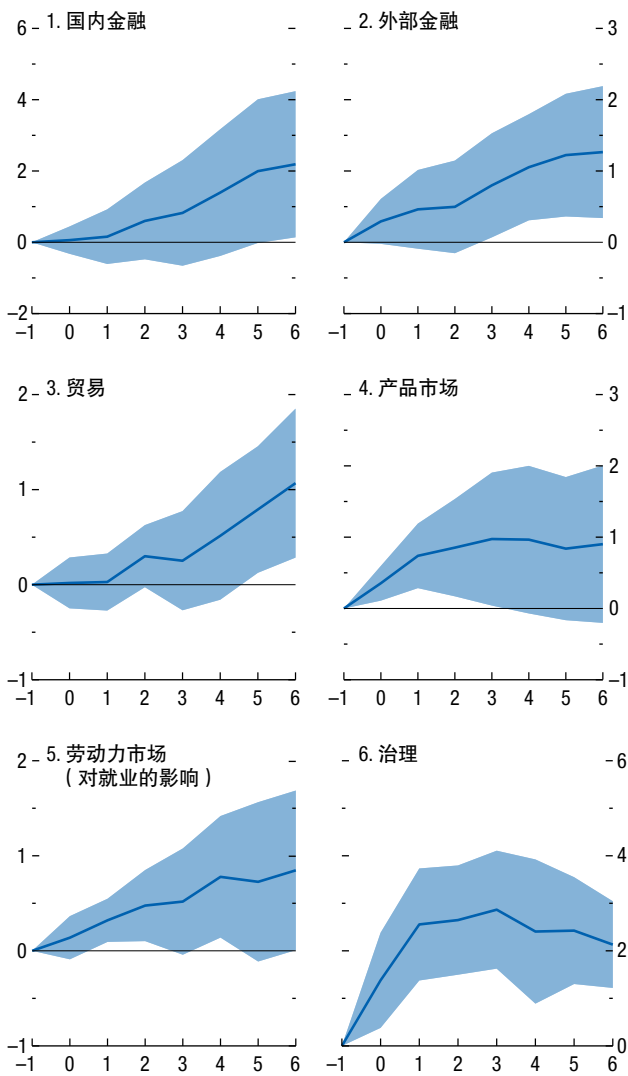
结构性改革的相关时滞较长，且关于未来增速的信息可能已基本包含在过去的经济活动之中。最重要的是，控制当前和未来增速预期得出的结果与本章报告的结果十分相近，统计上的差别不显著。通过控制当前经济增速，我们还获取了中期影响，结果比较类似。关于分析的另一个可能关切是，结果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偏差，因为改革可能在不同领域同时发生，或者在更大的宏观经济稳定一揽子计划的背景下实施。然而，在估计等式中同时引入所有改革并控制旨在降低通胀和公共债务的宏观经济政策，不会显著改变结果的规模和统计显著性。更多细节请参见本章接下来的讨论及在线附件3.2。

⁹历史上的重大改革是指那些相关指标分布变化超过两个标准差的改革（整个样本中相关指标的年度变化）。

¹⁰正如此前强调，历史上不同政策领域改革的规模不具有可比性。

图3.8 改革的平均成效
(百分比；对产出的影响，除非另有说明)

实证估计表明，那些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措施的平均效果比较显著。



来源：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x轴代表年份；t=0代表冲击发生年份。线条代表对重大历史改革的反应（两个标准差）。阴影区域代表90%置信区间。

计显著的增长，年均增速约为2%。¹¹估计表明，国内金融自由化也提振了投资和就业，尽管效果相对较弱。国内金融自由化对投资的微

¹¹埃及的改革包括放松银行准入限制，改善银行业监督和管理。

弱影响与现有文献的发现一致，后者未发现国内金融改革与储蓄和投资规模之间存在明确的正相关关系（如Bandiera等人，2000年）。相比之下，发挥作用的主要渠道似乎是金融市场配置效率的改善（例如，见Abiad、Oomes和Ueda，2008年）。¹²

- 对于外部金融（图3.8，小图2），重大自由化事件——例如与2003年罗马尼亚类似规模的改革——在改革实施后的六年中使产出出现统计显著的增长，增幅超过1%。¹³估计还表明，支撑该增长的一个渠道是投资规模的增长。相比之下，外部金融改革未对就业产生较大或统计显著的影响（例如，见Furceri、Loungani和Ostry，即将发布）。这表明，自由化对产出的积极影响主要反映了劳动生产率的提升。¹⁴
- 对于国际贸易（图3.8，小图3），大幅度降低关税——例如与1994年肯尼亚类似的改革——据估计在六年后使产出平均增长约1%。劳动生产率六年后提高了约1.4%，是关键的传导渠道，这与众多关于贸易自由化促进生产率增长的文献的结论一致（如Ahn等人，2019年，及其参考文献）。对实际活动的总体影响支持了传统观念对保护主义的反对（Furceri等人，2018年）。
- 在产品市场（图3.8，小图4），大规模放松监管——例如2001年拉脱维亚采纳《公共事业监管部门法》——在改革三年后使产出出现统计显著的增长，增幅约为1%。考虑到分析仅限于

¹²此外，产出的增长幅度大于就业增长，这意味着劳动生产率提升。在六年时间内，生产率增长达到1.4%，该影响具有统计显著性。

¹³罗马尼亚的改革包括放开与保险合同履行为有关的资本流动以及对实体经济有重大影响的其他资本流动，如取消对非居民获取银行存款的限制。

¹⁴这与近期跨国研究的发现相符，即金融开放程度主要通过提高生产率影响经济增长（Bonfiglioli，2008年；Bekaert等人，2011年）。

两个关键网络行业——电力和通讯，该影响非常突出。因此，对于更大范畴的受保护行业，更广泛的改革预计将带来更大的利益。进一步估计表明，中期来看，产品市场放松监管能提振就业、投资以及生产率。

- 在劳动力市场（图3.8，小图5），就业保护立法的重大放松——与2000年哈萨克斯坦类似的促进解雇程序和降低辞退支付的劳动力法律修订——中期来看使就业水平平均提升了约1%。此外，改革对投资产生了积极影响，可能反映出资本（边际）回报随就业和盈利水平提升而改善。然而，研究未发现就业保护去监管对短期和中期产出和生产率的影响处于传统的统计显著水平（Duval和Furceri，2018年，针对发达经济体得出了类似的发现）。
- 关于治理（图3.8，小图6），例如，若采取与加纳2006年反腐法律强度类似的改善措施，将在六年后使产出提高约2个百分点。¹⁵主要的传导渠道是投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8年），尽管改革也对就业和劳动生产率产生了统计显著的（较弱的）积极影响。

综上所述，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实施本章考虑的六个领域主要改革的非常进取和全面的改革议程——每项个体改革的影响相加，并提取这些改革之间可能的互补性（在下一节中探索）——可能在未来六年中使一般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产出平均提高超过7%。¹⁶这将使年度GDP增速提高超过1个百分点，使当前向发达经

¹⁵该指数通过计算世界银行六个世界治理指标的算术平均数得出（细节见在线附件3.1）。

¹⁶对每项个体改革的影响进行加总隐含了如下假设，即改革之间不具有重大的互补性或可替代性，前者是指一揽子改革的效益大于每项个体改革单独实施的效益的总和。下一节将会具体讨论，虽然不适用于所有改革，但部分改革具有互补性。因此，全面的一揽子改革的潜在成效可能比本章报告的更加显著。

济体人均收入趋同的速度加快一倍，从1%左右提升至超过2%。在更加进取的情景中，若所有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将所有领域的政策调整至当前自由程度最高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水平，一般新兴市场经济体和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GDP将出现更大幅度增长，分别超过1.25和2个百分点。

部门层面的结果

作为对整个经济体结果的稳健性检查，并进一步对传导渠道进行阐释，国家-行业层面的分析探索改革如何影响国内行业之间对产出的反应的差异。¹⁷对于国内和外部金融，实证方法参照Rajan和Zingales（1998年）提出的方法，根据各行业之间对外部金融依赖性的差异，评估金融深度对行业增长的长期影响。¹⁸对于劳动力市场改革，实证方法参照Duval、Furceri和Jalles（2019年）提出的方法，研究了发达经济体就业保护放松监管对行业层面就业的影响，这取决于行业之间“自然”下岗率的差异——特定行业中企业面对独有冲击调整其员工队伍的自然倾向。¹⁹

行业层面的分析确定了国内和外部金融改革领域总体国家层面发现的发现。比较对外部金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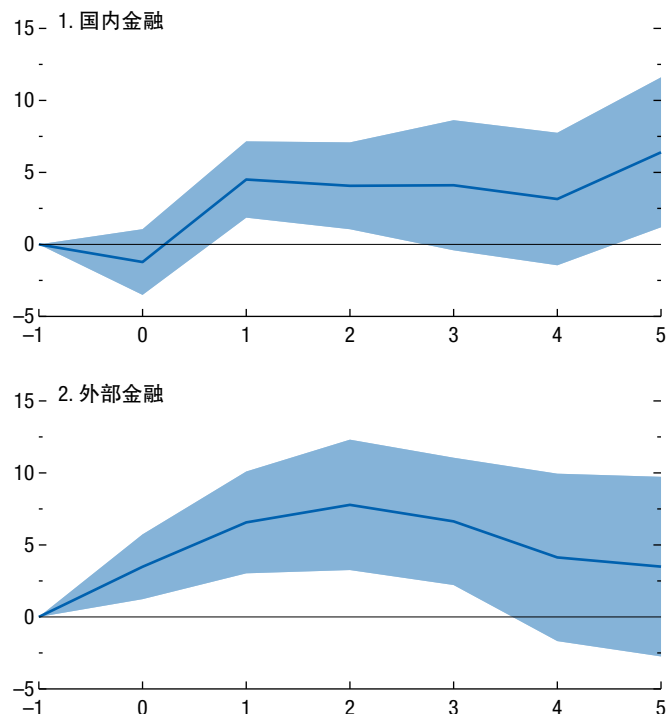
¹⁷分析重点关注制造业部门，使用了1973-2014年之间66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19个两位代码制造行业的非均衡面板，探索了不同行业之间改革的差异化影响。与国家层面的分析类似，行业层面的分析也依靠局部投影法，但在行业层面识别改革措施，方法是（国家层面的）改革参数与捕捉每个行业对改革敞口的具体相关特征进行互动。该方法的主要优势是不易产生内生性的担忧，因此加强了本章发现的因果关系解读（技术细节见在线附件3.2）。

¹⁸按照Rajan和Zingales（1998年）的方法，每个行业对外部金融依赖程度的衡量方法是，计算每个行业所有美国公司总资本支出减去当前现金流的差与总资本支出的比值，并取其中位数。

¹⁹特定行业“自然”下岗率指标依照Micco和Pagés（2006年）以及Bassanini、Nunziata和Venn（2009年）提出的方法，计算美国因业务原因下岗的工人与总雇员的比值。下岗工人和就业个体的数据来自美国的当前人口调查，覆盖2003-2007年。由于就业保护立法在某种程度上缺位，美国提供了最接近无摩擦劳动力市场的实证案例，因此，美国行业可视为代表“自然”下岗率。

图3.9 国内金融和外部金融改革对行业层面产出的影响（百分比）

在更依赖外部融资来源的行业，金融改革的影响更强。



来源：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x轴代表年份；t=0代表冲击发生年份。冲击代表重大历史改革（两个数标准差）；线条代表对外部金融依赖性处于第75百分位数和第25百分位数之间的部门受影响差异的百分比；阴影区域代表90%置信区间。衡量每个行业对外部金融依赖性的方法是，计算每个行业中所有美国公司总资本支出减去当前现金流的差与总资产支出的比值并取其中位数。

依赖性较强和较弱的行业（对外部金融依赖性的跨行业分布分别处于第75和第25百分位数），重大的国内金融自由化事件对中期产出影响的差异估计为6个百分点（图3.9，小图1）。可比的结果来自外部金融领域的改革（图3.9，小图2）——尽管中期来看点估计的规模和准确性有所下降。关于劳动力市场改革，分析未发现放松监管对高周转率和低周转率行业之间的平均影响存在统计显著的差异。然而，正如下一节所讨论的，这种不显著的影响掩盖了重大异质性，这取

决于改革是在形势良好还是形势不佳的情况下实施。

基于模型的结果

实证估计得到了结构性一般均衡模型的补充，该模型对改革影响的评估带来了三个关键好处。²⁰第一，与实证分析相比，该模型能考虑在更长时期内对改革成效进行量化分析——从中期到长期，使改革对经济的影响完全显现。第二，历史上改革的效果可能存在差异，取决于改革实施的质量以及其他实证设定中可能未完全控制的普遍情景，而基于模型的分析在设计层面不受此类限制。第三，它阐释了改革的传导渠道。这是因为模型捕捉了很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关键特征——非正规部门规模较大（La Porta和Shleifer，2008年、2014年），公司成长面临的财务制约条件（Midrigan和Xu，2014年），在正规部门注册的巨额沉没成本（Djankov等人，2002年），提高正规部门劳动力成本的就业保护法律（Alesina等人，即将发表），以及相当于对正规部门公司产出征税的治理薄弱问题（Mauro，199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8年）。²¹另一个重要的模型特征是，正规部门比非正规部门资本更加密集且生产率更高，而且仅正规部门公司能够获取外部金融支持（La Porta和Shleifer，2008年、2014年）。

基于模型的分析指出了改革能够提振产出的三个关键渠道：它们促进主体从非正规部门进入正规部门，激励正规公司投资和成长，以及减少

正规公司之间的资源错配。²²具体来说，产品市场和金融市场改革降低了非正规公司进入正规部门的难度——前者降低了进入成本，后者允许公司对相关成本进行融资。而正规化会导致资本深化，提高总体生产率和产出水平。²³改善治理或放松就业保护立法直接提高了正规部门公司的盈利水平；这鼓励正规公司成长，增加投资并对生产率较低的非正规部门的资源进行重新配置。国内金融改革具有类似的定性效果，因为改革放松了正规部门公司的信贷限制，使其能迅速发展至理想的规模。²⁴

研究发现，这些改革带来的长期产出增长平均比实证研究的中期估计高出一倍（图3.10）。²⁵两个关键因素有助于解释模型预测的长期收益较高的结论。第一，与实证分析相比，公司正规化和资本积累通常耗时更长。第二，模型代表理想的改革情景，而平均实证估计也反映了改革落实不完美的案例。这些影响适用于一般的新兴市场

²²模型经过校准，以反映实证分析研究的规章导致的扭曲现象，如部门之间的生产率差异和金融市场扭曲，这基于2013-2018年之间众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观测的关键变量值，如私人部门债务占GDP比重以及非正规部门就业比重。模型设计旨在使分析考虑的改革的规模与实证分析展示的改革规模尽可能具有可比性。对于替代校准，这些结果在定性层面比较稳健，定量层面比较稳定（更多细节见在线附件3.3）。

²³在正规部门经营业务带来的生产率增长，与La Porta和Shleifer（2008年、2014年）报告的正规公司与非正规公司之间工人人均增加值的巨大缺口相吻合。该缺口的驱动因素可能包括中间投入可得性增强（Amiti和Konings，2007年）、进入出口市场（De Loecker，2007年）以及工人技能提升（Ulyseas，2018年）等。随着正规部门更容易进入信贷市场并改善资本密度，总体资本将进一步深化。Martin、Nataraj和Harrison（2017年）发现，印度2000-2007年之间的产品市场放松监管提升了区一级的资本、产出和就业水平。

²⁴相比之下，与正规化和增加投资的效益相比，正规公司之间的资源错配不是模型中这些改革提振产出的重要来源。部分原因是，限制获取信贷是该版本模型中唯一对不同正规公司具有不同影响的规章——因此也是唯一引发错配的规章（详情参见在线附件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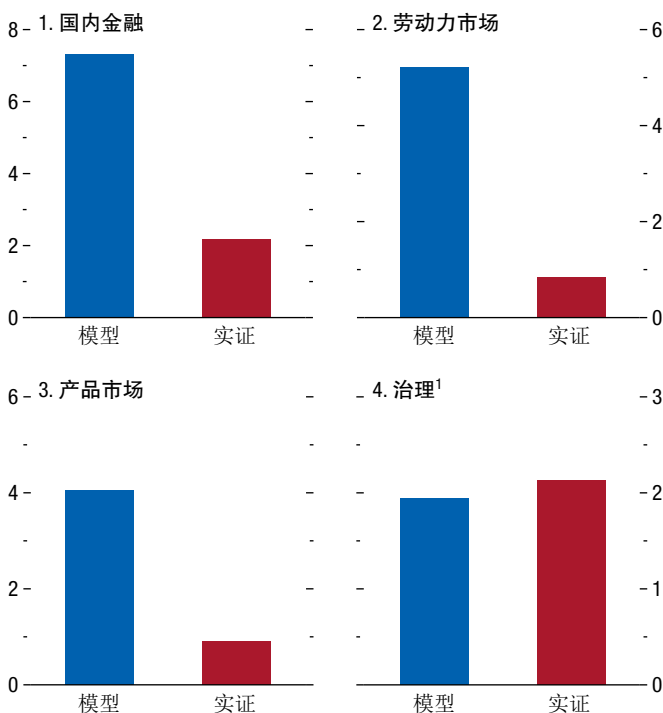
²⁵模型设计确保了模拟的改革与实证部分考虑的改革在规模上具有可比性（细节见在线附件3.3）。这些是现实中的大规模改革；例如，图3.10考虑的国内金融改革规模将使墨西哥的公司杠杆率和企业部门债务占GDP的比重提高至波兰的观测水平。

²⁰模型是对Midrigan和Xu（2014年）的延伸。在线附件3.3提供了模型的技术说明。

²¹需要指出的重要问题是，数据局限性意味着治理成本仅作为正规部门产出损失的一部分进行建模（潜在原因是腐败和法治薄弱）。因此，模型抽象了很多治理能够影响GDP的其他渠道，包括非正规公司（更多讨论参见在线附件3.3）。

图3.10 重大历史改革带来的产出增长：基于模型的估计对比实证估计
(占GDP的百分比)

基于模型的分析对产出增长的长期预测通常高于实证分析的中期预测。



来源：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条形代表基准调整对应摩擦的减少带来的总产出增长。改革规模的设计与改革指数中的重大改革相吻合 (Δ 改革: Δ 目标时刻 = $(2\sigma_{\Delta}$ 改革指数 / σ_{Δ} 改革指数) $\cdot \sigma_{\Delta}$ 目标时刻)。例如在国内金融改革领域，重大改革实施后，实证分析中代表金融摩擦的参数发生改变，以至于信贷占GDP比重在分布（各国信贷占GDP比重）中的变化方式与国内金融规章指标在（各国该指标）分布中的变化一致。

¹ “治理”使用正规公司收入的隐性税负的减少进行建模。虽然这种建模选择较为传统，但它忽视了加强治理的其他潜在效益，如降低非正规部门的营商成本、降低经营不确定性以及减少正规部门中公司之间的错配——以至于这些可能不同程度上受到治理薄弱的影响。

和发展中经济体，因为该模型经过校准，以匹配较大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样本中的一般宏观和微观经济特征。

考虑各国之间的差异

虽然过去的改革带来了可观的平均效益，影响的估计值两侧的置信区间表明，各国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过去实施改革的国家的经验也存在差异，即使是特定地区内的国家。例如，20世纪80到90年代，拉丁美洲经济体的改革使部分国家的经济增长迅速崛起（如智利），但其他国家未出现类似现象（如阿根廷或墨西哥）。同样，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虽然多数实施改革的中东欧国家生活水平快速向发达经济体趋同，但多数实施改革的独联体经济体未实现趋同。

本节研究该异质性的部分驱动因素，提出了如下问题，一个国家的哪些特征能使其在改革中获得更大收益？藉此，本节强调了改革时期商业条件的影响——更加关注长期影响——非正规性的重要性以及改革领域之间的互动。²⁶

商业条件的作用

当前商业条件可能影响一个经济体对特定领域改革的短期和中期反应。例如，若信贷需求疲弱（如经济萧条的情景），放开信贷供应可能不会导致信贷和产出大幅增长。同理，在经济衰退时，放松工作保护立法可能不会促使公司招聘，反而会激励其解雇工人，导致总就业和产出水平短期内进一步下降（Cacciatore等人，2016年）。

²⁶ 另一个待解决问题是，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和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是否应根据发展水平制定不同的改革优先事项？虽然各方普遍大力支持据此定制改革优先事项，但没有证据表明，本章考虑的改革的效果因人均收入水平或在国内收入群体之间存在系统性差异。同样，全面分析改革之间的互动——将其他领域监管立场作为一个领域改革效果的条件——未提供改革之间存在互补性（或替代性）的系统性证据。一个例外是强力治理对其他改革效果的重要性，下文将对此进行讨论。

本章使用状态依存型回归对商业条件的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并使用平稳过渡的GDP增速函数或危机的虚拟变量来捕捉改革时期的经济状态（Auerbach和Gorodnichenko，2012年）。²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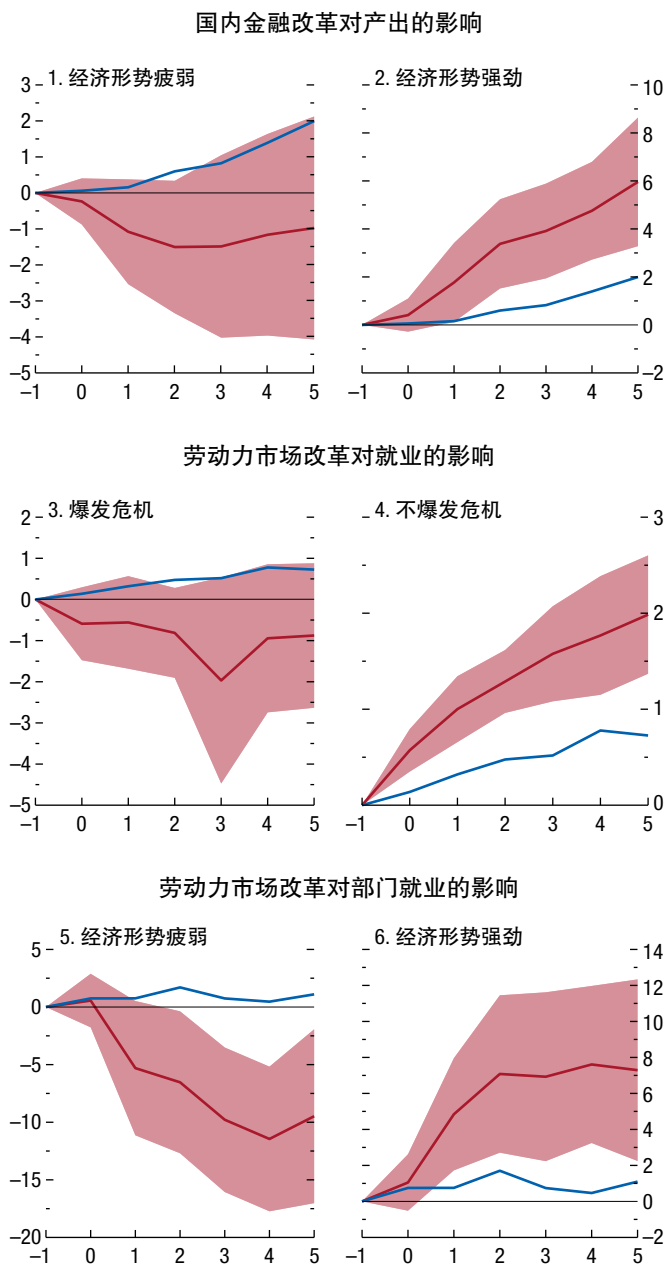
尽管在形势良好或形势不佳时通过的多数改革的效果没有显著差异，但国内金融自由化似乎在商业周期的扩张期实施效果明显更好（图3.11，小图1和2）。在非常强劲的商业条件下，改革对产出的预计影响是正常时期的三倍，这与经济繁荣时期信贷需求对信贷供给放松监管的反应更强的逻辑相吻合。相比之下，点估计表明，若在经济形势疲弱时通过改革，金融自由化可能产生紧缩效应，尽管该负面影响与0之间没有统计差异。对该结果的一种解读是，在信贷需求疲弱时期，加强金融部门竞争可能使特定金融中介机构退出市场，进一步削弱经济。

同样，就业保护放松监管似乎仅能在形势良好时带来短期效益，形势不佳时无法带来效益（图3.11，小图3和小图4）。这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前关于发达经济体的证据（Duval和Furceri，2018年；Duval、Furceri和Jalles，2019年）一致，表明当雇用和解雇工人相对容易时，公司通常在面临强劲的产品和服务需求时主要增加雇用——而在需求疲弱时主要增加解雇。若在经济形势强劲时实施，就业保护放松监管对就业的提振作用是正常时期的三倍。若在金融危机期间实施，它甚至可能产生紧缩作用，尽管估计的负面效果与0之间没有统计上的差异。行业层面的结果与这些国别层面的估计一致（图3.11，小图5和小图6）。若在形势良好时实施劳动力市场自由化，自然下岗率更高的行业——严格就业保护立法可能约束力更强的行业——相比自然下岗率较低的行业，就业率显著提升。若在形势不佳时实施，改革会产生相反结果：自然下岗率较高的行

²⁷技术细节见在线附件3.2.

图3.11 改革的成效：宏观经济形势的作用（百分比）

在形势不佳时，部分改革无法发挥效果。



来源：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x轴代表年份；t=0代表冲击发生年份。红线代表对重大历史改革的反应的百分比（两个标准差）。阴影区域代表90%置信区间。蓝线代表无条件结果。

业比下岗率较低的行业就业率降幅更大。这些结果表明，配套的提振总需求的宏观经济政策可能放大特定结构性改革的效果。²⁸

非正规性的作用

本章使用实证和模型分析，研究了个体国家特征对改革的影响。从实证角度来看，本章使用灵活的方法探索了各单位（国家）之间参数异质性的来源，即Boz、Gopinath和Plagborg-Møller（2017年）提出的贝叶斯分层实证模型。该方法能够灵活地估计每项改革对特定国家的影响，前提是考虑个体观测国家的特征，如非正规部门在经济中的比重（技术细节见在线附件3.2）。²⁹从模型角度来看，使用替代的规章和特征数据集模拟了特定改革的影响，如正规部门准入壁垒较低或较高——即非正规性较弱或较强。³⁰

在很多可能塑造改革影响的国别特征中，非正规性似乎尤为重要。实证发现表明，在多数领域（国内金融、产品和劳动力市场、治理），当非正规性较强时，改革的影响更大（图3.12，小图1-4）。从五年期来看，非正规性较强的国家（处于非正规性比率跨国分布的第75百分位数）的改革成效通常是非正规性较弱国家的两倍（处于分布的第25百分位数）。模型分析也指出，初期非正规性较强的经济体（如印度）的改革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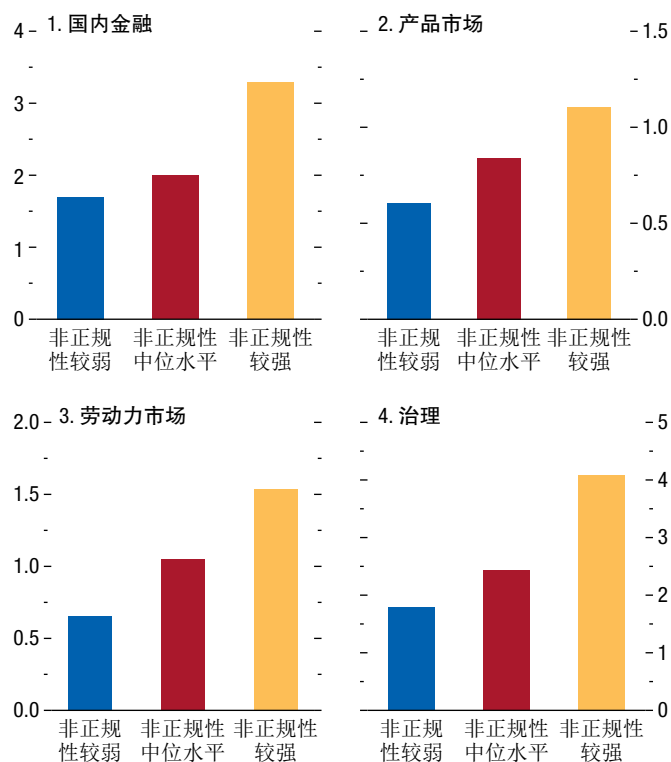
²⁸ 例如，这里未报告的深入分析表明，劳动力市场改革若与扩张性财政政策共同实施，能够更有效地提振产出。这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前对发达经济体的分析相吻合（2016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第三章；Duval、Furceri和Jalles，2019年）。

²⁹ 该方法相比更传统的乘数互动的主要优势在于，它不对研究的国别特征（如非正规性水平）和改革系数之间的互动设置函数形式，而是根据国别特征对系数分布使用非参数设定。

³⁰ 在模型中，非正规部门的规模由经济体的所有结构性特征决定，包括规章。这里，正规性较弱的经济体中进入正规部门的成本低于基线情景——设定为相当于进入成本跨国分布的第25百分位数。非正规性更强的经济体是基线经济体。

图3.12 改革对产出的影响：非正规性的作用（百分比）

在非正规性较强的经济体，过去改革的成效更大。



来源：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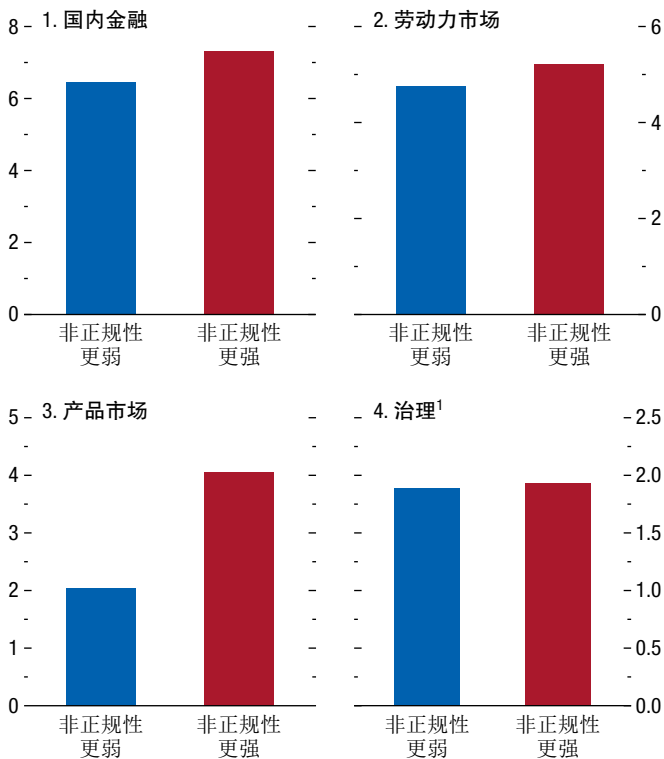
注释：条形代表未来五年产出对重大历史改革的反应（两个标准差）。非正规性较弱（强）分别代表非正规性指数分布第25（75）百分位数的非正规性水平。

效通常优于非正规性较弱的国家（如南非或巴拿马），如图3.13所示。

若非正规性较强，改革成效通常更好，因为改革的一大效果正是降低非正规性，而这将使经济受益。若初期非正规性较强，该渠道的影响作用通常更强。例如，取消正规部门的进入壁垒，或对正规公司征收显性（劳动力）或隐性（贪污）税收，会促使部分非正规公司转型为正规公司。而正规性通过提高生产率和资本积累提振产出；例如，转型为正规公司能通过加强信贷可得

图3.13 模型显示的改革成效：非正规性的作用
(百分比)

模型模拟表明，非正规部门越大的经济体在某种程度上说改革成效越好。



来源：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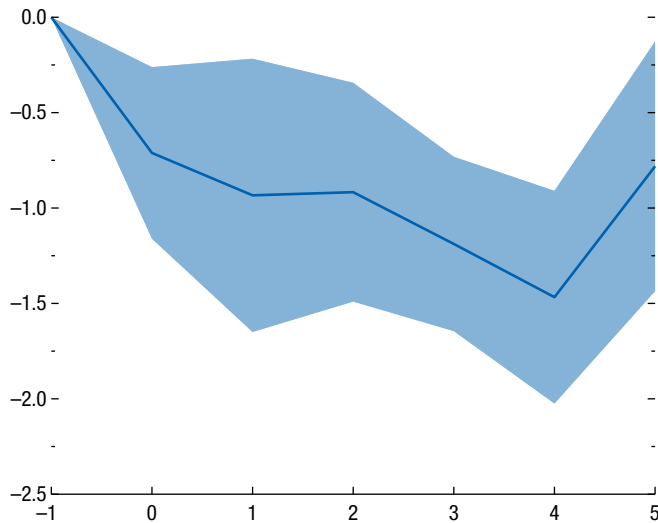
注释：条形代表较弱或较强非正规性基准调整对应摩擦的减少导致的总产出增长。较强的非正规性基准调整是中位经济体的基准调整。较低非正规性调整的构建方法是，将准入规章摩擦降低至数据的第25百分位水平。改革规模的设计与改革指数的两个标准差变化保持一致。¹“治理”使用正规公司收入的隐性税负的减少进行建模。虽然这种建模选择较为传统，但它忽视了加强治理的其他潜在效益，如降低非正规部门的营商成本、降低经营不确定性以及减少正规部门中公司之间的错配——以至于这些可能不同程度上受到治理薄弱的影响。

性促进公司投资，并通过获取更好的中间投入或进入出口市场提振生产率。实证分析确认了该正规性渠道的重要性。应用局部投影法研究平均规章指标变化对正规性的影响（涵盖本章研究的领域）表明，大范围的重大改革会在五年期内使非正规性出现统计显著的下降，幅度为1%左右（图3.14），这与微观经济研究报告的证据相吻合。³¹

³¹关于自由化对越南的影响，见McCaig和Pavcnik（2018年）；对印度的影响见Martin、Nataraj和Harrison（2017

图3.14 改革对非正规性的影响
(百分比)

实证分析覆盖的领域实施重大改革会导致非正规性随后下降。



来源：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x轴代表年份；t=0代表冲击发生年份。线条代表非正规性指标对两个标准差规模的一般改革的反应。阴影区域代表90%置信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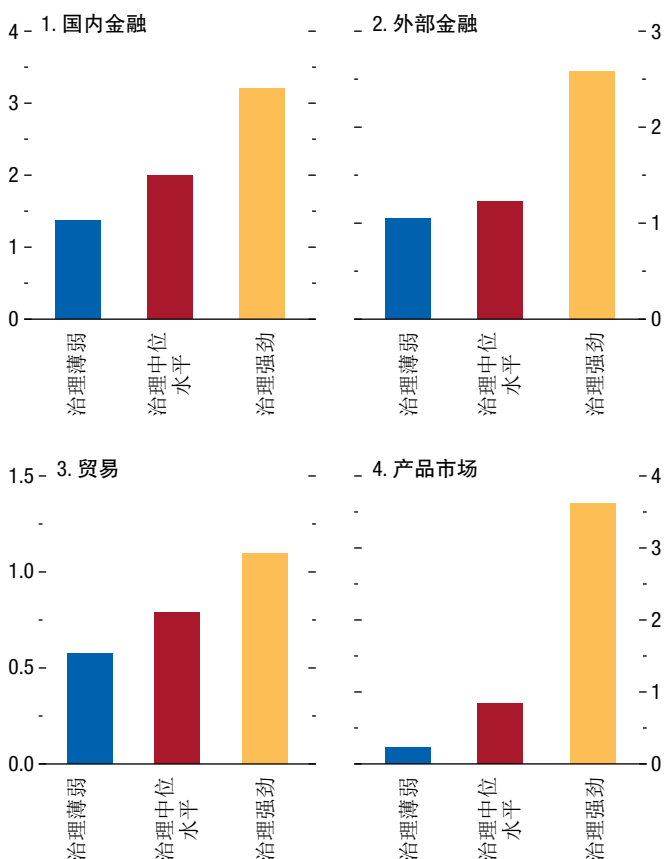
改革的互补性

改革不总具有互补性（或替代性），即多项改革的一揽子计划不见得比每项改革单独实施取得的成效更大（更小）。非定论的实证分析（使用上文提到的贝叶斯程序）通过研究各国在其他领域已实施放松监管的前提下能否从特定改革中获得更大成效，确认了上述结论；总体来看，研究未发现采用不同规章的国家之间改革效果存在巨大差异。模型分析确认，改革不需要一定具有

年）；以及对巴西的影响，见Paz（2014年）。Benhassine等人（2018年）提供了贝宁正规化改革的影响的实证证据。Kaplan、Piedra和Seira（2011年）以及Bruhn（2011年）研究了墨西哥放松监管对公司市场准入的影响。然而，墨西哥的经验强调了各改革领域对非正规性反应的差异及其对改革设计的依赖性。尽管20世纪90年代实施了重大宏观经济改革，但之后非正规性快速提升（Levy，2018年），与生产力增速放缓同步发生。Levy（2008年）指出，21世纪前十年初引入的新政策（如缴费型和非缴费型社会保险计划等提供的相对福利的变化）不鼓励公司和工人正规化，从而导致了非正规性的提升。

图3.15 改革对产出的影响：治理的作用
(百分比)

更强有力的治理放大了改革的影响。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数据集；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条形代表未来五年产出对重大历史改革的反应（两个标准差）。治理较弱（强）分别代表治理指数分布第25（75）百分位数的治理水平。

互补性，也解释了其中的原因。例如，随着改革实施，非正规性减弱且进一步下降的空间萎缩，因此抑制了其他改革的潜在效果。

然而，政策制定者可以利用互补的具体改革，尤其是优先改善治理。这可能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部分东欧国家收入趋同取得的成功，如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罗马尼亚；这些国家20世纪90年代加入欧盟，随着治理的改善实施了重大改革。考虑到上述提到的治理指标的局限性，实

证分析显示，治理质量较高的国家过去改革的成效更好，而治理较弱的国家改革的成效较差（图3.15，小图4）。治理质量对于产品市场放松监管的效果尤为重要；若治理薄弱，这些改革无法见效，若治理强劲，改革能取得更大成效。这与以下观点相吻合，即只有平等对待所有公司，降低产品市场进入壁垒才能促进新公司进入并激励现有公司提高效率、实施创新；而在法治强劲的情况下，上述前提更容易实现。同样，强劲的治理能放大金融和国际贸易领域其他促进竞争的改革措施的成效。

此外，鼓励公司成长以及实现该目标的改革之间也存在互补性。促进增长的改革的关键是国内金融自由化，它通过改善信贷可得性，放大其他领域改革的成效。作为说明，模型分析强调了同时放开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的改革之间的互补性——例如，1985年玻利维亚的改革。³²劳动力市场改革提高了正规部门的盈利水平，包括促进正规公司扩张以及非正规公司转型为正规公司。考虑到企业家需要融资以进入正规部门并进行资本投资，通过国内金融自由化改善信贷可得性——同时强化金融部门监督³³——能放大劳动力市场改革对投资和产出的影响（图3.16）。³⁴

总结及政策启示

本章的主要发现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继续推进结构性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规模自由化浪潮以后，本章涵盖的领域普遍存在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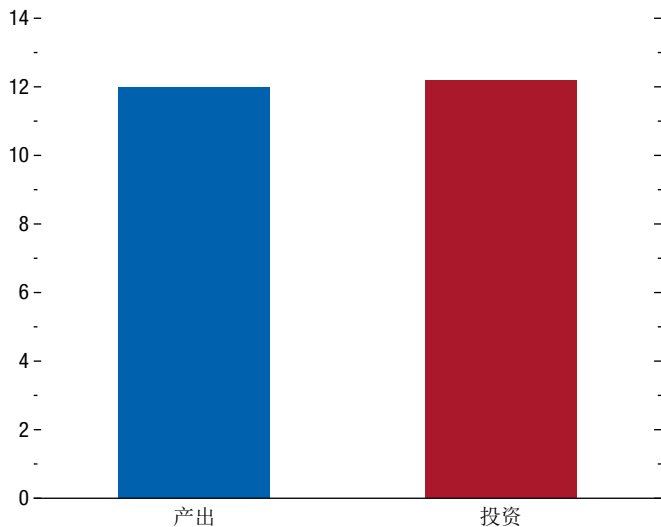
³²1985年，玻利维亚取消了政府指导信贷，放开了利率控制。此外，玻利维亚废除了第7072、9190和17610号最高法令，重新确立了雇主根据此前条款解雇工人的权力。

³³虽然这里使用的模型没有涵盖稳健的监管，但它仍是国内金融自由化实施后缓解金融部门脆弱性积累风险的关键（Johnston和Sundararajan，1999年）。

³⁴进一步了解技术细节，参见在线附件3.3。

图3.16 国内金融和劳动力市场一揽子改革的成效
(一揽子改革的额外成效, 百分比)

一揽子劳动力市场改革和国内金融放松监管具有互补性，放大了总产出增长。



来源：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条形代表一揽子改革的影响与每项改革独立实施的总影响的差，以百分比计算。

大的深化改革空间：国内和外部金融、国际贸易、劳动力和产品市场规章以及治理。这尤其适用于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也比较适用于中东和北非以及太平洋地区。第二，本章未发现研究的改革存在短期宏观经济成本——形势不佳时实施的部分改革除外——从中长期来看，它们能大幅提振产出和就业：对于一个典型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上述领域同时实施重大改革能在未来五到十年中将使经济年增速提高1个百分点，在未来十年中使向发达经济体收入趋同的速度加快一倍。在非正规性相对较强的国家，若其他条件相同，改革成效可能更好。此外，这些估计未考虑本章未涵盖的其他增长导向政策的进一步潜在效益，如改进教育和医

疗体系，公共基础设施支出框架，以及抑制妇女劳动参与的法律和规章。

同时，一个领域的改革在不同经济体的效果有所不同，这取决于其他领域的现有规章以及改革时期的商业条件。这表明，制定正确的一揽子计划、实施次序和优先级是尽可能放大改革成效的关键。采取切实行动改善治理以及改善企业信贷可得性，通常是消除增长制约因素以及放大改革成效的重要措施。在经济形势较为疲弱的国家，应优先实施效果不受当前经济条件影响的改革，如削减国际贸易壁垒或国内非制造行业的企业进入壁垒。对于形势不佳时实施的未见成效的改革，例如放松就业保护立法和国内金融部门放松监管，最好制定可信的、经济条件更加强健时能够见效的条款。若改革生效不可能推迟（劳动力市场改革），可以为特定群体提供豁免——新规定只适用于新受益人——虽然这要付出推迟改革整体效益的代价。此外，在放松就业保护监管的同时，应强化社会安全网（Duval和Loungani，2019年）。在中期财政框架较为可信且具有可用财政空间的国家，逆周期财政政策也可以缓解改革的短期成本。

改革策略也应该纳入政治经济考虑。即使改革为整个社会带来了净效益，它通常被所有群体广泛分享，难以直接感知，而改革导致的损失更加显而易见，集中于少数但通常有权势的群体（Olson，1971年）。过去改革的经验强调，改革需要仔细设计、确定优先级和所有权、良好的沟通以及透明度，以确保获得广泛支持。

此外，从历史中还可以吸取三个具体的经验教训。第一，考虑到改革见效需要时间，政府应该在选举获胜后立即行动，在政治“蜜月期”内推行改革。该策略将缓解潜在的政治成本（专栏3.1）。第二，最好在有利的经济条件下实施

改革——政府应该“天晴时修缮屋顶”。当形势不佳时，因为选民通常会将改革的影响与糟糕的经济形势联系起来，改革通常会给选举带来高昂的成本。在衰退期间，宏观经济政策支持——若可行——可能降低改革的政治成本。第三，政策制定者应考虑并在前期实施互补性的改革，以缓解改革对收入分配造成任何负面影响。在这个

方面，考虑到改革通常会同时创造和毁灭工作岗位，强有力的社会安全网和积极帮助工人转行的劳动力市场计划能提供帮助。仅有社会少数群体受益的改革可能丧失支持，未来可能出现停滞或倒退。

专栏3.1 结构性改革的政治影响

虽然本章提供的证据为结构性改革的经济效益提供了强力支撑，其政治效益不甚清晰，这长期以来被视为改革的障碍。一个问题是，即使改革为整个社会带来净效益，它通常被所有群体广泛共享，难以直接感知，而改革导致的损失更加显而易见，集中于少数但通常有权势的群体（Olson, 1971年）。例如，削减网络行业的准入壁垒——如本章考虑的电力或电信行业——通常为消费者带来普遍效益，体现为更低的价格或更好的产品，而现有公司和工人可能因新竞争者进入和利润减少而蒙受沉重损失。在这些情景中，政治家可能需要暂缓改革，因为他们担心在选举中被直言不讳的利益受损方惩罚。

本专栏以实证方式研究了对改革政治成本的担忧是否有历史经验的支持。具体来说，它提出了如下问题：结构性改革会给选举带来损失还是收益，选举周期中改革的时机以及经济形势是否对接下来的选举结果具有重要影响？

为探究这些问题，分析使用本章展示的最新改革数据集，绘制了关于选举结果的新数据集，估计了改革如何影响当前政党以及政党联盟下次选举的得票率变化。¹这个因变量对于评估改革对选举的妨碍或促进作用尤为有用。执政党领袖可能继续执政，但可能多数支持率显著降低或被迫组建联合政府。

本分析使用的关键自变量是所有改革指数的不加权平均值。²

该专栏作者为Davide Furceri，主要借鉴了Ciminelli等人（即将发表）以及Alesina等人（即将发表）。

¹本研究的选举数据库涵盖了1973-2014年（或第一年该国被归类为民主政权）66个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民主选举的非均衡样本。

²了解更多细节，包括对个体改革指标的单独估计，见Alesina等人（即将发表）。基线设定包括以下控制变量集：(1)选举任期内的平均GDP增速；(2)发达国家的虚拟变量（1963年以来保持经合组织成员国身份用1表示，否则为0）；(3)新民主政权的虚拟变量（一个国家政体得到介

分析结果表明，只有选举前一年内实施改革才会带来选举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大范围的重大改革（本章其他部分提供了定义，即所有监管领域同时发生重大变化）会使联盟的得票率降低约3个百分点。该影响具有经济重要性，约相当于当前联盟领导人再次当选的概率降低17个百分点（图3.1.1）。相比之下，现任领导人在任期初期实施改革似乎不会影响选举前景。这些结果显示了选民行为的短视性，也与本章的实证证据相吻合，即改革的经济效益需要时间才能显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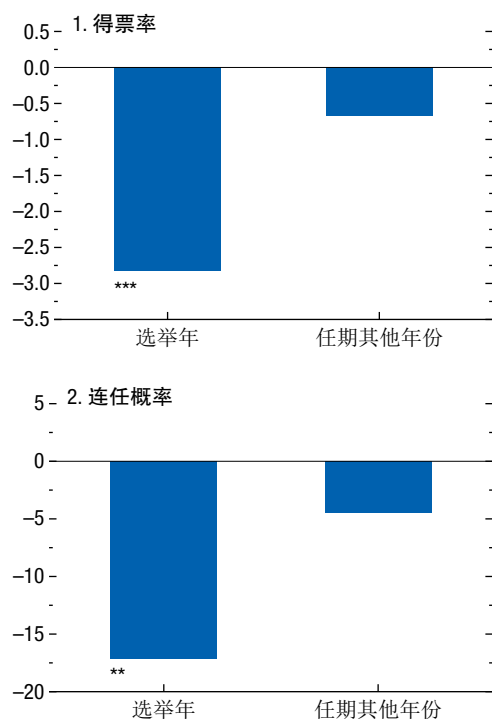
这些平均结果掩盖了各改革国家之间的显著差异，这取决于改革措施是在形势良好或是形势不佳时实施（图3.1.2）。研究发现，若在经济形势强劲时实施，改革不会带来政治成本；但若在经济活动疲弱时期实施，通常会带来高昂的政治成本，可能的原因是这会导致更高的分配成本（Alesina等人，即将发表），且选民会将改革的影响与糟糕的经济形势联系起来。鉴于改革多数情况下是在经济形势疲弱时实施（专栏3.2），其对得票率的平均影响也估计为负值（图3.1.2）。

这些结果暗示了改革策略可以帮助内化政治经济考虑以及实现政治成功概率最大化的两种方式。第一，因为改革见效需要时间，政府应该在选举胜出后的政治“蜜月期”内立即推行改革。第二，最好在经济形势良好时推行改革。

于-10到10的负分一年后举行的前四次选举用1表示，否则为0）；(4)多数决策政治制度的虚拟变量（根据政治制度数据库，地理选区实施竞选胜者获得所有席位的选举制度的国家用1表示，否则为0），(5)考虑各领域规章的初期平均水平，以及(6)此前选举中的得票率水平。了解实证方法的进一步细节，见在线附件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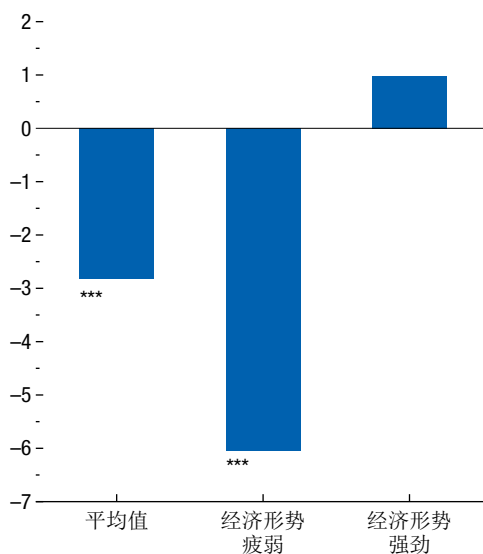
专栏3.1（续）

图3.1.1 改革对部门结果的影响
(百分点)



来源：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条形代表重大改革事件——定义为广泛规章指标（规章指标年度变化的样本分布）两个标准差的变化——对选举结果的影响。**和***分别代表在5%和1%置信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

图3.1.2 改革对得票率的影响：经济形势的作用
(百分点)



来源：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条形代表重大改革事件——定义为广泛规章指标（规章指标年度变化的样本分布）两个标准差的变化——对选举结果的影响。***代表在1%置信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

专栏3.2 结构性改革对危机的影响

一系列广泛的政治和经济因素可以解释，改革为什么（不）发生以及何时（不）发生；其中一个尤为重要的因素是危机的存在。政治因素可能包括政府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类型（总统制和议会制）、政治分割的程度以及民主制度的稳固性（Ciminelli等人，即将发表，及其参考文献）。经济因素可能特别包括当前的商业条件。危机可能成为转折点，通过提高维持现状的成本以及加强对当前工人和企业（“内部人”）的支持，为改革召集公众支持。同时，危机可能导致议会分裂程度加剧，可能削弱改革努力（Mian、Sufi和Trebbi，2014年）。

危机和改革之间的关系可能取决于爆发的是经济危机还是金融危机，不同监管领域之间也可能存在差异。国内需求崩溃可能降低通常依赖国内需求的行业对贸易自由化的反对（Lora和Olivera，2005年）。同样，高失业率时期可能使政府面临更大压力，实施放松劳动力市场规章的改革以提振就业（Duval、Furceri和Miethe，2018年）。相比之下，一段时期放松监管之后爆发的金融危机可能促使政府重新加强对金融部门和经济的监管（Mian、Sufi和Trebbi，2014年；Gokmen等人，2017年）。

本专栏使用向量自回归框架从实证角度研究了危机在促成改革中的作用。该方法相对静态的框架有两大主要优势。第一，它能够研究危机促成改革但存在较长滞后的可能性，这个问题在实证文献中被忽视。第二，它能够考虑不同领域之间规章变化的反馈效应。本分析考虑的结构性改革数据集与本章其他部分相同。关于危机，专

栏调查研究了经济衰退（定义为实际GDP增速为负值的时期）和系统性银行业危机（Laeven和Valencia，2008年和2012年提供了定义）。

使用以下模型，专栏估计了两个向量自回归（分别为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向量自回归）：

$$X_{i,t} = A^0 + \sum_{l=1}^4 A^l X_{i,t-l} + \tau_i + \gamma_i + \varepsilon_{i,t} \quad (3.2.1)$$

其中，下标*i*和*t*代表国家和时间。 $X_{i,t}$ 是七变量向量，包括考虑的危机虚拟变量以及六个结构性改革指标（一阶差分）； A^0 是常数项向量； A^l 是待估计的参数向量； τ_i 和 γ_i 分别代表时间和国家的固定效应；以及 $\varepsilon_{i,t}$ 是误差项。回归包括因变量的四个滞后值。改革对危机的响应使用Cholesky分解获取，其中危机虚拟变量排在第一位；隐性假设是第*t*年出现的危机不取决于同年实施的改革。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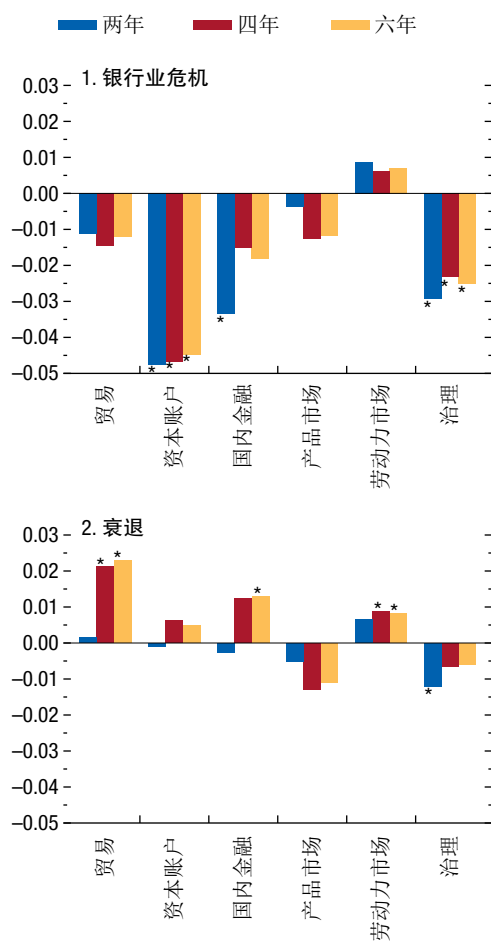
结果显示，经济和银行业危机对结构性改革具有不同影响（图3.2.1）。中期来看，经济衰退促成了贸易自由化，并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劳动力市场和金融放松监管。这些结果支持“危机促成改革”的假设，并与Lora和Olivera（2004年）以及Duval、Furceri和Miethe（2018年）的发现相吻合。他们建议，当外部需求减弱和失业率提高时，政府的应对方法是开放贸易以及推进劳动力市场自由化来促进就业。相比之下，研究发现，银行业危机会导致国内金融和资本账户领域的监管出现收紧。这种影响非常大，可以解读为政府控制或缓解被视为金融不稳定来源的尝试。

¹改革）变量次序排在危机虚拟变量“以下”不改变结果（关于正式出处，见Christiano、Eichenbaum和Evans，1999年）。

本专栏由Gabriele Ciminelli撰写，主要借鉴了Ciminelli等人（即将发表）。

专栏3.2（续）

图3.2.1 危机对结构性改革的影响
(改革指标单位)



来源：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本图报告了未来两年、四年和六年内银行业危机（小图1）和经济衰退（小图2）对结构性改革的影响。每个指标的范围是从0到1。带*的条形代表统计显著性至少为10%。不带*的条形代表结果不具有统计显著性。标准误差通过重复1000次的蒙特卡罗模拟来计算。

参考文献

- Abiad, Abdul, Enrica Detragiache, and Thierry Tressel. 2010. "A New Database of Financial Reforms." IMF Working Paper 08/266,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 Abiad, Abdul, Nienke Oomes, and Kenichi Ueda. 2008. "The Quality Effect: Does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Improve the Allocation of Capital?"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87 (2): 270–82.
- Acemoglu, Daron, Simon Johnson, and James Robinson. 2005. "Institutions as a Fundamental Cause of Long-Run Growth." In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1A, edited by Philippe Aghion and Steven Durlauf. Amsterdam: Elsevier.
- Ahn, Jaebin, Era Dabla-Norris, Romain Duval, Bingjie Hu, and Lamin Njie, 2019. "Reassessing the Productivity Gains from Trade Liberaliz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7 (1): 130–54.
- Aiyar, Shekhar, John Bluedorn, Romain Duval, Davide Furceri, Daniel Garcia-Macia, Yi Ji, Davide Malacrino, Haonan Qu, Jesse Siminitz, and Aleksandra. Zdzienicka. 2019. "Strengthening the Euro Area: The Role of National Reforms in Enhancing Resilience."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19/05,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 Alesina, Alberto, Davide Furceri, Jonathan Ostry, Chris Papageorgiou, and Dennis Quinn. Forthcoming. "Structural Reforms and Electoral Outcomes: Evidence from a New Database of Regulatory Stances and Policy Changes." IMF Working Paper,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 Amiti, Mary, and Jozef Konings. 2007. "Trade Liberalization, Intermediate Inputs, and Productiv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7 (5): 1611–38.
- Atkeson, Andrew, and Patrick J. Kehoe. 2007. "Modeling the Transition to a New Economy: Lessons from Two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7 (1): 64–88.
- Auerbach, Alan, and Youri Gorodnichenko. 2012. "Measuring the Output Responses to Fiscal Policy."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4 (2): 1–27.
- Bandiera, Oriana, Gerard Caprio, Patrick Honohan, and Fabio Schiantarelli. 2000. "Does Financial Reform Raise or Reduce Saving?"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82 (2): 239–63.
- Bassanini, Andrea, Luca Nunziata, and Danielle Venn. 2009. "Job Protection Legislation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in OECD Countries." *Economic Policy* 24 (58): 349–402.
- Basu, Susanto, and John G. Fernald. 1997. "Returns to Scale in US Production: Estimates and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5 (2): 249–83.
- Bekaert, Geert, Campbell Harvey, Christian Lundblad, and Stephan Siegel. 2011. "What Segments Equity Markets?"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4 (12): 3841–90.
- Benhassine, Najy, David McKenzie, Victor Pouliquen, and Massimiliano Santini. 2018. "Does Inducing Informal Firms to Formalize Make Sense?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Benin."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57: 1–14.
- Bonfiglioli, Alessandra. 2008. "Financial Integration, Productivity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76 (2): 337–55.
- Botero, Juan C., Simeon Djankov, Rafael La Porta, Florencio Lopez-de-Silanes, and Andrei Shleifer. 2004. "The Regulation of Labor."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9 (4): 1339–82.
- Boz, Emine, Gita Gopinath, and Mikkel Plagborg-Møller. 2017. "Global Trade and the Dollar." IMF Working Paper 17/239.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 Bruhn, Miriam. 2011. "License to Sell: The Effect of Business Registration Reform on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in Mexico."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3 (1): 382–86.
- Buera, Francisco J., and Yongseok Shin. 2017. "Productivity Growth and Capital Flows: The Dynamics of Reforms."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9 (3): 147–85.
- Cacciatore, Matteo, Romain Duval, Giuseppe Fiori, and Fabio Ghironi. 2016. "Market Reforms in the Time of Imbalance."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72: 69–93.
- Cerra, Valerie, and Sweta Saxena. 2008. "Growth Dynamics: The Myth of Economic Recove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2 (7): 3774–77.
- Christiano, Lawrence J., Martin Eichenbaum, and Charles L. Evans. 1999. "Monetary Policy Shocks: What Have We Learned and to What End?" In *Handbook of Macroeconomics* 1 (1), edited by John B. Taylor and Michael Woodford, 65–148. Amsterdam: Elsevier.
- Christiansen, Lone, Martin Schindler, and Thierry Tressel. 2013. "Growth and Structural Reforms: A New Assessm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89 (2): 347–56.
- Ciminelli, Gabriele, Davide Furceri, Jun Ge, Jonathan D. Ostry, and Chris Papageorgiou. Forthcoming. "The Political Costs of Reforms: Fear or Reality?"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 De Loecker, Jan. 2007. "Do Exports Generate Higher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Slove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73 (1): 69–98.
- Djankov, Simeon, Rafael La Porta, Florencio Lopez-de-Silanes, and Andrei Shleifer. 2002. "The Regulation of Entr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7 (1): 1–37.
- Duval, Romain, and Davide Furceri. 2018. "The Effects of Labor and Product Market Reforms: The Role of Macroeconomic Conditions and Policies." *IMF Economic Review* 66 (1): 31–69.
- Duval, Romain, Davide Furceri, and Joao Jalles. 2019. "Job Protection Deregulation in Good and Bad Times." *Oxford Economic Papers* (July 21).
- Duval, Romain, Davide Furceri, and Jakob Miethe. 2018. "The Needle in the Haystack: What Drives Labor and Product Market Reforms in Advanced Countries?" IMF Working Paper 18/101,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 Duval, Romain, and Prakash Loungani. 2019. “Designing Labor Market Institutions in Emerging Market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 Evidence and Policy Options.”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19/04,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 Ebell, Monique, and Christian Haefke. 2009. “Product Market Deregulation and the US Employment Miracle.”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12 (3): 479–504.
- Ederington, Josh, and Michele Ruta. 2016. “Non-Tariff Measures and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Paper 7661,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 Fabrizio, Stefania, Davide Furceri, Rodrigo Garcia-Verdu, Bin G. Li, Sandra V. Lizarazo Ruiz, Marina Mendes Tavares, Futoshi Narita, and Adrian Peralta-Alva. 2017. “Macro-Structural Policies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Low-Income Developing Countries.”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17/01,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 Furceri, Davide, Swarnali Hannan, Jonathan Ostry, and Andrew Rose. 2018. “Macro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ariffs.” NBER Working Paper 25402,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 Furceri, Davide, Prakash Loungani, and Jonathan Ostry. Forthcoming. “The Aggregate and Distributional Effects of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Evidence from Macro and Sectoral Data.”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 Gokmen, Gunes, Massimiliano G. Onorato, Tommaso Nannicini, and Chris Papageorgiou. 2017. “Policies in Hard Times: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Crises on Structural Reforms.” IGIER Working Paper 605, Innocenzo Gasparini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 Bocconi University, Milan.
- Granger, Clive, and Timo Teräsvirta. 1993. *Modelling Nonlinear Economic Relationship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usmann, Ricardo, Dani Rodrik, and Andres Velasco. 2005. “Growth Diagnostics.” John 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
- Hsieh, Chang-Tai, and Peter J. Klenow. 2009. “Misallocation and Manufacturing TFP in China and Indi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4 (4): 1403–48.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2012. “The Liberalization of Management of Capital Flows: An Institutional View.” IMF Policy Paper, Washington, DC.
- . 2018. “Review of 1997 Guidance Note on Governance—A Proposed Framework for Enhanced Fund Engagement.” IMF Policy Paper 18/142, Washington, DC.
- Johnston, R. Barry, and V. Sundararajan. 1999. *Sequencing Financial Sector Reforms*.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Jordà, Òscar. 2005. “Estimation and Inference of Impulse Responses by Local Projec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5 (1): 161–82.
- Kaplan, David S., Eduardo Piedra, and Enrique Seira. 2011. “Entry Regulation and Business Start-Ups: Evidence from Mexico.”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95 (11–12): 1501–15.
- Kaufmann, Daniel, Aart Kraay, and Massimo Mastruzzi. 2010. “The 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Methodology and Analytical Issues.”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5430,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 Laeven, Luc, and Fabian Valencia. 2008. “Systemic Banking Crises; A New Database.” IMF Working Paper 08/224,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 . 2012. “Systemic Banking Crises: An Update.” IMF Working Paper 12/163,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 La Porta, Rafael, and Andrei Shleifer. 2008. “The Unofficial Econom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NBER Working Paper 1452,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 . 2014. “Informality an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8 (3): 109–26.
- Levy, Santiago. 2008. *Good Intentions, Bad Outcome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 . 2018. *Unrewarded Efforts: The Elusive Quest for Prosperity in Mexico*. Washington, DC: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 Lora, Eduardo, and Mauricio Olivera. 2004. “What Makes Reforms Likely: Political Economy Determinants of Reforms in Latin America.”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ics* 7 (1): 99–135.
- . 2005. “The Electoral Consequences of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Economía* 5 (2): 1–61.
- Martin, Leslie A., Shanthi Nataraj, and Ann E. Harrison. 2017. “In with the Big, Out with the Small: Removing Small-Scale Reservations in Indi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7 (2): 354–86.
- Mauro, Paulo. 1995. “Corruption and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0 (3): 681–712.
- McCaig, Brian, and Nina Pavcnik. 2018. “Export Markets and Labor Allocation in a Low-Income Count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8 (7): 1899–941.
- Mian, Atif, Amir Sufi, and Francesco Trebbi. 2014. “Resolving Debt Overhang: Political Constraints in the Aftermath of Financial Crises.”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6 (2): 1–28.
- Micco, Alejandro, and Carmen Pagés. 2006.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Employment Protection: Evidence from International Industry-Level Data.” IZA Discussion Paper 2433, Institute of Labor Economics, Bonn.
- Midrigan, Virgiliu, and Daniel Yi Xu. 2014. “Finance and Misallocation: Evidence from Plant-Level Dat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4 (2): 422–58.
- Olson, Mancur. 1971.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2018. *Economic Policy Reforms: Going for Growth*. Paris.
- Ostry, Jonathan, Andrew Berg, and Siddharth Kothari. 2018. “Growth Equity Trade-Offs in Structural Reforms.” IMF Working Paper 18/5,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 Ostry, Jonathan David, Alessandro Prati, and Antonio Spilimbergo. 2009. "Structural Reform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Advanc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IMF Occasional Paper 268,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 Paz, Lourenço S. 2014. "The Impacts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on Informal Labor Markets: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Evaluation of the Brazilian Ca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92 (2): 330–48.
- Prati, Alessandro, Massimiliano Gaetano Onorato, and Chris Papageorgiou. 2013. "Which Reforms Work and under Which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Evidence from a New Data Set on Structural Reform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5 (3): 946–68.
- Quinn, Dennis. 1997. "The Correlates of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gul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1 (3): 531–51.
- Quinn, Dennis P., and A. Maria Toyoda. 2008. "Does 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 Lead to Economic Growth?"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1 (3): 1403–49.
- Rajan, Raghuram, and Luigi Zingales. 1998. "Financial Dependence and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8 (3): 559–86.
- Ulyssea, Gabriel. 2018. "Firms, Informality and Development: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Brazil."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8 (8): 2015–47.
- World Bank (WB). 2019. *Doing Business: Training for Reform*.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Zettelmeyer, Jeromin. 2006. "Growth and Reforms in Latin America: A Survey of Facts and Arguments." IMF Working Paper 06/210,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统

计附录列示了历史数据和预测结果。它由七部分组成：假设、更新、数据和惯例、国家说明、国家分类、重要数据的记录以及统计表格。

第一部分总结了2019-2020年的估计和预测以及2021-2024年中期预测中所使用的假设条件。第二部分简要描述了自2019年4月期《世界经济展望》以来的数据库和统计表格的变化情况。第三部分是对数据以及对计算国家分类合成时所使用惯例的一般性说明。第四部分概述每个国家的部分关键信息。第五部分概述《世界经济展望》中不同组别国家的分类方法。第六部分提供了有关本报告成员国国民账户和政府财金指标的得出方法和报告标准的信息。

最后一部分，也是本附录最主要的部分，由统计表格组成。（本书列有统计附录A：统计附录可从网上查阅，网址是 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

这些表格中的数据是根据截至2019年9月30日的可得信息编制的。2019年及以后年份的数据与历史数据相同的精确度来表示，但这仅仅是为了方便起见；由于这些数据为预测数据，因此不能认为其有相同的准确度。

假设

我们假定发达经济体的实际有效汇率保持在2019年7月26日至8月23日期间的平均水平不变。在这些假设条件下，2019年和2020年美元/特别提款权的平均兑换率分别为1.382和1.377，美元/欧元的平均兑换率分别为1.123和1.120，日元/美元的平均兑换率分别为108.2和104.5。

假设2019年石油价格平均为61.78美元/桶，2020年为57.94美元/桶。

假设各国当局的现行政策保持不变。专栏A1介绍了对若干经济体预测所基于的更具体的政策假设。

关于利率，以伦敦银行同业市场拆借利率（LIBOR）为基准，假定：2019年6个月期美元存款平均利率为2.3%，2020年为2.0%；2019年3个月期欧元存款平均利率为-0.4%，2020年为-0.6%；2019年6个月期日元存款平均利率为0.0%，2020年为-0.1%。

作为提醒，关于欧元的启动，欧盟理事会于1998年12月31日决定，从1999年1月1日起，欧元与采用欧元的成员国货币之间采用不可撤销的固定兑换率，兑换率见1998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专栏5.4的描述。关于上述兑换率的详细情况，参见1998年10月期《世界经济展望》专栏5.4。

1 欧元 =	13.7603	奥地利先令
=	40.3399	比利时法郎
=	0.585274	C塞浦路斯镑 ¹
=	1.95583	德国马克
=	15.6466	爱沙尼亚克朗 ²
=	5.94573	芬兰马克
=	6.55957	法国法郎
=	340.750	希腊德拉克马 ³
=	0.787564	爱尔兰镑
=	1,936.27	意大利里拉
=	0.702804	拉脱维亚拉 ⁴
=	3.45280	立陶宛立特 ⁵
=	40.3399	卢森堡法郎
=	0.42930	马耳他里拉 ¹
=	2.20371	荷兰盾
=	200.482	葡萄牙埃斯库多
=	30.1260	斯洛伐克克朗 ⁶
=	239.640	斯洛文尼亚特拉斯 ⁷
=	166.386	西班牙比塞塔

¹2008年1月1日确定。

²2011年1月1日确定。

³2001年1月1日确定。

⁴2014年1月1日确定。

⁵2015年1月1日确定。

⁶2009年1月1日确定。

⁷2007年1月1日确定。

最近更新

- 毛里塔尼亚与2018年1月调整了货币面值，以1个新的毛里塔尼亚乌吉亚（MRU）取代10个旧的毛里塔尼亚乌吉亚（MRU）。从2019年10月期《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开始，毛里塔尼亚的本币数据以新币表示。
-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于2018年1月调整了货币面值，以1个新的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多布拉（STN）取代1,000个旧的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多布拉（STD）。从2019年10月期《世界经济展望》的数据库开始，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本币数据以新币表示。
- 从2019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开始，停止使用独联体（CIS）地区组别。独联体经济体中的四个经济体（白俄罗斯、摩尔多瓦、俄罗斯和乌克兰）被加入“欧洲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地区组别。构成“高加索和中亚”地区次组别（CCA）其余八个经济体（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与“中东、北非、阿富汗和巴基斯坦”（MENAP）合并，形成新的地区组别“中东和中亚”（MECA）。

数据和惯例

194个经济体的数据和预测构成了《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的统计基础。基金组织研究部和各地区部共同负责维护这些数据，地区部定期基于一致的全球性假设来更新国别预测。

尽管各国的统计机构是历史数据和定义的最终提供者，但国际组织也参与统计活动，目的是协调各国统计编制方法，包括编制经济统计时所用的分析框架、概念、定义、分类和估值程序。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同时反映了来自各国统计机构和国际组织的信息。

《世界经济展望》中列示的多数国家的宏观经济数据基本符合2008年版《国民账户体系》。基金组织的部门分类统计标准——包括《国际收支和国际投资头寸手册》第六版、《货币与金融统计手册及编制指南》和2014年《政府财政统计

手册》——都得到了调整或正在进行调整，以便与2008年版《国民账户体系》相一致。这些标准反映了基金组织对各国外部头寸、金融部门稳定和公共部门财政状况的特别关注。当这些手册发布后，基金组织便认真地开始根据新标准调整各国数据。但是，要做到和这些手册的规定完全一致，这最终依赖于各国统计编制人员提供修正后的国别数据；因此，《世界经济展望》的估计仅根据这些手册做出了部分调整。不过，对于许多国家，采纳更新后的标准对主要余额和总量数据的影响将较小。许多其他国家已部分采纳最新标准，并将在今后若干年继续推进实施这些标准。¹

《世界经济展望》中列出的财政总债务和净债务数据是从官方数据来源和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估计中得到的。尽管我们尽可能使总债务和净债务数据与《政府财政统计手册》的定义相统一，但由于数据局限或一国的特殊情况，这些数据有时与正式定义不符。虽然已尽力确保《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具有相关性和国际可比性，但部门和工具覆盖面的差异意味着，数据并非普遍可比。随着获得更多信息，数据来源或工具覆盖面的任何变化都可能导致对数据做出修订，修订幅度有时相当大。关于部门或工具覆盖面差异的说明，请参见《世界经济展望》在线数据库的数据诠释。

《世界经济展望》国家组的合成数据或是各国数据加总，或是各国数据的加权平均值。除非另有说明，增长率的多年平均值表示为复合年变化率。²对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组别，除了通货膨胀和货币增长数据采用几何平均值外，其他数据均采用算术加权平均值。本书采用的惯例如下：

各组国家的汇率、利率和货币总量增长率的合成数据是按市场汇率（前三年的平均值）折

¹很多国家执行的是2008年《国民账户体系》或2010年《欧洲国民和地区账户体系》，另有一些国家使用比1993年版本更早的《国民账户体系》。《国际收支和国际投资头寸手册》第六版和2014年《政府财政统计手册》预计将有类似的采用趋势。请参阅表G，该表列出了每个国家遵循的统计标准。

²实际GDP及其构成、就业、通货膨胀、要素生产率、人均GDP、贸易和商品价格平均数的计算是基于复合年变化率，但失业率是基于简单算术平均。

算成的美元GDP占该国家组GDP的比重来加权计算的。

其他与国内经济有关的合成数据，无论是增长率还是比率，均是以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的各国GDP占世界或国家组的GDP的比重来加权计算的。³年通胀率是相对于上一年简单百分比变化，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除外，它们的年通胀率是基于对数差异。

以购买力平价表示的人均实际GDP合成数据是各国数据转换为当年国际美元后的加总数据。

除非另有说明，欧元区所有部门的合成数据都对地区内交易的报告误差进行了调整。欧元区和多数单个国家使用未经调整的年度GDP数据，但塞浦路斯、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是例外，这些国家报告日历调整数据。对于1999年以前的数据，数据加总值采用1995年的欧洲货币单位汇率计算。

财政合成数据是由相关各国数据按指定年份的平均市场汇率折成美元后加总计算的。

失业率和就业增长的合成数据，以各国劳动力占国家组劳动力的比重加权计算。

有关对外部门统计的合成数据，是将单个国家的数据折算成美元相加所得的。其中，国际收支数据按所指年份的平均市场汇率折算，非美元债务按年末市场汇率折算。

然而，对外贸易量和价格变化的合成数据是单个国家百分比变化的算术平均值，权数是以美元表示的进口或出口值占世界或国家组（上年）进口或出口总值的比重。

除非另有说明，在国家组别数据具备了90%或以上的组别权数时，方计算该组国家的合成数据。

除个别国家使用财年数据外，一般使用日历年数据。表F列出了国民账户和政府财政数据采用特殊报告期的每个国家。

³对修订后的购买力平价权重的概述，见2014年7月《世界经济展望最新预测》的“经修订的购买力平价权重”以及2004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专栏A2和1993年5月《世界经济展望》附录四。另参见Anne-Marie Gulde和Marianne Schulze-Ghattas撰写的“Purchasing Power Parity Based Weights for the World Economic Outlook”一文，刊载于《世界经济展望工作人员研究》（华盛顿：基金组织，1993年12月），第106-123页。

对于一些国家，2018年和更早年份的数字是基于估计而非实际结果。表G列出了每个国家的国民账户、价格、政府财政和国际收支指标的更新实际结果。

国家说明

阿根廷2013年12月之前的消费者价格数据反映了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GBA），而2013年12月至2015年10月的数据反映了全国CPI（IPCNu）。2015年12月上任的政府停止编制IPCNu，表示该数据序列有缺陷，并于2016年6月15日发布了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的新CPI数据（从2017年6月起发布新的国家CPI数据）。基金组织执董会在2016年11月9日的会议上认为新的CPI序列符合国际标准，撤消了2013年的谴责声明。由于这些数据序列在地理覆盖面、权重、抽样和方法方面存在差异，2019年4月期《世界经济展望》没有列出2014年、2015年和2016年的平均CPI通胀数据以及2015年和2016年的期末通胀数据。

阿根廷当局于2015年12月停止公布劳动力市场数据，从2016年第二季度开始发布了新的数据序列。

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财政数据序列的覆盖面如下：公共债务、债务偿还额以及经周期调整的/结构性余额是针对合并的公共部门（包括中央政府、非金融公共部门的其余部分以及中央银行）；其余的财政数据序列是针对中央政府。

印度1998-2011年的实际GDP增长率是基年为2004/2005年的国民账户数据，之后的数据是基年为2011/2012年的国民账户数据。

鉴于利比里亚的内战及其薄弱的能力，其数据、包括中期预测的可靠性较低。

2011年及之后的数据不包括叙利亚，因为该国的政局不稳定。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2018年增长估计是基于能源部和财政部全年能源部门数据、中央统计办公室当年头三个季度的初步国民账户数据，以及工作人员根据现有信息对第四季度非能源产出作出的预测。鉴于公布的国民账户数据没有更新，

2019年起的长期预测与2019年4月期《世界经济展望》相比没有变化。

乌克兰经修订的国民账户数据从2000年开始，2010年起不包括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

2018年10月起，乌拉圭的公共养老金体系在接受转移支付，其背景是出台了一项新的法律，对建立混合养老金体系所影响的人员进行补偿。这些资金被记录为收入，与基金组织的方法相一致。因此，2018-2022年的数据和预测受到这些转移支付的影响，其数额在2018年相当于GDP的1.3%，预计2020年将为GDP的0.9%，2021年为GDP的0.4%，2022年为GDP的0.2%，之后为GDP的0%。更多的详细内容，请参见基金组织国别报告19/64。关于公共养老金体系的说明仅适用于收入和净贷款/借款数据序列。

从2019年10月期《世界经济展望》开始，乌拉圭财政数据的覆盖面从合并的公共部门转变为非金融公共部门。在乌拉圭，非金融公共部门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社会保障基金、非金融公共公司和国家保险银行。历史数据也得到相应修订。根据这一更窄的财政范围（不包括中央银行），非金融公共部门持有的中央银行作为对手方的资产和负债在债务数据中不作抵消处理。在此背景下，政府过去向中央银行发行的注资债券现在是非金融公共部门债务的一部分。2008-2011年的债务总额和净额是初步估计值。

预测委内瑞拉的经济前景，包括为进行预测而对过去和当前的经济走势进行评估，这方面的工作因以下因素而变得复杂：缺乏与当局的讨论（最后一次第四条磋商是在2004年），获得数据的时间间隔很长且存在信息缺口，信息提供不完整以及鉴于经济形势难以解释某些报告的经济指标。财政账户包括：预算中央政府、社会保障、FOGADE（存款保险机构）以及一些公共企业样本，包括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2018-2024年的数据是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估计。恶性通胀效应以及缺乏报告数据意味着，需要谨慎解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预测的宏观经济指标。例如，估计名义GDP时，假设GDP缩减指数的上升幅度与基金

组织工作人员预测的平均通胀相一致。预测公共外债与GDP比率时，使用基金组织工作人员对当年平均汇率的估计。这些预测有很大不确定性。委内瑞拉消费者价格不包括在《世界经济展望》所有组别合成数据中。

国家分类

国家分类概况

《世界经济展望》中的国家分类将世界分为两大组：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⁴ 这种分类不是基于经济或其他方面的严格标准，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分类的目的是通过提供合理和有意义的国家分类方法来帮助分析。表A提供了这些国家分类的概览，列出了按地区分列的每一组中的国家数，并概述了关于其相对规模的一些主要指标（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货物及服务出口总额和人口）。

一些国家目前没有包括在国家分类中，因此不包括在分析中。例如，古巴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不是基金组织成员，因而其经济活动不受基金组织的监测。

《世界经济展望》国家分类中各组的 一般特征和组成

发达经济体

表B列出了39个发达经济体。七个GDP最高的国家（按市场汇率计算）——美国、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和加拿大——组成主要发达经济体小类，也就是通常所指的七国集团（G7）。欧元区成员国也组成小类。表中就欧元区所列的合成数据覆盖了现有成员国历年的数据，尽管成员国的数目随时间推移在增加。

表C列示了欧盟成员国，在《世界经济展望》中并不是每一个欧盟成员国都被划为发达经济体。

⁴这里，“国家”和“经济体”一词并非总是指国际法和惯例中被认为是国家的领土实体。这里包括的一些领土实体不是国家，尽管其统计数据是单独和独立编制的。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组（155个经济体）包括未归入发达经济体的所有国家。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地区划分是，亚洲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欧洲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有时也称为“中东欧”）；拉丁美洲和加勒比（LAC）；中东和中亚（MECA，包括以下两个地区次组别，即中东、北非、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高加索和中亚）；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SSA）。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也根据分析标准分类。分析标准反映了：出口收入的构成以及净债权经济体和净债务经济体的区分。表D和表E列出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按照地区、分析标准分类的详细构成。

按照出口收入来源的分析标准，可分为两类：燃料（标准国际贸易分类——[SITC]3）和非燃料出口国，侧重于非燃料类初级产品出口国（SITC0、1、2、4和68）。如果一个经济体2014-2018年的主要出口收入来源平均超过总出口的50%，则将其划入上述类别之一。

按金融标准分类，分为净债权经济体、净债务经济体、重债穷国（HIPC）和低收入发展中国

家（LIDC）。如果一个经济体的净国际投资头寸的最新数据（如果具备这种数据）低于零，或其1972年（或具备数据的最早年份）至2018年的经常账户差额累计额为负，则将其划作净债务经济体。净债务经济体按照偿债情况进一步分组。⁵

重债穷国是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正在或已经考虑让其参与重债穷国倡议的国家，倡议目标是在合理的短时间内，将所有符合条件的重债穷国的外部债务负担降到一个“可持续”水平。⁶其中许多国家已经受益于债务减免，并因债务已下降到一定水平而结束了对该倡议的参与。

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是符合以下条件的国家：人均收入水平低于某一门槛值（设定在2016年2700美元，以世界银行图表集法衡量）；结构性特征与有限发展程度和结构性转型一致；外部金融联系不够密切，不能被广泛视作新兴市场经济体。

⁵2014-2018年，25个经济体发生拖欠外债情况或参与官方或商业银行的债务重组安排。这组经济体被称为2014-2018年有债务拖欠和/或债务重组的经济体。

⁶见David Andrews、Anthony R. Boote、Syed S.Rizavi和Sukwinder Singh撰写的基金组织小册子，第51期，“低收入国家债务减免：强化的HIPC倡议”（华盛顿特区：基金组织，1999年11月）。

表A. 《世界经济展望》的分组及各组在GDP、货物和服务出口及人口总量中的比重，2018年¹
(占国家组或世界总量的百分比)

	经济体数目	GDP		商品和服务出口		人口	
		发达经济体	世界	发达经济体	世界	发达经济体	世界
发达经济体	39	100.0	40.8	100.0	63.0	100.0	14.3
美国		37.2	15.2	16.0	10.1	30.6	4.4
欧元区	19	27.9	11.4	42.0	26.5	31.7	4.5
德国		7.9	3.2	11.9	7.5	7.8	1.1
法国		5.4	2.2	5.8	3.6	6.1	0.9
意大利		4.3	1.8	4.2	2.7	5.7	0.8
西班牙		3.4	1.4	3.1	2.0	4.3	0.6
日本		10.1	4.1	5.9	3.7	11.8	1.7
英国		5.5	2.2	5.4	3.4	6.2	0.9
加拿大		3.3	1.4	3.5	2.2	3.5	0.5
其他发达经济体	16	15.9	6.5	27.2	17.1	16.1	2.3
备忘项							
主要发达经济体	7	73.7	30.1	52.7	33.2	71.6	10.2
		新兴市场和 发展中经济体	世界	新兴市场和 发展中经济体	世界	新兴市场和 发展中经济体	世界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155	100.0	59.2	100.0	37.0	100.0	85.7
按地区分组							
亚洲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30	56.2	33.2	48.6	18.0	56.3	48.2
中国		31.5	18.7	28.8	10.7	21.8	18.7
印度		13.1	7.7	5.9	2.2	20.8	17.9
东盟五国	5	9.4	5.5	12.3	4.6	8.8	7.6
欧洲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16	12.1	7.2	16.5	6.1	5.9	5.1
俄罗斯		5.3	3.1	5.5	2.0	2.3	2.0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33	12.6	7.5	13.7	5.1	9.7	8.4
巴西		4.2	2.5	3.0	1.1	3.3	2.8
墨西哥		3.2	1.9	5.2	1.9	1.9	1.7
中东和中亚	31	13.9	8.2	16.6	6.2	12.3	10.6
沙特阿拉伯		2.3	1.4	3.4	1.3	0.5	0.4
撒哈拉以南非洲	45	5.2	3.0	4.6	1.7	15.7	13.5
尼日利亚		1.5	0.9	0.7	0.3	3.1	2.6
南非		1.0	0.6	1.2	0.4	0.9	0.8
按分析标准分组²							
按出口收入来源							
燃料	27	17.1	10.1	22.1	8.2	11.6	10.0
非燃料	127	82.9	49.0	77.9	28.8	88.4	75.7
其中，初级产品	35	5.1	3.0	5.2	1.9	9.0	7.7
按外部融资来源							
净债务经济体	122	51.7	30.6	49.7	18.4	68.4	58.6
按净债务经济体偿债情况							
2014-2018年有债务拖欠和/或债务重组的经济体	25	3.4	2.0	2.8	1.0	5.8	4.9
其他组别							
重债穷国	39	2.5	1.5	2.0	0.7	11.8	10.1
低收入发展中国家	59	7.3	4.3	7.0	2.6	23.0	19.8

¹GDP比重按各经济体GDP的购买力平价估值计算。各组中包括的经济体数量是各组总计数据中包含的那些经济体的个数。

²叙利亚不包括在出口收入来源数据中，南苏丹和叙利亚不包括在按净外部头寸划分的组别中，原因是数据不足。

表B. 发达经济体的细分

主要货币区		
美国		
欧元区		
日本		
欧元区		
奥地利	希腊	荷兰
比利时	爱尔兰	葡萄牙
塞浦路斯	意大利	斯洛伐克共和国
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	斯洛文尼亚
芬兰	立陶宛	西班牙
法国	卢森堡	
德国	马耳他	
主要发达经济体		
加拿大	意大利	美国
法国	日本	
德国	英国	
其他发达经济体		
澳大利亚	韩国	新加坡
捷克共和国	澳门特别行政区 ²	瑞典
丹麦	新西兰	瑞士
香港特别行政区 ¹	挪威	中国台湾省
冰岛	波多黎各	
以色列	圣马力诺	

¹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

²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

表C. 欧盟

奥地利	德国	波兰
比利时	希腊	葡萄牙
保加利亚	匈牙利	罗马尼亚
克罗地亚	爱尔兰	斯洛伐克共和国
塞浦路斯	意大利	斯洛文尼亚
捷克共和国	拉脱维亚	西班牙
丹麦	立陶宛	瑞典
爱沙尼亚	卢森堡	英国
芬兰	马耳他	
法国	荷兰	

表D.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按地区和出口收入主要来源划分

	燃料	非燃料初级产品
亚洲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文莱达鲁萨兰国	基里巴斯
	东帝汶	老挝人民共和国
		马绍尔群岛
		巴布亚新几内亚
		所罗门群岛
		图瓦卢
欧洲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俄罗斯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厄瓜多尔	阿根廷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玻利维亚
	委内瑞拉	智利
		圭亚那
		巴拉圭
		秘鲁
		苏里南
		乌拉圭
中东和中亚		
	阿尔及利亚	阿富汗
	阿塞拜疆	毛里塔尼亚
	巴林	索马里
	伊朗	苏丹
	伊拉克	塔吉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科威特	
	利比亚	
	阿曼	
	卡塔尔	
	沙特阿拉伯	
	土库曼斯坦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也门	
撒哈拉以南非洲		
	安哥拉	布基纳法索
	乍得	布隆迪
	刚果共和国	中非共和国
	赤道几内亚	刚果民主共和国
	加蓬	科特迪瓦
	尼日利亚	埃立特里亚
	南苏丹	几内亚
		几内亚比绍
		利比里亚
		马拉维
		马里
		塞拉利昂
		南非
		赞比亚
		津巴布韦

表E.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按地区、净外部头寸、重债穷国和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划分

	净外部头寸 ¹	重债穷国 ²	低收入发展中 国家		净外部头寸 ¹	重债穷国 ²	低收入发展中 国家
亚洲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孟加拉国	*		*	北马其顿	*		
不丹	*		*	波兰	*		
文莱达鲁萨兰国	•			罗马尼亚	*		
柬埔寨	*		*	俄罗斯	•		
中国	•			塞尔维亚	*		
斐济	*			土耳其	*		
印度	*			乌克兰	*		
印度尼西亚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基里巴斯	•		*	安提瓜和巴布达	*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		*	阿根廷	•		
马来西亚	*			阿鲁巴	*		
马尔代夫	*			巴哈马	*		
马绍尔群岛	*			巴巴多斯	*		
密克罗尼西亚	•			伯利兹	*		
蒙古	*			玻利维亚	*	•	
缅甸	*		*	巴西	*		
瑙鲁	*			智利	*		
尼泊尔	•		*	哥伦比亚	*		
帕劳	•			哥斯达黎加	*		
巴布亚新几内亚	*		*	多米尼克	•		
菲律宾	*			多米尼加共和国	*		
萨摩亚	*			厄瓜多尔	*		
所罗门群岛	*		*	萨尔瓦多	*		
斯里兰卡	*			格林纳达	*		
泰国	*			危地马拉	*		
东帝汶	•		*	圭亚那	*	•	
汤加	*			海地	*	•	*
图瓦卢	•			洪都拉斯	*	•	*
瓦努阿图	*			牙买加	*		
越南	*		*	墨西哥	*		
欧洲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尼加拉瓜	*	•	*
阿尔巴尼亚	*			巴拿马	*		
白俄罗斯	*			巴拉圭	*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 维那	*			秘鲁	*		
保加利亚	*			圣基茨和尼维斯	*		
克罗地亚	*			圣卢西亚	*		
匈牙利	*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 丁斯	*		
科索沃	*			苏里南	*		
摩尔多瓦	*		*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		
黑山共和国	*			乌拉圭	*		
				委内瑞拉	•		

表E.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按地区、净外部头寸、重债穷国和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划分（续）

	净外部头寸 ¹	重债穷国 ²	低收入发展中 国家		净外部头寸 ¹	重债穷国 ²	低收入发展中 国家
中东和中亚				喀麦隆	*	•	*
阿富汗	•	•	*	中非共和国	*	•	*
阿尔及利亚	•			乍得	*	•	*
亚美尼亚	*			科摩罗	*	•	*
阿塞拜疆	•			刚果民主共和国	*	•	*
巴林	•			刚果共和国	*	•	*
吉布提	*		*	科特迪瓦	*	•	*
埃及	*			赤道几内亚	•		
格鲁吉亚	*			埃立特里亚	*	*	*
伊朗	•			斯威士兰	•		
伊拉克	•			埃塞俄比亚	*	•	*
约旦	*			加蓬	•		
哈萨克斯坦	*			冈比亚	*	•	*
科威特	•			加纳	*	•	*
吉尔吉斯共和国	*		*	几内亚	*	•	*
黎巴嫩	*			几内亚比绍	*	•	*
利比亚	•			肯尼亚	*		*
毛里塔尼亚	*	•	*	莱索托	*		*
摩洛哥	*			利比里亚	*	•	*
阿曼	*			马达加斯加	*	•	*
巴基斯坦	*			马拉维	*	•	*
卡塔尔	•			马里	*	•	*
沙特阿拉伯	•			毛里求斯	•		
索马里	*	*	*	莫桑比克	*	•	*
苏丹	*	*	*	纳米比亚	*		
叙利亚 ³	...			尼日尔	*	•	*
塔吉克斯坦	*		*	尼日利亚	*		*
突尼斯	*			卢旺达	*	•	*
土库曼斯坦	*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	•	*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			塞内加尔	*	•	*
乌兹别克斯坦	•		*	塞舌尔	*		
也门	*		*	塞拉利昂	*	•	*
撒哈拉以南非洲				南非	•		
安哥拉	*			南苏丹 ³	...		*
贝宁	*	•	*	坦桑尼亚	*	•	*
博茨瓦纳	•			多哥	*	•	*
布基纳法索	*	•	*	乌干达	*	•	*
布隆迪	*	•	*	赞比亚	*	•	*
佛得角	*			津巴布韦	*		*

¹圆点（星号）表示该国是净债权国（净债务国）。

²圆点（而不是星号）表示该国已达到完成点，这使其获得决策时承诺的全部债务减免。

³南苏丹和叙利亚不包括在按净外部头寸划分的组别中，因为缺乏完备的数据库。

表F. 具有特殊报告期的经济体¹

	国民账户	政府财政
巴哈马		7月/6月
巴巴多斯		4月/3月
不丹	7月/6月	7月/6月
博茨瓦纳		4月/3月
多米尼克		7月/6月
埃及	7月/6月	7月/6月
斯威士兰		4月/3月
埃塞俄比亚	7月/6月	7月/6月
海地	10月/9月	10月/9月
香港特别行政区		4月/3月
印度	4月/3月	4月/3月
伊朗	4月/3月	4月/3月
牙买加		4月/3月
莱索托	4月/3月	4月/3月
马拉维		7月/6月
马绍尔群岛	10月/9月	10月/9月
毛里求斯		7月/6月
密克罗尼西亚	10月/9月	10月/9月
缅甸	10月/9月	10月/9月
纳米比亚		4月/3月
瑙鲁	7月/6月	7月/6月
尼泊尔	8月/7月	8月/7月
巴基斯坦	7月/6月	7月/6月
帕劳	10月/9月	10月/9月
波多黎各	7月/6月	7月/6月
圣卢西亚		4月/3月
萨摩亚	7月/6月	7月/6月
新加坡		4月/3月
泰国		10月/9月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10月/9月

¹ 除非另有说明，所有数据均指日历年。

表G. 重要数据的记录

国家	货币	国民账户				价格 (CPI)		
		历史数据来源 ¹	最新实际年度数据	基年 ²	国民账户体系	使用链式加权方法 ³	历史数据来源 ¹	最新实际年度数据
阿富汗	阿富汗尼	NSO	2018	2002/03	SNA 1993		NSO	2018
阿尔巴尼亚	阿尔巴尼亚列克	基金组织工作人员	2018	1996	ESA 2010	自1996	NSO	2018
阿尔及利亚	阿尔及利亚第纳尔	NSO	2018	2001	SNA 1993	自2005	NSO	2018
安哥拉	安哥拉宽扎	NSO和MEP	2018	2002	ESA 1995		NSO	2018
安提瓜和巴布达	东加勒比元	CB	2017	2006 ⁶	SNA 1993		NSO	2018
阿根廷	阿根廷比索	NSO	2018	2004	SNA 2008		NSO	2018年
亚美尼亚	亚美尼亚德拉姆	NSO	2018	2005	SNA 2008		NSO	2018
阿鲁巴	阿鲁巴弗罗林	NSO	2017	2000	SNA 1993	自2000	NSO	2018
澳大利亚	澳元	NSO	2018	2015/16	SNA 2008	自1980	NSO	2018
奥地利	欧元	NSO	2018	2010	ESA 2010	自1995	NSO	2018
阿塞拜疆	阿塞拜疆马纳特	NSO	2018	2005	SNA 1993	自1994	NSO	2018
巴哈马	巴哈马元	NSO	2018	2012	SNA 1993		NSO	2018
巴林	巴林第纳尔	NSO	2018	2010	SNA 2008		NSO	2018年
孟加拉国	孟加拉塔卡	NSO	2018	2005/06	SNA 1993		NSO	2018
巴巴多斯	巴巴多斯元	NSO和CB	2018	2010	SNA 1993		NSO	2018
白俄罗斯	白俄罗斯卢布	NSO	2018年	2014	SNA 2008	自2005	NSO	2018
比利时	欧元	CB	2018	2016	ESA 2010	自1995	CB	2018
伯利兹	伯利兹元	NSO	2018	2000	SNA 1993		NSO	2018
贝宁	非洲法郎	NSO	2018	2015	SNA 1993		NSO	2018年
不丹	不丹努尔特鲁姆	NSO	2017/18	2000/01 ⁶	SNA 1993		CB	2017/18
玻利维亚	玻利维亚诺	NSO	2017	1990	SNA 2008		NSO	2018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可兑换马克	NSO	2018年	2010	ESA 2010	自2000	NSO	2018
博茨瓦纳	博茨瓦纳普拉	NSO	2018	2006	SNA 1993		NSO	2018
巴西	巴西雷亚尔	NSO	2018	1995	SNA 2008		NSO	2018
文莱达鲁萨兰国	文莱元	NSO和GAD	2018	2010	SNA 1993		NSO和GAD	2018
保加利亚	保加利亚列瓦	NSO	2018	2010	ESA 2010	自1996	NSO	2018
布基纳法索	非洲法郎	NSO和MEP	2018	1999	SNA 1993		NSO	2018
布隆迪	布隆迪法郎	NSO	2015	2005	SNA 1993		NSO	2017
佛得角	佛得角埃斯库多	NSO	2018	2007	SNA 2008	自2011	NSO	2018
柬埔寨	柬埔寨瑞尔	NSO	2018	2000	SNA 1993		NSO	2018
喀麦隆	非洲法郎	NSO	2017	2005	SNA 2008		NSO	2018
加拿大	加元	NSO	2018	2012	SNA 2008	自1980	NSO	2018
中非共和国	中非法郎	NSO	2017	2005	SNA 1993		NSO	2018
乍得	非洲法郎	CB	2017年	2005	SNA 1993		NSO	2017
智利	智利比索	CB	2018	2013 ⁶	SNA 2008	自2003	NSO	2018
中国	中国元	NSO	2018	2015	SNA 2008		NSO	2018
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比索	NSO	2018	2015	SNA 1993	自2005	NSO	2018
科摩罗	科摩罗法郎	MEP	2016	2007	...	自2007	NSO	2018
刚果民主共和国	刚果法郎	NSO	2018	2005	SNA 1993		CB	2018
刚果共和国	非洲法郎	NSO	2017	1990	SNA 1993		NSO	2018
哥斯达黎加	哥斯达黎加科朗	CB	2018	2012	SNA 2008		CB	2018

表G. 重要数据的记录 (续)

国家	政府财政					国际收支		
	历史数据来源 ¹	最新实际年度数据	数据来源所用统计手册	子部门覆盖面 ⁴	会计做法 ⁵	历史数据来源 ¹	最新实际年度数据	数据来源所用统计手册
阿富汗	MoF	2018	2001	CG	C	NSO、MoF和CB	2018	BPM 6
阿尔巴尼亚	基金组织工作人员	2018	1986	CG,LG,SS,MPC,NFPC	...	CB	2018	BPM 6
阿尔及利亚	MoF	2018	1986	CG	C	CB	2018年	BPM 6
安哥拉	MoF	2018	2001	CG,LG	...	CB	2018	BPM 6
安提瓜和巴布达	MoF	2018	2001	CG	C	CB	2016	BPM 6
阿根廷	MEP	2018	1986	CG,SG,SS	C	NSO	2018	BPM 6
亚美尼亚	MoF	2018	2001	CG	C	CB	2018	BPM 6
阿鲁巴	MoF	2018	2001	CG	混合	CB	2017	BPM 5
澳大利亚	MoF	2017/18	2014	CG,SG,LG,TG	A	NSO	2018	BPM 6
奥地利	NSO	2018年	2001	CG,SG,LG,SS	A	CB	2018	BPM 6
阿塞拜疆	MoF	2018	...	CG	C	CB	2018	BPM 6
巴哈马	MoF	2017/18	2001	CG	C	CB	2018	BPM 5
巴林	MoF	2018	2001	CG	C	CB	2018	BPM 6
孟加拉国	MoF	2018	...	CG	C	CB	2018	BPM 6
巴巴多斯	MoF	2018/19	1986	BCG	C	CB	2018	BPM 5
白俄罗斯	MoF	2018	2001	CG,LG,SS	C	CB	2018	BPM 6
比利时	CB	2018	ESA 2010	CG,SG,LG,SS	A	CB	2018年	BPM 6
伯利兹	MoF	2018	1986	CG,MPC	混合	CB	2018	BPM 6
贝宁	MoF	2018	1986	CG	C	CB	2017	BPM 6
不丹	MoF	2017/18	1986	CG	C	CB	2017/18	BPM 6
玻利维亚	MoF	2017	2001	CG,LG,SS,NMPC,NFPC	C	CB	2017	BPM 6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MoF	2018	2001	CG,SG,LG,SS	混合	CB	2018	BPM 6
博茨瓦纳	MoF	2018/19	1986	CG	C	CB	2018	BPM 6
巴西	MoF	2018	2001	CG,SG,LG,SS,MPC,NFPC	C	CB	2018	BPM 6
文莱达鲁萨兰国	MoF	2018	...	CG, BCG	C	NSO, MEP和GAD	2018	BPM 6
保加利亚	MoF	2018	2001	CG,LG,SS	C	CB	2018	BPM 6
布基纳法索	MoF	2018	2001	CG	CB	CB	2017	BPM 6
布隆迪	MoF	2015	2001	CG	A	CB	2016	BPM 6
佛得角	MoF	2018	2001	CG	A	NSO	2018	BPM 6
柬埔寨	MoF	2018	1986	CG,LG	混合	CB	2018	BPM 5
喀麦隆	MoF	2017	2001	CG,NFPC	C	MoF	2017	BPM 6
加拿大	MoF	2018	2001	CG,SG,LG,SS,其他	A	NSO	2018	BPM 6
中非共和国	MoF	2018	2001	CG	C	CB	2017	BPM 5
乍得	MoF	2017	1986	CG,NFPC	C	CB	2015	BPM 6
智利	MoF	2018	2001	CG,LG	A	CB	2018	BPM 6
中国	MoF	2018	...	CG,LG	C	GAD	2018	BPM 6
哥伦比亚	MoF	2018	2001	CG,SG,LG,SS	...	CB和NSO	2018	BPM 6
科摩罗	MoF	2018	1986	CG	混合	CB和基金组织工作人员	2018	BPM 5
刚果民主共和国	MoF	2018	2001	CG,LG	A	CB	2018	BPM 5
刚果共和国	MoF	2018	2001	CG	A	CB	2017	BPM 6
哥斯达黎加	MoF和CB	2018	1986	CG	C	CB	2018	BPM 6

表G. 重要数据的记录（续）

国家	货币	国民账户				价格（CPI）		
		历史数据来源 ¹	最新实际年度数据	基年 ²	国民账户体系	使用链式加权方法 ³	历史数据来源 ¹	最新实际年度数据
科特迪瓦	非洲法郎	NSO	2016	2009	SNA 1993		NSO	2017
克罗地亚	克罗地亚亚库纳	NSO	2018	2010	ESA 2010		NSO	2018
塞浦路斯	欧元	NSO	2018	2010	ESA 2010	自1995	NSO	2018年
捷克共和国	捷克克朗	NSO	2018	2010	ESA 2010	自1995	NSO	2018
丹麦	丹麦克朗	NSO	2018	2010	ESA 2010	自1980	NSO	2018
吉布提	吉布提法郎	NSO	2018	2013	SNA 1993		NSO	2018
多米尼克	东加勒比元	NSO	2017	2006	SNA 1993		NSO	2016
多米尼加共和国	多米尼加比索	CB	2018	2007	SNA 2008	自2007	CB	2018
厄瓜多尔	美元	CB	2018	2007	SNA 1993		NSO和CB	2018
埃及	埃及镑	MEP	2017/18	2011/12	SNA 2008		NSO	2017/18
萨尔瓦多	美元	CB	2018	2014	SNA 2008		NSO	2018
赤道几内亚	非洲法郎	MEP和CB	2017	2006	SNA 1993		MEP	2018
埃立特里亚	厄立特里亚纳克法	基金组织工作人员	2018	2011	SNA 1993		NSO	2018
爱沙尼亚	欧元	NSO	2018	2015	ESA 2010	自2010	NSO	2018
斯威士兰	斯威士兰里兰吉尼	NSO	2017	2011	SNA 1993		NSO	2018年
埃塞俄比亚	埃塞俄比亚比尔	NSO	2017/18	2015/16	SNA 1993		NSO	2018
斐济	斐济元	NSO	2018	2014	SNA 1993		NSO	2018
芬兰	欧元	NSO	2018年	2010	ESA 2010	自1980	NSO	2018
法国	欧元	NSO	2018	2014	ESA 2010	自1980	NSO	2018
加蓬	非洲法郎	MoF	2018	2001	SNA 1993		NSO	2018
冈比亚	冈比亚达拉西	NSO	2018	2013	SNA 1993		NSO	2018年
格鲁吉亚	格鲁吉亚拉里	NSO	2018	2010	SNA 1993	自1996	NSO	2018
德国	欧元	NSO	2018	2015	ESA 2010	自1991	NSO	2018
加纳	加纳塞地	NSO	2018	2013	SNA 1993		NSO	2018
希腊	欧元	NSO	2018年	2010	ESA 2010	自1995	NSO	2018
格林纳达	东加勒比元	NSO	2018	2006	SNA 1993		NSO	2018
危地马拉	危地马拉格查尔	CB	2018	2001	SNA 1993	自2001	NSO	2018
几内亚	几内亚法郎	NSO	2018	2010	SNA 1993		NSO	2018年
几内亚比绍	非洲法郎	NSO	2018	2005	SNA 1993		NSO	2018
圭亚那	圭亚那元	NSO	2017	2006 ⁶	SNA 1993		NSO	2018
海地	海地古德	NSO	2017/18	1986/87	SNA 1993		NSO	2017/18
洪都拉斯	洪都拉斯伦皮拉	CB	2017	2000	SNA 1993		CB	2018
香港特别行政区	港元	NSO	2018	2017	SNA 2008	自1980	NSO	2018
匈牙利	匈牙利福林	NSO	2018	2005	ESA 2010	自2005	IEO	2018
冰岛	冰岛克朗	NSO	2018	2005	ESA 2010	自1990	NSO	2018
印度	印度卢比	NSO	2017/18	2011/12	SNA 2008		NSO	2017/18
印度尼西亚	印尼盾	NSO	2018	2010	SNA 2008		NSO	2018
伊朗	伊朗里亚尔	CB	2017/18	2011/12	SNA 1993		CB	2017/18
伊拉克	伊拉克第纳尔	NSO	2017	2007	SNA 1968/93		NSO	2017
爱尔兰	欧元	NSO	2018	2017	ESA 2010	自1995	NSO	2018年
以色列	以色列新谢克尔	NSO	2018	2015	SNA 2008	自1995	NSO	2018
意大利	欧元	NSO	2018	2010	ESA 2010	自1980	NSO	2018
牙买加	牙买加元	NSO	2018	2007	SNA 1993		NSO	2018

表G. 重要数据的记录 (续)

国家	政府财政					国际收支		
	历史数据来源 ¹	最新实际年度数据	数据来源所用统计手册	子部门覆盖面 ⁴	会计做法 ⁵	历史数据来源 ¹	最新实际年度数据	数据来源所用统计手册
科特迪瓦	MoF	2018	1986	CG	A	CB	2017	BPM 6
克罗地亚	MoF	2018	2001	CG,LG	A	CB	2018	BPM 6
塞浦路斯	NSO	2018	ESA 2010	CG,LG,SS	A	CB	2018	BPM 6
捷克共和国	MoF	2018	2001	CG,LG,SS	A	NSO	2018	BPM 6
丹麦	NSO	2018年	2001	CG,LG,SS	A	NSO	2018	BPM 6
吉布提	MoF	2018	2001	CG	A	CB	2018	BPM 5
多米尼克	MoF	2018/19	1986	CG	C	CB	2018	BPM 6
多米尼加共和国	MoF	2018	2014	CG,LG,SS,NMPC	A	CB	2018	BPM 6
厄瓜多尔	CB和MoF	2018	1986	CG,SG,LG,SS,NFPC	混合	CB	2018	BPM 6
埃及	MoF	2017/18	2001	CG,LG,SS,MPC	C	CB	2017/18	BPM 5
萨尔瓦多	MoF和CB	2018	1986	CG,LG,SS	C	CB	2018	BPM 6
赤道几内亚	MoF和MEP	2017	1986	CG	C	CB	2017	BPM 5
埃立特里亚	MoF	2018	2001	CG	C	CB	2018	BPM 5
爱沙尼亚	MoF	2018	1986/2001	CG,LG,SS	C	CB	2018	BPM 6
斯威士兰	MoF	2018/19	2001	CG	A	CB	2018	BPM 6
埃塞俄比亚	MoF	2017/18	1986	CG,SG,LG,NFPC	C	CB	2017/18	BPM 5
斐济	MoF	2018	1986	CG	C	CB	2018	BPM 6
芬兰	MoF	2018	2001	CG,LG,SS	A	NSO	2018	BPM 6
法国	NSO	2018	2001	CG,LG,SS	A	CB	2018	BPM 6
加蓬	基金组织工作人员	2018	2001	CG	A	CB	2018年	BPM 5
冈比亚	MoF	2018	1986	CG	C	CB和基金组织工作人员	2018	BPM 5
格鲁吉亚	MoF	2017	2001	CG,LG	C	NSO和CB	2018	BPM 6
德国	NSO	2018	2001	CG,SG,LG,SS	A	CB	2018	BPM 6
加纳	MoF	2018	2001	CG	C	CB	2018	BPM 5
希腊	NSO	2018年	2014	CG,LG,SS	A	CB	2018	BPM 6
格林纳达	MoF	2018	2014	CG	CB	CB	2018	BPM 6
危地马拉	MoF	2018	2001	CG	C	CB	2018	BPM 6
几内亚	MoF	2018	2001	CG	C	CB和MEP	2018	BPM 6
几内亚比绍	MoF	2018	2001	CG	A	CB	2018	BPM 6
圭亚那	MoF	2018	1986	CG,SS,NFPC	C	CB	2018年	BPM 6
海地	MoF	2017/18	2001	CG	C	CB	2017/18	BPM 5
洪都拉斯	MoF	2018	2014	CG,LG,SS,其他	混合	CB	2018	BPM 6
香港特区	NSO	2018/19	2001	CG	C	NSO	2018	BPM 6
匈牙利	MEP和NSO	2018	ESA 2010	CG,LG,SS,NMPC	A	CB	2018	BPM 6
冰岛	NSO	2018年	2001	CG,LG,SS	A	CB	2018	BPM 6
印度	MoF和基金组织工作人员	2017/18	1986	CG,SG	C	CB	2017/18	BPM 6
印度尼西亚	MoF	2018	2001	CG,LG	C	CB	2018	BPM 6
伊朗	MoF	2017/18	2001	CG	C	CB	2017/18	BPM 5
伊拉克	MoF	2017	2001	CG	C	CB	2017	BPM 6
爱尔兰	MoF和NSO	2018	2001	CG,LG,SS	A	NSO	2018年	BPM 6
以色列	MoF和NSO	2017	2014	CG,LG,SS	...	NSO	2018	BPM 6
意大利	NSO	2018	2001	CG,LG,SS	A	NSO	2018年	BPM 6
牙买加	MoF	2018/19	1986	CG	C	CB	2017/18	BPM 5

表G. 重要数据的记录（续）

国家	货币	国民账户				价格（CPI）		
		历史数据来源 ¹	最新实际年度数据	基年 ²	国民账户体系	使用链式加权方法 ³	历史数据来源 ¹	最新实际年度数据
日本	日元	GAD	2018	2011	SNA 2008	自1980	GAD	2018
约旦	约旦第纳尔	NSO	2018	2016	SNA 2008		NSO	2018
哈萨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坚戈	NSO	2018	2007	SNA 1993	自1994	CB	2018
肯尼亚	肯尼亚先令	NSO	2018	2009	SNA 2008		NSO	2018年
基里巴斯	澳元	NSO	2017	2006	SNA 2008		基金组织工作人员	2017
韩国	韩元	CB	2018	2015	SNA 2008	自1980	NSO	2018
科索沃	欧元	NSO	2018	2016	ESA 2010		NSO	2018
科威特	科威特第纳尔	MEP和NSO	2017	2010	SNA 1993		NSO和MEP	2018
吉尔吉斯共和国	吉尔吉斯斯坦索姆	NSO	2018	2005	SNA 1993		NSO	2018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老挝基普	NSO	2018	2012	SNA 1993		NSO	2018
拉脱维亚	欧元	NSO	2018	2010	ESA 2010	自1995	NSO	2018
黎巴嫩	黎巴嫩镑	NSO	2017	2010	SNA 2008	自2010	NSO	2017/18
莱索托	莱索托洛蒂	NSO	2016/17	2012/13	SNA 2008		NSO	2018
利比里亚	美元	CB	2018	1992	SNA 1993		CB	2018
利比亚	利比亚第纳尔	MEP	2017	2007	SNA 1993		NSO	2017
立陶宛	欧元	NSO	2018	2010	ESA 2010	自2005	NSO	2018年
卢森堡	欧元	NSO	2018	2010	ESA 2010	自1995	NSO	2018
澳门特区	澳门元	NSO	2018	2017	SNA 2008	自2001	NSO	2018
马达加斯加	马达加斯加阿里亚里	NSO	2017	2000	SNA 1968		NSO	2018
马拉维	马拉威克瓦查	NSO	2011年	2010	SNA 2008		NSO	2018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林吉特	NSO	2018	2015	SNA 2008		NSO	2018
马尔代夫	马尔代夫拉菲亚	MoF和NSO	2018	2014	SNA 1993		CB	2018年
马里	非洲法郎	NSO	2018	1999	SNA 1993		NSO	2018
马耳他	欧元	NSO	2018	2010	ESA 2010	自2000	NSO	2018
马绍尔群岛	美元	NSO	2016/17	2003/04	SNA 1993		NSO	2016/17
毛里塔尼亚	新毛里塔尼亚乌吉亚	NSO	2014	2004	SNA 1993		NSO	2017
毛里求斯	毛里求斯卢比	NSO	2018	2006	SNA 1993	自1999	NSO	2018
墨西哥	墨西哥比索	NSO	2018	2013	SNA 2008		NSO	2018年
密克罗尼西亚	美元	NSO	2017/18	2003/04	SNA 1993		NSO	2017/18
摩尔多瓦	摩尔多瓦列伊	NSO	2018	1995	SNA 2008		NSO	2018
蒙古	蒙古图格里克	NSO	2016年	2010	SNA 1993		NSO	2016/17
黑山共和国	欧元	NSO	2018	2006	ESA 2010		NSO	2018
摩洛哥	摩洛哥迪尔汗	NSO	2018	2007	SNA 1993	自1998	NSO	2018
莫桑比克	莫桑比克梅蒂卡尔	NSO	2018	2009	SNA 1993/2008		NSO	2018
缅甸	缅甸元	MEP	2017/18	2010/11	...		NSO	2017/18
纳米比亚	纳米比亚元	NSO	2018	2000	SNA 1993		NSO	2018
瑙鲁	澳元	...	2017/18	2006/07	SNA 1993		NSO	2016/17
尼泊尔	尼泊尔卢比	NSO	2018/19	2000/01	SNA 1993		CB	2017/18
荷兰	欧元	NSO	2018	2015	ESA 2010	自1980	NSO	2018
新西兰	新西兰元	NSO	2018	2009/10	SNA 2008	自1987	NSO	2018
尼加拉瓜	尼加拉瓜科多巴	CB	2018	2006	SNA 1993	自1994	CB	2018
尼日尔	非洲法郎	NSO	2018	2000	SNA 1993		NSO	2018年
尼日利亚	尼日利亚奈拉	NSO	2018	2010	SNA 2008		NSO	2018
北马其顿	马其顿代纳尔	NSO	2018	2005	ESA 2010		NSO	2018
挪威	挪威克朗	NSO	2018年	2017	ESA 2010	自1980	NSO	2018

表G. 重要数据的记录 (续)

国家	政府财政					国际收支			
	历史数据来源 ¹	最新实际年度数据	数据来源所用统计手册	子部门覆盖面 ⁴	会计做法 ⁵	历史数据来源 ¹	最新实际年度数据	数据来源所用统计手册	
日本	GAD	2017	2014	CG,LG,SS	A	MoF	2018	BPM 6	
约旦	MoF	2018	2001	CG,NFPC	C	CB	2018	BPM 6	
哈萨克斯坦	NSO	2018	2001	CG,LG	A	CB	2018	BPM 6	
肯尼亚	MoF	2018	2001	CG	C	CB	2018	BPM 6	
基里巴斯	MoF	2017	1986	CG	C	NSO	2017	BPM 6	
韩国	MoF	2017	2001	CG,SS	C	CB	2018	BPM 6	
科索沃	MoF	2018	...	CG,LG	C	CB	2018	BPM 6	
科威特	MoF	2017	1986	CG	混合	CB	2017	BPM 6	
吉尔吉斯共和国	MoF	2018	...	CG,LG,SS	C	CB	2018	BPM 5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MoF	2017	2001	CG	C	CB	2017	BPM 5	
拉脱维亚	MoF	2018	ESA 2010	CG,LG,SS	C	CB	2018	BPM 6	
黎巴嫩	MoF	2017	2001	CG	混合	CB和基金组织工作人员	2017	BPM 5	
莱索托	MoF	2017/18	2001	CG,LG	C	CB	2017/18	BPM 5	
利比里亚	MoF	2018	2001	CG	A	CB	2018	BPM 5	
利比亚	MoF	2018	1986	CG,SG,LG	C	CB	2017	BPM 5	
立陶宛	MoF	2018	2014	CG,LG,SS	A	CB	2018	BPM 6	
卢森堡	MoF	2018	2001	CG,LG,SS	A	NSO	2018	BPM 6	
澳门特区	MoF	2017	2014	CG,SS	C	NSO	2017	BPM 6	
马达加斯加	MoF	2018	1986	CG,LG	C	CB	2018	BPM 5	
马拉维	MoF	2017/18	1986	CG	C	NSO和GAD	2017	BPM 6	
马来西亚	MoF	2018	2001	CG,SG,LG	C	NSO	2018	BPM 6	
马尔代夫	MoF	2018	1986	CG	C	CB	2018年	BPM 6	
马里	MoF	2018	2001	CG	混合	CB	2018	BPM 6	
马耳他	NSO	2018	2001	CG,SS	A	NSO	2018	BPM 6	
马绍尔群岛	MoF	2016/17	2001	CG,LG,SS	A	NSO	2016/17	BPM 6	
毛里塔尼亚	MoF	2017	1986	CG	C	CB	2016	BPM 5	
毛里求斯	MoF	2017/18	2001	CG,LG,NFPC	C	CB	2018	BPM 6	
墨西哥	MoF	2018	2014	CG,SS,NMPC,NFPC	C	CB	2018	BPM 6	
密克罗尼西亚	MoF	2017/18	2001	CG,SG,LG,SS	...	NSO	2017/18	BPM 5	
摩尔多瓦	MoF	2018	1986	CG,LG	C	CB	2018	BPM 6	
蒙古	MoF	2017/18	2001	CG,SG,LG,SS	C	CB	2016	BPM 6	
黑山共和国	MoF	2018	1986/2001	CG,LG,SS	C	CB	2018	BPM 6	
摩洛哥	MEP	2018	2001	CG	A	内阁办公室	2018	BPM 6	
莫桑比克	MoF	2018	2001	CG,SG	混合	CB	2018年	BPM 6	
缅甸	MoF	2017/18	2014	CG,NFPC	C	基金组织工作人员	2017/18	BPM 6	
纳米比亚	MoF	2018/19	2001	CG	C	CB	2018	BPM 6	
瑙鲁	MoF	2016/17	2001	CG	混合	基金组织工作人员	2016/17	BPM 6	
尼泊尔	MoF	2017/18	2001	CG	C	CB	2017/18	BPM 5	
荷兰	MoF	2018	2001	CG,LG,SS	A	CB	2018	BPM 6	
新西兰	MoF	2017/18	2001	CG, LG	A	NSO	2018	BPM 6	
尼加拉瓜	MoF	2018	1986	CG,LG,SS	C	基金组织工作人员	2018	BPM 6	
尼日尔	MoF	2017	1986	CG	A	CB	2018	BPM 6	
尼日利亚	MoF	2018	2001	CG,SG,LG	C	CB	2018	BPM 6	
北马其顿	MoF	2018	1986	CG,SG,SS	C	CB	2018年	BPM 6	
挪威	NSO和MoF	2018	2014	CG,LG,SS	A	NSO	2017	BPM 6	

表G. 重要数据的记录（续）

国家	货币	国民账户				价格（CPI）		
		历史数据来源 ¹	最新实际年度数据	基年 ²	国民账户体系	使用链式加权方法 ³	历史数据来源 ¹	最新实际年度数据
阿曼	阿曼里亚尔	NSO	2018	2010	SNA 1993		NSO	2018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卢比	NSO	2017/18	2005/06 ⁶	...		NSO	2017/18
帕劳	美元	MoF	2017/18	2014/15	SNA 1993		MoF	2017/18
巴拿马	美元	NSO	2018	2007	SNA 1993	自2007	NSO	2018
巴布亚新几内亚	巴布亚新几内亚基那	NSO和MoF	2015	2013	SNA 1993		NSO	2015
巴拉圭	巴拉圭瓜拉尼	CB	2018	2014	SNA 2008		CB	2018
秘鲁	秘鲁新索尔	CB	2018	2007	SNA 1993		CB	2018
菲律宾	菲律宾比索	NSO	2018	2000	SNA 2008		NSO	2018年
波兰	波兰兹罗提	NSO	2018	2010	ESA 2010	自1995	NSO	2018
葡萄牙	欧元	NSO	2018	2016	ESA 2010	自1980	NSO	2018
波多黎各	美元	NSO	2017/18	1954	SNA 1968		NSO	2017/18
卡塔尔	卡塔尔里亚尔	NSO和MEP	2018	2013	SNA 1993		NSO和MEP	2018
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列伊	NSO	2018	2010	ESA 2010	自2000	NSO	2018
俄罗斯	俄罗斯卢布	NSO	2018	2016	SNA 2008	自1995	NSO	2018
卢旺达	卢旺达法郎	NSO	2018	2014	SNA 2008		NSO	2018年
萨摩亚	萨摩亚塔拉	NSO	2017/18	2009/10	SNA 1993		NSO	2017/18
圣马力诺	欧元	NSO	2017	2007	...		NSO	2017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多布拉	NSO	2017	2008	SNA 1993		NSO	2017
沙特阿拉伯	沙特阿拉伯里亚尔	NSO	2018年	2010	SNA 1993		NSO	2018
塞内加尔	非洲法郎	NSO	2018	2014	SNA 1993		NSO	2018
塞尔维亚	塞尔维亚第纳尔	NSO	2018	2010	ESA 2010	自2010	NSO	2018
塞舌尔	塞舌尔卢比	NSO	2017	2006	SNA 1993		NSO	2018
塞拉利昂	塞拉利昂利昂	NSO	2017	2006	SNA 1993	自2010	NSO	2017
新加坡	新加坡元	NSO	2018	2015	SNA 2008	自2015	NSO	2018
斯洛伐克共和国	欧元	NSO	2018	2010	ESA 2010	自1997	NSO	2018
斯洛文尼亚	欧元	NSO	2018年	2010	ESA 2010	自2000	NSO	2018
所罗门群岛	所罗门群岛元	CB	2018	2004	SNA 1993		NSO	2018
索马里	美元	CB	2018	2013	SNA 1993		CB	2018
南非	南非兰特	NSO	2018	2010	SNA 2008		NSO	2018
南苏丹	南苏丹镑	NSO	2017	2010	SNA 1993		NSO	2018
西班牙	欧元	NSO	2018	2010	ESA 2010	自1995	NSO	2018
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卢比	NSO	2018年	2010	SNA 1993		NSO	2018
圣基茨和尼维斯	东加勒比元	NSO	2018	2006	SNA 1993		NSO	2018
圣卢西亚	东加勒比元	NSO	2018	2006	SNA 1993		NSO	2018年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东加勒比元	NSO	2018	2006 ⁶	SNA 1993		NSO	2018
苏丹	苏丹镑	NSO	2016	1982	SNA 1968		NSO	2018
苏里南	苏里南元	NSO	2017年	2007	SNA 1993		NSO	2018

表G. 重要数据的记录 (续)

国家	政府财政					国际收支		
	历史数据来源 ¹	最新实际年度数据	数据来源所用统计手册	子部门覆盖面 ⁴	会计做法 ⁵	历史数据来源 ¹	最新实际年度数据	数据来源所用统计手册
阿曼	MoF	2018	2001	CG	C	CB	2018	BPM 5
巴基斯坦	MoF	2017/18	1986	CG,SG,LG	C	CB	2017/18	BPM 6
帕劳	MoF	2017/18	2001	CG	...	MoF	2017/18	BPM 6
巴拿马	MoF	2018	1986	CG,SG,LG,SS,NFPC	C	NSO	2018	BPM 6
巴布亚新几内亚	MoF	2015	1986	CG	C	CB	2015	BPM 5
巴拉圭	MoF	2018	2001	CG,SG,LG,SS,MPC,NFPC	C	CB	2018	BPM 6
秘鲁	CB和MoF	2018	2001	CG,SG,LG,SS	混合	CB	2018	BPM 5
菲律宾	MoF	2018	2001	CG,LG,SS	C	CB	2018	BPM 6
波兰	MoF和NSO	2018	ESA 2010	CG,LG,SS	A	CB	2018	BPM 6
葡萄牙	NSO	2018	2001	CG,LG,SS	A	CB	2018	BPM 6
波多黎各	MEP	2015/16	2001	...	A
卡塔尔	MoF	2018	1986	CG	C	CB和基金组织工作人员	2018	BPM 5
罗马尼亚	MoF	2018	2001	CG,LG,SS	C	CB	2018	BPM 6
俄罗斯	MoF	2018	2001	CG,SG,SS	混合	CB	2018	BPM 6
卢旺达	MoF	2018	1986	CG,LG	混合	CB	2018	BPM 6
萨摩亚	MoF	2017/18	2001	CG	A	CB	2017/18	BPM 6
圣马力诺	MoF	2017	...	CG	...	其他	2017	...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MoF和Customs	2018	2001	CG	C	CB	2017	BPM 6
沙特阿拉伯	MoF	2018	2014	CG	C	CB	2018	BPM 6
塞内加尔	MoF	2018	2001	CG	C	CB和基金组织工作人员	2018	BPM 6
塞尔维亚	MoF	2018	1986/2001	CG,SG,LG,SS,其他	C	CB	2018	BPM 6
塞舌尔	MoF	2018	1986	CG,SS	C	CB	2016	BPM 6
塞拉利昂	MoF	2018	1986	CG	C	CB	2017	BPM 5
新加坡	MoF和NSO	2018/19	2014	CG	C	NSO	2018年	BPM 6
斯洛伐克共和国	NSO	2018	2001	CG,LG,SS	A	CB	2018	BPM 6
斯洛文尼亚	MoF	2018	1986	CG,SG,LG,SS	C	NSO	2018	BPM 6
所罗门群岛	MoF	2017	1986	CG	C	CB	2018	BPM 6
索马里	MoF	2018	2001	CG	C	CB	2018	BPM 5
南非	MoF	2018	2001	CG,SG,SS	C	CB	2018	BPM 6
南苏丹	MoF和MEP	2018	...	CG	C	MoF,NSO和MEP	2018	BPM 6
西班牙	MoF和NSO	2018	ESA 2010	CG,SG,LG,SS	A	CB	2018	BPM 6
斯里兰卡	MoF	2018	2001	CG	C	CB	2018	BPM 6
圣基茨和尼维斯	MoF	2018	1986	CG,SG	C	CB	2018	BPM 6
圣卢西亚	MoF	2017/18	1986	CG	C	CB	2018	BPM 6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MoF	2018	1986	CG	C	CB	2017	BPM 6
苏丹	MoF	2018	2001	CG	混合	CB	2018年	BPM 6
苏里南	MoF	2017	1986	CG	混合	CB	2017	BPM 5

表G. 重要数据的记录（续）

国家	货币	国民账户					价格（CPI）	
		历史数据来源 ¹	最新实际年度数据	基年 ²	国民账户体系	使用链式加权方法 ³	历史数据来源 ¹	最新实际年度数据
瑞典	瑞典克朗	NSO	2018	2018	ESA 2010	自1993	NSO	2018
瑞士	瑞士法郎	NSO	2017	2010	ESA 2010	自1980	NSO	2018
叙利亚	叙利亚镑	NSO	2010	2000	SNA 1993		NSO	2011年
中国台湾省	新台币	NSO	2018	2011	SNA 2008		NSO	2018
塔吉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索莫尼	NSO	2017	1995	SNA 1993		NSO	2017
坦桑尼亚	坦桑尼亚先令	NSO	2018年	2015	SNA 2008		NSO	2018
泰国	泰铢	MEP	2018	2002	SNA 1993	自1993	MEP	2018
东帝汶	美元	MoF	2017	2015 ⁶	SNA 2008		NSO	2018
多哥	非洲法郎	NSO	2016	2007	SNA 1993		NSO	2018
汤加	汤加潘加	CB	2018	2010	SNA 1993		CB	2018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元	NSO	2017	2012	SNA 1993		NSO	2018
突尼斯	突尼斯第纳尔	NSO	2017	2010	SNA 1993	自2009	NSO	2016
土耳其	土耳其里拉	NSO	2018	2009	ESA 2010	自2009	NSO	2018
土库曼斯坦	土库曼斯坦新马纳特	NSO	2017	2008	SNA 1993	自2000	NSO	2017
图瓦卢	澳元	PFTAC顾问	2015	2005	SNA 1993		NSO	2018
乌干达	乌干达先令	NSO	2018	2010	SNA 1993		CB	2018/19
乌克兰	乌克兰格里夫纳	NSO	2018	2010	SNA 2008	自2005	NSO	2018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阿联酋迪尔汗	NSO	2017	2010	SNA 2008		NSO	2018
英国	英镑	NSO	2018	2016	ESA 2010	自1980	NSO	2018
美国	美元	NSO	2018	2012	SNA 2008	自1980	NSO	2018
乌拉圭	乌拉圭比索	CB	2018	2005	SNA 1993		NSO	2018
乌兹别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苏姆	NSO	2018	2015	SNA 1993		NSO和基金组织工作人员	2018
瓦努阿图	瓦努阿图瓦图	NSO	2017	2006	SNA 1993		NSO	2017
委内瑞拉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	CB	2018	1997	SNA 2008		CB	2018
越南	越南盾	NSO	2018	2010	SNA 1993		NSO	2018
也门	也门里亚尔	基金组织工作人员	2017	1990	SNA 1993		NSO、CB和基金组织工作人员	2017
赞比亚	赞比亚克瓦查	NSO	2017	2010	SNA 2008		NSO	2018
津巴布韦	RTGS元	NSO	2015	2012	...		NSO	2018

表G. 重要数据的记录 (续)

国家	政府财政					国际收支		数据来源所用统计手册
	历史数据来源 ¹	最新实际年度数据	数据来源所用统计手册	子部门覆盖面 ⁴	会计做法 ⁵	历史数据来源 ¹	最新实际年度数据	
瑞典	MoF	2018	2001	CG,LG,SS	A	NSO	2018	BPM 6
瑞士	MoF	2017	2001	CG,SG,LG,SS	A	CB	2018	BPM 6
叙利亚	MoF	2009	1986	CG	C	CB	2009	BPM 5
中国台湾省	MoF	2018	2001	CG,LG,SS	C	CB	2018	BPM 6
塔吉克斯坦	MoF	2017	1986	CG,LG,SS	C	CB	2016	BPM 6
坦桑尼亚	MoF	2018	1986	CG,LG	C	CB	2018	BPM 5
泰国	MoF	2017/18	2001	CG,BCG,LG,SS	A	CB	2018	BPM 6
东帝汶	MoF	2017	2001	CG	C	CB	2017	BPM 6
多哥	MoF	2018	2001	CG	C	CB	2017	BPM 6
汤加	MoF	2017	2014	CG	C	CB和NSO	2018	BPM 6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MoF	2017/18	1986	CG	C	CB	2018	BPM 6
突尼斯	MoF	2016	1986	CG	C	CB	2018	BPM 5
土耳其	MoF	2018	2001	CG,LG,SS,其他	A	CB	2018	BPM 6
土库曼斯坦	MoF	2017	1986	CG,LG	C	NSO和基金组织工作人员	2015	BPM 6
图瓦卢	MoF	2018	...	CG	混合	基金组织工作人员	2012	BPM 6
乌干达	MoF	2018	2001	CG	C	CB	2018	BPM 6
乌克兰	MoF	2018	2001	CG,LG,SS	C	CB	2018	BPM 6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MoF	2017	2001	CG,BCG,SG,SS	C	CB	2017	BPM 5
英国	NSO	2018	2001	CG,LG	A	NSO	2018	BPM 6
美国	MEP	2018	2014	CG,SG,LG	A	NSO	2018	BPM 6
乌拉圭	MoF	2018	1986	CG,LG,SS,NFPC,NMPC	C	CB	2018年	BPM 6
乌兹别克斯坦	MoF	2018	2014	CG,SG,LG,SS	C	MEP	2018	BPM 6
瓦努阿图	MoF	2017	2001	CG	C	CB	2017	BPM 6
委内瑞拉	MoF	2017	2001	BCG,NFPC	C	CB	2018	BPM 5
越南	MoF	2017	2001	CG,SG,LG	C	CB	2018	BPM 5
也门	MoF	2017	2001	CG,LG	C	基金组织工作人员	2017	BPM 5
赞比亚	MoF	2017	1986	CG	C	CB	2017	BPM 6
津巴布韦	MoF	2017	1986	CG	C	CB和MoF	2017	BPM 6

注：BPM=国际收支手册；CPI=消费者价格指数；ESA=欧洲国民账户体系；SNA=国际账户体系。

¹CB=中央银行；Customs=海关当局；GAD=广义管理部门；IEO=国际经济；MEP=经济、计划、商业和/或发展部；MoF=财政部；NSO=国家统计局；PFTAC=太平洋金融技术援助中心。

²国民账户基年指的是其他各期用于参照、其价格水平作为分母来计算价格关系并推出指数的时期。

³采用链式加权方法可以使一国更准确地衡量其GDP，减少和消除用过去较远年份的权重对组成部分进行平均计算得出的指数的数量序列的向下偏差问题。

⁴BCG=预算中央政府；CG=中央政府；EUA=超预算单位/账户；LG=地方政府；MPC=货币性公共公司，包括中央银行；NFPC=非金融公共公司；NMPC=非货币性金融公共公司；SG=州政府；SS=社保基金；TG=托管地政府。

⁵会计标准：A=权责发生制；C=现金收付制；CB=承诺基础会计；混合=权责发生制和现金收付制相结合。

⁶基年不等于100，因为名义GDP的衡量方法与实际GDP不一样，或数据是经季节调整。

专栏A1. 对若干经济体进行预测时的经济政策假设

财政政策假设

在《世界经济展望》中使用的短期财政政策假设，通常是基于官方公布的预算，并根据各国当局与基金组织工作人员在宏观经济假设和财政结果预测方面的差异做出调整。如果没有宣布官方预算，那么预测包含认为有可能实施的政策措施。同样，中期财政预测是基于对最有可能的政策路径的判断。当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缺乏足够的信息、因而难以对一国当局的预算意图及政策实施前景做出评估时，如无特别说明，则假设该国的结构性基本差额保持不变。下面是对某些发达经济体采用的具体假设。（有关财政净贷款/借款和结构性差额的数据，另见统计附录网上部分的表B5至B9。）¹

阿根廷：财政预测是基于联邦政府和省政府预算执行结果和预算计划、当局宣布的财政措施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宏观经济预测。

澳大利亚：财政预测是基于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数据、2019/2020财年联邦及各州的2018/2019年中财政和经济回顾，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估计和预测。

奥地利：财政预测是基于奥地利统计局的数据、当局的预测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估计和预测。

比利时：预测是基于2019-2021年稳定计划以及其他关于当局财政计划的现有信息，根据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假设进行了调整。

¹产出缺口为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之差占潜在产出的百分比。结构性余额以潜在产出的百分比表示。结构性余额为实际净贷款/借款减去周期性产出与潜在产出差异的影响，并剔除一次性因素和其他因素，例如资产和商品价格以及产出构成效应。因此，结构性余额的变化包括临时财政措施的影响、利率和偿债成本波动的影响以及净贷款/借款的其他非周期波动。结构性余额的计算是基于基金组织工作人员对潜在国内生产总值及收入和支出弹性的估计。（见1993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附件1。）净债务被定义为总债务减去与债务工具相对应的金融资产。对产出缺口和结构性余额的估计受大量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巴西：对2019年的财政预测反映了预算法批准的赤字目标。

加拿大：预测采用了2019年联邦预算基线预测和省级预算的最近更新（在具备信息的情况下）。基金组织工作人员对这些预测进行了一些调整，包括考虑到宏观经济预测的差异。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预测还包含加拿大统计局国民经济账户体系的最新数据，包括截至2019年第一季度的联邦、省和地方的预算执行结果。

智利：预测基于当局的预算预测，并根据基金组织工作人员对GDP和铜价的预测进行了调整。

中国：由于实施了一系列税收改革和支出措施以应对经济增长减缓，预计2019年财政将扩张。

丹麦：2018年的预测与最新官方预算数字保持一致，并根据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宏观经济假设视情进行了调整。对于2019年，预测包含了当局提交欧盟的2019年趋同计划中的中期财政计划的主要内容。

法国：2019年及以后年份的预测是基于2018年预算法、2018-2022年多年期预算法和2019年预算法中的措施，并根据宏观经济和金融变量假设的差异以及税收预测进行了调整。历史财政数据反映了2019年5月对历史财政账户、债务数据和国民账户的修正和更新。

德国：基金组织工作人员对2019年及以后年份的预测是基于2019年稳定计划和国家统计机构提供的最新数据，并根据基金组织工作人员宏观经济框架差异和收入弹性假设进行调整。总债务估计值包括，转移给即将关闭机构的受损资产和非核心业务以及其他金融部门和欧盟支持活动。

专栏A1 (续)

希腊：希腊的2018年广义政府基本余额估计是基于欧盟统计局2019年4月公布的过度赤字程序。2010年以来的历史数据反映了根据希腊强化监督框架下的基本余额定义所作调整。

香港特别行政区：预测是基于当局的中期财政支出预测。

匈牙利：财政预测包括基金组织工作人员对宏观经济框架以及近期立法措施的影响的预测，以及2018年预算中宣布的财政政策计划。

印度：历史数据是基于预算执行数据。预测是基于关于当局财政计划的现有信息，根据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假设进行了调整。地方数据的计入滞后一年；因此广义政府数据在中央政府数据发布之后较长时间才会最终确定。基金组织与印度的数据列示方式不同，特别是在股权出售和许可证拍卖收入、某些次要类别收入的净额和总额记录以及一些公共部门贷款方面。

印度尼西亚：基金组织的预测是基于步伐适度的税收政策和征管改革以及在符合财政空间条件下中期内逐步增加社会和资本支出。

爱尔兰：该国财政预测是基于该国2019年预算。

以色列：历史数据是基于中央统计局编制的政府财政统计数据。中期财政预测与中期财政目标不一致，这符合长期以来修订这些目标的经历。

意大利：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估计和预测参考了包含在政府2019年预算中的财政计划以及2019年4月的《经济与金融文件》。基金组织工作人员假设今后若干年的自动增值税上调将被取消。

日本：预测考虑了2019年10月提高消费税的措施、2019财年预算和税收改革中的缓解措施以及政府已经宣布的其他财政措施。

韩国：中期预测反映了政府宣布的中期公共支出路径。

墨西哥：2019年的财政预测与批准的预算大致相符；2020年及以后年份的预测假设遵守财政责任法确定的规则。

荷兰：2019-2024年的财政预测是基于经济政策分析局的预算预测，并根据宏观经济假设差异进行了调整。2014年6月，中央统计局发布了经修订的宏观数据，这是因为采纳了欧洲国民和地区账户体系（ESA 2010）并修订了源数据，此后对历史数据进行了修订。

新西兰：财政预测是基于2019/2020财年预算和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估计。

葡萄牙：当年预测是基于当局已批准的预算，并经过调整，以反映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宏观经济预测。此后的预测是基于政策不变假设。

波多黎各：财政预测是基于波多黎各《财政和经济增长计划》，该计划于2018年10月制定，经监督委员会批准。根据该计划的假设，基金组织的预测假设，2017年9月玛利亚飓风对岛屿造成破坏之后，联邦将提供重建援助。预测还假设以下措施造成的收入损失：从2020年开始取消对波多黎各“可负担医疗法案”提供联邦资助；从2018年开始取消联邦税收激励（此措施抵消了波多黎各第154号法案对外国公司的影响）；以及减税和就业法案（减少了在波多黎各开展生产业务的美国公司的税收优惠）的影响。鉴于存在相当大的政策不确定性，《财政和经济增长计划》和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一些假设可能存在差异，特别是与以下措施影响有关的假设：公司税改革，税务合规和税收调整（收费和税率）；减少补贴和开支、冻结工资操作成本和提高流动性；以及提高医疗服务效率。在支出方面，措施包括：对66法案进行延期，在2020年之前冻结

专栏A1（续）

政府的很多支出；削减运营成本；减少政府补贴；以及削减教育支出。尽管基金组织的政策假设与《财政和经济增长计划》全面采取措施的情景类似，但基金组织对财政收入、支出和余额的预测与该计划的预测不同。这是因为方法上的两个主要差别。首先，基金组织的预测是建立在权责发生制基础上的，而该计划的预测采用现金收付制。其次，基金组织和该计划采取了非常不同的宏观经济假设。

俄罗斯：2019-2024年的预测是基于新的石油价格规则，基金组织工作人员对此做了调整。

沙特阿拉伯：基金组织工作人员对政府总收入（石油出口收入除外）的基线预测是基于基金组织工作人员对2019年预算和2019年《财政平衡计划更新》中宣布的政府政策的理解。石油出口收入是基于《世界经济展望》基线石油价格以及沙特阿拉伯石油产量将超过欧佩克协议的假设。支出预测以2019年预算和2019年《财政平衡计划更新》为起始点，并反映了基金组织工作人员所估计的政策和经济形势的最新变化。

新加坡：2019财年的预测是基于预算数字。对于预测期内的剩余时间，基金组织工作人员假设政策保持不变。

南非：财政假设是基于2019年预算检查以及2019年7月对国家电力公司Eskom的特别拨款。非税收收入不包括金融资产和负债的交易，因为这些交易主要涉及与持有外币存款、出售资产以及概念上类似的项目带来的已实现汇率定值收益有关的财政收入。

西班牙：对于2019年，预测假设2018年预算延展情景下的支出和已经立法通过的措施，包括提高养老金和公务员工资，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对收入的预测。对于2020年及以后年

份，财政预测是基于基金组织工作人员根据结构性基本余额不变假设作出的预测。

瑞典：财政预测反映了当局根据2019年春季预算作出的预测。运用2014年经合组织弹性数据计算了周期性情况对财政账户的影响，以考虑产出和就业缺口。

瑞士：预测假设财政政策在必要时进行调整，以使财政余额符合瑞士财政规则的要求。

土耳其：财政预测假设，基本和总体余额的负值高于当局2019-2021年新经济计划中设想的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依据的是近期疲弱的增长和财政结果，另外也是因为定义的不同。

《世界经济展望》和《财政监测报告》的预测基础是基金组织定义的财政余额，其中不包括当局总体余额所包含的一些收入和支出项目。

英国：财政预测是基于英国2019年春季声明，其中支出预测是基于预算名义数值，但作了调整，以考虑2019年支出回合，收入预算根据基金组织工作人员对宏观经济变量（如GDP增长和通胀）的预测与当局财政预测中假设的这些变量的预测值之间的差异进行了调整。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数据不包括公共部门银行以及2012年4月资产从皇家邮政养老金计划向公共部门转移带来的影响。实际政府消费和投资符合实际GDP增长趋势，但根据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意见，这个趋势未必与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的预测一致。财年GDP不同于当年GDP。财政账户是按财年列示的。预测未考虑2019年9月24日实施的会计方法修订（包括对学生贷款）。

美国：财政预测是基于2019年8月国会预算办公室基线数据，并根据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政策假设和宏观经济假设进行了调整。预测包括税收改革（2017年底作为法律生效的减税和就业法案）、2018年2月通过的2018年两党

专栏A1（续）

预算法案的影响以及2019年7月通过的两党预算法案的影响。最后，财政预测数据经过调整，以反映基金组织工作人员对主要宏观经济和金融变量的预测，以及金融部门支持措施和养老金固定收益计划的会计处理方法的差异，并转换为广义政府数据。数据是根据2008年《国民账户体系》编制的，在转换成政府财政统计数据时，与2014年《政府财政统计手册》相一致。由于数据局限性，多数序列从2001年开始。

货币政策假设

货币政策假设是基于每个国家的既定政策框架。在多数情况下，这意味着在经济周期内采取非宽松的政策态势：即当经济指标显示通货膨胀将高于可接受的水平或范围时，提高官方利率；当经济指标显示通货膨胀不会超过可接受的水平或范围、产出增长低于潜在增长率，且经济体生产能力闲置较严重时，则降低官方利率。在此基础上，假设六个月期美元存款的伦敦银行同业市场拆借利率2019年平均为2.3%，2020年为2.0%（见表1.1）。假设三个月期欧元存款的平均利率2019年为0.4%，2020年为0.6%。假设六个月期日元存款的平均利率2019年为0.0%，2020年为-0.1%。

阿根廷：货币政策假设符合当前的货币政策框架，其目标是经季节调整的基础货币增长率为零。

澳大利亚：货币政策假设符合市场预期。

巴西：货币政策假设符合以下目标，即通胀率将逐步回到目标范围的中间区域。

加拿大：货币政策假设基于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分析。

中国：货币政策预计将维持不变。

丹麦：货币政策将维持与欧元的钉住关系。

欧元区：欧元区成员国的货币政策假设符合市场预期。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金组织工作人员假设货币局制度保持不变。

印度：货币政策预测与中期内实现印度储备银行通胀目标相一致。

印度尼西亚：货币政策的假设符合将通胀维持在中央银行目标区间的计划。

日本：货币政策假设与市场预期相符。

韩国：预测假设2019-2020年政策利率没有变化。

墨西哥：货币政策假设与实现通胀目标一致。

俄罗斯：货币预测假设俄罗斯中央银行转向中性货币政策态势。

沙特阿拉伯：货币政策预测基于汇率继续钉住美元的情况。

新加坡：广义货币的增长预计将与名义GDP的增长预测保持一致。

南非：货币政策将保持适度宽松。

瑞典：货币预测符合瑞典银行的预测。

瑞士：预测假设2019-2020年政策利率没有变化。

土耳其：对货币和金融状况的预测假设2019年货币政策进一步放松。

英国：短期利率走势是基于市场利率预期。

美国：基金组织工作人员预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继续根据更广泛的宏观经济前景调整联邦基金目标利率。

表目录

产出

- A1. 世界产出概况
- A2. 发达经济体：实际GDP和国内总需求
- A3. 发达经济体：实际GDP的构成
- A4.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实际GDP

通货膨胀

- A5. 通货膨胀概况
- A6. 发达经济体：消费者价格
- A7.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消费者价格

财政政策

- A8. 主要发达经济体：广义政府财政余额和债务

对外贸易

- A9. 世界贸易量和价格概况

经常账户交易

- A10. 经常账户差额概况
- A11. 发达经济体：经常账户差额
- A12.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常账户差额

国际收支与外部融资

- A13. 金融账户差额概况

资金流动

- A14. 净贷款和借款概况

中期基线预测

- A15. 世界中期基线预测概况

表A1. 世界产出概况¹
(年度百分比变化)

	平均值									预测		
	2001-10年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4
全球	3.9	4.3	3.5	3.5	3.6	3.5	3.4	3.8	3.6	3.0	3.4	3.6
发达经济体	1.7	1.7	1.2	1.4	2.1	2.3	1.7	2.5	2.3	1.7	1.7	1.6
美国	1.7	1.6	2.2	1.8	2.5	2.9	1.6	2.4	2.9	2.4	2.1	1.6
欧元区	1.2	1.6	-0.9	-0.3	1.4	2.1	1.9	2.5	1.9	1.2	1.4	1.3
日本	0.6	-0.1	1.5	2.0	0.4	1.2	0.6	1.9	0.8	0.9	0.5	0.5
其他发达经济体 ²	2.8	3.0	2.0	2.4	2.9	2.1	2.1	2.7	2.2	1.5	1.8	2.1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6.2	6.4	5.4	5.1	4.7	4.3	4.6	4.8	4.5	3.9	4.6	4.8
按地区分组												
亚洲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8.5	7.9	7.0	6.9	6.8	6.8	6.7	6.6	6.4	5.9	6.0	6.0
欧洲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4.4	5.8	3.0	3.1	1.9	0.8	1.8	3.9	3.1	1.8	2.5	2.5
拉丁美洲与加勒比	3.2	4.6	2.9	2.9	1.3	0.3	-0.6	1.2	1.0	0.2	1.8	2.7
中东和中亚	5.3	4.6	4.9	3.0	3.1	2.6	5.0	2.3	1.9	0.9	2.9	3.3
燃料	5.9	5.3	4.7	5.2	5.1	3.1	1.4	3.0	3.2	3.2	3.6	4.2
按分析标准分组												
按出口收入来源												
燃料	5.5	5.2	5.0	2.6	2.2	0.3	2.2	0.9	0.8	-0.3	2.0	2.1
非燃料	6.4	6.7	5.4	5.7	5.3	5.2	5.1	5.6	5.3	4.7	5.0	5.3
其中，初级产品	4.2	4.9	2.5	4.1	2.2	2.9	1.7	2.8	1.8	1.2	2.4	3.5
按外部融资来源												
净债务经济体	5.1	5.3	4.4	4.7	4.5	4.1	4.1	4.8	4.6	4.0	4.6	5.1
按净债务经济体的偿债情况												
2014-2018年有债务拖欠和/或 债务重组的经济体	5.0	2.5	1.9	3.0	2.0	0.4	2.3	2.8	3.4	3.4	4.0	4.8
其他组别												
欧盟	1.6	1.8	-0.4	0.3	1.9	2.5	2.1	2.8	2.2	1.5	1.6	1.5
低收入发展中国家	6.5	5.3	4.7	6.0	6.0	4.5	3.6	4.7	5.0	5.0	5.1	5.5
中东和北非	5.0	4.4	4.9	2.4	2.7	2.4	5.4	1.8	1.1	0.1	2.7	2.9
备忘项												
增长率中位数												
发达经济体	2.2	1.9	1.0	1.4	2.5	2.2	2.4	3.0	2.7	1.8	1.8	1.7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4.6	4.7	4.2	4.1	3.8	3.3	3.2	3.5	3.5	3.2	3.5	3.5
低收入发展中国家	5.3	6.0	5.1	5.2	5.4	3.9	4.2	4.5	4.0	5.0	5.0	4.8
人均产出³												
发达经济体	1.1	1.2	0.7	0.9	1.6	1.8	1.2	2.0	1.8	1.3	1.3	1.2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4.6	4.8	3.6	3.6	3.2	2.8	3.1	3.3	3.2	2.5	3.3	3.5
低收入发展中国家	3.8	3.6	1.7	3.6	3.7	1.9	1.2	2.4	2.8	2.7	2.9	3.2
按市场汇率计算的世界增长率	2.6	3.1	2.5	2.6	2.8	2.8	2.6	3.2	3.1	2.5	2.7	2.9
全球产出总值 (单位: 10亿美元)												
以市场汇率	49,881	73,312	74,690	76,842	78,944	74,779	75,824	80,262	84,930	86,599	90,520	111,569
以购买力平价	70,721	95,143	100,020	105,216	110,903	115,799	120,832	127,703	135,436	141,860	149,534	186,156

¹实际GDP。

²不包括美国、欧元区国家和日本。

³人均产出按国际货币购买力平价计算。

表A2. 发达经济体：实际GDP和国内总需求¹
(年度百分比变化)

	平均值										预测			第四季度 ²		
	2001-2010年										2019			202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4	2018:Q4	2019:Q4	2020:Q4		
实际GDP																
发达经济体	1.7	1.7	1.2	1.4	2.1	2.3	1.7	2.5	2.3	1.7	1.7	1.6	1.8	1.6	1.8	
美国	1.7	1.6	2.2	1.8	2.5	2.9	1.6	2.4	2.9	2.4	2.1	1.6	2.5	2.4	2.0	
欧元区	1.2	1.6	-0.9	-0.3	1.4	2.1	1.9	2.5	1.9	1.2	1.4	1.3	1.2	1.0	1.8	
德国	0.9	3.9	0.4	0.4	2.2	1.7	2.2	2.5	1.5	0.5	1.2	1.2	0.6	0.4	1.3	
法国	1.3	2.2	0.3	0.6	1.0	1.1	1.1	2.3	1.7	1.2	1.3	1.4	1.2	1.0	1.3	
意大利	0.3	0.6	-2.8	-1.7	0.1	0.9	1.1	1.7	0.9	0.0	0.5	0.6	0.0	0.2	1.0	
西班牙	2.2	-1.0	-2.9	-1.7	1.4	3.6	3.2	3.0	2.6	2.2	1.8	1.6	2.3	2.0	1.8	
荷兰	1.4	1.5	-1.0	-0.1	1.4	2.0	2.2	2.9	2.6	1.8	1.6	1.5	2.1	1.7	1.8	
比利时	1.6	1.8	0.2	0.2	1.3	1.7	1.5	1.7	1.4	1.2	1.3	1.4	1.2	1.2	1.4	
奥地利	1.5	2.9	0.7	0.0	0.7	1.1	2.0	2.6	2.7	1.6	1.7	1.6	2.2	1.3	2.0	
爱尔兰	2.8	0.3	0.2	1.4	8.5	25.1	3.7	8.1	8.3	4.3	3.5	2.7	3.7	3.4	4.4	
葡萄牙	0.7	-1.7	-4.1	-0.9	0.8	1.8	2.0	3.5	2.4	1.9	1.6	1.5	2.0	1.8	1.7	
希腊	1.8	-9.1	-7.3	-3.2	0.7	-0.4	-0.2	1.5	1.9	2.0	2.2	0.9	1.5	3.0	1.4	
芬兰	1.7	2.6	-1.4	-0.8	-0.6	0.5	2.8	3.0	1.7	1.2	1.5	1.3	0.8	1.7	1.4	
斯洛伐克共和国	4.9	2.8	1.7	1.5	2.8	4.2	3.1	3.2	4.1	2.6	2.7	2.5	3.7	2.2	2.7	
立陶宛	4.3	6.0	3.8	3.5	3.5	2.0	2.4	4.1	3.5	3.4	2.7	2.3	3.7	2.3	1.6	
斯洛文尼亚	2.7	0.9	-2.6	-1.0	2.8	2.2	3.1	4.8	4.1	2.9	2.9	2.1	3.0	3.1	2.8	
卢森堡	2.7	2.5	-0.4	3.7	4.3	3.9	2.4	1.5	2.6	2.6	2.8	2.6	1.7	3.3	2.1	
拉脱维亚	3.8	6.4	4.0	2.4	1.9	3.0	2.1	4.6	4.8	2.8	2.8	3.0	5.3	3.3	2.4	
爱沙尼亚	3.4	7.4	3.1	1.3	3.0	1.8	2.6	5.7	4.8	3.2	2.9	2.8	5.0	2.1	3.4	
塞浦路斯	3.3	0.4	-2.9	-5.8	-1.3	2.0	4.8	4.5	3.9	3.1	2.9	2.5	3.8	3.8	1.4	
马耳他	2.0	1.3	2.8	4.6	8.7	10.8	5.7	6.7	6.8	5.1	4.3	3.2	7.1	6.9	1.8	
日本	0.6	-0.1	1.5	2.0	0.4	1.2	0.6	1.9	0.8	0.9	0.5	0.5	0.3	0.3	1.2	
英国	1.6	1.6	1.4	2.0	2.9	2.3	1.8	1.8	1.4	1.2	1.4	1.5	1.4	1.0	1.6	
韩国	4.7	3.7	2.4	3.2	3.2	2.8	2.9	3.2	2.7	2.0	2.2	2.9	3.0	1.9	1.9	
加拿大	1.9	3.1	1.8	2.3	2.9	0.7	1.1	3.0	1.9	1.5	1.8	1.7	1.6	1.8	1.7	
澳大利亚	3.1	2.8	3.9	2.1	2.6	2.5	2.8	2.4	2.7	1.7	2.3	2.6	2.2	2.0	2.4	
中国台湾省	4.2	3.8	2.1	2.2	4.0	0.8	1.5	3.1	2.6	2.0	1.9	2.0	1.8	2.0	1.7	
新加坡	5.8	6.3	4.4	4.8	3.9	2.9	3.0	3.7	3.1	0.5	1.0	2.5	1.4	0.8	1.2	
瑞士	1.8	1.8	1.0	1.9	2.5	1.3	1.7	1.9	2.8	0.8	1.3	1.6	1.5	1.1	1.6	
瑞典	2.2	3.1	-0.6	1.1	2.7	4.4	2.4	2.4	2.3	0.9	1.5	2.0	2.3	0.0	2.4	
香港特别行政区	4.1	4.8	1.7	3.1	2.8	2.4	2.2	3.8	3.0	0.3	1.5	2.9	1.2	0.5	2.8	
捷克共和国	3.2	1.8	-0.8	-0.5	2.7	5.3	2.5	4.4	3.0	2.5	2.6	2.5	2.7	2.2	3.0	
挪威	1.6	1.0	2.7	1.0	2.0	2.0	1.1	2.3	1.3	1.9	2.4	1.7	1.6	3.2	0.9	
以色列	3.2	5.1	2.4	4.3	3.8	2.3	4.0	3.6	3.4	3.1	3.1	3.0	2.9	3.0	3.4	
丹麦	0.8	1.3	0.2	0.9	1.6	2.3	2.4	2.3	1.5	1.7	1.9	1.5	2.6	1.5	1.9	
新西兰	2.7	1.9	2.5	2.2	3.1	4.0	4.2	2.6	2.8	2.5	2.7	2.5	2.5	2.1	3.4	
波多黎各	0.7	-0.4	0.0	-0.3	-1.2	-1.0	-1.3	-2.7	-4.9	-1.1	-0.7	-0.8	
澳门特别行政区	...	21.7	9.2	11.2	-1.2	-21.6	-0.9	9.7	4.7	-1.3	-1.1	0.3	
冰岛	2.6	1.9	1.3	4.1	2.1	4.7	6.6	4.4	4.8	0.8	1.6	1.9	3.1	2.2	1.5	
圣马力诺	...	-8.3	-7.0	-0.8	-0.7	2.5	2.5	0.6	1.1	0.8	0.7	0.5	
备忘项																
主要发达经济体	1.3	1.6	1.4	1.4	2.0	2.2	1.5	2.3	2.1	1.6	1.6	1.4	1.6	1.5	1.7	
实际国内总需求																
发达经济体	1.6	1.5	0.8	1.1	2.1	2.6	2.0	2.5	2.2	1.8	1.8	1.6	2.1	1.7	1.8	
美国	1.7	1.5	2.2	1.6	2.7	3.6	1.9	2.6	3.1	2.6	2.2	1.5	2.9	2.4	2.0	
欧元区	1.1	0.8	-2.4	-0.5	1.4	2.4	2.4	2.1	1.5	1.3	1.5	1.4	1.8	1.4	1.4	
德国	0.3	3.3	-0.9	1.1	1.7	1.6	3.0	2.4	2.1	1.3	1.7	1.3	2.1	0.8	1.4	
法国	1.5	2.1	-0.4	0.7	1.5	1.5	1.5	2.3	1.0	1.3	1.3	1.5	0.6	1.6	1.4	
意大利	0.5	-0.6	-5.6	-2.6	0.2	1.5	1.5	1.5	1.0	-0.3	0.4	0.8	0.1	0.6	-0.3	
西班牙	2.3	-3.1	-5.1	-3.2	2.0	4.0	2.4	3.0	3.0	1.8	1.7	1.4	2.6	1.8	1.5	
日本	0.2	0.7	2.3	2.4	0.4	0.8	0.0	1.4	0.5	1.2	0.8	0.4	0.8	-0.1	1.7	
英国	1.7	-0.2	1.8	2.1	3.2	2.3	2.4	1.4	1.6	1.1	1.6	1.5	2.0	-0.5	3.2	
加拿大	2.9	3.4	2.0	2.2	1.7	-0.1	0.7	3.9	1.8	0.8	1.3	1.9	0.3	1.1	1.7	
其他发达经济体 ³	3.0	3.3	1.9	1.6	2.8	2.4	2.8	3.5	2.4	1.5	1.9	2.5	1.8	2.2	1.7	
备忘项																
主要发达经济体	1.3	1.4	1.1	1.4	2.0	2.4	1.7	2.3	2.2	1.8	1.7	1.3	2.0	1.5	1.8	

¹在本表及其他表中，如经济体不按字母顺序排列，则根据经济规模排序。

²自上一年的第四季度开始。

³不包括七国集团（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和欧元区国家。

表A3. 发达经济体：实际GDP的构成
(年度百分比变化)

	平均值										预测	
	2001-10年	2011-20年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私人消费支出												
发达经济体	1.8	1.8	1.2	0.9	1.1	1.9	2.5	2.2	2.2	2.1	1.8	1.7
美国	2.1	2.5	1.9	1.5	1.5	3.0	3.7	2.7	2.6	3.0	2.5	2.2
欧元区	1.1	0.8	0.1	-1.2	-0.7	0.9	1.9	2.0	1.6	1.4	1.2	1.3
德国	0.4	1.4	1.9	1.5	0.4	1.1	1.9	2.3	1.3	1.3	1.4	1.3
法国	1.8	0.9	0.6	-0.4	0.5	0.8	1.5	1.8	1.4	0.9	1.1	1.3
意大利	0.5	0.0	0.0	-4.0	-2.4	0.2	1.9	1.3	1.5	0.6	0.3	0.4
西班牙	2.0	0.6	-2.4	-3.5	-3.1	1.5	3.0	2.9	2.5	2.3	1.5	1.5
日本	0.9	0.5	-0.4	2.0	2.4	-0.9	-0.2	-0.1	1.1	0.3	0.6	0.2
英国	1.8	1.7	-0.7	1.5	1.8	2.0	2.6	3.1	2.1	1.7	1.6	1.4
加拿大	3.1	2.3	2.3	1.9	2.6	2.6	2.3	2.2	3.5	2.1	1.6	1.6
其他发达经济体 ¹	3.0	2.5	3.0	2.1	2.2	2.5	2.8	2.5	2.8	2.6	1.9	2.3
备忘项												
主要发达经济体	1.6	1.7	1.2	1.1	1.2	1.8	2.5	2.1	2.1	2.0	1.8	1.6
公共消费												
发达经济体	2.2	1.1	-0.6	0.0	-0.1	0.6	1.8	1.9	1.2	1.7	2.1	2.1
美国	2.1	0.3	-3.0	-1.5	-1.9	-0.8	1.8	1.8	0.6	1.7	2.2	2.2
欧元区	1.9	0.9	-0.1	-0.3	0.4	0.8	1.3	1.8	1.5	1.1	1.2	1.3
德国	1.4	2.0	1.0	1.3	1.4	1.7	2.8	4.1	2.4	1.4	2.0	1.8
法国	1.6	1.2	1.1	1.6	1.5	1.3	1.0	1.4	1.5	0.8	0.8	0.6
意大利	1.0	-0.5	-1.8	-1.4	-0.3	-0.7	-0.6	0.1	0.3	0.2	-0.9	0.4
西班牙	4.7	0.2	-0.3	-4.7	-2.1	-0.3	2.0	1.0	1.9	2.1	1.6	1.1
日本	1.5	1.3	1.9	1.7	1.5	0.5	1.5	1.4	0.3	0.8	1.7	1.8
英国	2.6	1.2	0.1	1.2	-0.2	2.2	1.4	0.8	-0.2	0.4	2.8	3.9
加拿大	2.5	1.2	1.3	0.7	-0.8	0.6	1.4	1.8	2.1	2.9	0.7	1.1
其他发达经济体 ¹	3.1	2.9	1.8	2.4	2.8	2.7	2.8	3.1	3.1	3.5	3.8	3.1
备忘项												
主要发达经济体	1.9	0.8	-1.1	-0.2	-0.5	0.1	1.6	1.8	0.8	1.3	1.8	2.0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发达经济体	0.5	2.7	3.2	2.6	1.7	3.5	3.2	2.2	4.0	2.6	1.8	2.2
美国	0.0	3.8	4.6	6.9	3.6	5.1	3.2	1.9	3.7	4.1	2.5	2.7
欧元区	0.4	1.7	1.5	-3.3	-2.4	1.5	5.0	4.0	3.5	2.3	3.1	2.6
德国	-0.3	2.6	7.4	-0.2	-1.3	3.2	1.8	3.8	2.5	3.5	3.1	2.5
法国	1.2	1.7	2.0	0.2	-0.8	0.0	1.0	2.7	4.7	2.8	2.3	2.2
意大利	0.1	-0.3	-1.9	-9.3	-6.6	-2.3	2.1	3.5	4.3	3.4	2.8	2.2
西班牙	1.2	1.0	-6.9	-8.6	-3.4	4.7	6.7	2.9	4.8	5.3	2.9	2.7
日本	-2.2	2.1	1.7	3.5	4.9	3.1	1.6	-0.3	3.0	1.2	1.3	0.9
英国	0.3	2.4	2.6	2.1	3.4	7.2	3.4	2.3	3.5	0.2	-0.6	0.6
加拿大	3.8	0.7	4.6	4.9	1.4	2.3	-5.2	-4.3	3.0	1.2	-1.4	1.2
其他发达经济体 ¹	2.8	2.4	4.3	3.0	2.4	2.4	2.1	2.9	5.7	0.7	-0.7	1.5
备忘项												
主要发达经济体	0.0	2.8	3.7	3.7	2.2	3.8	2.3	1.7	3.5	3.1	2.0	2.1

表A3. 发达经济体：实际GDP的构成（续）
（年度百分比变化）

	平均值										预测	
	2001-10年	2011-20年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最终国内需求												
发达经济体	1.6	1.8	1.3	1.1	1.1	2.0	2.6	2.2	2.4	2.1	1.8	1.9
美国	1.7	2.4	1.6	2.0	1.3	2.8	3.3	2.4	2.5	3.0	2.5	2.3
欧元区	1.1	1.1	0.4	-1.4	-0.8	1.0	2.4	2.4	2.0	1.5	1.6	1.6
德国	0.4	1.8	2.8	1.1	0.2	1.7	2.1	3.0	1.8	1.8	1.9	1.7
法国	1.6	1.2	1.0	0.2	0.5	0.8	1.3	1.9	2.1	1.3	1.3	1.4
意大利	0.5	-0.2	-0.8	-4.5	-2.8	-0.4	1.4	1.4	1.8	1.0	0.5	0.8
西班牙	2.3	0.6	-3.0	-4.8	-3.0	1.8	3.6	2.5	2.9	2.9	1.8	1.7
日本	0.2	1.0	0.5	2.3	2.8	0.2	0.6	0.1	1.4	0.6	1.1	0.8
英国	1.7	1.7	0.0	1.6	1.7	2.9	2.5	2.5	1.9	1.2	1.4	1.7
加拿大	3.1	1.7	2.6	2.4	1.6	2.1	0.3	0.6	3.1	2.1	0.7	1.5
其他发达经济体 ¹	2.9	2.5	3.1	2.4	2.4	2.5	2.6	2.8	3.3	2.2	1.5	2.2
备忘项												
主要发达经济体	1.3	1.8	1.3	1.4	1.1	2.0	2.3	2.0	2.2	2.1	1.9	1.8
库存积累²												
发达经济体	0.0	0.0	0.2	-0.3	0.0	0.1	0.1	-0.2	0.1	0.1	0.0	-0.1
美国	0.0	0.0	-0.1	0.2	0.2	-0.1	0.3	-0.6	0.0	0.1	0.1	-0.2
欧元区	0.0	0.0	0.4	-1.0	0.3	0.4	0.0	0.0	0.1	0.0	-0.3	-0.1
德国	-0.1	-0.1	0.4	-1.8	0.8	0.0	-0.4	0.1	0.5	0.3	-0.5	0.0
法国	-0.1	0.1	1.1	-0.6	0.2	0.7	0.3	-0.4	0.2	-0.3	0.0	0.0
意大利	0.0	-0.1	0.2	-1.1	0.2	0.6	0.1	0.1	-0.3	-0.1	-0.8	-0.3
西班牙	0.0	0.0	-0.1	-0.2	-0.3	0.2	0.5	-0.1	0.1	0.1	0.0	0.0
日本	0.0	0.0	0.2	0.0	-0.4	0.1	0.3	-0.1	0.0	0.1	0.0	0.0
英国	0.0	0.0	-0.2	0.2	0.2	0.7	-0.2	-0.1	-0.6	0.4	-0.3	-0.1
加拿大	-0.1	0.1	0.7	-0.3	0.5	-0.4	-0.4	0.0	0.8	-0.2	0.1	-0.1
其他发达经济体 ¹	0.0	-0.1	0.2	-0.4	-0.7	0.2	-0.1	0.0	0.2	0.2	0.1	-0.3
备忘项												
主要发达经济体	0.0	0.0	0.2	-0.2	0.2	0.1	0.1	-0.3	0.1	0.1	-0.1	-0.1
对外差额²												
发达经济体	0.1	0.0	0.3	0.4	0.2	0.0	-0.3	-0.2	0.0	0.0	-0.1	-0.1
美国	0.0	-0.2	0.0	0.0	0.2	-0.3	-0.8	-0.3	-0.3	-0.3	-0.3	-0.1
欧元区	0.1	0.3	0.9	1.5	0.3	0.1	-0.2	-0.4	0.5	0.5	-0.1	-0.1
德国	0.5	0.1	0.8	1.2	-0.5	0.7	0.3	-0.6	0.2	-0.5	-0.7	-0.3
法国	-0.2	0.0	0.1	0.7	-0.1	-0.5	-0.4	-0.4	-0.1	0.7	0.0	-0.2
意大利	-0.2	0.4	1.2	2.8	0.8	-0.1	-0.5	-0.4	0.2	-0.1	0.3	0.1
西班牙	-0.2	0.6	2.1	2.2	1.5	-0.5	-0.3	0.8	0.1	-0.3	0.4	0.2
日本	0.3	-0.1	-0.9	-0.8	-0.4	0.0	0.3	0.6	0.5	0.0	-0.1	-0.2
英国	-0.1	-0.1	1.5	-0.4	-0.5	-0.4	-0.3	-0.7	0.5	-0.2	0.0	-0.2
加拿大	-1.1	0.2	-0.3	-0.4	0.1	1.2	0.9	0.4	-1.1	0.0	0.7	0.4
其他发达经济体 ¹	0.6	0.2	0.6	0.5	0.7	0.4	0.0	-0.1	-0.5	0.3	0.3	0.1
备忘项												
主要发达经济体	0.0	-0.1	0.1	0.2	0.0	-0.1	-0.4	-0.2	0.0	-0.2	-0.2	-0.1

¹不包括七国集团（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和欧元区国家。

²变化以相对上期GDP的百分比变化表示。

表A4.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实际GDP
(年度百分比变化)

	平均值										预测		
	2001-10年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4
亚洲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8.5	7.9	7.0	6.9	6.8	6.8	6.7	6.6	6.4		5.9	6.0	6.0
孟加拉国	5.8	6.5	6.3	6.0	6.3	6.8	7.2	7.6	7.9		7.8	7.4	7.3
不丹	8.4	9.7	6.4	3.6	4.0	6.2	7.4	6.3	4.6		5.5	7.2	6.4
文莱达鲁萨兰国	1.4	3.7	0.9	-2.1	-2.5	-0.4	-2.5	1.3	0.1		1.8	4.7	2.1
柬埔寨	8.0	7.1	7.3	7.4	7.1	7.0	6.9	7.0	7.5		7.0	6.8	6.5
中国	10.5	9.5	7.9	7.8	7.3	6.9	6.7	6.8	6.6		6.1	5.8	5.5
斐济	1.3	2.7	1.4	4.7	5.6	4.7	2.5	5.4	3.5		2.7	3.0	3.2
印度 ¹	7.5	6.6	5.5	6.4	7.4	8.0	8.2	7.2	6.8		6.1	7.0	7.3
印度尼西亚	5.4	6.2	6.0	5.6	5.0	4.9	5.0	5.1	5.2		5.0	5.1	5.3
基里巴斯	0.7	1.6	4.7	4.2	-0.7	10.4	5.1	0.3	2.3		2.3	2.3	1.8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7.2	8.0	7.8	8.0	7.6	7.3	7.0	6.8	6.3		6.4	6.5	6.8
马来西亚	4.6	5.3	5.5	4.7	6.0	5.0	4.4	5.7	4.7		4.5	4.4	4.9
马尔代夫	6.5	8.4	2.4	7.3	7.3	2.9	7.3	6.9	7.5		6.5	6.0	5.5
马绍尔群岛	2.0	1.1	3.2	2.8	-0.7	-0.6	1.8	4.5	2.6		2.4	2.3	1.2
密克罗尼西亚	0.2	3.3	-2.0	-3.9	-2.2	5.0	0.7	2.4	1.2		1.4	0.8	0.6
蒙古	6.3	17.3	12.3	11.6	7.9	2.4	1.2	5.3	6.9		6.5	5.4	5.0
缅甸	10.7	5.5	6.5	7.9	8.2	7.5	5.2	6.3	6.8		6.2	6.3	6.4
瑙鲁	...	10.8	10.4	31.0	27.2	3.4	3.0	-5.5	-1.5		1.5	0.7	2.0
尼泊尔	4.0	3.4	4.8	4.1	6.0	3.3	0.6	8.2	6.7		7.1	6.3	5.0
帕劳	0.3	4.9	1.8	-1.4	4.4	10.1	0.8	-3.5	1.7		0.3	1.8	2.0
巴布亚新几内亚	3.7	1.1	4.7	3.8	13.5	9.5	4.1	2.7	-1.1		5.0	2.6	3.5
菲律宾	4.8	3.7	6.7	7.1	6.1	6.1	6.9	6.7	6.2		5.7	6.2	6.5
萨摩亚	2.5	5.6	0.4	-1.9	1.2	1.7	7.2	2.7	0.9		3.4	4.4	2.2
所罗门群岛	3.4	13.2	4.6	3.0	2.3	2.5	3.2	3.7	3.9		2.7	2.9	2.9
斯里兰卡	5.1	8.4	9.1	3.4	5.0	5.0	4.5	3.4	3.2		2.7	3.5	4.8
泰国	4.6	0.8	7.2	2.7	1.0	3.1	3.4	4.0	4.1		2.9	3.0	3.6
东帝汶 ²	4.3	6.7	5.7	2.4	4.7	3.5	5.1	-3.5	-0.2		4.5	5.0	4.8
汤加	1.2	2.0	-1.1	-0.6	2.7	3.6	4.7	2.7	1.5		3.5	3.7	2.0
图瓦卢	0.9	7.9	-3.8	4.6	1.3	9.1	3.0	3.2	4.3		4.1	4.4	2.7
瓦努阿图	2.9	1.2	1.8	2.0	2.3	0.2	3.5	4.4	3.2		3.8	3.1	2.9
越南	6.8	6.2	5.2	5.4	6.0	6.7	6.2	6.8	7.1		6.5	6.5	6.5
欧洲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4.4	5.8	3.0	3.1	1.9	0.8	1.8	3.9	3.1		1.8	2.5	2.5
阿尔巴尼亚	5.6	2.5	1.4	1.0	1.8	2.2	3.3	3.8	4.1		3.0	4.0	4.0
白俄罗斯	7.4	5.5	1.7	1.0	1.7	-3.8	-2.5	2.5	3.0		1.5	0.3	-0.4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3.9	0.9	-0.7	2.4	1.1	3.1	3.2	3.1	3.6		2.8	2.6	3.0
保加利亚	4.6	1.9	0.0	0.5	1.8	3.5	3.9	3.8	3.1		3.7	3.2	2.8
克罗地亚	2.5	-0.3	-2.3	-0.5	-0.1	2.4	3.5	2.9	2.6		3.0	2.7	2.0
匈牙利	2.0	1.7	-1.6	2.1	4.2	3.5	2.3	4.1	4.9		4.6	3.3	2.2
科索沃	4.6	4.4	2.8	3.4	1.2	4.1	4.1	4.2	3.8		4.2	4.0	4.0
摩尔多瓦	5.1	5.8	-0.6	9.0	5.0	-0.3	4.4	4.7	4.0		3.5	3.8	3.8
黑山共和国	3.3	3.2	-2.7	3.5	1.8	3.4	2.9	4.7	4.9		3.0	2.5	2.9
北马其顿	3.0	2.3	-0.5	2.9	3.6	3.9	2.8	0.2	2.7		3.2	3.4	3.5
波兰	3.9	5.0	1.6	1.4	3.3	3.8	3.1	4.9	5.1		4.0	3.1	2.5
罗马尼亚	4.2	2.0	2.1	3.5	3.4	3.9	4.8	7.0	4.1		4.0	3.5	3.0
俄罗斯	4.8	5.1	3.7	1.8	0.7	-2.3	0.3	1.6	2.3		1.1	1.9	1.8
塞尔维亚	5.0	2.0	-0.7	2.9	-1.6	1.8	3.3	2.0	4.3		3.5	4.0	4.0
土耳其	4.0	11.1	4.8	8.5	5.2	6.1	3.2	7.5	2.8		0.2	3.0	3.5
乌克兰 ¹	3.9	5.5	0.2	0.0	-6.6	-9.8	2.4	2.5	3.3		3.0	3.0	3.3
拉丁美洲与加勒比	3.2	4.6	2.9	2.9	1.3	0.3	-0.6	1.2	1.0		0.2	1.8	2.7
安提瓜和巴布达	1.4	-2.0	3.4	-0.6	3.8	3.8	5.5	3.1	7.4		4.0	3.3	2.0
阿根廷	3.4	6.0	-1.0	2.4	-2.5	2.7	-2.1	2.7	-2.5		-3.1	-1.3	3.2
阿鲁巴	-0.8	3.5	-1.4	4.2	0.9	-0.4	0.5	2.3	1.2		0.7	1.0	1.1
巴哈马	0.7	0.6	3.1	-3.0	0.7	0.6	0.4	0.1	1.6		0.9	-0.6	1.6
巴巴多斯	0.7	-0.7	-0.4	-1.4	-0.1	2.4	2.5	0.5	-0.6		-0.1	0.6	1.8
伯利兹	3.9	2.2	2.9	0.9	3.7	3.4	-0.6	1.4	3.0		2.7	2.1	1.7
玻利维亚	3.8	5.2	5.1	6.8	5.5	4.9	4.3	4.2	4.2		3.9	3.8	3.7
巴西	3.7	4.0	1.9	3.0	0.5	-3.6	-3.3	1.1	1.1		0.9	2.0	2.3
智利	4.2	6.1	5.3	4.0	1.8	2.3	1.7	1.3	4.0		2.5	3.0	3.2
哥伦比亚	4.0	7.4	3.9	4.6	4.7	3.0	2.1	1.4	2.6		3.4	3.6	3.7

表A4.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实际GDP（续）

（年度百分比变化）

	平均值									预测		
	2001-10年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4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续）	3.2	4.6	2.9	2.9	1.3	0.3	-0.6	1.2	1.0	0.2	1.8	2.7
哥斯达黎加	4.3	4.3	4.8	2.3	3.5	3.6	4.2	3.4	2.6	2.0	2.5	3.5
多米尼加	2.4	-0.2	-1.1	-0.6	4.4	-2.6	2.5	-9.5	0.5	9.4	4.9	1.5
多米尼加共和国	4.6	3.1	2.7	4.9	7.1	6.9	6.7	4.7	7.0	5.0	5.2	5.0
厄瓜多尔	4.1	7.9	5.6	4.9	3.8	0.1	-1.2	2.4	1.4	-0.5	0.5	2.5
萨尔瓦多	1.6	3.8	2.8	2.2	1.7	2.4	2.5	2.3	2.5	2.5	2.3	2.2
格林纳达	1.8	0.8	-1.2	2.4	7.3	6.4	3.7	4.4	4.2	3.1	2.7	3.0
危地马拉	3.3	4.2	3.0	3.7	4.2	4.1	3.1	2.8	3.1	3.4	3.5	3.5
圭亚那	2.4	5.4	5.0	5.0	3.9	3.1	3.4	2.1	4.1	4.4	85.6	3.2
海地	0.1	5.5	2.9	4.2	2.8	1.2	1.5	1.2	1.5	0.1	1.2	1.5
洪都拉斯	4.1	3.8	4.1	2.8	3.1	3.8	3.8	4.9	3.7	3.4	3.5	3.9
牙买加	0.6	1.4	-0.5	0.2	0.6	0.9	1.5	0.7	1.6	1.1	1.0	2.2
墨西哥	1.5	3.7	3.6	1.4	2.8	3.3	2.9	2.1	2.0	0.4	1.3	2.4
尼加拉瓜	2.9	6.3	6.5	4.9	4.8	4.8	4.6	4.7	-3.8	-5.0	-0.8	1.5
巴拿马	5.9	11.3	9.8	6.9	5.1	5.7	5.0	5.3	3.7	4.3	5.5	5.5
巴拉圭	3.7	4.2	-0.5	8.4	4.9	3.1	4.3	5.0	3.7	1.0	4.0	3.9
秘鲁	5.6	6.5	6.0	5.8	2.4	3.3	4.0	2.5	4.0	2.6	3.6	3.8
圣基茨和尼维斯	2.2	3.2	-4.4	6.4	7.2	1.6	1.8	0.9	4.6	3.5	3.5	2.7
圣卢西亚	2.0	4.1	-0.4	-2.0	1.3	0.2	3.2	2.6	0.9	1.5	3.2	1.5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2.6	0.2	1.3	2.5	0.2	0.8	0.8	0.7	2.0	2.3	2.3	2.3
苏里南	5.0	5.8	2.7	2.9	0.3	-3.4	-5.6	1.7	2.0	2.2	2.5	2.6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¹	5.7	-0.2	-0.7	2.0	-1.0	1.8	-6.5	-1.9	0.3	0.0	1.5	1.7
乌拉圭	3.2	5.2	3.5	4.6	3.2	0.4	1.7	2.6	1.6	0.4	2.3	2.4
委内瑞拉	3.1	4.2	5.6	1.3	-3.9	-6.2	-17.0	-15.7	-18.0	-35.0	-10.0	...
中东和中亚	5.3	4.6	4.9	3.0	3.1	2.6	5.0	2.3	1.9	0.9	2.9	3.3
阿富汗	...	6.5	14.0	5.7	2.7	1.0	2.2	2.7	2.7	3.0	3.5	5.5
阿尔及利亚	3.9	2.8	3.4	2.8	3.8	3.7	3.2	1.3	1.4	2.6	2.4	0.8
亚美尼亚	8.1	4.7	7.1	3.3	3.6	3.3	0.2	7.5	5.2	6.0	4.8	4.5
阿塞拜疆	14.4	-1.6	2.2	5.8	2.8	1.0	-3.1	0.2	1.0	2.7	2.1	2.4
巴林	5.4	2.0	3.7	5.4	4.4	2.9	3.5	3.8	1.8	2.0	2.1	3.0
吉布提	3.5	7.3	4.8	5.0	7.1	7.7	6.9	5.1	5.5	6.0	6.0	6.0
埃及	4.9	1.8	2.2	3.3	2.9	4.4	4.3	4.1	5.3	5.5	5.9	6.0
格鲁吉亚	6.3	7.2	6.4	3.4	4.6	2.9	2.8	4.8	4.7	4.6	4.8	5.2
伊朗	4.7	3.1	-7.7	-0.3	3.2	-1.6	12.5	3.7	-4.8	-9.5	0.0	1.1
伊拉克	12.1	7.5	13.9	7.6	0.7	2.5	15.2	-2.5	-0.6	3.4	4.7	2.1
约旦	6.0	2.6	2.7	2.8	3.1	2.4	2.0	2.1	1.9	2.2	2.4	3.0
哈萨克斯坦	8.3	7.4	4.8	6.0	4.2	1.2	1.1	4.1	4.1	3.8	3.9	3.5
科威特	4.6	9.6	6.6	1.2	0.5	0.6	2.9	-3.5	1.2	0.6	3.1	2.9
吉尔吉斯共和国	4.0	6.0	-0.1	10.9	4.0	3.9	4.3	4.7	3.5	3.8	3.4	3.4
黎巴嫩	5.7	0.9	2.7	2.6	1.9	0.4	1.6	0.6	0.2	0.2	0.9	2.7
利比亚 ¹	1.8	-66.7	124.7	-36.8	-53.0	-13.0	-7.4	64.0	17.9	-19.1	0.0	0.0
毛里塔尼亚	4.9	4.7	5.8	6.1	5.6	0.4	1.8	3.1	3.6	6.6	5.9	5.8
摩洛哥	4.9	5.2	3.0	4.5	2.7	4.5	1.1	4.2	3.0	2.7	3.7	4.5
阿曼	3.0	2.6	9.1	5.1	1.4	4.7	4.9	0.3	1.8	0.0	3.7	1.6
巴基斯坦	4.5	3.6	3.8	3.7	4.1	4.1	4.6	5.2	5.5	3.3	2.4	5.0
卡塔尔	13.1	13.4	4.7	4.4	4.0	3.7	2.1	1.6	1.5	2.0	2.8	2.8
沙特阿拉伯	3.4	10.0	5.4	2.7	3.7	4.1	1.7	-0.7	2.4	0.2	2.2	2.5
索马里	1.2	1.9	2.4	3.5	2.9	1.4	2.8	2.9	3.2	3.5
苏丹 ³	5.1	-2.8	-17.0	2.0	4.7	1.9	2.9	1.7	-2.2	-2.6	-1.5	1.4
叙利亚 ⁴	4.5
塔吉克斯坦	8.0	7.4	7.5	7.4	6.7	6.0	6.9	7.1	7.3	5.0	4.5	4.0
突尼斯	4.2	-1.9	4.0	2.9	3.0	1.2	1.3	1.8	2.5	1.5	2.4	4.4
土库曼斯坦	13.2	14.7	11.1	10.2	10.3	6.5	6.2	6.5	6.2	6.3	6.0	5.8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3.9	6.9	4.5	5.1	4.4	5.1	3.0	0.5	1.7	1.6	2.5	2.5
乌兹别克斯坦	6.9	8.3	8.2	8.0	7.2	7.4	6.1	4.5	5.1	5.5	6.0	6.0
也门	4.3	-12.7	2.4	4.8	-0.2	-28.0	-9.4	-5.1	0.8	2.1	2.0	3.6

表A4.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实际GDP（续）
（年度百分比变化）

	平均值										预测		
	2001-10年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4	
撒哈拉以南非洲	5.9	5.3	4.7	5.2	5.1	3.1	1.4	3.0	3.2	3.2	3.6	4.2	
安哥拉	8.8	3.5	8.5	5.0	4.8	0.9	-2.6	-0.2	-1.2	-0.3	1.2	3.8	
贝宁	3.9	3.0	4.8	7.2	6.4	1.8	3.3	5.7	6.7	6.6	6.7	6.7	
博茨瓦纳	4.1	6.0	4.5	11.3	4.1	-1.7	4.3	2.9	4.5	3.5	4.3	3.9	
布基纳法索	5.9	6.6	6.5	5.8	4.3	3.9	5.9	6.3	6.8	6.0	6.0	6.0	
布隆迪	3.7	4.0	4.4	5.9	4.5	-4.0	-1.0	0.0	0.1	0.4	0.5	0.5	
喀麦隆	5.4	4.0	1.1	0.8	0.6	1.0	4.7	3.7	5.1	5.0	5.0	5.0	
佛得角	3.9	4.1	4.5	5.4	5.9	5.7	4.6	3.5	4.1	4.0	4.2	5.4	
中非共和国	2.4	4.2	5.1	-36.4	0.1	4.3	4.7	4.5	3.8	4.5	5.0	5.0	
乍得	9.8	0.1	8.8	5.8	6.9	1.8	-5.6	-2.4	2.4	2.3	5.4	3.7	
科摩罗	3.1	4.1	3.2	4.5	2.1	1.1	2.6	3.0	3.0	1.3	4.2	3.5	
刚果民主共和国	4.7	6.9	7.1	8.5	9.5	6.9	2.4	3.7	5.8	4.3	3.9	4.6	
刚果共和国	4.7	3.4	3.8	3.3	6.8	2.6	-2.8	-1.8	1.6	4.0	2.8	2.3	
科特迪瓦	1.1	-4.9	10.9	9.3	8.8	8.8	8.0	7.7	7.4	7.5	7.3	6.4	
赤道几内亚	15.2	6.5	8.3	-4.1	0.4	-9.1	-8.8	-4.7	-5.7	-4.6	-5.0	-2.8	
埃立特里亚	1.3	25.7	1.9	-10.5	30.9	-20.6	7.4	-9.6	12.2	3.1	3.9	4.8	
斯威士兰	3.5	2.2	5.4	3.9	0.9	2.3	1.3	2.0	2.4	1.3	0.5	0.5	
埃塞俄比亚	8.5	11.4	8.7	9.9	10.3	10.4	8.0	10.1	7.7	7.4	7.2	6.5	
加蓬	1.4	7.1	5.3	5.5	4.4	3.9	2.1	0.5	0.8	2.9	3.4	4.5	
冈比亚	3.5	-8.1	5.2	2.9	-1.4	4.1	1.9	4.8	6.5	6.5	6.4	4.8	
加纳	5.8	17.4	9.0	7.9	2.9	2.2	3.4	8.1	6.3	7.5	5.6	5.1	
几内亚	3.1	5.6	5.9	3.9	3.7	3.8	10.8	10.0	5.8	5.9	6.0	5.0	
几内亚比绍	2.5	8.1	-1.7	3.3	1.0	6.1	6.3	5.9	3.8	4.6	4.9	5.3	
肯尼亚	4.2	6.1	4.6	5.9	5.4	5.7	5.9	4.9	6.3	5.6	6.0	5.9	
莱索托	3.9	6.7	4.9	2.2	2.7	2.1	2.7	0.5	2.8	2.8	-0.2	1.3	
利比里亚	2.0	7.7	8.4	8.8	0.7	0.0	-1.6	2.5	1.2	0.4	1.6	3.7	
马达加斯加	2.6	1.4	3.0	2.2	3.3	3.1	4.2	4.3	5.2	5.2	5.3	4.8	
马拉维	4.9	4.9	1.9	5.2	5.7	2.9	2.3	4.0	3.2	4.5	5.1	6.5	
马里	5.8	3.2	-0.8	2.3	7.1	6.2	5.8	5.4	4.7	5.0	5.0	4.8	
毛里求斯	4.0	4.1	3.5	3.4	3.7	3.6	3.8	3.8	3.8	3.7	3.8	4.0	
莫桑比克	8.2	7.1	7.2	7.1	7.4	6.6	3.8	3.7	3.3	1.8	6.0	11.5	
纳米比亚	4.0	5.1	5.1	5.6	6.4	6.1	1.1	-0.9	-0.1	-0.2	1.6	3.0	
尼日尔	5.4	2.2	11.8	5.3	7.5	4.3	4.9	4.9	6.5	6.3	6.0	6.8	
尼日利亚	8.9	4.9	4.3	5.4	6.3	2.7	-1.6	0.8	1.9	2.3	2.5	2.6	
卢旺达	8.2	8.0	8.6	4.7	6.2	8.9	6.0	6.1	8.6	7.8	8.1	7.5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5.2	4.4	3.1	4.8	6.5	3.8	4.2	3.9	2.7	2.7	3.5	4.5	
塞内加尔	4.0	1.5	5.1	2.8	6.6	6.4	6.4	7.1	6.7	6.0	6.8	8.0	
塞舌尔	2.0	5.4	3.7	6.0	4.5	4.9	4.5	4.3	4.1	3.5	3.3	3.6	
塞拉利昂	8.9	6.3	15.2	20.7	4.6	-20.5	6.4	3.8	3.5	5.0	4.7	4.7	
南非	3.5	3.3	2.2	2.5	1.8	1.2	0.4	1.4	0.8	0.7	1.1	1.8	
南苏丹	-52.4	29.3	2.9	-0.2	-16.7	-5.5	-1.1	7.9	8.2	4.7	
坦桑尼亚	6.6	7.9	5.1	6.8	6.7	6.2	6.9	6.8	7.0	5.2	5.7	6.5	
多哥	2.2	6.4	6.5	6.1	5.9	5.7	5.6	4.4	4.9	5.1	5.3	5.4	
乌干达	7.9	6.8	2.2	4.7	4.6	5.7	2.3	5.0	6.1	6.2	6.2	10.1	
赞比亚	7.4	5.6	7.6	5.1	4.7	2.9	3.8	3.5	3.7	2.0	1.7	1.5	
津巴布韦 ⁵	-3.9	14.2	16.7	2.0	2.4	1.8	0.7	4.7	3.5	-7.1	2.7	2.2	

¹印度、利比亚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具体国家说明，见统计附录“国家说明”部分。

²仅在本表中，东帝汶的数据是基于非石油GDP。

³2011年的数据自当年7月9日后不包括苏丹。2012年及以后的数据仅与当前的苏丹有关。

⁴2011年以后的数据不包括叙利亚，因为政治形势不确定。

⁵津巴布韦元于2009年初停止流通。当前的数据是基于基金组织工作人员对以美元表示的价格和汇率走势的估计。工作人员对美元价值的估计可能不同于当局的估计。实际GDP以2009年不变价格表示。

表A5. 通货膨胀概况
(百分比)

	平均值										预测		
	2001-10年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4	
GDP平减指数													
发达经济体	1.7	1.4	1.3	1.3	1.5	1.2	1.0	1.4	1.6	1.5	1.6	1.8	
美国	2.1	2.1	1.9	1.8	1.9	1.0	1.0	1.9	2.4	1.8	2.0	2.0	
欧元区	1.9	1.1	1.3	1.2	0.9	1.3	0.8	0.9	1.3	1.5	1.6	1.9	
日本	-1.1	-1.7	-0.8	-0.3	1.7	2.1	0.3	-0.2	-0.1	0.7	1.0	0.9	
其他发达经济体 ¹	2.1	1.9	1.2	1.5	1.3	1.1	1.3	2.0	1.5	1.4	1.2	1.9	
消费者价格													
发达经济体	2.0	2.7	2.0	1.4	1.4	0.3	0.8	1.7	2.0	1.5	1.8	2.0	
美国	2.4	3.1	2.1	1.5	1.6	0.1	1.3	2.1	2.4	1.8	2.3	2.3	
欧元区 ²	2.1	2.7	2.5	1.3	0.4	0.2	0.2	1.5	1.8	1.2	1.4	1.8	
日本	-0.3	-0.3	-0.1	0.3	2.8	0.8	-0.1	0.5	1.0	1.0	1.3	1.3	
其他发达经济体 ¹	2.1	3.3	2.1	1.7	1.5	0.5	0.9	1.8	1.9	1.4	1.6	2.0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³	6.6	7.1	5.8	5.5	4.7	4.7	4.3	4.3	4.8	4.7	4.8	4.3	
按地区分组													
亚洲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4.3	6.5	4.6	4.6	3.4	2.7	2.8	2.4	2.6	2.7	3.0	3.3	
欧洲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11.5	7.9	6.2	5.6	6.5	10.5	5.5	5.4	6.2	6.8	5.6	5.3	
拉丁美洲与加勒比	5.8	5.2	4.6	4.6	4.9	5.5	5.6	6.0	6.2	7.2	6.7	4.3	
中东和中亚	7.2	9.2	9.4	8.8	6.6	5.5	5.5	6.7	9.9	8.2	9.1	7.1	
撒哈拉以南非洲	9.9	9.3	9.2	6.5	6.4	6.9	10.8	10.9	8.5	8.4	8.0	6.6	
按分析标准分组													
按出口收入来源													
燃料	9.7	8.6	8.0	8.1	6.4	8.6	7.1	5.4	7.0	6.5	6.8	6.2	
非燃料	5.7	6.7	5.3	4.9	4.3	3.8	3.7	4.0	4.3	4.4	4.4	3.9	
其中，初级产品 ⁴	6.5	6.9	6.9	6.5	7.0	5.2	6.1	11.1	13.4	16.5	15.6	8.8	
按外部融资来源													
净债务经济体	7.4	7.6	6.9	6.2	5.6	5.4	5.1	5.5	5.4	5.1	5.1	4.5	
按净债务经济体的偿债情况													
2014-2018年有债务拖欠和/或债务重组的经济体	10.0	10.3	8.0	6.8	10.1	14.3	11.2	18.4	17.5	14.0	11.7	8.3	
其他组别													
欧盟	2.4	3.1	2.6	1.5	0.5	0.1	0.2	1.7	1.9	1.5	1.7	2.0	
低收入发展中国家	9.7	11.9	9.7	8.0	7.2	6.9	9.1	9.7	9.1	8.8	8.8	7.3	
中东和北非	6.9	8.7	9.7	9.4	6.5	5.6	5.2	6.7	11.0	8.4	8.9	7.8	
备忘项													
通货膨胀率中位数													
发达经济体	2.2	3.2	2.6	1.4	0.7	0.1	0.6	1.6	1.7	1.5	1.6	2.0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³	5.2	5.5	4.6	3.8	3.1	2.7	2.7	3.3	3.0	2.9	3.2	3.0	

¹不包括美国、欧元区国家和日本。²基于欧盟统计局的协调消费者价格指数。³不包括委内瑞拉，但从2017年起包括阿根廷。对委内瑞拉和阿根廷数据的具体说明，见统计附录中的“国家说明”部分。⁴从2017年起包括阿根廷。对阿根廷数据的具体说明，见统计附录中的“国家说明”部分。

表A6. 发达经济体：消费者价格指数¹
(年度百分比变化)

	平均值									预测			期末 ²		
	2001-10年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4	2018	2019	2020
发达经济体	2.0	2.7	2.0	1.4	1.4	0.3	0.8	1.7	2.0	1.5	1.8	2.0	1.6	1.7	1.7
美国	2.4	3.1	2.1	1.5	1.6	0.1	1.3	2.1	2.4	1.8	2.3	2.3	1.9	2.2	2.4
欧元区 ³	2.1	2.7	2.5	1.3	0.4	0.2	0.2	1.5	1.8	1.2	1.4	1.8	1.5	1.3	1.3
德国	1.6	2.5	2.2	1.6	0.8	0.7	0.4	1.7	1.9	1.5	1.7	2.1	1.8	1.8	1.7
法国	1.9	2.3	2.2	1.0	0.6	0.1	0.3	1.2	2.1	1.2	1.3	1.7	2.0	1.0	1.4
意大利	2.2	2.9	3.3	1.2	0.2	0.1	-0.1	1.3	1.2	0.7	1.0	1.5	1.2	0.7	1.0
西班牙	2.8	3.2	2.4	1.4	-0.2	-0.5	-0.2	2.0	1.7	0.7	1.0	1.8	1.2	0.7	1.1
荷兰	2.1	2.5	2.8	2.6	0.3	0.2	0.1	1.3	1.6	2.5	1.6	2.0	1.8	2.1	1.7
比利时	2.1	3.4	2.6	1.2	0.5	0.6	1.8	2.2	2.3	1.5	1.3	1.8	2.2	1.1	1.3
奥地利	1.9	3.5	2.6	2.1	1.5	0.8	1.0	2.2	2.1	1.5	1.9	2.0	1.7	1.6	1.9
爱尔兰	2.2	1.2	1.9	0.5	0.3	0.0	-0.2	0.3	0.7	1.2	1.5	2.0	0.8	1.4	1.5
葡萄牙	2.5	3.6	2.8	0.4	-0.2	0.5	0.6	1.6	1.2	0.9	1.2	1.7	0.6	4.3	-3.1
希腊	3.4	3.1	1.0	-0.9	-1.4	-1.1	0.0	1.1	0.8	0.6	0.9	1.8	0.6	0.9	0.9
芬兰	1.7	3.3	3.2	2.2	1.2	-0.2	0.4	0.8	1.2	1.2	1.3	1.8	1.3	1.1	1.3
斯洛伐克共和国	4.1	4.1	3.7	1.5	-0.1	-0.3	-0.5	1.4	2.5	2.6	2.1	2.0	1.9	2.4	2.0
立陶宛	3.0	4.1	3.2	1.2	0.2	-0.7	0.7	3.7	2.5	2.3	2.2	2.2	1.8	2.4	2.2
斯洛文尼亚	4.2	1.8	2.6	1.8	0.2	-0.5	-0.1	1.4	1.7	1.8	1.9	2.0	1.4	2.2	1.9
卢森堡	2.6	3.7	2.9	1.7	0.7	0.1	0.0	2.1	2.0	1.7	1.7	1.9	1.9	2.0	1.6
拉脱维亚	5.4	4.2	2.3	0.0	0.7	0.2	0.1	2.9	2.6	3.0	2.6	2.2	2.5	2.1	2.3
爱沙尼亚	4.2	5.1	4.2	3.2	0.5	0.1	0.8	3.7	3.4	2.5	2.4	2.1	3.3	2.5	2.4
塞浦路斯	2.4	3.5	3.1	0.4	-0.3	-1.5	-1.2	0.7	0.8	0.7	1.6	2.0	1.1	1.2	1.3
马耳他	2.4	2.5	3.2	1.0	0.8	1.2	0.9	1.3	1.7	1.7	1.8	2.0	1.2	2.0	1.9
日本	-0.3	-0.3	-0.1	0.3	2.8	0.8	-0.1	0.5	1.0	1.0	1.3	1.3	0.8	1.6	0.2
英国	2.1	4.5	2.8	2.6	1.5	0.0	0.7	2.7	2.5	1.8	1.9	2.0	2.3	1.6	2.1
韩国	3.2	4.0	2.2	1.3	1.3	0.7	1.0	1.9	1.5	0.5	0.9	2.0	1.3	0.7	0.9
加拿大	2.0	2.9	1.5	0.9	1.9	1.1	1.4	1.6	2.2	2.0	2.0	2.0	2.1	2.2	1.9
澳大利亚	3.0	3.4	1.7	2.5	2.5	1.5	1.3	2.0	2.0	1.6	1.8	2.5	1.8	1.8	1.7
中国台湾省	0.9	1.4	1.6	1.0	1.3	-0.6	1.0	1.1	1.5	0.8	1.1	1.4	-0.1	0.8	1.1
新加坡	1.6	5.2	4.6	2.4	1.0	-0.5	-0.5	0.6	0.4	0.7	1.0	1.5	0.5	0.7	1.1
瑞士	0.9	0.2	-0.7	-0.2	0.0	-1.1	-0.4	0.5	0.9	0.6	0.6	1.0	0.7	0.3	0.9
瑞典	1.9	1.4	0.9	0.4	0.2	0.7	1.1	1.9	2.0	1.7	1.5	1.9	2.2	1.6	1.4
香港特别行政区	0.4	5.3	4.1	4.3	4.4	3.0	2.4	1.5	2.4	3.0	2.6	2.5	2.4	3.0	2.6
捷克共和国	2.5	1.9	3.3	1.4	0.4	0.3	0.7	2.5	2.2	2.6	2.3	2.0	2.0	2.3	2.0
挪威	2.0	1.3	0.7	2.1	2.0	2.2	3.6	1.9	2.8	2.3	1.9	2.0	3.5	1.9	1.9
以色列	2.1	3.5	1.7	1.5	0.5	-0.6	-0.5	0.2	0.8	1.0	1.3	2.0	0.8	1.1	1.8
丹麦	2.0	2.7	2.4	0.5	0.4	0.2	0.0	1.1	0.7	1.3	1.5	2.0	0.7	1.2	1.4
新西兰	2.6	4.1	1.0	1.1	1.2	0.3	0.6	1.9	1.6	1.4	1.9	2.0	1.9	1.5	2.0
波多黎各	2.7	2.9	1.3	1.1	0.6	-0.8	-0.3	1.8	1.3	-0.1	1.0	1.2	0.6	-0.1	1.0
澳门特别行政区	...	5.8	6.1	5.5	6.0	4.6	2.4	1.2	3.0	2.4	2.7	3.0	2.9	2.4	2.7
冰岛	6.2	4.0	5.2	3.9	2.0	1.6	1.7	1.8	2.7	2.8	2.5	2.5	3.7	2.6	2.6
圣马力诺	...	2.0	2.8	1.6	1.1	0.1	0.6	1.0	1.5	1.3	1.5	1.7	1.5	1.3	1.5
备忘项															
主要发达经济体	1.8	2.6	1.9	1.3	1.5	0.3	0.8	1.8	2.1	1.6	1.9	2.0	1.7	1.8	1.8

¹消费者价格变动以年平均变化显示。

²月度同比变化。有几个国家是季度同比变化。

³基于欧盟统计局的协调消费者价格指数。

表A7.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消费者价格指数¹

(年度百分比变化)

	平均值									预测			期末 ²		
	2001-10年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4	2018	预测	
														2019	2020
亚洲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4.3	6.5	4.6	4.6	3.4	2.7	2.8	2.4	2.6	2.7	3.0	3.3	2.3	2.8	3.0
孟加拉国	6.3	11.5	6.2	7.5	7.0	6.2	5.7	5.6	5.6	5.5	5.5	5.5	5.5	5.5	5.5
不丹	4.6	7.3	9.3	11.3	9.5	7.6	7.6	5.5	3.5	3.6	4.2	4.5	3.2	3.1	3.9
文莱达鲁萨兰国	0.5	0.1	0.1	0.4	-0.2	-0.4	-0.7	-0.2	0.1	0.1	0.2	0.2	0.0	0.1	0.2
柬埔寨	5.1	5.5	2.9	3.0	3.9	1.2	3.0	2.9	2.4	2.2	2.5	3.0	1.6	2.3	2.5
中国	2.1	5.4	2.6	2.6	2.0	1.4	2.0	1.6	2.1	2.3	2.4	3.0	1.9	2.2	2.4
斐济	3.7	7.3	3.4	2.9	0.5	1.4	3.9	3.4	4.1	3.5	3.0	3.0	4.9	3.5	3.0
印度	6.5	9.5	10.0	9.4	5.8	4.9	4.5	3.6	3.4	3.4	4.1	4.0	2.5	3.9	4.1
印度尼西亚	8.6	5.3	4.0	6.4	6.4	6.4	3.5	3.8	3.2	3.2	3.3	3.0	3.1	3.4	3.1
基里巴斯	3.1	1.5	-3.0	-1.5	2.1	0.6	1.9	0.4	1.9	1.7	2.4	2.6	1.4	1.7	2.2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7.6	7.6	4.3	6.4	4.1	1.3	1.8	0.7	2.0	3.1	3.3	3.1	1.5	2.9	3.1
马来西亚	2.2	3.2	1.7	2.1	3.1	2.1	2.1	3.8	1.0	1.0	2.1	2.3	0.2	1.9	2.1
马尔代夫	4.0	11.3	10.9	3.8	2.1	1.9	0.8	2.3	1.4	1.5	2.3	2.0	0.5	2.1	2.4
马绍尔群岛	...	5.4	4.3	1.9	1.1	-2.2	-1.5	0.0	0.8	0.6	1.8	2.1	0.8	0.6	1.8
密克罗尼西亚	3.2	4.1	6.3	2.3	0.7	0.0	-0.9	0.1	1.5	1.8	2.0	2.0	1.5	1.8	2.0
蒙古	8.8	7.7	15.0	8.6	12.9	5.9	0.5	4.6	7.6	9.0	8.3	7.1	9.7	8.4	8.1
缅甸	19.5	6.8	0.4	5.8	5.1	7.3	9.1	4.6	5.9	7.8	6.7	5.5	8.6	7.2	6.8
瑙鲁	...	-3.4	0.3	-1.1	0.3	9.8	8.2	5.1	0.5	2.5	2.3	2.0	3.4	1.5	2.2
尼泊尔	6.1	9.6	8.3	9.9	9.0	7.2	9.9	4.5	4.2	4.5	6.1	5.3	4.6	6.2	6.0
帕劳	2.6	2.6	5.4	2.8	4.0	2.2	-1.3	0.9	1.6	2.2	2.0	2.0	1.4	2.2	2.0
巴布亚新几内亚	6.5	4.4	4.5	5.0	5.2	6.0	6.7	4.9	5.2	3.9	4.4	4.8	4.8	3.5	4.8
菲律宾	5.2	4.8	3.0	2.6	3.6	0.7	1.3	2.9	5.2	2.5	2.3	3.0	5.1	1.6	3.0
萨摩亚	5.7	2.9	6.2	-0.2	-1.2	1.9	0.1	1.3	3.7	2.9	2.7	2.8	5.8	4.0	2.9
所罗门群岛	8.5	7.4	5.9	5.4	5.2	-0.6	0.5	0.5	2.7	0.4	2.2	4.3	3.2	3.2	3.5
斯里兰卡	9.7	6.7	7.5	6.9	2.8	2.2	4.0	6.6	4.3	4.1	4.5	5.0	2.8	4.2	4.6
泰国	2.6	3.8	3.0	2.2	1.9	-0.9	0.2	0.7	1.1	0.9	0.9	2.0	0.4	1.3	1.2
东帝汶	4.5	13.2	10.9	9.5	0.8	0.6	-1.5	0.5	2.3	2.5	3.1	4.0	2.1	2.8	3.5
汤加	7.7	6.3	1.1	2.1	1.2	-1.1	2.6	7.4	2.9	3.8	3.9	2.5	4.8	2.8	4.9
图瓦卢	2.9	0.5	1.4	2.0	1.1	3.1	3.5	4.1	2.1	2.1	3.2	2.0	2.3	2.1	3.2
瓦努阿图	2.9	0.9	1.3	1.5	0.8	2.5	0.8	3.1	2.9	2.0	2.2	2.6	2.6	2.6	2.2
越南	7.7	18.7	9.1	6.6	4.1	0.6	2.7	3.5	3.5	3.6	3.7	4.0	3.0	3.7	3.8
欧洲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11.5	7.9	6.2	5.6	6.5	10.5	5.5	5.4	6.2	6.8	5.6	5.3	7.4	6.0	5.5
阿尔巴尼亚	3.0	3.4	2.0	1.9	1.6	1.9	1.3	2.0	2.0	1.8	2.0	3.0	1.8	1.8	2.2
白俄罗斯	20.1	53.2	59.2	18.3	18.1	13.5	11.8	6.0	4.9	5.4	4.8	4.0	5.6	5.0	4.5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2.8	4.0	2.1	-0.1	-0.9	-1.0	-1.6	0.8	1.4	1.1	1.4	1.9	1.6	1.2	1.4
保加利亚 ³	6.0	3.4	2.4	0.4	-1.6	-1.1	-1.3	1.2	2.6	2.5	2.3	2.2	2.3	2.5	2.2
克罗地亚	2.8	2.3	3.4	2.2	-0.2	-0.5	-1.1	1.1	1.5	1.0	1.2	1.5	0.9	1.2	1.3
匈牙利	5.6	3.9	5.7	1.7	-0.2	-0.1	0.4	2.4	2.8	3.4	3.4	3.0	2.7	3.2	3.4
科索沃	2.8	7.3	2.5	1.8	0.4	-0.5	0.3	1.5	1.1	2.8	1.5	2.0	2.9	1.6	1.7
摩尔多瓦	9.5	7.6	4.6	4.6	5.1	9.6	6.4	6.6	3.1	4.9	5.7	5.0	0.9	7.5	5.0
黑山共和国	7.3	3.5	4.1	2.2	-0.7	1.5	-0.3	2.4	2.6	1.1	1.9	1.9	1.7	2.3	1.6
北马其顿	2.1	3.9	3.3	2.8	-0.3	-0.3	-0.2	1.4	1.5	1.3	1.7	2.2	0.8	1.4	1.8
波兰	2.8	4.3	3.7	0.9	0.0	-0.9	-0.6	2.0	1.6	2.4	3.5	2.8	1.1	3.3	3.5
罗马尼亚	12.1	5.8	3.3	4.0	1.1	-0.6	-1.6	1.3	4.6	4.2	3.3	2.5	3.3	4.5	3.5
塞尔维亚	12.5	8.4	5.1	6.8	7.8	15.5	7.0	3.7	2.9	4.7	3.5	4.0	4.3	3.8	3.7
俄罗斯	14.7	11.1	7.3	7.7	2.1	1.4	1.1	3.1	2.0	2.2	1.9	3.0	2.0	2.0	2.2
土耳其	17.5	6.5	8.9	7.5	8.9	7.7	7.8	11.1	16.3	15.7	12.6	11.0	20.3	13.5	12.0
乌克兰 ⁴	11.1	8.0	0.6	-0.3	12.1	48.7	13.9	14.4	10.9	8.7	5.9	5.0	9.8	7.0	5.6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⁵	5.8	5.2	4.6	4.6	4.9	5.5	5.6	6.0	6.2	7.2	6.7	4.3	7.1	7.3	6.0
安提瓜和巴布达	2.2	3.5	3.4	1.1	1.1	1.0	-0.5	2.4	1.2	1.6	2.0	2.0	1.7	2.0	2.0
阿根廷 ⁴	9.5	9.8	10.0	10.6	。	。	。	25.7	34.3	54.4	51.0	17.0	47.6	57.3	39.2
阿鲁巴	3.3	4.4	0.6	-2.4	0.4	0.5	-0.9	-0.5	3.6	3.0	2.0	2.2	4.6	1.8	2.7
巴哈马	2.3	3.1	1.9	0.4	1.2	1.9	-0.3	1.6	2.2	1.8	2.6	2.2	2.0	2.8	2.4
巴巴多斯	4.1	9.4	4.5	1.8	1.8	-1.1	1.5	4.4	3.7	1.9	1.8	2.3	0.6	1.4	2.3
伯利兹	2.5	1.7	1.2	0.5	1.2	-0.9	0.7	1.1	0.3	1.2	1.6	2.0	-0.1	2.4	0.8
玻利维亚	4.6	9.9	4.5	5.7	5.8	4.1	3.6	2.8	2.3	1.7	3.1	5.0	1.5	2.3	4.0
巴西	6.6	6.6	5.4	6.2	6.3	9.0	8.7	3.4	3.7	3.8	3.5	3.5	3.7	3.6	3.9
智利	3.2	3.3	3.0	1.8	4.7	4.3	3.8	2.2	2.3	2.2	2.8	3.0	2.1	2.6	2.9
哥伦比亚	5.6	3.4	3.2	2.0	2.9	5.0	7.5	4.3	3.2	3.6	3.7	3.0	3.2	3.9	3.1

表A7.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消费者价格¹（续）

（年度百分比变化）

	平均值									预测			期末 ²			
	2001-10年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预测			2018	预测		
										2019	2020	2024		2019	2020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续） ⁵	5.8	5.2	4.6	4.6	4.9	5.5	5.6	6.0	6.2	7.2	6.7	4.3	7.1	7.3	6.0	
哥斯达黎加	10.3	4.9	4.5	5.2	4.5	0.8	0.0	1.6	2.2	2.7	3.1	3.0	2.0	3.2	3.0	
多米尼加	2.2	1.1	1.4	0.0	0.8	-0.9	0.0	0.6	1.4	1.6	1.8	2.0	1.4	1.8	1.8	
多米尼加共和国	12.1	8.5	3.7	4.8	3.0	0.8	1.6	3.3	3.6	1.8	4.1	4.0	1.2	3.0	4.0	
厄瓜多尔	8.1	4.5	5.1	2.7	3.6	4.0	1.7	0.4	-0.2	0.4	1.2	1.1	0.3	0.5	1.1	
萨尔瓦多	3.4	5.1	1.7	0.8	1.1	-0.7	0.6	1.0	1.1	0.9	1.1	1.0	0.4	1.4	1.2	
格林纳达	3.0	3.0	2.4	0.0	-1.0	-0.6	1.7	0.9	0.8	1.0	1.6	1.9	1.4	1.0	1.9	
危地马拉	6.8	6.2	3.8	4.3	3.4	2.4	4.4	4.4	3.8	4.2	4.2	4.3	2.3	3.8	3.9	
圭亚那	5.9	4.4	2.4	1.9	0.7	-0.9	0.8	1.9	1.3	2.1	3.3	2.8	1.6	2.7	3.5	
海地	14.0	7.4	6.8	6.8	3.9	7.5	13.4	14.7	12.9	17.6	17.1	5.9	13.3	19.7	15.0	
洪都拉斯	7.6	6.8	5.2	5.2	6.1	3.2	2.7	3.9	4.3	4.4	4.2	4.0	4.2	4.4	4.2	
牙买加	11.8	7.5	6.9	9.4	8.3	3.7	2.3	4.4	3.7	3.6	4.6	5.0	2.4	4.7	4.5	
墨西哥	4.7	3.4	4.1	3.8	4.0	2.7	2.8	6.0	4.9	3.8	3.1	3.0	4.8	3.2	3.0	
尼加拉瓜	8.3	8.1	7.2	7.1	6.0	4.0	3.5	3.9	5.0	5.6	4.2	5.0	3.9	7.0	4.2	
巴拿马	2.6	5.9	5.7	4.0	2.6	0.1	0.7	0.9	0.8	0.0	1.5	2.0	0.2	0.8	1.8	
巴拉圭	7.8	8.3	3.7	2.7	5.0	3.1	4.1	3.6	4.0	3.5	3.7	3.7	3.2	3.7	3.7	
秘鲁	2.4	3.4	3.7	2.8	3.2	3.5	3.6	2.8	1.3	2.2	1.9	2.0	2.2	1.9	2.0	
圣基茨和尼维斯	3.3	5.8	0.8	1.1	0.2	-2.3	-0.3	0.0	-0.2	0.6	2.0	2.0	-0.7	2.0	2.0	
圣卢西亚	2.6	2.8	4.2	1.5	3.5	-1.0	-3.1	0.1	2.0	2.1	2.3	2.0	2.2	2.1	2.2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2.9	3.2	2.6	0.8	0.2	-1.7	-0.2	2.2	2.3	1.4	2.0	2.0	1.4	2.0	2.0	
苏里南	13.1	17.7	5.0	1.9	3.4	6.9	55.5	22.0	6.9	5.5	5.8	4.8	5.4	7.1	4.8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7.0	5.1	9.3	5.2	5.7	4.7	3.1	1.9	1.0	0.9	1.5	2.6	1.0	0.9	1.5	
乌拉圭	8.7	8.1	8.1	8.6	8.9	8.7	9.6	6.2	7.6	7.6	7.2	7.0	8.0	7.5	7.0	
委内瑞拉 ⁴	22.0	26.1	21.1	40.6	62.2	121.7	254.9	438.1	65,374.1	200,000	500,000	...	130,060.2	200,000	500,000	
中东和东亚	7.2	9.2	9.4	8.8	6.6	5.5	5.5	6.7	9.9	8.2	9.1	7.1	11.1	7.9	8.9	
阿富汗	...	11.8	6.4	7.4	4.7	-0.7	4.4	5.0	0.6	2.6	4.5	5.0	0.8	4.5	4.5	
阿尔及利亚	3.6	4.5	8.9	3.3	2.9	4.8	6.4	5.6	4.3	2.0	4.1	8.7	2.7	3.9	3.2	
亚美尼亚	4.4	7.7	2.5	5.8	3.0	3.7	-1.4	1.0	2.5	1.7	2.5	4.1	1.9	1.5	3.3	
阿塞拜疆	7.4	7.8	1.0	2.4	1.4	4.0	12.4	12.8	2.3	2.8	3.0	3.5	2.3	2.8	3.0	
巴林	1.8	-0.4	2.8	3.3	2.7	1.8	2.8	1.4	2.1	1.4	2.8	2.2	1.9	2.0	2.8	
吉布提	3.7	5.2	4.2	1.1	1.3	-0.8	2.7	0.6	0.1	2.2	2.0	2.0	2.0	2.0	2.0	
埃及	7.9	11.1	8.6	6.9	10.1	11.0	10.2	23.5	20.9	13.9	10.0	7.1	14.4	9.4	8.7	
格鲁吉亚	6.6	8.5	-0.9	-0.5	3.1	4.0	2.1	6.0	2.6	4.2	3.8	3.0	1.5	5.4	3.0	
伊朗	14.7	21.5	30.6	34.7	15.6	11.9	9.1	9.6	30.5	35.7	31.0	25.0	47.5	31.1	30.0	
伊拉克	...	5.6	6.1	1.9	2.2	1.4	0.5	0.1	0.4	-0.3	1.0	2.0	-0.1	0.3	1.2	
约旦	4.0	4.2	4.5	4.8	2.9	-0.9	-0.8	3.3	4.5	2.0	2.5	2.5	3.6	2.5	2.5	
哈萨克斯坦	8.6	8.4	5.1	5.8	6.7	6.7	14.6	7.4	6.0	5.3	5.2	4.0	5.3	5.7	4.7	
科威特	3.2	4.9	3.2	2.7	3.1	3.7	3.5	1.5	0.6	1.5	2.2	2.5	0.4	1.8	3.0	
吉尔吉斯共和国	7.4	16.6	2.8	6.6	7.5	6.5	0.4	3.2	1.5	1.3	5.0	5.0	0.5	4.0	5.1	
黎巴嫩	2.6	5.0	6.6	4.8	1.8	-3.7	-0.8	4.5	6.1	3.1	2.6	2.4	4.0	3.4	2.4	
利比亚 ⁴	0.4	15.9	6.1	2.6	2.4	9.8	25.9	28.5	9.3	4.2	8.9	6.5	-4.5	12.0	6.5	
毛里塔尼亚	6.5	5.7	4.9	4.1	3.8	0.5	1.5	2.3	3.1	3.0	3.4	4.0	3.2	2.8	4.0	
摩洛哥	1.8	0.9	1.3	1.9	0.4	1.5	1.6	0.8	1.9	0.6	1.1	2.0	0.1	0.6	1.1	
阿曼	2.9	4.0	2.9	1.2	1.0	0.1	1.1	1.6	0.9	0.8	1.8	2.5	0.9	0.8	1.8	
巴基斯坦	8.1	13.7	11.0	7.4	8.6	4.5	2.9	4.1	3.9	7.3	13.0	5.0	5.2	8.9	11.8	
卡塔尔	5.1	2.0	1.8	3.2	3.4	1.8	2.7	0.4	0.2	-0.4	2.2	2.0	
沙特阿拉伯	2.1	3.8	2.9	3.5	2.2	1.3	2.0	-0.9	2.5	-1.1	2.2	2.1	2.3	-1.1	2.2	
索马里	3.2	4.0	3.0	
苏丹 ⁶	10.8	18.1	35.6	36.5	36.9	16.9	17.8	32.4	63.3	50.4	62.1	74.7	72.9	56.9	66.9	
叙利亚 ⁷	5.7	
塔吉克斯坦	13.5	12.4	5.8	5.0	6.1	5.8	5.9	7.3	3.8	7.4	7.1	6.5	5.4	7.0	6.8	
突尼斯	3.3	3.2	4.6	5.3	4.6	4.4	3.6	5.3	7.3	6.6	5.4	4.0	7.5	5.9	5.5	
土库曼斯坦	7.2	5.3	5.3	6.8	6.0	7.4	3.6	8.0	13.2	13.4	13.0	6.0	7.2	9.0	8.0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5.5	0.9	0.7	1.1	2.3	4.1	1.6	2.0	3.1	-1.5	1.2	2.1	3.1	-1.5	1.2	
乌兹别克斯坦	14.5	12.4	11.9	11.7	9.1	8.5	8.8	13.9	17.5	14.7	14.1	7.6	14.3	15.6	12.4	
也门	10.9	19.5	9.9	11.0	8.2	22.0	21.3	30.4	27.6	14.7	35.5	5.0	14.3	15.0	36.3	

表A7.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消费者价格¹（续）
（年度百分比变化）

	平均值										预测			期末 ²		
	2001-10年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4	2018	预测		
														2019	2020	
撒哈拉以南非洲	9.9	9.3	9.2	6.5	6.4	6.9	10.8	10.9	8.5	8.4	8.0	6.6	7.9	9.0	7.4	
安哥拉	42.4	13.5	10.3	8.8	7.3	9.2	30.7	29.8	19.6	17.2	15.0	6.0	18.6	17.0	12.0	
贝宁	3.1	2.7	6.7	1.0	-1.1	0.2	-0.8	1.8	0.8	-0.3	1.0	2.0	-0.1	0.5	1.1	
博茨瓦纳	8.6	8.5	7.5	5.9	4.4	3.1	2.8	3.3	3.2	3.0	3.5	4.0	3.5	2.7	3.5	
布基纳法索	2.8	2.8	3.8	0.5	-0.3	0.9	-0.2	0.4	2.0	1.1	1.4	2.0	0.3	2.0	2.0	
布隆迪	8.9	9.6	18.2	7.9	4.4	5.6	5.5	16.6	1.2	7.3	9.0	9.0	5.3	9.0	9.0	
喀麦隆	2.4	4.5	2.5	1.5	-0.2	0.1	-1.4	0.8	1.3	1.2	1.6	1.8	1.0	1.0	1.6	
佛得角	2.6	2.9	2.4	2.1	1.9	2.7	0.9	0.6	1.1	2.1	2.2	2.0	2.0	2.3	2.2	
中非共和国	3.3	1.2	5.9	6.6	11.6	4.5	4.6	4.5	1.6	3.0	2.6	2.5	4.6	3.0	2.5	
乍得	3.2	2.0	7.5	0.2	1.7	4.8	-1.6	-0.9	4.0	3.0	3.0	4.2	4.4	9.1	-6.4	
科摩罗	4.2	2.2	5.9	0.4	0.0	0.9	0.8	0.1	1.7	3.2	1.4	1.9	0.9	4.8	0.6	
刚果民主共和国	36.8	14.9	0.9	0.9	1.2	0.7	3.2	35.8	29.3	5.5	5.0	5.0	7.2	5.5	5.0	
刚果共和国	2.9	1.8	5.0	4.6	0.9	3.2	3.2	0.4	1.2	1.5	1.8	3.0	0.9	1.9	2.5	
科特迪瓦	2.9	4.9	1.3	2.6	0.4	1.2	0.7	0.7	0.4	1.0	2.0	2.0	1.1	1.0	2.0	
赤道几内亚	5.6	4.8	3.4	3.2	4.3	1.7	1.4	0.7	1.3	0.9	1.7	2.0	2.6	1.6	1.7	
埃立特里亚	18.0	5.9	4.8	5.9	10.0	28.5	-5.6	-13.3	-14.4	-27.6	0.0	2.0	-29.3	-0.1	0.0	
斯威士兰	7.1	6.1	8.9	5.6	5.7	5.0	7.8	6.2	4.8	2.8	4.0	7.0	5.3	2.3	4.4	
埃塞俄比亚	11.1	33.2	24.1	8.1	7.4	9.6	6.6	10.7	13.8	14.6	12.7	8.0	10.6	14.5	10.0	
加蓬	1.2	1.3	2.7	0.5	4.5	-0.1	2.1	2.7	4.8	3.0	3.0	2.5	6.3	3.0	3.0	
冈比亚	7.0	4.8	4.6	5.2	6.3	6.8	7.2	8.0	6.5	6.9	6.5	5.0	6.4	7.0	6.0	
加纳	15.9	7.7	7.1	11.7	15.5	17.2	17.5	12.4	9.8	9.3	9.2	8.0	9.4	9.3	9.0	
几内亚	16.0	21.4	15.2	11.9	9.7	8.2	8.2	8.9	9.8	8.9	8.3	7.8	9.9	8.6	8.1	
几内亚比绍	2.3	5.1	2.1	0.8	-1.0	1.5	1.5	1.1	1.4	-2.6	1.3	2.5	5.9	1.5	-1.4	
肯尼亚	7.0	14.0	9.4	5.7	6.9	6.6	6.3	8.0	4.7	5.6	5.3	5.0	5.7	6.2	6.2	
莱索托	7.0	6.0	5.5	5.0	4.6	4.3	6.2	4.5	4.7	5.9	5.7	5.5	5.2	6.0	5.3	
利比里亚	10.0	8.5	6.8	7.6	9.9	7.7	8.8	12.4	23.5	22.2	20.5	13.5	28.5	20.6	19.0	
马达加斯加	10.2	9.5	5.7	5.8	6.1	7.4	6.7	8.3	7.3	6.7	6.3	5.0	6.1	6.4	6.0	
马拉维	8.1	7.6	21.3	28.3	23.8	21.9	21.7	11.5	9.2	8.8	8.4	5.0	9.9	8.6	7.8	
马里	2.7	3.1	5.3	-2.4	2.7	1.4	-1.8	1.8	1.7	0.2	1.3	1.9	1.0	1.0	1.5	
毛里求斯	5.7	6.5	3.9	3.5	3.2	1.3	1.0	3.7	3.2	0.9	2.3	3.3	1.8	2.0	2.7	
莫桑比克	11.0	11.2	2.6	4.3	2.6	3.6	19.9	15.1	3.9	5.6	7.6	5.5	3.5	8.5	6.5	
纳米比亚	7.1	5.0	6.7	5.6	5.3	3.4	6.7	6.1	4.3	4.8	5.5	5.5	5.1	4.8	5.5	
尼日尔	2.5	2.9	0.5	2.3	-0.9	1.0	0.2	0.2	2.7	-1.3	2.2	2.0	1.6	0.4	2.0	
尼日利亚	12.9	10.8	12.2	8.5	8.0	9.0	15.7	16.5	12.1	11.3	11.7	11.0	11.4	11.7	11.7	
卢旺达	7.9	5.7	6.3	4.2	1.8	2.5	5.7	4.8	1.4	3.5	5.0	5.0	1.1	5.0	5.0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16.2	14.3	10.6	8.1	7.0	5.2	5.4	5.7	7.9	8.8	8.9	3.0	9.0	7.8	10.0	
塞内加尔	2.1	3.4	1.4	0.7	-1.1	0.1	0.8	1.3	0.5	1.0	1.5	1.5	1.3	2.0	1.5	
塞舌尔	7.6	2.6	7.1	4.3	1.4	4.0	-1.0	2.9	3.7	2.0	1.8	3.0	3.4	2.3	1.9	
塞拉利昂	8.3	6.8	6.6	5.5	4.6	6.7	10.9	18.2	16.9	15.7	13.0	8.3	17.5	14.0	12.0	
南非	5.9	5.0	5.6	5.8	6.1	4.6	6.3	5.3	4.6	4.4	5.2	5.3	4.9	4.7	5.3	
南苏丹	45.1	0.0	1.7	52.8	379.8	187.9	83.5	24.5	16.9	8.0	40.1	35.9	10.8	
坦桑尼亚	6.6	12.7	16.0	7.9	6.1	5.6	5.2	5.3	3.5	3.6	4.2	5.0	3.3	4.1	4.3	
多哥	2.6	3.6	2.6	1.8	0.2	1.8	0.9	-0.2	0.9	1.4	2.0	2.0	2.0	1.7	2.2	
乌干达	6.4	15.0	12.7	4.9	3.1	5.4	5.5	5.6	2.6	3.2	3.8	5.0	2.2	3.5	3.9	
赞比亚	15.4	8.7	6.6	7.0	7.8	10.1	17.9	6.6	7.0	9.9	10.0	8.0	7.9	12.0	8.0	
津巴布韦 ⁸	-5.6	3.5	3.7	1.6	-0.2	-2.4	-1.6	0.9	10.6	161.8	49.7	3.0	42.1	182.9	9.4	

¹消费者价格变动以年平均变化显示。

²月度同比变化。有几个国家是季度同比变化。

³基于欧盟统计局的协调消费者价格指数。

⁴见统计附录“国家说明”部分对阿根廷、利比亚、乌克兰和委内瑞拉的具体说明。

⁵不包括委内瑞拉，但从2017年起包括阿根廷。见统计附录“国家说明”部分对委内瑞拉和阿根廷的具体说明。

⁶2011年的数据自当年7月9日后不包括南苏丹。2012年及以后的数据仅与当前的苏丹有关。

⁷2011年以后的数据不包括叙利亚，因为冲突不断并且缺少数据。

⁸津巴布韦元于2009年初停止流通。当前的数据是基于基金组织工作人员对以美元表示的价格和汇率走势的估计。工作人员对美元价值的估计可能不同于当局的估计。

表A8. 主要发达经济体：广义政府财政差额的债务¹
(相当于GDP的百分比, 除非另有注明)

	平均值							预测		
	2001-10年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4
主要发达经济体										
净贷款/借款	-4.6	-4.3	-3.6	-3.0	-3.2	-3.1	-3.6	-3.8	-3.6	-3.3
产出缺口 ²	-0.4	-1.8	-1.2	-0.6	-0.5	0.2	0.8	0.8	0.9	0.8
结构差额 ²	-4.3	-3.8	-3.2	-2.9	-3.2	-3.3	-3.8	-4.1	-4.0	-3.6
美国										
净贷款/借款 ³	-5.2	-4.6	-4.0	-3.6	-4.3	-4.5	-5.7	-5.6	-5.5	-5.1
产出缺口 ²	-0.4	-1.9	-1.1	0.0	0.0	0.6	1.5	1.8	2.0	1.5
结构差额 ²	-4.7	-4.5	-3.8	-3.6	-4.4	-4.8	-6.0	-6.3	-6.3	-5.7
净债务	47.8	80.8	80.4	80.3	81.6	81.6	80.0	80.9	83.9	94.4
总债务	68.3	104.8	104.4	104.7	106.8	106.0	104.3	106.2	108.0	115.8
欧元区										
净贷款/借款	-3.0	-3.1	-2.5	-2.0	-1.6	-1.0	-0.5	-0.9	-0.9	-0.8
产出缺口 ²	0.4	-2.9	-2.5	-2.0	-1.3	-0.3	0.3	0.1	0.0	0.0
结构差额 ²	-3.2	-1.2	-0.9	-0.8	-0.7	-0.7	-0.6	-0.7	-0.9	-0.8
净债务	56.5	75.1	75.4	74.2	73.8	71.8	70.0	68.9	67.6	62.7
总债务	70.6	91.9	92.1	90.2	89.5	87.3	85.4	83.9	82.3	76.1
德国										
净贷款/借款	-2.6	0.0	0.6	0.9	1.2	1.2	1.9	1.1	1.0	1.0
产出缺口 ²	-0.2	-0.8	-0.3	-0.3	0.1	0.9	1.1	0.4	0.1	0.0
结构差额 ²	-2.2	0.6	1.2	1.2	1.3	1.1	1.4	0.9	1.0	1.0
净债务	54.3	58.6	55.0	52.1	49.3	45.6	42.7	40.1	37.8	29.9
总债务	66.5	78.6	75.6	72.0	69.1	65.2	61.7	58.6	55.7	45.6
法国										
净贷款/借款	-3.8	-4.1	-3.9	-3.6	-3.5	-2.8	-2.5	-3.3	-2.4	-2.6
产出缺口 ²	-0.1	-1.1	-1.0	-0.9	-1.0	-0.1	0.3	0.2	0.1	0.0
结构差额 ²	-3.8	-3.4	-3.3	-3.0	-2.8	-2.6	-2.5	-2.4	-2.5	-2.6
净债务	59.1	83.0	85.5	86.4	89.2	89.5	89.5	90.4	90.4	88.9
总债务	68.3	93.4	94.9	95.6	98.0	98.4	98.4	99.3	99.2	97.8
意大利										
净贷款/借款	-3.4	-2.9	-3.0	-2.6	-2.5	-2.4	-2.1	-2.0	-2.5	-2.6
产出缺口 ²	0.0	-4.1	-4.1	-3.4	-2.7	-1.4	-0.9	-1.0	-0.8	-0.1
结构差额 ²	-4.0	-0.6	-1.1	-0.7	-1.4	-1.7	-1.8	-1.5	-2.1	-2.6
净债务	95.7	116.5	118.7	119.4	119.0	119.2	120.2	121.3	122.0	123.2
总债务	104.2	129.0	131.8	131.6	131.4	131.4	132.2	133.2	133.7	134.0
日本										
净贷款/借款	-6.4	-7.9	-5.6	-3.8	-3.7	-3.2	-3.2	-3.0	-2.2	-2.0
产出缺口 ²	-1.6	-1.7	-2.0	-1.5	-1.7	-0.5	-0.5	-0.2	-0.2	0.1
结构差额 ²	-6.0	-7.5	-5.5	-4.3	-4.1	-3.4	-3.1	-2.9	-2.1	-2.0
净债务	99.9	146.4	148.5	147.8	152.6	151.1	153.2	153.8	153.7	153.6
总债务 ⁴	175.9	232.5	236.1	231.6	236.3	235.0	237.1	237.7	237.6	237.6
英国										
净贷款/借款	-4.1	-5.3	-5.3	-4.2	-2.9	-1.8	-1.4	-1.4	-1.5	-1.0
产出缺口 ²	0.6	-1.7	-0.5	0.0	0.1	0.3	0.1	-0.1	-0.1	0.0
结构差额 ²	-4.5	-4.0	-4.7	-4.1	-2.9	-2.0	-1.5	-1.3	-1.4	-1.1
净债务	40.4	76.8	78.8	79.3	78.8	77.5	77.5	76.1	75.4	73.9
总债务	45.4	85.2	87.0	87.9	87.9	87.1	86.8	85.6	84.8	83.3
加拿大										
净贷款/借款	-0.2	-1.5	0.2	-0.1	-0.4	-0.3	-0.4	-0.7	-0.7	-0.4
产出缺口 ²	-0.3	-0.8	-0.3	-1.7	-2.1	-0.6	-0.4	-0.6	0.1	0.1
结构差额 ²	-0.1	-1.1	0.1	0.8	0.7	0.0	-0.2	-0.5	-0.8	-0.4
净债务 ⁵	29.7	29.8	28.6	28.5	28.8	27.6	26.8	26.4	25.7	22.1
总债务	74.5	86.2	85.7	91.3	91.8	90.1	89.9	87.5	85.0	74.6

注：针对各国所使用的方法和具体假设见统计附录专栏A1的讨论。财政数据的国家组合成数是由相关国家的美元值加总计算得出的。

¹债务数据指的是年末值。各国间债务数据并不总具有可比性。对于已采用2008年《国民账户体系》(SNA)的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香港特区和美国)，其国家统计局报告的总债务和净债务水平数据进行了调整，以剔除政府雇员养老金固定收益计划的未备资金的养老金负债。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加总财政数据和美国财政数据从2001年开始，因此，加总数据和美国数据平均值是对2001-2007年而言的。

²相当于潜在GDP的百分比。

³对国家统计局报告的数字做了调整，剔除了与政府雇员养老金固定收益计划的权责发生制会计处理方法有关的项目。

⁴在非合并基础上统计。

⁵包括股份。

表A9. 世界贸易量和价格概况
(年度百分比变化)

	平均值										预测	
	2001-10年	2011-20年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货物和服务贸易												
世界贸易¹												
贸易量	5.0	3.6	7.0	3.1	3.6	3.9	2.8	2.3	5.7	3.6	1.1	3.2
价格平减指数												
以美元计值	3.9	-0.5	11.1	-1.8	-0.7	-1.8	-13.2	-4.1	4.2	5.5	-1.6	-0.3
以特别提款权计值	2.4	0.6	7.3	1.2	0.1	-1.7	-5.8	-3.4	4.4	3.3	0.8	0.1
贸易量												
出口												
发达经济体	3.9	3.3	6.2	2.9	3.2	4.0	3.8	1.8	4.7	3.1	0.9	2.5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8.2	4.1	7.9	3.5	4.7	3.3	1.4	3.0	7.3	3.9	1.9	4.1
进口												
发达经济体	3.5	3.3	5.4	1.7	2.6	3.9	4.8	2.6	4.7	3.0	1.2	2.7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9.2	4.4	10.6	5.4	5.1	4.3	-0.9	1.8	7.5	5.1	0.7	4.3
贸易条件												
发达经济体	-0.1	0.1	-1.5	-0.7	1.0	0.3	1.8	1.2	-0.2	-0.7	0.0	-0.1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1.0	-0.3	3.6	0.7	-0.6	-0.6	-4.2	-1.6	0.8	1.5	-1.3	-1.1
货物贸易												
世界贸易¹												
贸易量	5.0	3.5	7.5	2.9	3.3	3.0	2.2	2.1	5.8	3.7	0.9	3.3
价格平减指数												
以美元计值	3.9	-0.7	12.2	-1.9	-1.3	-2.4	-14.4	-4.8	4.8	5.9	-1.8	-0.7
以特别提款权计值	2.3	0.3	8.4	1.1	-0.5	-2.3	-7.1	-4.2	5.0	3.7	0.6	-0.3
以美元计值的世界贸易价格²												
制成品	1.9	-0.2	4.3	2.3	-2.8	-0.4	-3.1	-5.1	-0.3	1.9	1.4	-0.2
石油	10.8	-3.1	31.7	0.9	-0.9	-7.5	-47.2	-15.7	23.3	29.4	-9.6	-6.2
非燃料初级产品	8.9	-1.0	20.0	-7.8	-5.4	-5.4	-17.1	-1.0	6.4	1.6	0.9	1.7
食品	5.6	-0.3	18.8	-3.8	0.7	-1.4	-16.8	0.0	3.9	-0.6	-3.4	2.8
饮料	8.4	-1.8	24.1	-18.1	-13.7	20.1	-7.2	-3.1	-4.7	-8.2	-5.1	6.2
农业原料	5.9	-2.6	24.3	-20.5	-4.4	-7.5	-11.5	0.0	5.2	1.9	-5.7	-1.9
金属	14.5	-3.7	12.7	-17.8	-3.9	-12.2	-27.3	-5.3	22.2	6.6	4.3	-6.2
以特别提款权计值的世界贸易价格²												
制成品	0.4	0.8	0.8	5.4	-2.0	-0.4	5.2	-4.5	-0.1	-0.2	3.9	0.2
石油	9.2	-2.1	27.2	4.0	-0.1	-7.5	-42.7	-15.1	23.6	26.7	-7.4	-5.9
非燃料初级产品	7.4	0.0	15.9	-4.9	-4.7	-5.4	-10.0	-0.4	6.7	-0.5	3.3	2.1
食品	4.0	0.7	14.8	-0.8	1.5	-1.3	-9.7	0.7	4.2	-2.6	-1.1	3.2
饮料	6.8	-0.8	20.0	-15.6	-13.0	20.1	0.7	-2.5	-4.5	-10.1	-2.8	6.6
农业原料	4.3	-1.6	20.1	-18.1	-3.7	-7.5	-4.0	0.6	5.5	-0.2	-3.5	-1.6
金属	12.9	-2.7	8.9	-15.3	-3.1	-12.1	-21.1	-4.7	22.5	4.4	6.8	-5.9
以欧元计值的世界贸易价格²												
制成品	-1.7	1.5	-0.6	10.8	-5.9	-0.5	16.1	-4.9	-2.3	-2.6	6.7	0.0
石油	6.9	-1.4	25.5	9.2	-4.1	-7.6	-36.8	-15.4	20.8	23.7	-4.9	-6.0
非燃料初级产品	5.1	0.7	14.4	-0.2	-8.5	-5.5	-0.7	-0.8	4.3	-2.8	6.1	2.0
食品	1.8	1.4	13.2	4.2	-2.6	-1.4	-0.4	0.3	1.8	-4.9	1.6	3.1
饮料	4.5	-0.1	18.4	-11.4	-16.4	20.0	11.1	-2.8	-6.6	-12.2	-0.1	6.5
农业原料	2.1	-1.0	18.5	-14.0	-7.5	-7.6	5.9	0.3	3.1	-2.6	-0.8	-1.7
金属	10.4	-2.1	7.4	-11.0	-7.0	-12.2	-12.9	-5.0	19.7	1.9	9.7	-6.0

表A9. 世界贸易量和价格概况 (续)
(年度百分比变化)

	平均值										预测	
	2001-10年	2011-20年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货物贸易												
贸易量												
出口												
发达经济体	3.8	3.1	6.4	2.7	2.6	3.2	3.2	1.5	4.7	3.1	0.6	2.6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8.0	3.9	8.0	3.9	4.7	2.7	1.1	2.9	7.0	3.8	1.5	3.9
燃料出口国	4.8	1.7	5.9	2.7	2.1	-0.4	3.1	1.2	1.4	0.3	-2.6	3.0
非燃料出口国	9.3	4.6	8.8	4.4	5.8	3.9	0.4	3.3	8.4	4.7	2.7	4.2
进口												
发达经济体	3.5	3.1	6.0	1.1	2.3	3.4	3.8	2.2	5.0	3.5	1.0	2.8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9.3	4.3	11.4	5.2	4.7	2.7	-0.7	2.2	7.8	5.0	0.4	4.7
燃料出口国	11.0	1.7	11.9	8.5	3.6	1.0	-7.1	-5.5	5.0	-1.7	0.2	3.2
非燃料出口国	8.9	4.8	11.3	4.4	5.0	3.0	0.7	3.8	8.4	6.2	0.4	4.9
以特别提款权计值的价格平减指数												
出口												
发达经济体	1.7	0.2	6.1	-0.5	0.4	-1.9	-6.5	-2.1	4.3	2.9	0.0	-0.3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4.3	0.5	13.1	3.0	-1.3	-3.1	-8.9	-7.2	6.6	4.9	0.8	-1.0
燃料出口国	7.7	-1.0	25.4	4.3	-2.6	-6.9	-30.0	-12.7	17.0	15.7	-3.2	-5.1
非燃料出口国	3.0	0.9	8.2	2.5	-0.7	-1.5	-0.8	-5.7	4.0	2.1	1.9	0.0
进口												
发达经济体	1.7	0.2	8.1	0.6	-0.6	-2.0	-8.0	-3.5	4.4	3.7	0.0	-0.1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3.1	0.7	8.2	2.4	-0.8	-2.7	-4.7	-5.6	5.5	3.7	2.3	-0.1
燃料出口国	3.7	0.9	6.2	2.9	0.2	-2.4	-3.4	-3.3	3.6	1.5	3.1	0.5
非燃料出口国	3.0	0.7	8.6	2.3	-1.0	-2.7	-4.9	-6.1	5.9	4.1	2.1	-0.2
贸易条件												
发达经济体	-0.1	0.0	-1.8	-1.0	1.0	0.1	1.7	1.4	-0.1	-0.8	0.0	-0.2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1.2	-0.2	4.5	0.6	-0.5	-0.4	-4.4	-1.7	1.0	1.2	-1.5	-0.9
按地区分组												
亚洲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1.3	0.5	-2.7	1.5	1.1	2.4	8.5	0.0	-3.4	-2.2	0.1	0.3
欧洲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2.1	-0.6	11.3	1.5	-3.1	-0.6	-10.9	-6.0	2.9	4.5	-2.7	-1.0
中东和中亚	2.3	-0.9	5.1	-1.8	-1.1	-2.5	-8.8	0.8	3.5	-0.5	-1.4	-1.3
拉丁美洲与加勒比	3.2	-1.6	12.8	0.2	-0.1	-4.4	-24.8	-5.5	10.4	10.5	-4.6	-4.6
撒哈拉以南非洲	3.9	-0.7	12.8	-1.3	-2.4	-2.8	-14.6	-0.3	6.6	4.0	-4.3	-2.0
按分析标准分组												
按出口收入来源												
燃料	3.9	-1.9	18.1	1.4	-2.7	-4.6	-27.5	-9.7	12.9	14.0	-6.1	-5.6
非燃料	0.0	0.2	-0.4	0.2	0.3	1.3	4.3	0.4	-1.8	-1.9	-0.2	0.2
备忘项												
世界出口 (单位: 十亿美元)												
货物与服务	13,477	23,161	22,315	22,608	23,319	23,752	21,096	20,713	22,801	24,882	24,739	25,381
货物	10,661	17,992	17,928	18,129	18,542	18,632	16,197	15,737	17,439	19,106	18,898	19,312
平均石油价格 ³	10.8	-3.1	31.7	0.9	-0.9	-7.5	-47.2	-15.7	23.3	29.4	-9.6	-6.2
每桶石油美元价格	54.25	74.39	104.05	105.01	104.07	96.25	50.79	42.84	52.81	68.33	61.78	57.94
制成品出口单位价格 ⁴	1.9	-0.2	4.3	2.3	-2.8	-0.4	-3.1	-5.1	-0.3	1.9	1.4	-0.2

¹世界进口和出口年度百分比变化的平均值。

²制成品价格以发达经济体制成品的出口单位价格指数表示, 占发达经济体贸易(货物出口)权重的83%; 石油价格以英国布伦特、迪拜法塔赫和西得克萨斯中质原油平均价格表示; 非燃料初级产品价格以用其在2014-2016年占世界商品出口总值的比重加权后的世界市场平均价格表示。

³英国布伦特、迪拜法塔赫和西得克萨斯中质原油平均价格的百分比变化。

⁴发达经济体出口的制成品的百分比变化。

表A10. 经常账户差额概况

(单位：十亿美元)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预测		
									2019	2020	2024
发达经济体	-38.7	25.3	203.9	225.4	269.7	337.7	411.5	362.3	304.9	252.2	261.4
美国	-445.7	-426.8	-348.8	-365.2	-407.8	-428.3	-439.6	-491.0	-539.5	-569.1	-586.5
欧元区	-12.4	173.5	300.7	340.4	313.1	370.3	409.7	396.6	376.6	368.9	344.1
德国	232.9	251.6	244.7	280.0	288.4	293.8	295.8	289.5	269.1	261.0	270.3
法国	-24.6	-25.9	-14.3	-27.3	-9.0	-11.5	-18.7	-16.2	-13.7	-13.7	-14.2
意大利	-68.3	-7.0	21.0	41.1	24.6	47.5	50.7	52.0	57.0	58.8	46.4
西班牙	-47.4	-3.1	20.7	14.9	13.9	27.9	24.3	13.2	12.8	15.0	17.6
日本	129.8	59.7	45.9	36.8	136.4	197.9	202.0	175.3	172.1	180.5	228.6
英国	-51.6	-100.9	-141.9	-149.6	-142.4	-139.3	-88.1	-109.1	-94.7	-99.6	-115.4
加拿大	-49.6	-65.7	-59.3	-43.2	-55.2	-48.9	-46.3	-45.2	-32.5	-30.2	-36.4
其他发达经济体 ⁴	264.6	274.1	342.1	357.2	359.8	343.1	328.5	359.2	349.6	326.4	339.2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376.6	343.2	170.1	173.0	-60.3	-81.3	12.6	1.9	-14.4	-134.8	-383.2
按地区分组											
亚洲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98.0	120.6	98.8	229.3	309.4	226.9	175.2	-20.1	82.6	47.6	-70.2
欧洲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38.7	-27.7	-63.3	-12.7	30.9	-14.4	-23.7	63.7	60.4	23.2	-7.4
拉丁美洲与加勒比	-110.2	-146.5	-169.4	-183.2	-170.5	-97.7	-78.8	-99.2	-80.9	-81.9	-122.6
中东和中亚	436.1	423.3	340.4	202.5	-137.3	-139.9	-23.9	101.4	-14.9	-54.7	-107.8
撒哈拉以南非洲	-8.6	-26.6	-36.4	-62.9	-92.7	-56.3	-36.2	-43.8	-61.6	-69.0	-75.2
按分析标准分组											
按出口收入来源											
燃料	619.8	596.2	465.1	311.2	-76.3	-73.7	84.9	297.9	145.5	68.7	16.5
非燃料	-243.1	-253.0	-295.0	-138.2	16.0	-7.6	-72.3	-296.0	-159.9	-203.5	-399.7
其中，初级产品	-28.1	-61.3	-83.2	-53.8	-66.1	-41.4	-57.4	-72.7	-51.4	-49.9	-65.2
按外部融资来源											
净债务经济体	-327.8	-407.3	-381.9	-349.9	-318.7	-226.1	-241.9	-291.8	-292.4	-332.2	-463.1
按净债务经济体的偿债情况											
2014-2018年有债务拖欠和/或债务重组的 经济体	-18.3	-34.7	-39.4	-33.4	-52.2	-49.4	-35.4	-24.1	-33.9	-40.3	-41.9
备忘项											
全球	338.0	368.5	374.0	398.4	209.4	256.3	424.1	364.2	290.5	117.4	-121.9
欧盟	75.2	206.3	277.2	288.7	282.8	323.2	412.6	383.9	372.6	358.4	319.2
低收入发展中国家	-21.8	-31.1	-37.1	-41.5	-74.6	-37.4	-33.2	-52.9	-66.6	-74.9	-81.1
中东和北非	405.2	413.0	333.5	193.7	-120.3	-116.9	-4.4	118.3	2.8	-41.2	-88.6

表A10. 经常账户差额概况 (续)
(占GDP的百分比)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预测		
									2019	2020	2024
发达经济体	-0.1	0.1	0.4	0.5	0.6	0.7	0.9	0.7	0.6	0.5	0.4
美国	-2.9	-2.6	-2.1	-2.1	-2.2	-2.3	-2.3	-2.4	-2.5	-2.5	-2.3
欧元区	-0.1	1.4	2.3	2.5	2.7	3.1	3.2	2.9	2.8	2.7	2.2
德国	6.2	7.1	6.6	7.2	8.6	8.5	8.1	7.3	7.0	6.6	5.8
法国	-0.9	-1.0	-0.5	-1.0	-0.4	-0.5	-0.7	-0.6	-0.5	-0.5	-0.4
意大利	-3.0	-0.3	1.0	1.9	1.3	2.5	2.6	2.5	2.9	2.9	2.1
西班牙	-3.2	-0.2	1.5	1.1	1.2	2.3	1.8	0.9	0.9	1.0	1.0
日本	2.1	1.0	0.9	0.8	3.1	4.0	4.2	3.5	3.3	3.3	3.7
英国	-2.0	-3.8	-5.1	-4.9	-4.9	-5.2	-3.3	-3.9	-3.5	-3.7	-3.7
加拿大	-2.8	-3.6	-3.2	-2.4	-3.5	-3.2	-2.8	-2.6	-1.9	-1.7	-1.6
其他发达经济体 ¹	4.0	4.1	5.0	5.1	5.6	5.2	4.7	4.9	4.8	4.4	3.8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1.4	1.2	0.6	0.6	-0.2	-0.3	0.0	0.0	0.0	-0.4	-0.8
按地区分组											
亚洲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0.8	0.9	0.7	1.5	2.0	1.4	1.0	-0.1	0.4	0.2	-0.2
欧洲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0.9	-0.6	-1.4	-0.3	0.9	-0.4	-0.6	1.7	1.6	0.6	-0.1
拉丁美洲与加勒比	-1.9	-2.5	-2.8	-3.1	-3.2	-1.9	-1.4	-1.9	-1.6	-1.5	-1.9
中东和中亚	12.1	11.4	8.8	5.2	-3.9	-4.1	-0.7	2.7	-0.4	-1.4	-2.2
撒哈拉以南非洲	-0.6	-1.7	-2.2	-3.6	-6.0	-3.9	-2.3	-2.7	-3.6	-3.8	-3.1
按分析标准分组											
按出口收入来源											
燃料	10.5	9.7	7.4	5.1	-1.5	-1.6	1.7	5.6	2.8	1.3	0.3
非燃料	-1.2	-1.1	-1.2	-0.6	0.1	0.0	-0.3	-1.0	-0.5	-0.6	-0.9
其中, 初级产品	-1.6	-3.3	-4.3	-2.8	-3.5	-2.3	-2.9	-3.8	-2.8	-2.6	-2.7
按外部融资来源											
净债务经济体	-2.5	-3.0	-2.7	-2.4	-2.4	-1.7	-1.7	-2.0	-1.9	-2.0	-2.1
按净债务经济体的偿债情况											
2014-2018年有债务拖欠和/或债务重组的经济体	-2.2	-3.9	-4.2	-3.5	-5.9	-5.7	-4.4	-2.9	-3.9	-4.3	-3.5
备忘项											
全球	0.5	0.5	0.5	0.5	0.3	0.3	0.5	0.4	0.3	0.1	-0.1
欧盟	0.4	1.2	1.5	1.5	1.7	2.0	2.4	2.0	2.0	1.9	1.4
低收入发展中国家	-1.5	-1.9	-2.1	-2.1	-4.0	-2.1	-1.8	-2.6	-3.1	-3.2	-2.5
中东和北非	13.5	13.5	10.6	6.0	-4.3	-4.2	-0.2	3.8	0.1	-1.3	-2.3

表A10. 经常账户差额概况 (续)
(占货物和服务出口的百分比)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预测		
									2019	2020	2024
发达经济体	-0.3	0.2	1.4	1.5	2.0	2.5	2.8	2.3	2.0	1.6	1.4
美国	-21.0	-19.2	-15.2	-15.4	-18.0	-19.3	-18.7	-19.6	-21.5	-22.0	-19.1
欧元区	-0.4	5.4	8.8	9.5	9.6	11.4	11.6	10.3
德国	13.8	15.4	14.4	15.8	18.3	18.4	17.0	15.5	14.7	13.9	11.9
法国	-3.0	-3.2	-1.7	-3.1	-1.2	-1.5	-2.3	-1.8	-1.5	-1.4	-1.2
意大利	-11.1	-1.2	3.4	6.5	4.5	8.6	8.3	7.9	8.9	8.8	5.8
西班牙	-11.0	-0.8	4.7	3.3	3.5	6.8	5.4	2.7	2.7	3.0	2.9
日本	13.9	6.5	5.5	4.3	17.4	24.4	23.1	18.9	19.0	19.8	22.0
英国	-6.4	-12.6	-17.3	-17.5	-17.9	-18.5	-11.1	-12.9	-11.6	-12.6	-13.1
加拿大	-9.1	-11.9	-10.7	-7.6	-11.2	-10.3	-9.1	-8.3	-5.9	-5.3	-5.5
其他发达经济体 ¹	6.8	6.8	8.2	8.6	9.7	9.4	8.3	8.4	8.4	7.7	6.7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4.5	3.7	1.9	2.2	-0.7	-1.0	0.1	0.0	-0.2	-1.4	-3.2
按地区分组											
亚洲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2.8	3.3	2.6	5.7	8.2	6.2	4.3	-0.5	1.8	1.0	-1.2
欧洲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2.8	-1.9	-4.3	-0.9	2.6	-1.3	-1.8	4.2	3.9	1.5	-0.4
拉丁美洲与加勒比	-8.9	-11.5	-13.4	-14.7	-15.8	-9.3	-6.7	-7.8	-6.4	-6.3	-7.7
中东和中亚	25.6	22.5	19.2	12.9	-10.2	-11.5	-2.0	6.6	-1.0	-3.5	-6.5
撒哈拉以南非洲	-1.8	-5.6	-7.6	-13.8	-26.9	-17.8	-9.9	-10.4	-15.1	-16.4	-14.2
按分析标准分组											
按出口收入来源											
燃料	25.4	22.6	18.5	13.8	-4.1	-4.7	4.8	14.6	7.7	3.9	1.0
非燃料	-4.2	-4.2	-4.6	-2.1	0.3	-0.1	-1.1	-4.1	-2.2	-2.7	-4.1
其中，初级产品	-5.7	-12.5	-17.2	-11.4	-16.4	-10.4	-12.9	-15.2	-10.8	-10.1	-10.7
按外部融资来源											
净债务经济体	-8.3	-10.1	-9.2	-8.4	-8.7	-6.2	-5.8	-6.4	-6.2	-6.8	-7.2
按净债务经济体的偿债情况											
2014-2018年有债务拖欠和/或债务重组的经济体	-5.9	-11.2	-12.8	-11.8	-24.0	-25.5	-15.8	-9.3	-12.7	-14.3	-11.7
备忘项											
全球	1.5	1.5	1.6	1.8	1.0	1.3	1.8	1.5	1.2	0.5	-0.4
欧盟	1.0	2.8	3.6	3.6	3.9	4.4	5.2	4.4	4.3	4.0	3.0
低收入发展中国家	-4.6	-6.5	-7.2	-7.8	-15.5	-7.8	-5.9	-8.2	-9.9	-10.2	-7.5
中东和北非	27.1	24.9	21.3	14.1	-9.9	-10.7	-0.6	8.6	0.2	-2.9	-6.0

¹不包括七国集团（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和欧元区国家。

表A11. 发达经济体：经常账户差额
(占GDP的百分比)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预测		
									2019	2020	2024
发达经济体	-0.1	0.1	0.4	0.5	0.6	0.7	0.9	0.7	0.6	0.5	0.4
美国	-2.9	-2.6	-2.1	-2.1	-2.2	-2.3	-2.3	-2.4	-2.5	-2.5	-2.3
欧元区四国 ¹	-0.1	1.4	2.3	2.5	2.7	3.1	3.2	2.9	2.8	2.7	2.2
德国	6.2	7.1	6.6	7.2	8.6	8.5	8.1	7.3	7.0	6.6	5.8
法国	-0.9	-1.0	-0.5	-1.0	-0.4	-0.5	-0.7	-0.6	-0.5	-0.5	-0.4
意大利	-3.0	-0.3	1.0	1.9	1.3	2.5	2.6	2.5	2.9	2.9	2.1
西班牙	-3.2	-0.2	1.5	1.1	1.2	2.3	1.8	0.9	0.9	1.0	1.0
荷兰	8.5	10.2	9.8	8.2	6.3	8.1	10.8	10.9	9.8	9.5	8.5
比利时	-1.1	-0.1	-0.3	-0.9	-1.0	-0.6	0.7	-1.3	-1.1	-0.8	-1.3
奥地利	1.6	1.5	1.9	2.5	1.7	2.5	2.0	2.3	1.6	1.8	1.9
爱尔兰	-1.6	-3.4	1.6	1.1	4.4	-4.2	0.5	10.6	10.8	9.6	5.7
葡萄牙	-6.0	-1.8	1.6	0.1	0.1	0.6	0.4	-0.6	-0.6	-0.7	-1.5
希腊	-10.0	-2.4	-2.6	-2.3	-1.5	-2.3	-2.4	-3.5	-3.0	-3.3	-4.5
芬兰	-1.7	-2.3	-1.9	-1.5	-0.7	-0.7	-0.7	-1.6	-0.7	-0.5	0.4
斯洛伐克共和国	-5.0	0.9	1.9	1.1	-1.7	-2.2	-2.0	-2.5	-2.5	-1.7	0.1
立陶宛	-4.6	-1.4	0.8	3.2	-2.8	-0.8	0.9	1.6	1.1	1.1	-0.8
斯洛文尼亚	-0.8	1.3	3.3	5.1	3.8	4.8	6.1	5.7	4.2	4.1	1.4
卢森堡	6.0	5.6	5.4	5.2	5.1	5.1	5.0	4.7	4.5	4.5	4.4
拉脱维亚	-3.2	-3.6	-2.7	-1.7	-0.5	1.6	0.7	-1.0	-1.8	-2.1	-3.4
爱沙尼亚	1.3	-1.9	0.5	0.8	1.8	2.0	3.2	1.7	0.7	0.3	-0.8
塞浦路斯	-4.1	-6.0	-4.9	-4.3	-1.5	-5.1	-8.4	-7.0	-7.8	-7.5	-5.0
马耳他	-0.2	1.7	2.7	8.7	2.8	3.8	10.5	9.8	7.6	6.2	6.1
日本	2.1	1.0	0.9	0.8	3.1	4.0	4.2	3.5	3.3	3.3	3.7
英国	-2.0	-3.8	-5.1	-4.9	-4.9	-5.2	-3.3	-3.9	-3.5	-3.7	-3.7
韩国	1.3	3.8	5.6	5.6	7.2	6.5	4.6	4.4	3.2	2.9	2.9
加拿大	-2.8	-3.6	-3.2	-2.4	-3.5	-3.2	-2.8	-2.6	-1.9	-1.7	-1.6
澳大利亚	-3.1	-4.3	-3.4	-3.1	-4.6	-3.3	-2.6	-2.1	-0.3	-1.7	-1.9
中国台湾省	7.8	8.7	9.7	11.4	13.9	13.5	14.5	12.2	11.4	10.8	8.0
新加坡	22.2	17.6	15.7	18.0	17.2	17.5	16.4	17.9	16.5	16.6	15.0
瑞士	7.8	10.7	11.6	8.5	11.2	9.4	6.7	10.2	9.6	9.8	9.8
瑞典	5.5	5.5	5.2	4.5	4.1	3.8	2.8	1.7	2.9	2.7	2.4
香港特别行政区	5.6	1.6	1.5	1.4	3.3	4.0	4.6	4.3	5.5	5.1	4.0
捷克共和国	-2.1	-1.6	-0.5	0.2	0.2	1.6	1.7	0.3	-0.1	-0.2	-0.7
挪威	12.4	12.5	10.3	10.5	7.9	4.0	5.7	8.1	6.9	7.2	5.9
以色列	2.1	0.5	2.9	4.4	5.0	3.6	2.7	2.7	2.4	2.5	2.5
丹麦	6.6	6.3	7.8	8.9	8.2	7.9	8.0	5.7	5.5	5.2	4.6
新西兰	-2.8	-3.9	-3.2	-3.1	-3.0	-2.2	-2.9	-3.8	-4.1	-4.3	-4.3
波多黎各
澳门特别行政区	40.9	39.3	40.2	34.2	25.3	27.2	33.1	35.2	35.7	35.3	29.8
冰岛	-5.1	-3.8	5.8	3.9	5.1	7.6	3.8	2.8	3.1	1.6	0.3
圣马力诺	-0.5	0.4	0.4	0.2	0.2
备忘项											
主要发达经济体	-0.8	-0.9	-0.7	-0.6	-0.5	-0.2	-0.1	-0.4	-0.5	-0.5	-0.4
欧元区 ²	0.8	2.3	2.8	2.9	3.2	3.5	3.6	3.5	3.4	3.2	2.7

¹鉴于区域内交易的报表差异，对数据进行了修正。

²以欧元区各国的差额加总计算。

表A12.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常账户差额
(占GDP的百分比)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预测		
									2019	2020	2024
亚洲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0.8	0.9	0.7	1.5	2.0	1.4	1.0	-0.1	0.4	0.2	-0.2
孟加拉国	-1.0	0.7	1.2	1.3	1.9	0.6	-2.1	-2.7	-2.0	-2.1	-2.0
不丹	-29.8	-21.4	-25.4	-26.8	-27.2	-30.8	-23.0	-18.4	-12.5	-9.6	6.4
文莱达鲁萨兰国	34.7	29.8	20.9	31.9	16.7	12.9	16.4	7.9	8.5	12.0	19.8
柬埔寨	-7.9	-8.5	-8.4	-8.5	-8.7	-8.4	-7.9	-11.3	-12.5	-12.3	-8.8
中国	1.8	2.5	1.5	2.2	2.7	1.8	1.6	0.4	1.0	0.9	0.4
斐济	-4.7	-1.3	-8.9	-6.1	-3.8	-3.9	-7.0	-8.9	-7.3	-6.2	-5.2
印度	-4.3	-4.8	-1.7	-1.3	-1.0	-0.6	-1.8	-2.1	-2.0	-2.3	-2.5
印度尼西亚	0.2	-2.7	-3.2	-3.1	-2.0	-1.8	-1.6	-3.0	-2.9	-2.7	-2.5
基里巴斯	-9.5	1.9	-5.5	31.1	32.8	10.8	38.0	36.2	13.2	2.4	-4.2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15.3	-21.3	-26.5	-23.3	-22.4	-11.0	-10.6	-12.0	-12.1	-12.0	-10.9
马来西亚	10.7	5.1	3.4	4.3	3.0	2.4	2.8	2.1	3.1	1.9	0.9
马尔代夫	-14.8	-6.6	-4.3	-3.7	-7.5	-23.2	-21.9	-25.3	-20.4	-15.7	-8.7
马绍尔群岛	-2.2	-6.3	-10.7	-1.7	14.4	9.7	4.8	5.1	4.1	3.2	-0.2
密克罗尼西亚	-20.0	-14.6	-11.6	-0.9	1.6	3.9	7.5	24.5	15.7	2.6	-4.2
蒙古	-26.5	-27.4	-25.4	-11.3	-4.0	-6.3	-10.1	-17.0	-14.4	-12.4	-8.8
缅甸	-1.7	-1.7	-0.6	-4.2	-3.1	-4.0	-6.5	-4.2	-4.8	-4.9	-4.6
瑙鲁	28.7	35.7	49.5	25.2	-21.3	2.0	12.7	1.9	3.6	-4.3	-3.6
尼泊尔	-1.0	4.8	3.3	4.5	5.0	6.3	-0.4	-8.1	-8.3	-10.0	-5.0
帕劳	-12.7	-15.3	-14.2	-17.9	-8.7	-13.6	-19.1	-16.6	-25.4	-24.8	-19.9
巴布亚新几内亚	-24.0	-36.1	-30.8	12.3	17.5	34.6	28.7	27.4	23.0	24.8	22.2
菲律宾	2.5	2.8	4.2	3.8	2.5	-0.4	-0.7	-2.6	-2.0	-2.3	-1.9
萨摩亚	-6.9	-9.0	-1.7	-8.1	-3.1	-4.7	-1.8	2.3	-0.6	-0.3	-1.2
所罗门群岛	-8.2	1.5	-3.4	-4.3	-3.0	-4.0	-4.8	-5.2	-7.1	-8.2	-6.8
斯里兰卡	-7.1	-5.8	-3.4	-2.5	-2.3	-2.1	-2.6	-3.2	-2.6	-2.8	-2.1
泰国	2.5	-1.2	-2.1	2.9	6.9	10.5	9.7	6.4	6.0	5.4	3.7
东帝汶	39.1	39.7	42.4	27.1	6.6	-21.7	-11.4	-7.0	1.1	-2.9	-9.1
汤加	-16.9	-12.3	-8.0	-10.0	-10.7	-6.6	-6.2	-7.7	-11.0	-13.2	-12.2
图瓦卢	-37.1	18.2	-6.6	2.9	-52.8	23.2	30.9	7.1	29.9	-7.5	1.1
瓦努阿图	-7.8	-6.5	-3.3	6.2	-1.6	0.8	-6.4	3.4	6.1	-5.6	-3.7
越南	0.2	6.0	4.5	4.9	-0.1	2.9	2.1	2.4	2.2	1.9	1.0
欧洲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0.9	-0.6	-1.4	-0.3	0.9	-0.4	-0.6	1.7	1.6	0.6	-0.1
阿尔巴尼亚	-13.2	-10.1	-9.3	-10.8	-8.6	-7.6	-7.5	-6.8	-6.6	-6.4	-6.2
白俄罗斯	-8.2	-2.8	-10.0	-6.6	-3.3	-3.4	-1.7	-0.4	-0.9	-3.4	-2.8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9.5	-8.7	-5.3	-7.4	-5.3	-4.7	-4.7	-4.1	-4.8	-4.9	-4.8
保加利亚	0.3	-0.9	1.3	1.2	0.0	2.6	3.1	4.6	3.2	2.5	0.3
克罗地亚	-0.7	-0.1	0.9	2.0	4.6	2.5	3.5	2.5	1.7	1.0	0.0
匈牙利	0.4	1.5	3.6	1.3	2.4	4.6	2.3	-0.5	-0.9	-0.6	0.0
科索沃	-12.7	-5.8	-3.4	-6.9	-8.6	-7.9	-6.4	-8.0	-6.5	-6.6	-7.2
摩尔多瓦	-10.1	-7.4	-5.2	-6.0	-6.0	-3.5	-5.8	-10.5	-9.1	-8.9	-6.8
黑山共和国	-14.8	-15.3	-11.4	-12.4	-11.0	-16.2	-16.1	-17.2	-17.1	-14.9	-9.5
北马其顿	-2.5	-3.2	-1.6	-0.5	-2.1	-3.1	-1.3	-0.3	-0.7	-1.2	-2.0
波兰	-5.2	-3.7	-1.3	-2.1	-0.6	-0.5	0.1	-0.6	-0.9	-1.1	-2.1
罗马尼亚	-5.0	-4.8	-1.1	-0.7	-1.2	-2.1	-3.2	-4.5	-5.5	-5.2	-4.4
俄罗斯	4.8	3.3	1.5	2.8	5.0	1.9	2.1	6.8	5.7	3.9	3.2
塞尔维亚	-8.1	-10.8	-5.7	-5.6	-3.5	-2.9	-5.2	-5.2	-5.8	-5.1	-4.1
土耳其	-8.9	-5.5	-6.7	-4.7	-3.7	-3.8	-5.6	-3.5	-0.6	-0.9	-1.9
乌克兰 ¹	-6.3	-8.1	-9.2	-3.9	1.7	-1.5	-2.2	-3.4	-2.8	-3.5	-3.3
拉丁美洲与和加勒比	-1.9	-2.5	-2.8	-3.1	-3.2	-1.9	-1.4	-1.9	-1.6	-1.5	-1.9
安提瓜和巴布达	0.3	2.2	-2.4	-8.8	-7.0	-6.1	-5.5	-4.7
阿根廷	-1.0	-0.4	-2.1	-1.6	-2.7	-2.7	-4.9	-5.3	-1.2	0.3	-1.6
阿鲁巴	-10.5	3.5	-12.9	-5.1	4.2	5.0	1.0	0.2	-1.8	-1.1	0.7
巴哈马	-11.8	-14.0	-14.1	-17.4	-12.0	-6.0	-12.4	-12.1	-7.4	-12.8	-5.5
巴巴多斯	-11.8	-8.5	-8.4	-9.2	-6.1	-4.3	-3.8	-3.7	-3.9	-3.5	-2.5
伯利兹	-1.1	-1.2	-4.5	-7.9	-9.8	-9.0	-7.0	-8.1	-7.0	-6.4	-4.7
玻利维亚	2.2	7.2	3.4	1.7	-5.8	-5.6	-5.0	-4.9	-5.0	-4.1	-3.0
巴西	-2.9	-3.4	-3.2	-4.1	-3.0	-1.3	-0.4	-0.8	-1.2	-1.0	-1.6
智利	-1.7	-3.9	-4.1	-1.7	-2.3	-1.6	-2.1	-3.1	-3.5	-2.9	-1.7
哥伦比亚	-2.9	-3.1	-3.3	-5.2	-6.3	-4.3	-3.3	-4.0	-4.2	-4.0	-3.7

表A12.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常账户差额（续）
（占GDP的百分比）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预测		
									2019	2020	2024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续）	-1.9	-2.5	-2.8	-3.1	-3.2	-1.9	-1.4	-1.9	-1.6	-1.5	-1.9
哥斯达黎加	-5.3	-5.1	-4.8	-4.8	-3.5	-2.2	-2.9	-3.1	-2.4	-2.5	-3.3
多米尼加	-6.9	-7.6	-8.9	-12.7	-43.4	-33.6	-25.8	-9.5
多米尼加共和国	-7.5	-6.5	-4.1	-3.2	-1.8	-1.1	-0.2	-1.4	-1.3	-1.1	-2.5
厄瓜多尔	-0.5	-0.2	-1.0	-0.7	-2.2	1.3	-0.5	-1.4	0.1	0.7	1.7
萨尔瓦多	-5.5	-5.8	-6.9	-5.4	-3.2	-2.3	-1.9	-4.8	-4.9	-5.0	-5.3
格林纳达	-11.6	-12.2	-11.0	-12.0	-11.2	-11.3	-9.9	-8.9
危地马拉	-3.4	-2.6	-2.5	-2.1	-0.2	1.5	1.6	0.8	0.6	0.3	-1.0
圭亚那	-12.2	-11.3	-13.3	-9.5	-5.1	0.4	-6.8	-17.5	-22.7	-18.4	1.7
海地	-4.3	-5.7	-6.6	-8.5	-3.0	-0.9	-1.0	-3.7	-3.3	-3.2	-2.6
洪都拉斯	-8.0	-8.5	-9.5	-6.9	-4.7	-2.6	-1.8	-4.2	-4.2	-4.3	-3.9
牙买加	-12.2	-11.1	-9.2	-7.5	-3.1	-1.4	-2.6	-2.4	-2.5	-2.2	-3.1
墨西哥	-1.0	-1.5	-2.5	-1.9	-2.6	-2.2	-1.7	-1.8	-1.2	-1.6	-2.0
尼加拉瓜	-11.9	-10.7	-10.9	-7.1	-9.0	-6.6	-4.9	0.6	2.3	1.8	-1.0
巴拿马	-13.0	-9.2	-9.0	-13.4	-9.0	-8.0	-7.9	-7.8	-6.1	-5.3	-5.5
巴拉圭	0.6	-0.9	1.6	-0.1	-0.4	3.5	3.1	0.5	-0.1	1.3	1.8
秘鲁	-2.0	-3.2	-5.1	-4.5	-5.0	-2.6	-1.2	-1.6	-1.9	-2.0	-1.8
圣基茨和尼维斯	0.1	-9.4	-13.8	-11.7	-7.4	-6.3	-15.8	-13.1
圣卢西亚	-0.3	2.3	-4.6	1.5	3.0	2.5	1.7	0.8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26.3	-15.3	-13.0	-12.0	-12.2	-11.6	-10.7	-9.0
苏里南	9.8	3.3	-3.8	-7.9	-16.4	-5.4	-0.1	-5.5	-5.7	-5.8	-2.6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16.9	12.9	20.0	14.6	7.4	-4.0	5.0	7.1	2.4	1.7	2.4
乌拉圭	...	-4.0	-3.6	-3.2	-0.9	0.6	0.8	-0.6	-1.7	-3.0	-1.8
委内瑞拉	4.9	0.8	2.0	2.3	-5.0	-1.4	6.1	6.4	7.0	1.5	...
中东和中亚	12.1	11.4	8.8	5.2	-3.9	-4.1	-0.7	2.7	-0.4	-1.4	-2.2
阿富汗	26.6	10.9	0.3	5.8	2.9	8.4	4.7	9.1	2.0	0.2	-1.6
阿尔及利亚	9.9	5.9	0.4	-4.4	-16.4	-16.5	-13.2	-9.6	-12.6	-11.9	-6.9
亚美尼亚	-10.4	-10.0	-7.3	-7.6	-2.6	-2.3	-2.4	-9.4	-7.4	-7.4	-5.9
阿塞拜疆	26.0	21.4	16.6	13.9	-0.4	-3.6	4.1	12.9	9.7	10.0	7.6
巴林	8.8	8.4	7.4	4.6	-2.4	-4.6	-4.5	-5.9	-4.3	-4.4	-4.1
吉布提	-1.8	-23.4	-29.7	23.1	27.7	-1.0	-3.6	15.1	-0.3	0.6	2.6
埃及	-2.5	-3.6	-2.2	-0.9	-3.7	-6.0	-6.1	-2.4	-3.1	-2.8	-2.5
格鲁吉亚	-12.8	-11.9	-5.9	-10.8	-12.6	-13.1	-8.8	-7.7	-5.9	-5.8	-5.3
伊朗	10.4	6.0	6.7	3.2	0.3	4.0	3.8	4.1	-2.7	-3.4	-3.6
伊拉克	10.9	5.1	1.1	2.6	-6.5	-8.3	1.8	6.9	-3.5	-3.7	-7.3
约旦	-10.2	-15.0	-10.3	-7.2	-9.0	-9.4	-10.6	-7.0	-7.0	-6.2	-6.0
哈萨克斯坦	5.3	1.1	0.8	2.8	-3.3	-5.9	-3.1	0.0	-1.2	-1.5	-0.9
科威特	42.9	45.5	40.3	33.4	3.5	-4.6	8.0	14.4	8.2	6.8	3.2
吉尔吉斯共和国	-7.7	-15.5	-13.9	-17.0	-15.9	-11.6	-6.2	-8.7	-10.0	-8.3	-9.4
黎巴嫩	-15.7	-25.2	-27.4	-28.2	-19.3	-23.1	-25.9	-25.6	-26.4	-26.3	-23.1
利比亚 ¹	9.9	29.9	0.0	-78.4	-54.4	-24.7	7.9	2.2	-0.3	-11.6	-7.6
毛里塔尼亚	-5.0	-24.2	-22.0	-27.3	-19.8	-15.1	-14.4	-18.4	-13.7	-20.1	-7.1
摩洛哥	-7.6	-9.3	-7.6	-5.9	-2.1	-4.0	-3.4	-5.4	-4.5	-3.8	-2.8
阿曼	13.0	10.2	6.6	5.2	-15.9	-19.1	-15.6	-5.5	-7.2	-8.0	-9.1
巴基斯坦	0.1	-2.1	-1.1	-1.3	-1.0	-1.7	-4.1	-6.3	-4.6	-2.6	-1.8
卡塔尔	31.1	33.2	30.4	24.0	8.5	-5.5	3.8	8.7	6.0	4.1	3.3
沙特阿拉伯	23.6	22.4	18.1	9.8	-8.7	-3.7	1.5	9.2	4.4	1.5	-1.8
索马里	-2.9	-7.0	-6.0	-9.4	-9.0	-8.3	-8.0	-7.7	-9.7
苏丹 ²	-4.0	-12.8	-11.0	-5.8	-8.4	-7.6	-10.0	-13.6	-7.4	-12.5	-10.9
利比亚 ³
塔吉克斯坦	-6.3	-9.0	-10.4	-3.4	-6.1	-4.2	2.2	-5.0	-5.8	-5.8	-5.5
突尼斯	-8.4	-9.1	-9.7	-9.8	-9.7	-9.3	-10.2	-11.1	-10.4	-9.4	-5.7
土库曼斯坦	-0.8	-0.9	-7.3	-6.1	-15.6	-20.2	-10.3	5.7	-0.6	-3.0	-7.4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12.6	19.7	19.0	13.5	4.9	3.7	7.3	9.1	9.0	7.1	5.2
乌兹别克斯坦	4.8	1.0	2.4	1.4	0.6	0.4	2.5	-7.1	-6.5	-5.6	-4.2
也门	-3.0	-1.7	-3.1	-0.7	-7.1	-3.2	-0.2	-1.8	-4.0	1.3	-0.8

表A12.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常账户差额（续）
 （占GDP的百分比）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预测		
									2019	2020	2024
撒哈拉以南非洲	-0.6	-1.7	-2.2	-3.6	-6.0	-3.9	-2.3	-2.7	-3.6	-3.8	-3.1
安哥拉	11.7	10.8	6.1	-2.6	-8.8	-4.8	-0.5	6.1	0.9	-0.7	-0.9
贝宁	-5.3	-5.4	-6.1	-7.2	-7.3	-6.8	-7.3	-6.0	-6.1	-5.8	-5.0
博茨瓦纳	3.1	0.3	8.9	15.4	7.8	7.8	5.3	1.9	-3.0	-1.0	3.0
布基纳法索	-1.5	-1.5	-11.3	-8.1	-8.6	-7.2	-7.3	-5.8	-5.7	-4.0	-3.7
布隆迪	-14.4	-18.6	-19.3	-18.5	-17.7	-13.1	-12.3	-13.4	-12.6	-11.9	-8.8
喀麦隆	-16.3	-12.6	-4.9	-9.1	-3.2	-3.9	-6.6	-4.5	-4.4	-4.2	-3.6
佛得角	-2.5	-3.3	-3.5	-4.0	-3.8	-3.2	-2.7	-3.7	-3.7	-3.5	-3.2
中非共和国	-6.8	-5.6	-2.9	-13.3	-9.1	-5.3	-7.8	-8.0	-4.1	-4.9	-5.0
乍得	-5.8	-7.8	-9.1	-8.9	-13.6	-10.2	-6.6	-3.4	-6.4	-6.1	-5.9
科摩罗	-3.6	-3.2	-4.1	-3.8	-0.3	-4.3	-2.2	-3.8	-8.0	-7.4	-4.4
刚果民主共和国	-5.0	-4.3	-5.0	-4.7	-3.8	-4.1	-3.2	-4.6	-3.4	-4.2	-4.5
刚果共和国	13.9	17.7	13.8	1.3	-54.2	-63.5	-5.9	6.7	6.8	5.3	-2.1
科特迪瓦	10.4	-1.2	-1.4	1.4	-0.6	-1.2	-2.7	-4.7	-3.8	-3.8	-3.1
赤道几内亚	-5.7	-1.1	-2.4	-4.3	-16.4	-13.0	-5.8	-5.4	-5.9	-6.2	-5.6
埃立特里亚	13.4	12.9	2.3	17.3	20.8	15.3	23.8	16.6	11.3	13.2	2.9
斯威士兰	-5.8	5.0	10.8	11.6	12.9	7.8	7.0	2.0	2.5	5.0	4.2
埃塞俄比亚	-2.5	-7.1	-6.1	-6.6	-11.7	-9.4	-8.6	-6.5	-6.0	-5.3	-3.9
加蓬	24.0	17.9	7.3	7.6	-5.6	-9.9	-4.4	-2.4	0.1	0.9	4.0
冈比亚	-7.4	-4.5	-6.7	-7.3	-9.9	-9.2	-7.4	-9.7	-9.4	-13.1	-11.4
加纳	-6.6	-8.7	-9.0	-7.0	-5.8	-5.2	-3.4	-3.1	-3.6	-3.8	-2.0
几内亚	-18.4	-19.9	-12.5	-12.9	-12.9	-31.9	-7.1	-18.4	-20.7	-17.7	-10.3
几内亚比绍	-1.3	-8.4	-4.6	0.5	1.9	1.3	0.3	-4.5	-4.2	-3.7	-2.2
肯尼亚	-9.2	-8.4	-8.8	-10.4	-6.7	-4.9	-6.2	-5.0	-4.7	-4.6	-4.7
莱索托	-13.4	-8.4	-5.1	-4.9	-4.0	-8.4	-4.7	-8.6	-14.6	-4.9	-5.6
利比里亚	-17.6	-17.3	-21.7	-26.4	-26.7	-18.6	-23.4	-23.4	-21.2	-21.0	-14.7
马达加斯加	-7.7	-8.9	-6.3	-0.3	-1.9	0.6	-0.5	0.8	-1.6	-2.7	-4.1
马拉维	-8.6	-9.2	-8.4	-8.2	-17.2	-18.5	-25.6	-15.3	-14.3	-14.2	-10.2
马里	-5.1	-2.2	-2.9	-4.7	-5.3	-7.2	-7.3	-3.8	-5.5	-5.5	-6.6
毛里求斯	-13.5	-7.1	-6.2	-5.4	-3.6	-4.0	-4.6	-5.8	-7.2	-6.5	-5.0
莫桑比克	-25.3	-44.7	-42.9	-38.2	-40.3	-39.0	-20.0	-30.4	-58.0	-66.7	-39.3
纳米比亚	-3.0	-5.7	-4.0	-10.8	-12.4	-15.4	-5.0	-2.1	-4.1	-2.3	-4.5
尼日尔	-22.3	-14.7	-15.0	-15.8	-20.5	-15.5	-15.7	-18.1	-20.0	-22.7	-12.1
尼日利亚	2.6	3.8	3.7	0.2	-3.2	0.7	2.8	1.3	-0.2	-0.1	-0.2
卢旺达	-7.3	-9.9	-8.7	-11.8	-13.3	-14.3	-6.8	-7.8	-9.2	-8.7	-8.0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27.9	-21.8	-14.5	-21.7	-12.2	-6.6	-13.2	-10.9	-11.5	-9.0	-6.5
塞内加尔	-6.5	-8.7	-8.2	-7.0	-5.6	-4.0	-7.3	-8.8	-8.5	-11.1	-3.3
塞舌尔	-23.0	-21.1	-11.9	-23.1	-18.6	-20.6	-20.4	-17.0	-16.7	-17.0	-16.8
塞拉利昂	-65.0	-31.8	-17.5	-9.3	-15.5	-4.4	-14.4	-13.8	-12.3	-10.5	-8.0
南非	-2.2	-5.1	-5.8	-5.1	-4.6	-2.9	-2.5	-3.5	-3.1	-3.6	-4.7
南苏丹	18.2	-15.9	-3.9	-1.5	-2.5	4.9	-3.4	-6.5	2.3	-4.2	-10.0
坦桑尼亚	-11.0	-12.0	-10.7	-10.0	-7.9	-4.3	-3.0	-3.7	-4.1	-3.6	-2.6
多哥	-7.8	-7.6	-13.2	-10.0	-11.0	-9.8	-2.0	-4.9	-6.3	-5.5	-4.4
乌干达	-9.9	-6.7	-7.2	-8.1	-7.3	-3.4	-5.0	-8.9	-11.5	-10.5	-1.6
赞比亚	4.7	5.4	-0.6	2.1	-3.9	-4.5	-3.9	-2.6	-3.6	-3.4	-2.0
津巴布韦 ⁴	-17.2	-10.7	-13.2	-11.6	-7.6	-3.6	-1.3	-4.9	-0.5	-2.5	-2.8

¹对利比亚和乌克兰数据的具体说明，见统计附录中的“国家说明”部分。

²2011年的数据自当年7月9日后不包括南苏丹。2012年及以后的数据仅与当前的苏丹有关。

³2011年以后的数据不包括叙利亚，因为政治形势不确定。

⁴津巴布韦元于2009年初停止流通。当前的数据是基于基金组织工作人员对以美元表示的价格和汇率走势的估计。工作人员对美元价值的估计可能不同于当局的估计。

表A13. 金融账户差额概况
(单位: 十亿美元)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预测	
									2019	2020
发达经济体										
金融账户差额	-237.6	-153.5	230.0	314.6	324.8	436.4	394.7	323.0	386.0	255.7
直接投资, 净值	358.3	116.8	155.0	210.4	-39.1	-260.0	322.1	-148.2	14.9	42.2
证券投资, 净值	-1,110.4	-248.8	-553.0	74.1	252.3	558.2	5.7	353.5	417.1	471.9
金融衍生产品, 净值	-4.8	-97.7	74.7	-2.7	-88.7	20.3	13.6	57.9	-15.4	-18.7
其他投资, 净值	169.6	-198.2	399.0	-102.5	-25.4	-60.8	-191.1	-69.6	-92.5	-296.5
储备变化	349.9	273.2	153.1	134.9	226.8	178.6	244.3	129.3	60.9	56.7
美国										
金融账户差额	-526.0	-448.2	-400.3	-297.3	-325.9	-382.0	-357.6	-445.5	-442.0	-560.9
直接投资, 净值	173.1	126.9	104.7	135.7	-202.0	-176.1	29.9	-336.8	-164.0	-159.1
证券投资, 净值	-226.3	-498.3	-30.7	-114.9	-53.5	-195.1	-223.1	18.4	-248.9	-157.9
金融衍生产品, 净值	-35.0	7.1	2.2	-54.3	-27.0	7.8	24.0	-20.7	-20.0	-4.5
其他投资, 净值	-453.7	-88.4	-473.4	-260.1	-37.1	-20.8	-186.7	-111.3	-9.3	-239.4
储备变化	15.9	4.5	-3.1	-3.6	-6.3	2.1	-1.7	5.0	0.2	0.0
欧元区										
金融账户差额	-40.9	182.6	439.0	337.6	297.9	372.6	424.8	330.1
直接投资, 净值	124.9	58.9	13.5	69.1	178.5	206.8	88.7	42.3
证券投资, 净值	-383.4	-177.0	-168.5	75.4	191.2	509.8	335.4	255.6
金融衍生产品, 净值	5.5	38.9	41.8	65.8	95.6	16.9	27.1	114.5
其他投资, 净值	197.7	242.8	544.2	123.0	-179.2	-378.0	-24.8	-111.9
储备变化	14.3	19.0	8.0	4.4	11.8	17.1	-1.6	29.5
德国										
金融账户差额	167.7	194.3	300.0	317.8	259.4	286.8	319.9	270.4	269.1	261.0
直接投资, 净值	10.3	33.6	26.0	87.8	68.4	46.5	54.0	51.4	53.0	55.0
证券投资, 净值	-51.4	66.8	209.6	177.7	209.9	220.3	224.5	133.6	178.3	163.4
金融衍生产品, 净值	39.8	30.9	31.8	50.8	33.8	32.1	13.2	27.5	22.3	19.0
其他投资, 净值	165.1	61.1	31.4	4.8	-50.3	-14.0	29.7	57.4	15.5	23.5
储备变化	3.9	1.7	1.2	-3.3	-2.4	1.9	-1.5	0.5	0.0	0.0
法国										
金融账户差额	-78.6	-48.0	-19.2	-10.3	-0.8	-18.6	-35.0	-32.3	-11.4	-11.4
直接投资, 净值	19.8	19.4	-13.9	47.2	7.9	41.8	11.5	65.2	45.6	48.1
证券投资, 净值	-335.2	-50.6	-79.3	-23.8	43.2	0.2	26.6	-5.9	50.0	60.0
金融衍生产品, 净值	-19.4	-18.4	-22.3	-31.8	14.5	-17.6	-1.4	-30.5	-39.8	-52.5
其他投资, 净值	263.9	-3.6	98.2	-2.9	-74.2	-45.4	-68.3	-73.3	-69.7	-69.5
储备变化	-7.7	5.2	-1.9	1.0	8.0	2.5	-3.4	12.3	2.4	2.5
意大利										
金融账户差额	-79.9	-4.1	29.0	68.5	39.1	66.3	58.1	35.4	58.7	60.5
直接投资, 净值	17.2	6.8	0.9	3.1	2.7	-10.7	3.7	-3.7	-3.0	-2.5
证券投资, 净值	25.6	-22.4	-5.4	5.5	108.2	176.5	98.8	143.8	10.5	33.5
金融衍生产品, 净值	-10.1	7.5	4.0	-4.8	2.6	-3.3	-8.2	-3.3	-1.3	-0.4
其他投资, 净值	-113.9	2.1	27.5	65.9	-75.0	-95.0	-39.2	-104.5	52.5	30.0

表A13. 金融账户差额概况（续）

（单位：十亿美元）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预测	
									2019	2020
储备变化	1.3	1.9	2.0	-1.3	0.6	-1.3	3.0	3.1	0.0	0.0
西班牙										
金融账户差额	-41.4	2.4	44.2	16.1	24.3	27.4	24.4	26.2	20.1	22.5
直接投资，净值	12.8	-27.2	-24.6	8.6	28.4	16.0	19.1	-11.0	-3.7	-3.7
证券投资，净值	43.1	53.7	-83.6	-12.1	11.8	56.1	28.6	10.1	48.4	49.5
金融衍生产品，净值	2.9	-10.7	1.4	1.7	-1.3	-3.3	-2.5	1.5	0.0	0.0
其他投资，净值	-114.2	-16.3	150.3	12.8	-20.1	-50.5	-24.8	23.1	-24.7	-23.4
储备变化	13.9	2.8	0.7	5.1	5.6	9.1	4.0	2.5	0.0	0.0
日本										
金融账户差额	158.4	53.9	-4.3	58.9	180.9	266.8	166.8	182.7	169.1	176.8
直接投资，净值	117.8	117.5	144.7	118.6	133.3	137.5	153.4	132.9	145.1	156.4
证券投资，净值	-162.9	28.8	-280.6	-42.2	131.5	276.5	-50.6	91.5	72.8	64.9
金融衍生产品，净值	-17.1	6.7	58.1	34.0	17.7	-16.1	30.4	0.8	0.9	0.9
其他投资，净值	43.4	-61.1	34.8	-60.1	-106.7	-125.4	10.0	-66.6	-60.8	-56.9
储备变化	177.3	-37.9	38.7	8.5	5.1	-5.7	23.6	24.0	11.0	11.5
英国										
金融账户差额	-43.3	-92.6	-132.5	-154.2	-142.6	-145.8	-115.8	-85.8	-97.2	-102.0
直接投资，净值	53.4	-34.8	-11.2	-176.1	-106.0	-219.5	16.3	-14.6	-0.8	-11.7
证券投资，净值	-215.5	275.0	-284.2	16.4	-201.8	-195.4	-134.9	-361.7	0.0	0.0
金融衍生产品，净值	7.4	-65.8	63.4	31.2	-128.6	29.3	13.3	17.7	-5.0	-10.3
其他投资，净值	103.4	-279.1	91.8	-37.5	261.6	231.0	-19.2	248.1	-106.4	-95.6
储备变化	7.9	12.1	7.8	11.7	32.2	8.8	8.8	24.8	15.1	15.6
加拿大										
金融账户差额	-49.4	-62.7	-56.9	-42.3	-56.2	-49.5	-40.4	-36.4	-32.5	-30.2
直接投资，净值	12.5	12.8	-12.0	1.3	23.6	33.9	55.0	7.4	-8.0	5.3
证券投资，净值	-104.4	-63.8	-27.1	-32.9	-48.1	-118.6	-80.5	-8.2	-30.0	-27.8
金融衍生产品，净值
其他投资，净值	34.3	-13.4	-22.5	-16.0	-40.2	29.5	-15.6	-34.0	5.5	-7.7
储备变化	8.1	1.7	4.7	5.3	8.6	5.6	0.8	-1.5	0.0	0.0
其他发达经济体 ¹										
金融账户差额	286.0	253.4	376.1	343.1	291.0	332.1	306.7	324.7	338.2	325.9
直接投资，净值	-6.2	-33.7	30.8	-6.3	-101.2	-71.9	-73.8	-71.2	-55.3	-47.6
证券投资，净值	47.2	150.0	139.6	181.5	335.5	264.0	179.3	361.1	314.2	273.7
金融衍生产品，净值	31.1	-28.8	-33.5	-23.5	-12.9	4.1	-4.2	27.6	9.0	9.2
其他投资，净值	88.8	-110.0	136.7	84.7	-105.5	-14.4	-7.7	-44.4	41.7	68.3

表A13. 金融账户差额概况 (续)

(单位: 十亿美元)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预测	
									2019	2020
储备变化	125.1	274.7	101.3	106.3	175.9	150.2	213.1	51.6	27.6	22.3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金融账户差额	232.9	106.9	26.5	28.8	-272.8	-395.9	-239.1	-160.6	21.5	-100.4
直接投资, 净值	-531.6	-494.2	-482.8	-430.1	-344.8	-259.4	-302.9	-383.2	-384.9	-408.6
证券投资, 净值	-134.3	-244.5	-150.2	-89.7	123.3	-54.6	-210.6	-116.1	-20.9	-8.1
金融衍生产品, 净值
其他投资, 净值	152.7	415.2	75.6	408.5	468.8	396.7	110.8	232.7	312.3	238.9
储备变化	742.0	432.4	583.7	126.4	-527.1	-471.0	161.3	102.8	115.8	77.1
按地区分组										
亚洲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金融账户差额	61.9	13.4	37.2	152.8	75.4	-24.5	-63.8	-204.0	93.0	52.4
直接投资, 净值	-276.7	-220.0	-271.3	-201.3	-139.5	-25.7	-103.3	-182.9	-178.6	-191.8
证券投资, 净值	-57.9	-115.6	-64.8	-124.4	81.6	31.0	-69.7	-101.3	5.2	35.8
金融衍生产品, 净值	-0.3	1.5	-2.0	0.7	0.7	-4.6	2.3	4.7	-1.3	-0.9
其他投资, 净值	-29.8	209.5	-72.9	281.9	461.5	356.8	-88.3	53.0	191.2	139.5
储备变化	428.6	140.3	444.9	193.3	-330.0	-382.2	197.1	23.6	77.3	71.0
欧洲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金融账户差额	-32.6	-25.9	-64.6	-30.2	63.2	2.7	-18.0	104.7	71.1	33.9
直接投资, 净值	-39.5	-37.7	-15.6	0.5	-25.9	-45.1	-28.0	-20.6	-12.8	-6.2
证券投资, 净值	-40.7	-92.9	-37.8	23.5	54.1	-7.3	-35.1	13.9	-15.7	-12.3
金融衍生产品, 净值	3.6	-1.7	-1.1	5.5	5.4	0.2	-2.3	-3.0	0.7	0.9
其他投资, 净值	16.8	54.8	-2.5	62.1	31.4	20.0	30.9	67.0	41.6	12.6
储备变化	27.2	51.6	-7.7	-121.8	-1.8	35.0	16.5	47.4	57.3	38.9
拉丁美洲与加勒比										
金融账户差额	-126.6	-155.9	-196.8	-196.7	-186.8	-97.1	-89.2	-113.9	-80.6	-81.1
直接投资, 净值	-146.8	-158.5	-149.8	-138.4	-131.9	-125.4	-122.0	-145.5	-139.9	-137.3
证券投资, 净值	-104.4	-80.9	-100.4	-109.4	-50.8	-49.4	-41.9	-4.9	9.2	-13.0
金融衍生产品, 净值	5.5	2.5	1.8	7.0	1.2	-2.9	3.9	3.9	3.4	3.6
其他投资, 净值	11.0	22.1	39.8	4.8	23.6	59.5	53.4	18.9	50.5	55.3
储备变化	108.1	58.9	11.8	39.3	-28.8	21.1	17.2	13.8	-3.7	10.5
中东和中亚										
金融账户差额	343.8	299.9	305.8	179.6	-152.5	-218.8	-31.1	95.9	-8.9	-46.1
直接投资, 净值	-36.0	-43.2	-22.7	-42.6	-10.3	-29.1	-12.6	-4.6	-9.7	-23.2
证券投资, 净值	88.0	73.0	75.2	129.9	61.8	-12.2	-41.5	-3.9	-9.7	-6.3
金融衍生产品, 净值
其他投资, 净值	135.0	108.5	121.3	68.6	-51.7	-42.3	105.5	90.5	23.9	29.9
储备变化	157.5	161.7	132.0	23.7	-151.8	-135.0	-82.3	14.1	-12.8	-45.8
撒哈拉以南非洲										
金融账户差额	-13.6	-24.5	-55.0	-76.6	-72.1	-58.2	-36.9	-43.3	-53.1	-59.5
直接投资, 净值	-32.6	-34.6	-23.5	-48.3	-37.3	-34.1	-37.0	-29.5	-43.9	-50.2
证券投资, 净值	-19.2	-28.2	-22.3	-9.3	-23.4	-16.7	-22.4	-19.9	-9.8	-12.4
金融衍生产品, 净值	-1.7	-1.7	-0.8	-1.5	-0.4	0.9	0.3	-0.5	-0.5	-0.5
其他投资, 净值	19.7	20.4	-10.2	-8.9	4.0	2.7	9.3	3.2	5.1	1.7

表A13. 金融账户差额概况（续）

（单位：十亿美元）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预测	
									2019	2020
储备变化	20.6	20.0	2.6	-8.0	-14.7	-10.0	12.8	3.7	-2.3	2.6
按分析标准分组										
按出口收入来源										
燃料										
金融账户差额	512.1	447.1	375.3	226.9	-82.8	-156.2	66.3	278.2	152.1	78.2
直接投资，净值	-23.1	-28.2	14.8	6.6	6.3	-27.7	22.4	38.3	23.5	18.8
证券投资，净值	98.1	41.4	87.5	177.4	93.2	-12.3	-42.1	-4.7	-11.7	-4.9
金融衍生产品，净值
其他投资，净值	243.7	198.9	174.4	145.0	-1.7	30.1	140.7	181.0	113.2	86.0
储备变化	192.7	233.6	98.1	-107.6	-187.5	-146.4	-55.3	64.3	27.4	-21.4
非燃料										
金融账户差额	-279.2	-340.2	-348.7	-198.2	-190.0	-239.7	-305.4	-438.9	-130.6	-178.5
直接投资，净值	-508.5	-466.0	-497.5	-436.7	-351.1	-231.8	-325.3	-421.5	-408.4	-427.5
证券投资，净值	-232.4	-285.9	-237.7	-267.1	30.1	-42.3	-168.5	-111.4	-9.2	-3.2
金融衍生产品，净值	5.8	-0.9	-2.4	6.5	-0.2	-6.4	3.7	5.8	2.4	3.2
其他投资，净值	-90.9	216.3	-98.8	263.5	470.5	366.6	-29.9	51.7	199.1	153.0
储备变化	549.2	198.8	485.6	234.0	-339.6	-324.7	216.6	38.4	88.4	98.5
按外部融资来源										
净债务经济体										
金融账户差额	-355.5	-409.9	-403.0	-357.5	-293.8	-229.4	-267.2	-279.7	-262.0	-307.6
直接投资，净值	-275.8	-278.8	-270.0	-279.8	-289.3	-288.5	-265.8	-305.4	-307.6	-324.2
证券投资，净值	-186.3	-221.5	-178.3	-188.4	-30.7	-54.2	-119.1	-21.7	-72.0	-77.4
金融衍生产品，净值
其他投资，净值	-67.9	-27.0	-29.5	-2.5	38.5	39.3	13.5	37.1	35.9	30.7
储备变化	171.9	121.8	74.2	103.4	-10.6	88.1	102.4	11.9	81.6	61.9
按净债务经济体的偿债情况										
2014-2018年有债务拖欠和/或债务重组的经济体										
金融账户差额	-14.6	-38.1	-36.5	-28.9	-47.0	-53.3	-34.8	-22.1	-27.9	-35.3
直接投资，净值	-14.6	-16.6	-10.1	-16.6	-34.4	-23.7	-13.9	-17.7	-23.5	-28.2
证券投资，净值	1.0	-1.3	-11.8	-1.7	-1.2	-2.3	-24.8	-18.9	-9.4	-10.5
金融衍生产品，净值
其他投资，净值	4.4	0.5	-18.2	1.8	-15.8	-21.0	10.1	10.1	1.7	1.0
储备变化	-5.5	-20.8	3.8	-12.1	4.7	-6.0	-5.9	4.8	3.8	3.0
备忘项										
全球										
金融账户差额	-4.7	-46.6	256.6	343.4	52.1	40.5	155.6	162.3	407.4	155.3

注：本表中的估计数是基于各个国家的国民账户和国际收支统计。各组国家合成数据由相关各国的美元值加总计算而得。由于数据不完整，没有列出某些国家组的金融衍生品加总数据。由于数据限制，没有对欧元区的预测。

¹不包括七国集团（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和欧元区国家。

表A14. 净贷款和借款概况
(占GDP的百分比)

	平均值								预测			
	2001-10年		2005-12年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24年
										平均值		
发达经济体												
净贷款和借款	-0.7	-0.6	0.5	0.5	0.6	0.7	0.8	0.6	0.6	0.5	0.4	
经常账户差额	-0.7	-0.6	0.4	0.5	0.6	0.7	0.9	0.7	0.6	0.5	0.4	
储蓄	21.7	21.5	21.9	22.6	22.8	22.3	22.7	22.6	22.5	22.4	22.6	
投资	22.4	22.1	21.2	21.5	21.6	21.4	21.8	22.0	22.0	22.0	22.2	
资本账户差额	0.0	0.0	0.0	0.0	0.0	0.0	0.0	-0.1	0.0	0.0	0.0	
美国												
净贷款和借款	-4.4	-4.0	-2.1	-2.1	-2.2	-2.3	-2.2	-2.4	-2.5	-2.5	-2.3	
经常账户差额	-4.4	-4.0	-2.1	-2.1	-2.2	-2.3	-2.3	-2.4	-2.5	-2.5	-2.4	
储蓄	17.3	16.8	19.2	20.3	20.2	18.6	18.6	18.4	18.5	18.5	18.9	
投资	21.5	20.8	20.4	20.8	21.1	20.4	20.6	21.0	21.1	21.1	21.3	
资本账户差额	0.0	0.0	0.0	0.0	0.0	0.0	0.1	0.0	0.0	0.0	0.0	
欧元区												
净贷款和借款	0.1	0.1	2.5	2.6	2.9	3.1	3.1	2.6	
经常账户差额	0.0	0.0	2.3	2.5	2.7	3.1	3.2	2.9	2.8	2.7	2.3	
储蓄	22.9	22.8	22.5	23.0	23.8	24.3	24.9	25.1	25.0	25.1	25.1	
投资	22.5	22.2	19.8	20.1	20.6	20.9	21.3	21.6	21.7	21.8	22.2	
资本账户差额	0.1	0.1	0.2	0.1	0.2	0.0	-0.2	-0.3	
德国												
净贷款和借款	4.2	6.0	6.5	7.3	8.6	8.5	8.0	7.4	7.0	6.6	6.0	
经常账户差额	4.2	6.0	6.6	7.2	8.6	8.5	8.1	7.3	7.0	6.6	6.0	
储蓄	24.8	26.3	26.6	27.6	28.6	28.7	28.8	29.1	28.8	28.7	28.9	
投资	20.6	20.4	20.1	20.4	20.0	20.2	20.7	21.8	21.8	22.1	23.0	
资本账户差额	0.0	0.0	0.0	0.1	0.0	0.1	-0.1	0.1	0.0	0.0	0.0	
法国												
净贷款和借款	0.7	-0.3	-0.5	-1.0	-0.4	-0.4	-0.7	-0.5	-0.4	-0.4	-0.3	
经常账户差额	0.7	-0.3	-0.5	-1.0	-0.4	-0.5	-0.7	-0.6	-0.5	-0.5	-0.4	
储蓄	23.0	22.5	21.8	21.8	22.3	22.1	22.6	22.9	22.8	22.8	22.6	
投资	22.4	22.9	22.3	22.7	22.7	22.6	23.4	23.5	23.3	23.3	23.0	
资本账户差额	0.0	0.0	0.0	-0.1	0.0	0.1	0.0	0.1	0.1	0.1	0.1	
意大利												
净贷款和借款	-1.2	-1.8	0.9	2.1	1.7	2.4	2.6	2.5	2.9	3.0	2.5	
经常账户差额	-1.3	-1.9	1.0	1.9	1.3	2.5	2.6	2.5	2.9	2.9	2.4	
储蓄	19.9	18.7	17.9	18.9	18.6	20.1	20.2	20.5	20.4	20.4	20.2	
投资	21.1	20.7	17.0	17.0	17.3	17.6	17.6	18.0	17.6	17.5	17.8	
资本账户差额	0.1	0.1	0.0	0.2	0.4	-0.2	0.0	0.0	0.1	0.1	0.1	
西班牙												
净贷款和借款	-5.5	-5.4	2.2	1.6	1.8	2.5	2.1	1.4	1.4	1.6	1.6	
经常账户差额	-6.1	-5.9	1.5	1.1	1.2	2.3	1.8	0.9	0.9	1.0	1.1	
储蓄	21.9	20.7	20.2	20.5	21.6	22.7	22.9	22.8	23.1	23.3	23.6	
投资	28.0	26.5	18.7	19.5	20.4	20.4	21.1	21.9	22.2	22.3	22.6	
资本账户差额	0.6	0.5	0.6	0.5	0.7	0.2	0.2	0.5	0.5	0.5	0.5	
日本												
净贷款和借款	3.2	3.0	0.7	0.7	3.1	3.9	4.1	3.5	3.3	3.3	3.4	
经常账户差额	3.3	3.1	0.9	0.8	3.1	4.0	4.2	3.5	3.3	3.3	3.5	
储蓄	27.4	26.3	24.1	24.7	27.1	27.4	28.1	28.0	27.9	28.0	28.1	
投资	24.1	23.2	23.2	23.9	24.0	23.4	23.9	24.4	24.6	24.7	24.6	
资本账户差额	-0.1	-0.1	-0.1	0.0	-0.1	-0.1	-0.1	0.0	-0.1	-0.1	-0.1	
英国												
净贷款和借款	-2.9	-3.2	-5.2	-5.0	-5.0	-5.3	-3.4	-4.0	-3.5	-3.8	-3.8	
经常账户差额	-2.9	-3.2	-5.1	-4.9	-4.9	-5.2	-3.3	-3.9	-3.5	-3.7	-3.7	
储蓄	14.3	13.4	11.1	12.3	12.3	12.0	13.9	13.3	13.0	12.6	13.0	
投资	17.2	16.6	16.2	17.3	17.2	17.3	17.2	17.2	16.4	16.2	16.7	
资本账户差额	0.0	0.0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表A14. 净贷款和借款概况 (续)
(占GDP的百分比)

	平均值								预测			
	2001-10年		2005-12年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24年
	平均值									平均值		
加拿大												
净贷款和借款	0.4	-1.1	-3.2	-2.4	-3.5	-3.2	-2.8	-2.6	-1.9	-1.7	-1.6	
经常账户差额	0.5	-1.1	-3.2	-2.4	-3.5	-3.2	-2.8	-2.6	-1.9	-1.7	-1.6	
储蓄	22.6	22.5	21.7	22.5	20.3	19.7	20.7	20.4	20.7	20.8	21.0	
投资	22.1	23.6	24.9	24.9	23.8	22.9	23.5	23.0	22.6	22.5	22.6	
资本账户差额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其他发达经济体¹												
净贷款和借款	4.0	4.0	5.0	5.0	5.2	5.3	4.5	4.8	4.7	4.3	4.0	
经常账户差额	4.0	4.0	5.0	5.1	5.6	5.2	4.7	4.9	4.8	4.4	4.0	
储蓄	30.0	30.5	30.4	30.6	30.8	30.3	30.4	30.3	29.9	29.4	29.0	
投资	25.7	26.2	25.3	25.3	24.9	25.0	25.5	25.5	25.0	24.9	24.8	
资本账户差额	0.0	0.0	0.1	-0.1	-0.4	0.1	-0.2	-0.1	-0.1	-0.1	-0.1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净贷款和借款	2.5	2.7	0.7	0.6	-0.1	-0.2	0.1	0.1	0.0	-0.3	-0.6	
经常账户差额	2.5	2.6	0.6	0.6	-0.2	-0.3	0.0	0.0	0.0	-0.4	-0.7	
储蓄	30.3	32.6	32.9	32.9	32.3	31.7	32.3	32.9	32.6	32.2	31.8	
投资	28.1	30.3	32.5	32.5	32.7	31.9	32.5	33.0	32.7	32.7	32.6	
资本账户差额	0.1	0.2	0.2	0.0	0.1	0.1	0.1	0.1	0.1	0.1	0.1	
按地区分组												
亚洲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净贷款和借款	3.7	3.7	0.8	1.6	2.0	1.4	1.0	-0.1	0.4	0.2	-0.1	
经常账户差额	3.6	3.6	0.7	1.5	2.0	1.4	1.0	-0.1	0.4	0.2	-0.1	
储蓄	39.8	43.1	43.1	43.6	42.5	41.0	41.0	40.4	39.9	39.2	38.1	
投资	36.4	39.6	42.3	42.1	40.5	39.6	40.1	40.6	39.5	39.0	38.2	
资本账户差额	0.1	0.1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欧洲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净贷款和借款	0.1	-0.5	-0.9	-0.7	1.6	-0.1	-0.3	2.2	1.9	0.9	0.2	
经常账户差额	0.2	-0.6	-1.4	-0.3	0.9	-0.4	-0.6	1.7	1.6	0.6	0.0	
储蓄	22.9	23.5	22.8	23.4	24.6	23.5	24.2	25.8	25.2	24.4	24.1	
投资	22.6	24.0	24.2	23.7	23.6	23.8	24.8	24.0	23.5	23.8	24.1	
资本账户差额	-0.2	0.1	0.5	-0.4	0.7	0.3	0.3	0.5	0.4	0.3	0.2	
拉丁美洲与和加勒比												
净贷款和借款	-0.1	-0.5	-2.8	-3.0	-3.2	-1.9	-1.4	-1.9	-1.5	-1.5	-1.7	
经常账户差额	-0.2	-0.6	-2.8	-3.1	-3.2	-1.9	-1.4	-1.9	-1.6	-1.5	-1.7	
储蓄	20.4	21.1	19.1	17.8	16.4	16.9	16.7	17.7	17.8	18.0	18.1	
投资	20.6	21.6	22.2	21.5	21.1	18.5	18.5	19.6	19.4	19.5	19.8	
资本账户差额	0.1	0.1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中东和中亚												
净贷款和借款	7.3	9.5	9.0	5.8	-3.6	-3.9	-0.7	2.8	-0.3	-1.2	-2.0	
经常账户差额	7.7	9.9	8.8	5.2	-3.9	-4.1	-0.7	2.7	-0.4	-1.4	-2.2	
储蓄	34.3	37.1	35.1	31.4	23.7	23.2	27.6	29.7	27.3	27.3	27.1	
投资	27.6	28.0	25.9	25.6	27.2	26.5	28.6	27.1	27.7	28.7	29.4	
资本账户差额	0.1	0.1	0.0	0.2	0.0	0.1	0.1	0.1	0.1	0.1	0.1	
撒哈拉以南非洲												
净贷款和借款	1.8	1.9	-1.8	-3.2	-5.6	-3.5	-1.9	-2.3	-3.2	-3.4	-3.0	
经常账户差额	0.5	0.5	-2.2	-3.6	-6.0	-3.9	-2.3	-2.7	-3.6	-3.8	-3.4	
储蓄	20.8	21.7	19.5	19.3	17.3	18.0	19.0	18.0	17.6	17.6	18.7	
投资	20.9	21.6	21.7	22.6	22.8	21.5	21.2	20.6	21.2	21.4	21.6	
资本账户差额	1.3	1.4	0.4	0.4	0.4	0.4	0.4	0.4	0.4	0.4	0.4	

表A14. 净贷款和借款概况 (续)
(占GDP的百分比)

	平均值								预测		
	2001-10年	2005-12年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24年
按分析标准分组											
按出口收入来源											
燃料											
净贷款和借款	8.7	10.0	7.4	4.7	-1.5	-1.5	1.7	5.6	2.8	1.4	0.4
经常账户差额	9.2	10.4	7.4	5.1	-1.5	-1.6	1.7	5.6	2.8	1.3	0.4
储蓄	33.6	35.3	32.2	29.7	24.2	24.2	27.8	30.8	28.6	28.0	27.6
投资	25.0	25.3	25.1	24.7	26.7	24.5	26.4	25.0	25.6	26.5	27.1
资本账户差额	-0.2	0.0	0.0	-0.7	-0.1	0.0	0.0	0.0	0.0	0.0	0.0
非燃料											
净贷款和借款	0.9	0.6	-1.0	-0.4	0.2	0.1	-0.2	-0.9	-0.4	-0.5	-0.8
经常账户差额	0.6	0.4	-1.2	-0.6	0.1	0.0	-0.3	-1.0	-0.5	-0.6	-0.8
储蓄	29.4	31.9	33.0	33.7	33.9	33.1	33.2	33.3	33.2	32.9	32.5
投资	29.0	31.6	34.3	34.3	33.8	33.2	33.5	34.4	33.8	33.6	33.3
资本账户差额	0.2	0.2	0.2	0.2	0.2	0.1	0.1	0.1	0.1	0.1	0.1
按外部融资来源											
净债务经济体											
净贷款和借款	-0.7	-1.3	-2.4	-2.1	-2.1	-1.5	-1.5	-1.7	-1.7	-1.8	-2.0
经常账户差额	-1.0	-1.6	-2.7	-2.4	-2.4	-1.7	-1.7	-2.0	-1.9	-2.0	-2.1
储蓄	22.9	23.8	22.8	22.8	22.4	22.4	22.7	22.8	22.9	23.1	23.8
投资	24.1	25.6	25.4	25.1	24.8	24.1	24.4	24.8	24.8	25.2	25.8
资本账户差额	0.3	0.3	0.3	0.3	0.3	0.2	0.2	0.2	0.2	0.2	0.1
按净债务经济体偿债情况											
2014-2018年有债务拖欠和/或债务重组的经济体											
净贷款和借款	0.0	-1.2	-4.0	-3.2	-5.6	-5.7	-4.2	-2.7	-3.6	-4.0	-3.6
经常账户差额	-0.4	-1.7	-4.2	-3.5	-5.9	-5.7	-4.4	-2.9	-3.9	-4.3	-3.9
储蓄	22.1	21.7	16.3	17.2	14.5	13.9	15.5	17.0	16.6	17.0	17.9
投资	23.2	23.6	20.5	20.1	20.5	19.9	20.4	20.0	20.7	21.5	21.9
资本账户差额	0.5	0.5	0.2	0.3	0.2	0.1	0.2	0.2	0.2	0.2	0.2
备忘项											
全球											
净贷款和借款	0.1	0.4	0.6	0.5	0.3	0.4	0.5	0.4	0.4	0.2	0.0
经常账户差额	0.1	0.3	0.5	0.5	0.3	0.3	0.5	0.4	0.3	0.1	0.0
储蓄	24.1	25.0	26.2	26.7	26.5	26.0	26.5	26.7	26.5	26.5	26.6
投资	24.0	24.7	25.5	25.8	26.0	25.4	26.0	26.3	26.2	26.3	26.6
资本账户差额	0.1	0.1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注：本表中的估计数是基于各个国家的国民账户和国际收支统计。各组国家合成数据由相关各国的美元值加总计算而得。这有别于2005年4月及其以前各期《世界经济展望》的计算，后者的合成数据是以各国按购买力平价定值的GDP占世界GDP总值的比重为权数加权得出的。国民总储蓄和投资（或资本形成总额）估计值来自各国的国民账户统计。经常账户差额、资本账户差额以及金融账户差额（或净贷款/借款）估计值来自国际收支统计。国内交易与同世界其他地方的交易之间的联系可以用会计等式表示。储蓄(S)减投资(I)等于经常账户差额(CAB) (S-I=CAB)。另外，净贷款/净借款(NLB)是经常账户差额和资本账户差额(KAB)之和(NLB=CAB+KAB)。在实践中，这些等式不完全成立；数据源和数据编制的不完善，以及数据可得性导致的组别构成的不对称，导致出现不平衡。

¹不包括七国集团（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和欧元区国家。

表A15. 世界中期基线预测概况

	平均值				预测					
	2001-10年		2011-20年		2017	2018	2019	2020	平均值	
	2001-10年	2011-20年	2017-20年	2021-24年						
	年度百分比变化									
全球实际GDP	3.9	3.6	3.8	3.6	3.0	3.4	3.5	3.6		
发达经济体	1.7	1.9	2.5	2.3	1.7	1.7	2.0	1.6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6.2	4.8	4.8	4.5	3.9	4.6	4.4	4.8		
备忘项										
潜在产出										
主要发达经济体	1.8	1.4	1.5	1.6	1.5	1.5	1.5	1.4		
世界贸易量¹	5.0	3.6	5.7	3.6	1.1	3.2	3.4	3.8		
进口										
发达经济体	3.5	3.3	4.7	3.0	1.2	2.7	2.9	3.1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9.2	4.4	7.5	5.1	0.7	4.3	4.4	5.1		
出口										
发达经济体	3.9	3.3	4.7	3.1	0.9	2.5	2.8	3.1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8.2	4.1	7.3	3.9	1.9	4.1	4.3	4.6		
贸易条件										
发达经济体	-0.1	0.1	-0.2	-0.7	0.0	-0.1	-0.2	0.1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1.0	-0.3	0.8	1.5	-1.3	-1.1	0.0	-0.1		
以美元表示的世界价格										
制成品	1.9	-0.2	-0.3	1.9	1.4	-0.2	0.7	0.8		
石油	10.8	-3.1	23.3	29.4	-9.6	-6.2	7.8	-1.2		
非燃料初级产品	8.9	-1.0	6.4	1.6	0.9	1.7	2.6	0.7		
消费者价格										
发达经济体	2.0	1.5	1.7	2.0	1.5	1.8	1.7	1.9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6.6	5.1	4.3	4.8	4.7	4.8	4.6	4.4		
利率					百分比					
实际6个月LIBOR ²	0.7	-0.6	-0.4	0.1	0.5	0.0	0.1	0.2		
全球实际长期利率 ³	1.9	0.2	-0.2	-0.1	-0.3	-0.8	-0.4	-0.2		
经常账户差额					占GDP的百分比					
发达经济体	-0.7	0.5	0.9	0.7	0.6	0.5	0.7	0.4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2.5	0.3	0.0	0.0	0.0	-0.4	-0.1	-0.7		
外债总额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30.4	29.9	30.7	31.6	31.0	30.2	30.9	28.4		
债务偿还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9.0	10.7	9.9	11.0	10.9	10.6	10.6	10.1		

¹货物和服务贸易的数据。

²美元存款的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减去美国GDP平减指数的百分比变化。

³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的十年期（或期限与之最接近的）国债利率以GDP为权重的加权平均值。

《世界经济展望》的部分论题

World Economic Outlook Archives

World Economic Outlook: Financial Systems and Economic Cycles	September 2006
World Economic Outlook: Spillovers and Cycles in the Global Economy	April 2007
World Economic Outlook: Globalization and Inequality	October 2007
World Economic Outlook: Housing and the Business Cycle	April 2008
World Economic Outlook: Financial Stress, Downturns, and Recoveries	October 2008
World Economic Outlook: Crisis and Recovery	April 2009
World Economic Outlook: Sustaining the Recovery	October 2009
World Economic Outlook: Rebalancing Growth	April 2010
World Economic Outlook: Recovery, Risk, and Rebalancing	October 2010
World Economic Outlook: Tensions from the Two-Speed Recovery—Unemployment, Commodities, and Capital Flows	April 2011
World Economic Outlook: Slowing Growth, Rising Risks	September 2011
World Economic Outlook: Growth Resuming, Dangers Remain	April 2012
World Economic Outlook: Coping with High Debt and Sluggish Growth	October 2012
World Economic Outlook: Hopes, Realities, Risks	April 2013
World Economic Outlook: Transitions and Tensions	October 2013
World Economic Outlook: Recovery Strengthens, Remains Uneven	April 2014
World Economic Outlook: Legacies, Clouds, Uncertainties	October 2014
World Economic Outlook: Uneven Growth—Short- and Long-Term Factors	April 2015
World Economic Outlook: Adjusting to Lower Commodity Prices	October 2015
World Economic Outlook: Too Slow for Too Long	April 2016
World Economic Outlook: Subdued Demand—Symptoms and Remedies	October 2016
World Economic Outlook: Gaining Momentum?	April 2017
World Economic Outlook: Seeking Sustainable Growth: Short-Term Recovery, Long-Term Challenges	October 2017
World Economic Outlook: Cyclical Upswing, Structural Change	April 2018
World Economic Outlook: Challenges to Steady Growth	October 2018
World Economic Outlook: Growth Slowdown, Precarious Recovery	April 2019
World Economic Outlook: Global Manufacturing Downturn, Rising Trade Barriers	October 2019

I. Methodology—Aggregation, Modeling, and Forecasting

Measuring Inequality: Conceptual, Methodological, and Measurement Issues	October 2007, Box 4.1
New Business Cycle Indices for Latin America: A 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	October 2007, Box 5.3
Implications of New PPP Estimates for Measuring Global Growth	April 2008, Appendix 1.1
Measuring Output Gaps	October 2008, Box 1.3
Assessing and Communicating Risks to the Global Outlook	October 2008, Appendix 1.1
Fan Chart for Global Growth	April 2009, Appendix 1.2
Indicators for Tracking Growth	October 2010, Appendix 1.2
Inferring Potential Output from Noisy Data: The Global Projection Model View	October 2010, Box 1.3
Uncoordinated Rebalancing	October 2010, Box 1.4

<i>World Economic Outlook</i> Downside Scenarios	April 2011, Box 1.2
Fiscal Balance Sheets: The Significance of Nonfinancial Assets and Their Measurement	October 2014, Box 3.3
Tariff Scenarios	October 2016, Scenario Box
World Growth Projections over the Medium Term	October 2016, Box 1.1
Global Growth Forecast: Assumptions on Policies, Financial Conditions, and Commodity Prices	April 2019, Box 1.2
On the Underlying Source of Changes in Capital Goods Prices: A Model-Based Analysis	April 2019, Box 3.3
Global Growth Forecast: Assumptions on Policies, Financial Conditions, and Commodity Prices	October 2019, Box 1.3

II. Historical Surveys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Growth and the Current Account	October 2008, Box 6.3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es	October 2009, Box 4.1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100 Years of Dealing with Public Debt Overhangs	October 2012, Chapter 3
What Is the Effect of Recessions?	October 2015, Box 1.1

III. Economic Growth—Sources and Patterns

Asia Rising: Pattern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rowth	September 2006, Chapter 3
Japan's Potential Output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September 2006, Box 3.1
The Evolution and Impact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Quality in Asia	September 2006, Box 3.2
Decoupling the Train? Spillovers and Cycles in the Global Economy	April 2007, Chapter 4
Spillovers an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ycle Synchronization: A Broader Perspective	April 2007, Box 4.3
The Discounting Debate	October 2007, Box 1.7
Taxes versus Quantities under Uncertainty (Weitzman, 1974)	October 2007, Box 1.8
Experience with Emissions Trading in the European Union	October 2007, Box 1.9
Climate Change: Economic Impact and Policy Responses	October 2007, Appendix 1.2
What Risks Do Housing Markets Pose for Global Growth?	October 2007, Box 2.1
The Changing Dynamics of the Global Business Cycle	October 2007, Chapter 5
Major Economies and Fluctuations in Global Growth	October 2007, Box 5.1
Improved Macroeconomic Performance—Good Luck or Good Policies?	October 2007, Box 5.2
House Prices: Corrections and Consequences	October 2008, Box 1.2
Global Business Cycles	April 2009, Box 1.1
How Similar Is the Current Crisis to the Great Depression?	April 2009, Box 3.1
Is Credit a Vital Ingredient for Recovery? Evidence from Industry-Level Data	April 2009, Box 3.2
From Recession to Recovery: How Soon and How Strong?	April 2009, Chapter 3
What's the Damage? Medium-Term Output Dynamics after Financial Crises	October 2009, Chapter 4
Will the Recovery Be Jobless?	October 2009, Box 1.3
Unemployment Dynamics during Recessions and Recoveries: Okun's Law and Beyond	April 2010, Chapter 3
Does Slow Growth in Advanced Economies Necessarily Imply Slow Growth in Emerging Economies?	October 2010, Box 1.1
The Global Recovery: Where Do We Stand?	April 2012, Box 1.2
How Does Uncertainty Affect Economic Performance?	October 2012, Box 1.3
Resilience in Emerging Market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 Will It Last?	October 2012, Chapter 4
Jobs and Growth: Can't Have One without the Other?	October 2012, Box 4.1
Spillovers from Policy Uncertain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April 2013, Chapter 2, Spillover Feature
Breaking through the Frontier: Can Today's Dynamic Low-Income Countries Make It?	April 2013, Chapter 4
What Explains the Slowdown in the BRICS?	October 2013, Box 1.2
Dancing Together? Spillovers, Common Shocks, and the Role of Financial and Trade Linkages	October 2013, Chapter 3

Output Synchronicity in the Middle East, North Africa,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and in the Caucasus and Central Asia	October 2013, Box 3.1
Spillovers from Changes in U.S. Monetary Policy	October 2013, Box 3.2
Saving and Economic Growth	April 2014, Box 3.1
On the Receiving End? External Conditions and Emerging Market Growth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pril 2014, Chapter 4
The Impact of External Conditions on Medium-Term Growth in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April 2014, Box 4.1
The Origins of IMF Growth Forecast Revisions since 2011	October 2014, Box 1.2
Underlying Drivers of U.S. Yields Matter for Spillovers	October 2014, Chapter 2, Spillover Feature
Is It Time for an Infrastructure Push? The Macroeconomic Effects of Public Investment	October 2014, Chapter 3
The Macroeconomic Effects of Scaling Up Public Investment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October 2014, Box 3.4
Where Are We Headed? Perspectives on Potential Output	April 2015, Chapter 3
Steady as She Goes—Estimating Sustainable Output	April 2015, Box 3.1
Macroeconomic Developments and Outlook in Low-Income Developing Countries—The Role of External Factors	April 2016, Box 1.2
Time for a Supply-Side Boost? Macroeconomic Effects of Labor and Product Market Reforms in Advanced Economies	April 2016, Chapter 3
Road Less Traveled: Growth in Emerging Market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 in a Complicated External Environment	April 2017, Chapter 3
Growing with Flows: Evidence from Industry-Level Data	April 2017, Box 2.2
Emerging Market and Developing Economy Growth: Heterogeneity and Income Convergence over the Forecast Horizon	October 2017, Box 1.3
Manufacturing Jobs: Implications for Productivity and Inequality	April 2018, Chapter 3
Is Productivity Growth Shared in a Globalized Economy?	April 2018, Chapter 4
Recent Dynamics of Potential Growth	April 2018, Box 1.3
Growth Outlook: Advanced Economies	October 2018, Box 1.2
Growth Outlook: Emerging Market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	October 2018, Box 1.3
The Global Recovery 10 Years after the 2008 Financial Meltdown	October 2018, Chapter 2
The Plucking Theory of the Business Cycle	October 2019, Box 1.4
Reigniting Growth in Low-Income and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What Role Can Structural Reforms Play?	October 2019, Chapter 3

IV. Inflation and Deflation and Commodity Markets

The Boom in Nonfuel Commodity Prices: Can It Last?	September 2006, Chapter 5
International Oil Companies and National Oil Companies in a Changing Oil Sector Environment	September 2006, Box 1.4
Commodity Price Shocks, Growth, and Financing in Sub-Saharan Africa	September 2006, Box 2.2
Has Speculation Contributed to Higher Commodity Prices?	September 2006, Box 5.1
Agricultural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Commodity Prices	September 2006, Box 5.2
Recent Developments in Commodity Markets	September 2006, Appendix 2.1
Who Is Harmed by the Surge in Food Prices?	October 2007, Box 1.1
Refinery Bottlenecks	October 2007, Box 1.5
Making the Most of Biofuels	October 2007, Box 1.6
Commodity Market Developments and Prospects	April 2008, Appendix 1.2
Dollar Depreciation and Commodity Prices	April 2008, Box 1.4
Why Hasn't Oil Supply Responded to Higher Prices?	April 2008, Box 1.5
Oil Price Benchmarks	April 2008, Box 1.6
Globalization, Commodity Price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April 2008, Chapter 5
The Current Commodity Price Boom in Perspective	April 2008, Box 5.2

Is Inflation Back? Commodity Prices and Inflation	October 2008, Chapter 3
Does Financial Investment Affect Commodity Price Behavior?	October 2008, Box 3.1
Fiscal Responses to Recent Commodity Price Increases: An Assessment	October 2008, Box 3.2
Monetary Policy Regimes and Commodity Prices	October 2008, Box 3.3
Assessing Deflation Risks in the G3 Economies	April 2009, Box 1.3
Will Commodity Prices Rise Again When the Global Economy Recovers?	April 2009, Box 1.5
Commodity Market Developments and Prospects	April 2009, Appendix 1.1
Commodity Market Developments and Prospects	October 2009, Appendix 1.1
What Do Options Markets Tell Us about Commodity Price Prospects?	October 2009, Box 1.6
What Explains the Rise in Food Price Volatility?	October 2009, Box 1.7
How Unusual Is the Current Commodity Price Recovery?	April 2010, Box 1.2
Commodity Futures Price Curves and Cyclical Market Adjustment	April 2010, Box 1.3
Commodity Market Developments and Prospects	October 2010, Appendix 1.1
Dismal Prospects for the Real Estate Sector	October 2010, Box 1.2
Have Metals Become More Scarce and What Does Scarcity Mean for Prices?	October 2010, Box 1.5
Commodity Market Developments and Prospects	April 2011, Appendix 1.2
Oil Scarcity, Growth, and Global Imbalances	April 2011, Chapter 3
Life Cycle Constraints on Global Oil Production	April 2011, Box 3.1
Unconventional Natural Gas: A Game Changer?	April 2011, Box 3.2
Short-Term Effects of Oil Shocks on Economic Activity	April 2011, Box 3.3
Low-Frequency Filtering for Extracting Business Cycle Trends	April 2011, Appendix 3.1
The Energy and Oil Empirical Models	April 2011, Appendix 3.2
Commodity Market Developments and Prospects	September 2011, Appendix 1.1
Financial Investment, Speculation, and Commodity Prices	September 2011, Box 1.4
Target What You Can Hit: Commodity Price Swings and Monetary Policy	September 2011, Chapter 3
Commodity Market Review	April 2012, Chapter 1, Special Feature
Commodity Price Swings and Commodity Exporters	April 2012, Chapter 4
Macroeconomic Effects of Commodity Price Shocks on Low-Income Countries	April 2012, Box 4.1
Volatile Commodity Prices and the Development Challenge in Low-Income Countries	April 2012, Box 4.2
Commodity Market Review	October 2012, Chapter 1, Special Feature
Unconventional Energy in the United States	October 2012, Box 1.4
Food Supply Crunch: Who Is Most Vulnerable?	October 2012, Box 1.5
Commodity Market Review	April 2013, Chapter 1, Special Feature
The Dog That Didn't Bark: Has Inflation Been Muzzled or Was It Just Sleeping?	April 2013, Chapter 3
Does Inflation Targeting Still Make Sense with a Flatter Phillips Curve?	April 2013, Box 3.1
Commodity Market Review	October 2013, Chapter 1, Special Feature
Energy Booms and the Current Account: Cross-Country Experience	October 2013, Box 1.SE.1
Oil Price Drivers and the Narrowing WTI-Brent Spread	October 2013, Box 1.SE.2
Anchoring Inflation Expectations When Inflation Is Undershooting	April 2014, Box 1.3
Commodity Prices and Forecasts	April 2014, Chapter 1, Special Feature
Commodity Market Developments and Forecasts, with a Focus on Natural Gas in the World Economy	October 2014, Chapter 1, Special Feature
Commodity Market Developments and Forecasts, with a Focus on Investment in an Era of Low Oil Prices	April 2015, Chapter 1, Special Feature
The Oil Price Collapse: Demand or Supply?	April 2015, Box 1.1

Commodity Market Developments and Forecasts, with a Focus on Metals in the World Economy	October 2015, Chapter 1, Special Feature
The New Frontiers of Metal Extraction: The North-to-South Shift	October 2015, Chapter 1, Special Feature Box 1.SF.1
Where Are Commodity Exporters Headed? Output Growth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Commodity Boom	October 2015, Chapter 2
The Not-So-Sick Patient: Commodity Booms and the Dutch Disease Phenomenon	October 2015, Box 2.1
Do Commodity Exporters' Economies Overheat during Commodity Booms?	October 2015, Box 2.4
Commodity Market Developments and Forecasts, with a Focus on the Energy Transition in an Era of Low Fossil Fuel Prices	April 2016, Chapter 1, Special Feature
Global Disinflation in an Era of Constrained Monetary Policy	October 2016, Chapter 3
Commodity Market Developments and Forecasts, with a Focus on Food Security and Markets in the World Economy	October 2016, Chapter 1, Special Feature
How Much Do Global Prices Matter for Food Inflation?	October 2016, Box 3.3
Commodity Market Developments and Forecasts, with a Focus on the Role of Technology and Unconventional Sources in the Global Oil Market	April 2017, Chapter 1, Special Feature
Commodity Market Developments and Forecasts	October 2017, Chapter 1, Special Feature
Commodity Market Developments and Forecasts	April 2018, Chapter 1, Special Feature
What Has Held Core Inflation Back in Advanced Economies?	April 2018, Box 1.2
The Role of Metals in the Economics of Electric Vehicles	April 2018, Box 1.SF.1
Inflation Outlook: Regions and Countries	October 2018, Box 1.4
Commodity Market Developments and Forecasts, with a Focus on Recent Trends in Energy Demand	October 2018, Chapter 1, Special Feature
The Demand and Supply of Renewable Energy	October 2018, Box 1.SF.1
Challenges for Monetary Policy in Emerging Markets as Global Financial Conditions Normalize	October 2018, Chapter 3
Inflation Dynamics in a Wider Group of Emerging Market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	October 2018, Box 3.1
Commodity Special Feature	April 2019, Chapter 1, Special Feature
Special Feature: Commodity Market Developments and Forecasts	October 2019, Chapter 1, Special Feature

V. Fiscal Policy

Improved Emerging Market Fiscal Performance: Cyclical or Structural?	September 2006, Box 2.1
When Does Fiscal Stimulus Work?	April 2008, Box 2.1
Fiscal Policy as a Countercyclical Tool	October 2008, Chapter 5
Differences in the Extent of Automatic Stabilizer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Discretionary Fiscal Policy	October 2008, Box 5.1
Why Is It So Hard to Determine the Effects of Fiscal Stimulus?	October 2008, Box 5.2
Have the U.S. Tax Cuts Been “TTT” [Timely, Temporary, and Targeted]?	October 2008, Box 5.3
Will It Hurt? Macroeconomic Effects of Fiscal Consolidation	October 2010, Chapter 3
Separated at Birth? The Twin Budget and Trade Balances	September 2011, Chapter 4
Are We Underestimating Short-Term Fiscal Multipliers?	October 2012, Box 1.1
The Implications of High Public Debt in Advanced Economies	October 2012, Box 1.2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100 Years of Dealing with Public Debt Overhangs	October 2012, Chapter 3
The Great Divergence of Policies	April 2013, Box 1.1
Public Debt Overhang and Private Sector Performance	April 2013, Box 1.2
Is It Time for an Infrastructure Push? The Macroeconomic Effects of Public Investment	October 2014, Chapter 3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Public Investment	October 2014, Box 3.2

The Macroeconomic Effects of Scaling Up Public Investment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October 2014, Box 3.4
Fiscal Institutions, Rules, and Public Investment	October 2014, Box 3.5
Commodity Booms and Public Investment	October 2015, Box 2.2
Cross-Border Impacts of Fiscal Policy: Still Relevant	October 2017, Chapter 4
The Spillover Impact of U.S. Government Spending Shocks on External Positions	October 2017, Box 4.1
Macroeconomic Impact of Corporate Tax Policy Changes	April 2018, Box 1.5
Place-Based Policies: Rethinking Fiscal Policies to Tackle Inequalities within Countries	October 2019, Box 2.4

VI. Monetary Policy, Financial Markets, and Flow of Funds

How Do Financial Systems Affect Economic Cycles?	September 2006, Chapter 4
Financial Leverage and Debt Deflation	September 2006, Box 4.1
Financial Linkages and Spillovers	April 2007, Box 4.1
Macroeconomic Conditions in Industrial Countries and Financial Flows to Emerging Markets	April 2007, Box 4.2
Macro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Recent Market Turmoil: Patterns from Previous Episodes	October 2007, Box 1.2
What Is Global Liquidity?	October 2007, Box 1.4
The Changing Housing Cycle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Monetary Policy	April 2008, Chapter 3
Is There a Credit Crunch?	April 2008, Box 1.1
Assessing Vulnerabilities to Housing Market Corrections	April 2008, Box 3.1
Financial Stress and Economic Downturns	October 2008, Chapter 4
The Latest Bout of Financial Distress: How Does It Change the Global Outlook?	October 2008, Box 1.1
Policies to Resolve Financial System Stress and Restore Sound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October 2008, Box 4.1
How Vulnerable Are Nonfinancial Firms?	April 2009, Box 1.2
The Case of Vanishing Household Wealth	April 2009, Box 2.1
Impact of Foreign Bank Ownership during Home-Grown Crises	April 2009, Box 4.1
A Financial Stress Index for Emerging Economies	April 2009, Appendix 4.1
Financial Stress in Emerging Economies: Econometric Analysis	April 2009, Appendix 4.2
How Linkages Fuel the Fire	April 2009, Chapter 4
Lessons for Monetary Policy from Asset Price Fluctuations	October 2009, Chapter 3
Were Financial Markets in Emerging Economies More Resilient than in Past Crises?	October 2009, Box 1.2
Risks from Real Estate Markets	October 2009, Box 1.4
Financial Conditions Indices	April 2011, Appendix 1.1
House Price Busts in Advanced Economies: Repercussions for Global Financial Markets	April 2011, Box 1.1
International Spillovers and Macroeconomic Policymaking	April 2011, Box 1.3
Credit Boom-Bust Cycles: Their Trigger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September 2011, Box 1.2
Are Equity Price Drops Harbingers of Recession?	September 2011, Box 1.3
Cross-Border Spillovers from Euro Area Bank Deleveraging	April 2012, Chapter 2, Spillover Feature
The Financial Transmission of Stress in the Global Economy	October 2012, Chapter 2, Spillover Feature
The Great Divergence of Policies	April 2013, Box 1.1
Taper Talks: What to Expect When the United States Is Tightening	October 2013, Box 1.1
Credit Supply and Economic Growth	April 2014, Box 1.1
Should Advanced Economies Worry about Growth Shocks in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April 2014, Chapter 2, Spillover Feature
Perspectives on Global Real Interest Rates	April 2014, Chapter 3
Housing Markets across the Globe: An Update	October 2014, Box 1.1
U.S. Monetary Policy and Capital Flows to Emerging Markets	April 2016, Box 2.2
A Transparent Risk-Management Approach to Monetary Policy	October 2016, Box 3.5

Will the Revival in Capital Flows to Emerging Markets Be Sustained?	October 2017, Box 1.2
The Role of Financial Sector Repair in the Speed of the Recovery	October 2018, Box 2.3
Clarity of Central Bank Communications and the Extent of Anchoring of Inflation Expectations	October 2018, Box 3.2

VII. Labor Markets, Poverty, and Inequality

The Globalization of Labor	April 2007, Chapter 5
Emigration and Trade: How Do They Affect Developing Countries?	April 2007, Box 5.1
Labor Market Reforms in the Euro Area and the Wage-Unemployment Trade-Off	October 2007, Box 2.2
Globalization and Inequality	October 2007, Chapter 4
The Dualism between Temporary and Permanent Contracts: Measures, Effects, and Policy Issues	April 2010, Box 3.1
Short-Time Work Programs	April 2010, Box 3.2
Slow Recovery to Nowhere? A Sectoral View of Labor Markets in Advanced Economies	September 2011, Box 1.1
The Labor Share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and after the Great Recession	April 2012, Box 1.1
Jobs and Growth: Can't Have One without the Other?	October 2012, Box 4.1
Reforming Collective-Bargaining Systems to Achieve High and Stable Employment	April 2016, Box 3.2
Understanding the Downward Trend in Labor Shares	April 2017, Chapter 3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s in Advanced Economies	October 2017, Box 1.1
Recent Wage Dynamics in Advanced Economies: Drivers and Implications	October 2017, Chapter 2
Labor Market Dynamics by Skill Level	October 2017, Box 2.1
Worker Contracts and Nominal Wage Rigidities in Europe: Firm-Level Evidence	October 2017, Box 2.2
Wage and Employment Adjustment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Firm-Level Evidence	October 2017, Box 2.3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in Advanced Economies: Drivers and Prospects	April 2018, Chapter 2
Youth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in Emerging Market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 versus Advanced Economies	April 2018, Box 2.1
Storm Clouds Ahead? Migration and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s	April 2018, Box 2.4
Are Manufacturing Jobs Better Paid? Worker-Level Evidence from Brazil	April 2018, Box 3.3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Migration, and Fertility	October 2018, Box 2.1
The Employment Impact of Automation Following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the Case of Industrial Robots	October 2018, Box 2.2
Labor Market Dynamics in Select Advanced Economies	April 2019, Box 1.1
Worlds Apart? Within-Country Regional Disparities	April 2019, Box 1.3
Closer Together or Further Apart? Within-Country Regional Disparities and Adjustment in Advanced Economies	October 2019, Chapter 2
Climate Change and Subnational Regional Disparities	October 2019, Box 2.2

VIII. Exchange Rate Issues

How Emerging Market Countries May Be Affected by External Shocks	September 2006, Box 1.3
Exchange Rates and the Adjustment of External Imbalances	April 2007, Chapter 3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to Trade Prices and External Adjustment	April 2007, Box 3.3
Depreciation of the U.S. Dollar: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April 2008, Box 1.2
Lessons from the Crisis: On the Choice of Exchange Rate Regime	April 2010, Box 1.1
Exchange Rate Regimes and Crisis Susceptibility in Emerging Markets	April 2014, Box 1.4
Exchange Rates and Trade Flows: Disconnected?	October 2015, Chapter 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change Rates and Global-Value-Chain-Related Trade	October 2015, Box 3.1
Measuring Re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s and Competitiveness: The Role of Global Value Chains	October 2015, Box 3.2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s in Advanced Economies	October 2017, Box 1.1
Recent Wage Dynamics in Advanced Economies: Drivers and Implications	October 2017, Chapter 2

Labor Market Dynamics by Skill Level	October 2017, Box 2.1
Worker Contracts and Nominal Wage Rigidities in Europe: Firm-Level Evidence	October 2017, Box 2.2
Wage and Employment Adjustment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Firm-Level Evidence	October 2017, Box 2.3

IX. External Payments, Trade, Capital Movements, and Foreign Debt

Capital Flows to Emerging Market Countries: A Long-Term Perspective	September 2006, Box 1.1
How Will Global Imbalances Adjust?	September 2006, Box 2.1
External Sustainability and Financial Integration	April 2007, Box 3.1
Large and Persistent Current Account Imbalances	April 2007, Box 3.2
Multilateral Consultation on Global Imbalances	October 2007, Box 1.3
Managing the Macro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Large and Volatile Aid Flows	October 2007, Box 2.3
Managing Large Capital Inflows	October 2007, Chapter 3
Can Capital Controls Work?	October 2007, Box 3.1
Multilateral Consultation on Global Imbalances: Progress Report	April 2008, Box 1.3
How Does the Globalization of Trade and Finance Affect Growth? Theory and Evidence	April 2008, Box 5.1
Divergence of Current Account Balances across Emerging Economies	October 2008, Chapter 6
Current Account Determinants for Oil-Exporting Countries	October 2008, Box 6.1
Sovereign Wealth Funds: Implications for Global Financial Markets	October 2008, Box 6.2
Global Imbalances and the Financial Crisis	April 2009, Box 1.4
Trade Finance and Global Trade: New Evidence from Bank Surveys	October 2009, Box 1.1
From Deficit to Surplus: Recent Shifts in Global Current Accounts	October 2009, Box 1.5
Getting the Balance Right: Transitioning out of Sustained Current Account Surpluses	April 2010, Chapter 4
Emerging Asia: Responding to Capital Inflows	October 2010, Box 2.1
Latin America-5: Riding Another Wave of Capital Inflows	October 2010, Box 2.2
Do Financial Crises Have Lasting Effects on Trade?	October 2010, Chapter 4
Unwinding External Imbalanc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Periphery	April 2011, Box 2.1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 Reliable or Fickle?	April 2011, Chapter 4
External Liabilities and Crisis Tipping Points	September 2011, Box 1.5
The Evolution of Current Account Deficits in the Euro Area	April 2013, Box 1.3
External Rebalancing in the Euro Area	October 2013, Box 1.3
The Yin and Yang of Capital Flow Management: Balancing Capital Inflows with Capital Outflows	October 2013, Chapter 4
Simulating Vulnerability to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 Conditions	October 2013, Box 4.1
The Trade Implications of the U.S. Shale Gas Boom	October 2014, Box 1.SF.1
Are Global Imbalances at a Turning Point?	October 2014, Chapter 4
Switching Gears: The 1986 External Adjustment	October 2014, Box 4.1
A Tale of Two Adjustments: East Asia and the Euro Area	October 2014, Box 4.2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Cyclical and Structural Factors in the Global Trade Slowdown	April 2015, Box 1.2
Small Economies, Large Current Account Deficits	October 2015, Box 1.2
Capital Flows and Financial Deepening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October 2015, Box 1.3
Dissecting the Global Trade Slowdown	April 2016, Box 1.1
Understanding the Slowdown in Capital Flows to Emerging Markets	April 2016, Chapter 2
Capital Flows to Low-Income Developing Countries	April 2016, Box 2.1
The Potential Productivity Gains from Further Trade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Liberalization	April 2016, Box 3.3
Global Trade: What's behind the Slowdown?	October 2016, Chapter 2
The Evolution of Emerging Market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 Trade Integration with China's Final Demand	April 2017, Box 2.3

Shifts in the Global Allocation of Capital: Implications for Emerging Market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	April 2017, Box 2.4
Macroeconomic Adjustment in Emerging Market Commodity Exporters	October 2017, Box 1.4
Remittances and Consumption Smoothing	October 2017, Box 1.5
A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 to Trade Policy Indicators	April 2018, Box 1.6
The Rise of Services Trade	April 2018, Box 3.2
Role of Foreign Aid in Improving Productivity in Low-Income Developing Countries	April 2018, Box 4.3
Global Trade Tensions	October 2018, Scenario Box
The Price of Capital Goods: A Driver of Investment under Threat?	April 2019, Chapter 3
Evidence from Big Data: Capital Goods Prices across Countries	April 2019, Box 3.2
Capital Goods Tariffs and Investment: Firm-Level Evidence from Colombia	April 2019, Box 3.4
The Drivers of Bilateral Trade and the Spillovers from Tariffs	April 2019, Chapter 4
Gross versus Value-Added Trade	April 2019, Box 4.1
Bilateral and Aggregate Trade Balances	April 2019, Box 4.2
Understanding Trade Deficit Adjustments: Does Bilateral Trade Play a Special Role?	April 2019, Box 4.3
The Global Macro and Micro Effects of a U.S.–China Trade Dispute: Insights from Three Models	April 2019, Box 4.4
A No-Deal Brexit	April 2019, Scenario Box
Implications of Advanced Economies Reshoring Some Production	October 2019, Scenario Box 1.1
Trade Tensions: Updated Scenario	October 2019, Scenario Box 1.2
The Decline in Worl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2018	October 2019, Box 1.2

X. Regional Issues

EMU: 10 Years On	October 2008, Box 2.1
Vulnerabilities in Emerging Economies	April 2009, Box 2.2
East-West Linkages and Spillovers in Europe	April 2012, Box 2.1
The Evolution of Current Account Deficits in the Euro Area	April 2013, Box 1.3
Still Attached?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Trends in European Regions	April 2018, Box 2.3

XI. Country-Specific Analyses

Why Is the U.S. International Income Account Still in the Black, and Will This Last?	September 2005, Box 1.2
Is India Becoming an Engine for Global Growth?	September 2005, Box 1.4
Saving and Investment in China	September 2005, Box 2.1
China's GDP Revision: What Does It Mean for China and the Global Economy?	April 2006, Box 1.6
What Do Country Studies of 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on Inequality Tell Us? Examples from Mexico, China, and India	October 2007, Box 4.2
Japan after the Plaza Accord	April 2010, Box 4.1
Taiwan Province of China in the Late 1980s	April 2010, Box 4.2
Did the Plaza Accord Cause Japan's Lost Decades?	April 2011, Box 1.4
Where Is China's External Surplus Headed?	April 2012, Box 1.3
The U.S. Home Owners' Loan Corporation	April 2012, Box 3.1
Household Debt Restructuring in Iceland	April 2012, Box 3.2
Abenomics: Risks after Early Success?	October 2013, Box 1.4
Is China's Spending Pattern Shifting (away from Commodities)?	April 2014, Box 1.2
Public Investment in Japan during the Lost Decade	October 2014, Box 3.1
Japanese Exports: What's the Holdup?	October 2015, Box 3.3
The Japanese Experience with Deflation	October 2016, Box 3.2
Permanently Displaced?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in U.S. States and Metropolitan Areas	April 2018, Box 2.2

XII. Special Topics

Climate Change and the Global Economy	April 2008, Chapter 4
Rising Car Ownership in Emerging Economies: Implications for Climate Change	April 2008, Box 4.1
South Asia: Illustrative Impact of an Abrupt Climate Shock	April 2008, Box 4.2
Macroeconomic Policies for Smoother Adjustment to Abrupt Climate Shocks	April 2008, Box 4.3
Catastrophe Insurance and Bonds: New Instruments to Hedge Extreme Weather Risks	April 2008, Box 4.4
Recent Emission-Reduction Policy Initiatives	April 2008, Box 4.5
Complexities in Designing Domestic Mitigation Policies	April 2008, Box 4.6
Getting By with a Little Help from a Boom: Do Commodity Windfalls Speed Up Human Development?	October 2015, Box 2.3
Breaking the Deadlock: Identify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Drivers of Structural Reforms	April 2016, Box 3.1
Can Reform Waves Turn the Tide? Some Case Studies Using the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	April 2016, Box 3.4
A Global Rush for Land	October 2016, Box 1.SE.1
Conflict, Growth, and Migration	April 2017, Box 1.1
Tackling Measurement Challenges of Irish Economic Activity	April 2017, Box 1.2
Within-Country Trends in Income per Capita: The Case of the Brazil, Russia, India, China, and South Africa	April 2017, Box 2.1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Labor Shares: A Historical Overview	April 2017, Box 3.1
The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 Between Capital and Labor: Concept and Estimation	April 2017, Box 3.2
Routine Tasks, Automation, and Economic Dislocation around the World	April 2017, Box 3.3
Adjustments to the Labor Share of Income	April 2017, Box 3.4
The Effects of Weather Shocks on Economic Activity: How Can Low-Income Countries Cope?	October 2017, Chapter 3
The Growth Impact of Tropical Cyclones	October 2017, Box 3.1
The Role of Policies in Coping with Weather Shocks: A Model-Based Analysis	October 2017, Box 3.2
Strategies for Coping with Weather Shocks and Climate Change: Selected Case Studies	October 2017, Box 3.3
Coping with Weather Shocks: The Role of Financial Markets	October 2017, Box 3.4
Historical Climat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	October 2017, Box 3.5
Mitigating Climate Change	October 2017, Box 3.6
Smartphones and Global Trade	April 2018, Box 1.1
Has Mismeasure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ffected Productivity Statistics?	April 2018, Box 1.4
The Changing Service Content of Manufactures	April 2018, Box 3.1
Patent Data and Concepts	April 2018, Box 4.1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Sourcing and Knowledge Spillovers	April 2018, Box 4.2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petition, Concentration, and Innovation	April 2018, Box 4.4
Increasing Market Power	October 2018, Box 1.1
Sharp GDP Declines: Some Stylized Facts	October 2018, Box 1.5
Predicting Recessions and Slowdowns: A Daunting Task	October 2018, Box 1.6
The Rise of Corporate Market Power and Its Macroeconomic Effects	April 2019, Chapter 2
The Comovement between Industry Concentration and Corporate Saving	April 2019, Box 2.1
Effects of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on Market Power	April 2019, Box 2.2
The Price of Manufactured Low-Carbon Energy Technologies	April 2019, Box 3.1
The Global Automobile Industry: Recent Development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Global Outlook	October 2019, Box 1.1
What's Happening with Global Carbon Emissions?	October 2019, Box 1.SE.1
Measuring Subnational Regional Economic Activity and Welfare	October 2019, Box 2.1
The Persistent Effects of Local Shocks: The Case of Automotive Manufacturing Plant Closures	October 2019, Box 2.3
The Political Effects of Structural Reforms	October 2019, Box 3.1
The Impact of Crises on Structural Reforms	October 2019, Box 3.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董会关于世界经济前景的讨论， 2019年10月

以下是主席在2019年10月3日执董会关于《财政监测报告》、《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和《世界经济展望》的讨论中所作的总结发言。

执

执行董事们总体上赞同对全球经济前景和风险的评估。他们注意到，由于贸易紧张局势加剧，工业产出和商业信心普遍疲软，预计2019年全球增长将放缓至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预计2020年经济增长将适度回升，但增长前景不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少数几个目前表现不佳或面临压力的国家能否出现转机。同时，虽然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总体增长仍保持相对稳健，但向发达经济体收入水平趋同的前景仍然充满挑战。

执董们关切地注意到，全球经济面临着更大的下行风险。短期内最值得注意的是贸易、技术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以及相关政策不确定性增加。执董们还认为存在这样的风险，即一系列事件可能导致金融形势突然收紧。他们指出，中期内的下行风险仍然较高，反映出贸易壁垒增加、金融脆弱性进一步加剧，以及气候变化不减缓可能导致的后果。

鉴于这些风险，执董们强调必须要加强多边合作。多数执董认为重中之重是缓解贸易紧张局势，撤销近期的关税上调，并以合作的方式解决贸易分歧。执董们还督促决策者们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减少全球失衡。在国际税收和全球金融监管改革领域加强多边合作将有助于解决脆弱性问题并扩大经济一体化的好处。

执董们强调了主动采取相应政策以确保增长和提高经济韧性的紧迫性。他们支持许多经济体保持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态势，同时强调继续依赖数据和明确沟通政策决策的重要性。执董们表示，非常低的利率扩大了许多国家的财政资源。

他们总体赞同，在存在财政空间且债务可持续的国家，必要时应采取高质量的财政政策以支持总需求。确保债务可持续性要求那些财政状况较弱的国家重新建立缓冲，步伐可以根据市场状况进行调整，以免经济陷入长期低迷和出现滞胀状态。如果下行风险变为现实时，政策制定者应随时准备采取应急措施，并在可能的情况下采取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

执董们强调，在所有经济体，采取促进增长的结构改革至关重要。优先事项是提高中期增长，提升包容性和加强经济的韧性。结构性政策有助于缓解针对冲击的调整，提高中期产出，缩小国家内部的收入差异，并鼓励各国实现更快的趋同。许多国家应继续加强制度、治理和政策框架，以增强经济韧性和改善增长前景。

执董们指出，发达经济体长期低利率环境鼓励冒险行为（包括机构投资者在内），并导致金融脆弱性不断累积。这包括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风险不断上升，公司债务负担不断增加以及新兴市场和前沿市场经济体日益依赖外部借款。执董们强调，迫切需要通过更强有力和更广泛的宏观审慎政策来维护金融稳定，并通过更严格的监管来解决公司的脆弱性问题。他们还支持呼吁加强对机构投资者的监督和披露，采取审慎的主权债务管理做法和框架，以及对美元资金脆弱性进行更密切的监测。执董们再次呼吁全面实施全球监管改革议程。

执董们指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需要实施适当的财政、货币、汇率和宏观审慎政策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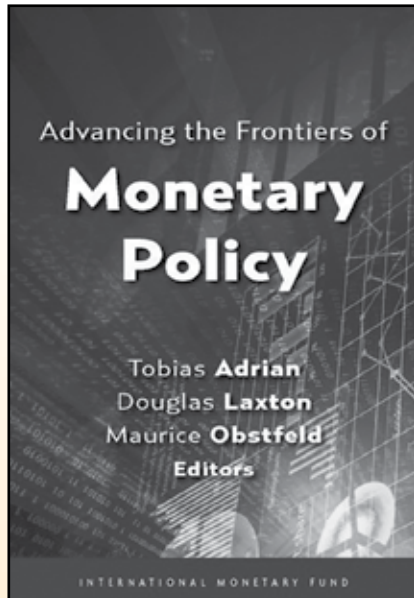
合。在易受资本流动突然逆转影响的新兴和前沿市场，确保财务韧性是首要任务。

执董们敦促低收入发展中经济体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以提振潜在增长、改善包容性，并应对阻碍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挑战。优先事项包括加强货币和宏观审慎政策框架，解决债务脆弱性。执董们强调，财政政策必须与债务的可持续性和实现发展目标的步伐保持一致，主要通过提高税收能力，并同时保护弱势群体来实现。国内收入、官方援助和私人融资之间的互为补充对于取得成功至关重要，对备灾和气候智能型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也很重要。各国需要提高教育质量、缩小基础设施差距、提高包容性并促进私人投资。大宗商品出口国应继续实现经济多样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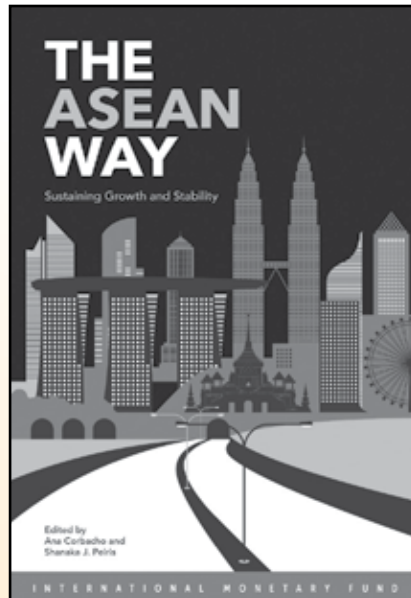
执董们总体上欢迎《财政监测报告》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大多数董事认为，碳税或类似的定价方法（例如排放交易系统）是减少排

放的有效工具。根据各国的国情和偏好，还应考虑其他方法，如收费返还或制定规章。执董们指出为了让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被广泛接受，它们应成为一项全面战略的一部分。该战略包括有效和公平地使用收入，建立针对弱势群体的社会安全网以及采取支持清洁技术投资的有关措施。尽管许多董事指出，国际碳价下限有助于提高减排工作的力度，但是需要在公平分担负担的基础上达成基础广泛的协议，此外还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开展进一步工作和加强合作。许多执董借此机会欢迎基金组织就以下方面开展的工作：分析减缓影响的政策选择，将此类分析纳入监管工作，并在职责范围内利用其专门知识。多数执董欢迎关注可持续金融，即在投资决策时考虑环境、社会和治理问题，并强调了与其他国际组织继续合作的重要性。

Highlights from IMF Publications



\$30. English. Paperback
ISBN 978-1-48432-594-0
imfbk.st/247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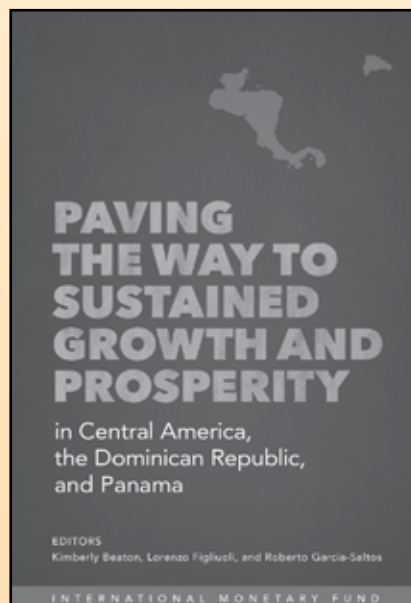
\$25. English. Paperback
ISBN 978-1-51355-890-5
imfbk.st/235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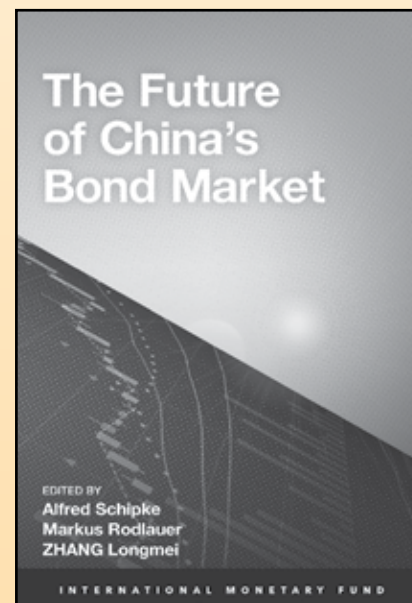
\$29 annual subscription fee.
Free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English ISSN 978-1-49831-651-4
imfbk.st/26081



\$30. English. Paperback
ISBN 978-1-48433-974-9
imfbk.st/24306



\$25. English. Paperback
ISBN 978-1-48435-384-4
imfbk.st/25145



\$40. English. Paperback
ISBN 978-1-48437-2-142
imfbk.st/25402

Bookstore.IMF.org

本期内容：

第一章

全球前景及政策

第二章

相互靠拢还是渐行渐远？发达经济体国内地区差距及调整

第三章

重振低收入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结构性改革发挥什么作用？



出版物

WORLD ECONOMIC OUTLOOK (CHINESE)

OCTOBER 2019

